
武俠世界
第33年
16
$15.00

編者話

石中蓮先生所著「花客」在今期貢獻給大家。濟南城內半個月來連續死了十五個少女，因死者均口啣一朵綵綢花，因此兇手被喻爲「花客」，此案令捕房上下煩憂不已，總捕頭李元福更飯茶不思，是他十餘年首次遇到最棘手的案件，其後李元福被責失職而入監受審，捕頭徐天龍、蔡元章等不忍，要爲他解寃，遂私自追查暗訪，終於揭出了眞相。其中情節懸疑曲折，耐人尋味，而結局更是出人意料。

* * *

今期新作有：江中蓮先生所著「倚湖雄風」、石磊先生所著「骨肉情仇」，篇篇精彩，不可不讀！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狄心先生所著「逐鹿江湖」，狄心久休復出，文采依然不減當年，喜讀狄心佳作的朋友，請拭目以待！

下期另有西門丁先生所著「杜一非傳奇故事」之「英雄夢」、石中蓮先生所著「鐵皮」、麥中青先生新作「血海深仇」等。

* * *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3年
第16期
（總號166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倫理恩仇錄

石中蓮·文　可飛·圖

花客



花客摧花　只戕不淫

他靜靜地站在那兒。

從他那種肅穆凝重的神情看來，他似乎正專心一致的在欣賞一盤棋局。

從他嘴角流露出的一絲難以覺察的笑容看來，他又好像在欣賞一篇美妙的詩文，或者是一幅佈局奇佳的水墨丹青。

然而，他的面前却躺着一個女人。

一個年輕貌美、豐滿，而且完全赤裸的女人。

她仰躺着，姿態極為不雅，在衣衫被剝個精光之後，已無所謂雅與不雅了。

她不是躺在床上，而是躺在一張大八仙桌上。

她的頭顱懸在桌沿邊外，使她的胸部看來更挺秀、更堅實，平坦的小腹，肌膚細如凝脂。

長長的頭髮飄拂在空中，嘴唇微張，露出整齊雪白的牙齒，她的兩眼睜得很大，既沒有情慾的火苗，也沒有恐懼的光芒，只是那樣直楞楞地望着牆壁。

她暈過去了？或者是死了？沒有。

瞧！她的眼皮仍在不時的眨動，胸部也因呼吸而均勻地起伏着。

他站在桌前，動作輕柔而文雅，緩緩的從袖筒中抽出一柄鋒利的匕首。

匕首尖端，抵在她的咽喉上，沒有刺下，却緩緩的向下拖滑，刀尖經過之處，出現了一道極細的血痕，却沒有傷到她的皮膚。

他那隻握刀的手非常穩定。

刀尖從胸域中間那道乳溝滑過，越過胸膛，越過小腹，再越過微微突起的恥骨……

他的右手突然向下一壓，整把匕首進入了她的腹內，進入一個不是匕首應該「進入」的地方。

她沒有呼痛，只是軀體輕微顫抖了一下，然後，長長的吁了一口氣，慢慢的閉上了眼睛。

他鬆開了手，讓匕首留在她身體裡。

他的神態還是那麼肅穆、那麼安詳，從容的由衣袋裡取出了一枝花——一枝以綵綢紮成，幾可亂眞的假花。

鮮紅的花瓣，鮮艷欲滴，只是缺少了那麼一點生氣，就和躺在八仙桌上那美麗的少女一樣的。

他輕輕將那綢花插進她那半張開的口中，再輕輕拍了拍手，似乎表示已經完成了一件精心傑作。

然後他那雙澄澈的眸子，向左右掃了一眼，推開窗戶，一閃身，便穿窗而出。

夜風，從窗口吹進來，燈火搖曳着，鮮血正從她兩腿之間流出，流過八仙桌，滴落到地上……

他——就是令人聞名喪膽的花客，一個手段怪異，形踪詭秘的飛賊。

花客！

花客使濟南府成了一個被頑童搗過的蜂窩，花客使這家家流水、戶戶垂楊的勝地，變成了屠宰的殺場。

半個月，濟南府死了十五個美艷的少女，每天一條命案，不多也不少。

兇手殺人的方法很殘酷，也很特殊，他總是用一把鋒利匕首刺進她們的下體。奇怪的是，她們死狀並不可怕，個個面色安詳，好像是很心甘情願。

在兇案發生的時候，既沒有呼叫，更沒有掙扎，被害者的家人連一點動靜都沒有聽到。

因為兇手在辣手摧花之後，總是將一朵綵綢紮成的假花，插在被害者的口中，所以被人稱為「花客」。

為什麼不稱他「採花賊」呢？那是因為兇手摧花而不採花，無論仵作的檢驗，或有經驗人士的仔細觀察，都證實死者生前絕未遭受一絲輕薄或侮辱。

家裡有閨女的人，一個個心驚膽戰，有的將閨女藏進了地窖，有的請來保鏢護院，日夜提防，有的偷偷將女兒遷往鄉下農莊避避風頭……眞是人人自危。

濟南府八十八個精幹捕快，在總捕頭李元福的指揮下全體出動，搜遍全城，結果，連花客的影子也沒有見到，而命案仍然是夜夜發生，毫無停止的跡象。

衙門懸賞的告示貼得濟城皆是，賞金一天一天的提高，由五百兩……一千兩……加到賞銀一萬兩，始終查不出有關花客的任何綫索及其他消息。

每當太陽快下山的時候，整個濟南府的人幾乎都在想着同一個問題——今晚輪到那一家閨女遭殃呢？

而太陽一定會下山，那是用鈎子也鈎不住的……

＊　＊　＊

濟南府刑堂總捕李元福是個四十四、五歲的瘦個子，幹這一行已經有二十來年了，也不知道是他的人緣好？還是運氣佳？轄下從沒有破不了的懸案。這一次，可眞使他棘手了。

南城有家「積慶樓」酒樓，魚三味這道菜做得最絕，遠近無人不知。

李元福多年來都是在這裡吃晚飯的，跟手底下幾個得力捕快聚一聚，看看這一天之內，有什麼刑案

發生沒有，若有，就互相交換一下消息和意見，李元福覺得這種方式，不會使手下人拘束，反而更能啓發破案的靈感。因此，許多年來，無論陰晴雪雨，若想在晚飯的時候找李元福，上積慶樓準是沒錯的。

自從花客血案發生，李元福手下八十八名捕快全部出動，他們可不敢像往日那樣，一個個亮着腰牌，插著腰刀鐵尺，提着鍊子鎖，神氣活現的出去抓人，而是打扮成各色各樣的商販走卒人物，深入各行各業明查暗訪，就像老鼠似的，隨時在嗅着各種氣味，每天傍晚，再向李元福詳細呈報。

於是，積慶樓成了他們最好的報事之所，也成了李元福的臨時指揮班房。

積慶樓的老闆跟李元福是結拜兄弟，義不容辭，在二樓的雅座樓梯口高掛「包座」紅牌，將整座二樓全撥給李元福使用。

吃有好菜，喝有好酒，積慶樓的老闆趙世光說得好，要想捕快們勤查緊追，就得讓他們先吃個飽喝個足。

李元福却是食不下咽，每天從早到晚，從夜到明，一杯一杯的猛灌老酒。

府台大人三限四比，滿城百姓羣相指責，眼看二十多年辛苦換來的「神捕」雅譽，就要被那個無頭無尾的「花客」毀於一旦了。

剛上燈，雅座上就擺妥了好幾桌飯菜，却只有李元福一個人愁眉苦臉的坐在那兒，手中捏着一隻酒杯，不停旋轉着，焦灼的目光望着樓梯口眨也不眨一下。

好不容易，樓梯上響起了脚步聲。

來人是李元福手底下號稱四大金剛之一的丁振春，年紀輕輕，精力旺盛，反應敏捷，加上肯用腦筋，比那些老經驗的捕快，更得李元福信任。

丁振春在樓梯口一露面，李元福就像吞下了一粒醒腦丸，精神不由一振，連忙招呼道：「振春，辛苦啦！」

丁振春毫無拘束的在李元福身邊坐下，拿起茶壺，倒了個滿杯，舉杯一飲而盡，這才吁了一口氣，咂咂嘴，道：「老總，我今天跑遍了全城的刀剪店、鐵匠舖，他們衆口一詞，都說那十五柄匕首絕不是本城的貨品。」

「這麼說，兇手是從外地來的了？」

「老總，這可不敢肯定！」

丁振春顯然是個喜歡表達意見的人，他並不附和他的上司：「兇手可以跑到別的縣城去買兇器，以免被本地刀剪店認出他的模樣，再說，被害人都是平日足不出戶的大閨女，若是外地來的，怎麼會摸得如此清楚……」

李元福一揚手，截住了對方的話，然後緩緩說道：「振春，你肯用腦筋，眞是可喜，但是千萬不能鑽進牛角尖，譬如說，兇手具有一身上乘武功，來去自如，他想探訪那家有閨女，那家閨女美貌年少，應該是毫無困難的？」

「老總說得是。」丁振春抬起頭，向李元福仔細看了看，才壯着膽道：「以屬下看來，這件案子只怕很難破。」

「爲什麼？」李元福的語氣很平靜，並沒有過份吃驚的樣子。

「兇手與被害人無仇無怨，無法在死者身上追查，此其一；兇手犯案的動機是什麼？令人諱莫如深，半個月以來我們一無所得，此其二；濟南府城廓太大，兇手又是來去無踪無影的高手，使我們無法埋伏追躡，此其三……」

「振春！」李元福點點頭道：「你的想法跟我一樣，我們好像瞎子摸針，破案的機會實在太小了，但是……」

他的語氣忽然一變，接道：「天底下沒有破不了的案，我姓李的在職一天，非跟他週旋到底不可，除非他早已離開濟南……」

「老總，你看他會離開了嗎？」

「不會！」李元福的口氣既堅定又沉痛：「我倒眞希望他早些遠走高飛，寧可讓這些案子變成懸案，免得那些無辜閨女繼續受害，事實上，他還要幹下去，我們在這發愁，他却在暗中笑，這傢伙，是個喪心病狂、理性滅絕的禽獸！」

他越說越激動，眼珠佈滿了血絲，用自己的拳頭擊着自己的太陽穴，這一方面由於太過辛勞，另一方面則由於對兇手的憤恨。

丁振春很了解他們的頭兒脾性，在這節骨眼上，也用不着說什麼勸慰的話，自顧自拿起碗筷吃起飯來。

飯後，他還有許多事情要去做，雖然明知無法防範，却也得盡心盡力，以求阻止另一件兇案發生。

這時，樓梯又響起了匆促的脚步聲。

神情頹喪的李元福急忙抬頭，心裡又燃起另一希望。

上樓來的是擅用鍊子鎖的捕快吳九如，在追逐逃犯的時候，吳九如施展鍊子鎖的功夫眞是到了神化的境地。

若說他能獲得什麼綫索，李元福不敢有太大的指望，因爲吳九如手上功夫雖然不賴，却是個有勇無謀的人。

「老總！」吳九如一上樓，就氣喘吁吁的大叫，臉上每一寸的肌肉都是興奮之色：「我抓到了一個嫌疑犯。」

「哦！人呢？」李元福不禁站了起來，在埋頭吃飯的丁振春，也不由自主地放下碗筷來。

「下在大牢裡了！」吳九如忙不迭地倒了杯茶，一喝而盡，然後得意的道：「就是整天在城隍廟耍無賴的痞子刁老二，那小子還想溜，總算我眼明手快，被我一鍊子鎖就套住了。」

一聽說是刁老二，李元福又洩氣地坐了下來，那傢伙曾因酒醉傷人，被送到牢營去做了三年苦工，平日裡大錯不犯，小錯不斷，但若說他就是這件驚天動地兇案的主兇，李元福是絕對不會相信的。

他擺擺手，沒勁的道：「吃飯吧，老吳，這案子不可能是刁老二幹的。」

吳九如瞪大眼睛，說道：「老總，有人看見他昨夜在兇宅外面徘徊，剛才我去找他，他還想跑……」

「不是他！」李元福苦笑道：「這傢伙連北城大溝邊，十個銅板來一下的老土娼都要沾一沾，看到細皮白肉的黃花大閨女那會忍得住？再說，他若有錢買得起那麼上等的匕首，只怕早就拿那些錢去打酒喝啦！」

「那……」吳九如搔搔頭皮，一時竟沒了主意：「人已經抓來下了大牢裡了，那……那該怎麼辦？」

「這些傢伙終日遊手好閒，惹事生非，早該給他一點教訓了，明兒一大早給他二十籐條，教他以後規矩點。」李元福不耐煩地揮揮手：「快吃飯吧！」

吳九如坐下吃飯，樓梯板又在響，接二連三來了十幾個人。

這些人上樓後，都向李元福搖搖頭，然後拿碗盛飯，悶聲不響地將飯菜往口裡送。

該回來吃飯的都回來了，還有些沒回來的，此時正在巨宅大院附近地帶巡邏，察看有無行跡可疑的人，等待一些吃過飯的伙伴去替換他們。

桌上備得有酒，但誰也沒有心情去喝——除了李元福之外，他是只喝酒，不吃飯菜。

李元福看看自己的屬下，都是些盡忠職守的好手，但他們已失去了往日的歡笑聲，一個個都低頭扒飯，叫人看了鼻子不禁酸酸地。

「蔡元章呢？」李元福突然提高了聲音地問道。

這個蔡元章也是名列四大金剛之一，是他不可缺少的得力助手。

有人回話：「他在查訪綢緞莊，剛才我回來的時候，還看見他在瑞福祥……」

那人的話忽然停住，因爲樓梯響起了脚步聲。

上來的人正是蔡元章，三十出頭，身形健壯，雙目烱烱有神，一看便知道是個精明幹練的人物。

「各位辛苦啦！」他向伙伴們打了個招呼，走到李元福面前坐下，很輕、很慢的說道：「老總！有頭緒了！」

「哦！」李元福眼中射出喜悅的神采來。

他太瞭解蔡元章，絕不會像吳九如那樣莽撞，抓了個在凶宅附近出現的地痞子就喜不自勝。

蔡元章在身上取出了一朵以綵綢紮成的假花，顯然，那是兇手留下的，十五朵綢製的花朵中的一朵。

他將綢花放在李元福面前桌子上，慢吞吞地說道：「紮花的料子名叫縐綢，出在山西，很貴，要八錢銀子一尺。」

李元福聚精滙神的聽着，一面聽，一面不住地點頭。

蔡元章道：「這種縐綢，本地祇有瑞福祥、老吉昌、老介福、玉福祥四家綢緞莊有貨，這四家只有瑞福祥在半個月前賣出四尺……」

大夥兒都端着飯碗圍了上來。

李元福更是興奮得不得了，連忙問道：「可記得那個買綢子的人是什麼模樣的？」

蔡元章很從容地答道：「因爲這種縐綢是冷門貨，所以，經手的伙伴記得很清楚，那傢伙約莫二十一、二歲，生得眉清目秀，舉止斯文，操本地口音……」

「本地口音？」李元福不由精神一振。

「嗯！是本地口音。」蔡元章點點頭，又接着叙述道：「他好像很內行，一進店門就指定買大紅色縐綢，也沒有問價錢，臨走他付了五兩一錠銀子，夥計找給他一兩八錢碎銀子，在秤碎銀的時候，夥記請他看看秤，他搖頭笑了笑，夥計說他牙齒很白、很齊，粒粒似玉。」

「還有什麼特徵？」

「沒有了，那夥計叫呂大順，老總若覺得還需要，可以再傳他來問話。」

「那倒不必。」李元福沉吟了一下：「你先吃飯，飯後帶衙門裡的黃師爺同去瑞福祥，讓那夥計將兇手的容貌再細述一遍。請黃師爺描繪下來，這件事，目前務必要守秘密，不能洩漏風聲！」

最後兩句話，顯然不僅是告誡蔡元章，而是對在場每一個人的叮囑。

大夥兒連忙點頭答應。

李元福好像又突然記起了一件事，問道：「那錠官銀可曾向瑞福祥清查出來？」

「這……」蔡元章聳聳肩頭，道：「屬下已經查過，但事隔半個多

月，瑞福祥又是本地有名的大字號，每日來往銀錢不在少數，實在沒有辦法淸查了。」

李元福也知道這是事實，擺擺手道：「那就罷了，等會兒你記住傳話給那四家綢緞莊，再有人來買縐綢，務必盡快向我密報，我想，四尺綢紮十五朵花，應該是所剩無幾，那傢伙若打算繼續做案，勢必還會再買縐綢。」

薑是老的辣，這的確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只要兇手再購買縐綢，就不難守株待兔，來個人贜並獲。

大家都爲這一綫索興奮不已，飯也吃得有味了，還有人開始在倒酒喝。

積慶樓上，也開始有了歡笑聲，彷彿沉悶了半月之久的陰雨天，忽然雨歇雲開，透出了一絲陽光。

飯後，蔡元章又匆匆告退去辦事了，丁振春、吳九如和其他捕快，也都相繼離去，替換另一批人回來吃飯。

人去人來，李元福都好像視而不見，獨自坐在桌邊將綢花拿在手中反覆的細看。

那朵花，製作得維妙維肖，幾乎認不出是眞是假，花瓣是縐綢紮製，花莖却是眞的，莖上還有刺……」

正看得出神，突然一隻手伸過來，將綢花一把奪了過去，叫道：

「啊，好漂亮的玫瑰花呀！爹，你是那兒摘來的？」

桌子對面，不知什麼時候站着一個穿藍布襖袴的小男孩，七、八歲年紀，頂上紮根冲天辮子，一臉調皮相。

李元福一見這孩子，心裡煩悶先消去了一半，笑罵道：「大龍，你怎麼跑到這兒來了？爹讓你在家陪着姊姊，誰叫你到處亂跑！」

他年逾不惑，膝下祇有一子一女，男孩子叫大龍，女兒叫雪姑，自從七年前老妻去世後，父子女三人相依爲命，李元福對再兇狠的盜匪都有辦法收拾，唯獨對大龍姊弟倆，是毫無辦法。

雪姑今年十九歲了，仍然是待字閨中。並非沒有人求親，而是李元福捨不得女兒出嫁，因爲這丫頭從十二、三歲開始，就姊代母職，不僅要管教弟弟，操持家務，更要照料父親的起居飲食，既能幹，又聰明，別看李元福四十多歲的大男人，生活上還眞離不了這位女兒。

大龍却天生頑皮，天不怕，地不怕，只怕他姊姊雪姑，他老子雖然身爲濟南府總捕頭，竟拿他一點兒辦法也沒有，只要他高興，硬按着老子當馬騎，李元福沒轍，只好爬在地上兜圈子，還得學幾聲馬嘶叫才得脫身。

做老子的沒法可想，只得隨時抬出女兒來嚇唬兒子。

今天大龍却沒有被姊姊兩個字唬住，小臉一揚，道：「就是姊姊要我來的，姊姊說你好幾天沒有回家，也不洗澡，身子一定臭了，要你跟我回去洗澡換衣服。」

雅座內還有幾名捕快在吃飯，聽了這話，都掩住嘴笑了起來。

李元福一則心煩，二則面子上有些下不來，臉一板道：「小孩子別胡鬧，爹這兩天忙，沒工夫回家，快把花還給爹，那是假的，當心弄破手指頭。」

大龍低頭看看，道：「假花做得這麼像，更不能還給你了，我要拿回去送給姊姊……」

「不行！」李元福伸出手道：「這是附案的證物，不許弄壞，快還給爹。」

大龍向後退了一步，笑道：「就不給你，有本事你來搶呀，喏！來呀！」

說着，將花往嘴裡一插，拍着雙手，嘻嘻哈哈而笑。

李元福當時面上變了顏色。

因爲大龍的舉動，使他突然想起那些被害少女的死狀，更很快的聯想到家中的雪姑。

雪姑也是十八、九歲的少女，模樣兒也挺美，萬一那兇手今夜……

他心頭一陣寒，不敢再想下去，急忙站起身子，對幾名正在吃飯的捕快道：「我回家去看看，如果有事，叫他們到我家去找我。」

「老總，請放心回府去吧，我們會轉告各兄弟們的。」

大龍却帶着那朵綢花，搶先走下樓去。

李元福緊跟着下樓，縱目四望，竟不見大龍的踪影。

前後不過一刹那間工夫，大龍是個小孩子，絕不可能跑得這麼快，可是，街上行人並不多，除非小傢伙藏在附近墻角或簷下，否則會到什麼地方去了？

李元福不便當街叫喊，急忙快步前走，一面凝聚目力，向街邊暗處搜索。

越過兩條橫街，仍然不見大龍的影子。

李元福發覺不妙，忙回頭直奔積慶樓……

還沒有回到酒樓，已遠遠望見街角圍着一堆人，正在議論紛紛。

李元福排開人堆衝了進去，心裡不覺往下直沉。

街角墻邊，一隻堆垃圾的木箱後面，倚墻坐着一個小孩，藍衣、衝天髮辮，可不正是大龍。

* * *

圍觀的人羣中有認識李元福的，低聲道：「李總捕頭來了，這孩子好面熟，很像就是他家的大

龍……」

李元福一把抱起孩子，先試試鼻息，知道還活着，只是被人拍閉了穴道，忙翻過大龍的身子，一手托着他的前胸，另一手在他背心上重重拍了一掌。

「哇！」

大龍口中吐出一塊濃痰，哭出聲來。

李元福放了心，向四週拱拱手道：「各位請散了吧，這是小兒，不當心摔跌閉了氣，現在已經沒事了。」

衆人散去後，李元福四處找尋，却不見了被大龍奪去的那朵綢花。

大龍受了驚嚇，哭個不停。

李元福沉聲道：「別哭，你遇見了什麼人？事情是怎麼樣發生的？慢慢說給爹聽。」

大龍揉揉眼睛道：「我也不知道，我躲在街角落裡，想嚇嚇爹，誰知道，後面來了一個……」

「是個怎麼樣的人？」

「我……沒看見，只知道那人從背後捏着我的頸子，我想叫也叫不出來，玫瑰花就被他搶去了，後來……」

「後來怎樣？」

「後來，他向我說：大龍，你姐姐雪姑很漂亮，對不對……」

「你怎麼回答的？」

「我說不出話，只能夠點點頭，他又對我說：回去告訴她，叫她今夜乖乖的在家裡等我……說完，就拍了我一掌，我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好大膽的東西！」李元福咬牙切齒罵道：「我倒要看看你是否六臂三頭？還是銅澆的羅漢？鐵打的金剛？」

抱起大龍，逕返積慶樓，立刻傳出話去：「刑堂緝捕班房全體兄弟，限半個時辰內，趕到獅子橋石板巷！」

* * *

獅子橋石板巷，就是李元福居處。

不到半個時辰，濟南府全班捕快，都已到齊，其中祇有蔡元章因陪伴着黃師爺在瑞福祥綢緞莊公幹未畢，必須稍遲才能趕來。

李元福等不及蔡元章趕到，已經將剛才在積慶樓附近所發生的經過，詳細說了一遍。

吳九如第一個跳了起來，大聲叫道：「那王八恙子，眞吃了熊心豹膽，居然敢在太歲頭上動土，讓他來，我吳九如要是接不下他，我就不姓吳！」

幹捕快的大多祇知道欺負人，何曾容過被人這般指名挑戰過的，當時便有許多人磨拳擦掌，恨不得那花客就在眼前才好。

丁振春却沉得住氣，平靜地道：「九如兄，現在不是賭氣逞能的時候，我們必先瞭解他這樣做的目的何在？」

吳九如道：「還有什麼目的，那小子明知我們釘得緊，反正遲早會面對面幹一次，不如索性挑了明來，要跟我們分個高下。」

丁振春道：「如果是這樣，他爲什麼不早不遲，專挑在今晚上來呢？」

「這……」吳九如眨眨眼睛，道：「一定是他發覺小蔡已經查出瑞福祥賣縐綢的事情，他的狐狸尾巴就快露了出來。」

別看他人魯莽，這番話，倒也頗有幾分言之有理。

丁振春笑笑道：「就算是他圖窮匕現，也犯不着這樣明目張膽預先給咱們送消息，他這樣做，等於以寡敵衆，縱然自恃武功高强，總不可能把咱們八十九個人全部殺個淸光，即使能殺光我們，濟南府又可立刻再募八、九十名捕快，對他並沒有絲毫益處，他又何必多此一舉呢？」

李元福連連點頭道：「不錯，振春的推理很有道理，那廝必然另有險惡的用心。」

吳九如有些信服了，道：「小丁，你倒說說看，他究竟有什麼用心？」

丁振春道：「我祇是按情理去推測，是否準確，却不敢妄斷。」

李元福道：「沒關係，你儘管說說你的看法，應該如何應付，大夥兒再作商議。」

丁振春輕咳了一聲，坐正了身子，然後才慢條斯理說道：「在推測他用心之前，我們必須先注意幾件事，第一，這半個月十五件血案，那廝祇摧花而不採花，足見其目的並不是爲了貪淫好色。」

李元福頷首，道：「嗯！對，很對！」

丁振春道：「第二，他在瑞福祥祇買了四尺縐綢，用來製紮綢花，恰好僅能製下十四、五朵，除非他還準備繼續買縐綢，否則，就證明他原來也只想幹十四、五樁案子，並沒有意思永遠幹下去。」

「唔！有道理。」

「第三，那廝是本地口音，對濟南府又很熟悉，他殺人做案既非爲色，也不爲財，當然只是爲了一字——仇。」

李元福變色道：「難道他跟那十五家苦主都有仇？」

「當然不是。」丁振春的語氣忽然變得很沉重，道：「老總，請恕屬下大膽揣測，屬下認爲那花客殺人做案，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報仇嫁禍。」

李元福身軀震動了一下，沉聲

道：「向誰報仇？向誰嫁禍？莫非他的仇人竟是我？」

「正是！」丁振春毫不遲疑地道：「老總，請先不要激動，我們吃六扇門公事飯的，誰都少不了結幾個仇家，那斷在那半個月之中，連幹了十五樁血案，若說毫無目的，那是絕不可能，血案發生後，首先受罪責的人，就是老總，況且，他今夜更借大龍之口，公然揚言欲來獅子橋石板巷，其用心，分明是指名挑單，故意使老總難堪，由此可見，那斷八成是老總的仇人。」

李元福臉色連變，忽然仰面大笑道：「好吧，如果他眞是我李某人的仇家，就讓他來吧，我李某人自問秉公當差，二十年來，從未寃枉過好人，也未拿過昧心錢，我倒要看看他跟我何仇何恨？」

丁振春急忙起身拱手道：「屬下祇是推測之辭，老總請勿見怪……」

李元福笑着一按他的肩頭，道：「振春，坐下，這怎能怪你，那斷今夜對大龍下手，我心裡也早有準備了，不過……」

他收斂笑容，目光一掃全場，突然臉色一凝，道：「大家都回去吧，今天夜晚，我要獨自一人等他而來，別讓他譏笑我李元福倚仗人多取勝。」

衆人聽了這話，盡皆愕然。

吳九如大聲道：「老總，你……」

李元福一擺手道：「不必再說了，這是命令，也算是我請求大夥兒，咱們多年同事，諸位亦該瞭解我的脾性，誰要多說一句話，就是不拿我李元福當朋友！」

這話說得太重了，各人全知道李元福眞是說得到做得到，大家面面相覷，都不知該如何是好。

李元福拱拱手道：「半月來，各位都夠辛苦了，趁今天夜晚，不妨回家好好的休息一夜，我自信能應付得下，咱們明天班房見面吧！」

吳九如拿眼睛狠狠的瞪了丁振春一眼，當先退出了李宅。

衆人無奈，只得快快告辭。

由石板巷出了來，朝東邊一轉，就是獅子橋了。

丁振春低着頭向橋上走去，却被吳九如迎面攔住。

吳九如是個粗人，對李元福一直忠心耿耿，這時，臉上就像罩着一臉寒霜，怒目道：「小丁，你剛才那些話，說得太不知進退了。」

丁振春兩手一攤，道：「我是就情理推測，並沒有故意危言聳聽呀……」

「你還敢强辯？」吳九如喝道：「就算這件事句句是眞，你也不該當面說了出來，你知道老總的脾氣，他能放得下這份顏面？」

丁振春輕輕嘆道：「九如兄，我話已經說出口，後悔也來不及了，當時，誰想到會惹出這場變化。」

吳九如冷哼道：「你現在知道後悔了？起先爲什麼儘逞能幹？如今大夥兒全讓老總給轟出來，你說該怎麼辦？」

丁振春笑笑道：「九如兄你吩咐，你叫我怎麼辦，我就怎麼辦。」

吳九如道：「無論如何，咱們絕不能當眞的回家去睡覺，好歹也要暗中助老總一臂之力，不讓他單獨對付花客。」

衆人紛紛點頭，道：「對，寧可明天挨頓臭罵，咱們絕不能離開獅子橋。」

吳九如道：「小丁，你怎麼說？」

丁振春點點頭道：「我當然跟大夥兒一齊行動。」

吳九如道：「既然如此，咱們就把人手分配一下，分散開來，在獅子橋埋伏，花客那斷一現身，咱們就給他來個一擁而上……」

正議論着，一條人影由遠而近，向橋上快步行來。

丁振春輕吁了一口氣，道：「小蔡來了，咱們先問問他有什麼好主意。」

蔡元章在四大金剛中年紀最輕，却最得李元福信任，因爲他辦事向來冷靜，思緒愼密，連吳九如也很服他。

大夥兒爭着將事情經過複述了一遍，蔡元章想了一想，道：「振春兄推測得很有道理，老總準備單刀赴會也沒錯，只是你們都忽略了一件事。」

吳九如道：「什麼事？」

蔡元章緩緩道：「兇手今晚可能根本不會到獅子橋來。」

大家見他說得鄭重其事，都不由一呆。

吳九如又迫不及待地向他追問：「你怎麼知道？」

蔡元章道：「諸位請想想，那花客若果眞與總捕頭有仇，這半月來殺人做案，爲的就是要嫁禍老總，足見他自知難與老總正面爲敵，才出此下策，否則，他儘可當面向老總報仇，又何必畫蛇添足，多此一舉？」

大夥兒都覺得這分析也頗有道理，人人凝神傾聽，靜待他說下去。

蔡元章道：「話再說回來，就算他改變了主意，準備正面跟老總挑戰，也無須借大龍之口預先傳話，讓老總心裡有了防備。」

吳九如道：「是呀，我也不相信他會這麼笨？」

蔡元章又道：「再退一萬步，就算他絲毫不把老總和我們這許多人放在心上，他又何須從大龍手中搶去那朵綢花呢？」

不錯，大家都忽略了綢花被奪的事，小蔡的頭腦果然冷靜，夠愼密。

蔡元章頓了一頓，才自己替自己下了結論：「所以，我猜那花客此擧只是在聲東擊西，他奪去綢花，是因爲製綢花的綉綢已經用光了，一時不敢露面再添購，却又怕奪取綢花露了繼續做案的企圖，才故意放話使咱們只注意獅子橋一帶，他却趁機去別處做案。」

大夥兒對這番推測深信不疑，紛紛道：「果眞如此，我們應該怎麼辦？」

蔡元章道：「這事關係重大，當然亦該先請示老總，各位在這兒等候，暫勿離開，我去見了老總之後，大夥兒再作商議。」

吳九如連連的點頭道：「好，你快去快回，咱們就在橋下等你。」

蔡元章拱拱手，別了衆人，來到李元福的住處，老遠就望見李家燈火通明，門戶大開，李元福巍然坐在一把太師椅上，左首茶几上放着一壺酒，右手却揑着一柄明晃晃的厚背砍山刀。

在他背後，就是女兒雪姑的臥室，却是門扉洞開，燈光雪亮，雪姑和弟弟大龍都沒有睡，完全一副坐以待旦的打算。

蔡元章才到門外，李元福早已望見了他，眉頭一皺，却沒有開口。

直到蔡元章走到廳中，才擺擺手道：「坐下吧，瑞福祥的事辦得怎麼樣了？」

蔡元章道：「一切妥當，屬下特來覆命。」

李元福說道：「兇手的畫像，已經繪好了嗎？」

「繪好了。」

蔡元章從貼身處取出一軸紙卷，正想起身展開給李元福觀看，內間臥房突然傳來一聲驚呼。

「爹！」

李元福反應快得驚人，一縱身，人已從椅上翻起，提刀衝入了臥室。

外廳跟臥室不過是一簾之隔，蔡元章雖然是李元福的親信手下，因爲房裡有雪姑在，不便跟入，只能在門口準備應援。

只見雪姑和大龍本來對坐在小桌前弈棋，現在，却相擁在一起，兩人臉上佈滿驚恐之色。

李元福低喝道：「發生了什麼事？」

雪姑一手攬住弟弟，一手指着窗戶道：「外面……有人……」

李元福閃身欺近窗前，但見窗扣完好，並無異狀，詫異道：「人在什麼地方？」

雪姑吶吶道：「剛才我……我明明看見……有人用一柄……一柄小刀……在撥那……窗扣……」

「哦？有這種事？」

李元福翻身退出臥房，對蔡元章微一揮手，說道：「你由左首繞出去，我從右邊出去，搜！」

蔡元章答應了一聲，順手將紙卷拋在茶几上，抽出腰間鐵尺，飛步走出前廳門。

李宅佔地並不大，前後共四房二廳，外加厨房和鷄屋，屋子四週是院落，再繞以土築的矮墻，是一棟小巧而精緻的院房屋。

臥室窗外，約有丈餘見方一塊空地，上搭木架花棚，沿窗地下，放着二十多隻盆景和花缽。

如果有人從矮墻進來，潛至花棚偸窺，當然是輕而易擧之事。

可是，李元福和蔡元章分頭繞到花棚，却什麼也沒看見，一切寧靜如常，甚至靠墻脚的鷄屋中四、五隻鷄，都沒有被驚動。

四週院落，也毫無發現。

蔡元章低聲道：「老總，吳九如他們都還在獅子橋下，要不要屬下去……」

李元福搖搖頭，道：「不必勞師動衆，那小子今夜遲早都會來，我一定等着他。」

「可是……」

「走！我們回屋內去，別中了調虎離山之計。」

回到廳中，李元福安慰了雪姑姊弟幾句，重坐在椅上，道：「見怪不怪，其怪自敗，別理那斷搔擾，我們還是看看我們的圖像吧！」

蔡元章一回頭，突然變色。

几上空空，那軸紙卷竟然不翼而飛不見了……

蔡元章記得淸淸楚楚，紙卷是放在李元福左首那張茶几上的，几上還有一壺酒。

現在，酒壺仍然在几上，唯獨那幅畫像却已不翼而飛了。

當他把這件事告訴李元福之後，李元福也大吃一驚，駭然道：「這怎麼可能？咱們連院子都沒有出去，誰會偸去畫像？」

蔡元章道：「請問老總，府上還有一位老僕婦顧嫂，怎麼沒有看見？」

李元福道：「我今晚準備獨自會會那位花客，所以打發她回女婿家裡去，這棟屋子除了雪姑姊弟外，只有你我兩人，難道咱們剛才出去搜時，花客已經偸偸進來不成？」

於是，立刻喚出雪姑姊弟二人來詢問道：「你們發現有人進廳裡來過沒有？」

雪姑和大龍異口同聲地道：「沒有，我們一直站在卧房門口等爹，絕對沒有人進來過的。」

蔡元章困惑地道：「屬下分明是將紙卷放在茶几上，怎麼會轉眼失了踪跡？」

雪姑道：「會不會掉在地下了？」

一言提醒夢中人，大家連忙蹲下尋找，果然，那紙卷可不是就在太師椅下面。

蔡元章便探手拾起，展開來一看，竟然呆住了。

紙卷雖在，却因沾到几上酒漬，畫像墨汁溶解，業已模糊難以辨認。

李元福嘆道：「可惜，可惜，為什麼不當心一些？唉！」

蔡元章神色連變，一面收起畫像，一面道：「都怪屬下太大意了，不過沒關係，明天還可以請黃師爺重新畫一幅。」

李元福道：「這是兇手的圖形，關係重大，你務必記住，明天一早就去請黃師爺畫幾幅，如果花客今晚不敢履約，咱們明天立即在四門張掛圖形，懸賞捉拿。」

蔡元章沉吟了一下，道：「屬下猜想，那花客現在可能已經隱藏在附近，隨時都會出現，老總千萬別因意氣用事而影响大局。」

李元福道：「你是怕我無力單獨對付花客，要大夥兒都來助拳？」

蔡元章欠身道：「屬下不是這個意思，但此事關係十五條人命，府台大人追此甚急，老總最好預先作萬全準備，今夜若讓那廝逃脫，此後，恐怕就再難以有這種機會了。」

李元福心裡不禁有些意動，低頭沉思，默然不語。

雪姑忽然怯生生的問道：「爹！那惡賊今晚眞的會到我們家來嗎？」

李元福道：「八成會來。」

雪姑囁嚅道：「那就該讓叔叔他們先來埋伏，大家齊心合力擒捉他，像剛才那樣，爹和蔡叔叔追出屋去，萬一……」

李元福猛抬頭，見兒女都有驚怕之色，心也軟了下來，擺擺手，對蔡元章道：「去告訴兄弟們，叫他們回來吧！」

* * *

蔡元章再到獅子橋，轉告了李元福的吩咐，最興奮却是吳九如，一聲聲讚蔡元章能幹，竟然能相機進言，說服老總回心轉意，當時就帶着衆人回到石板巷去。

丁振春却不解地道：「小蔡，你不是說花客只是聲東擊西，根本不會到獅子橋來嗎？為什麼忽然又改口了？」

蔡元章以指壓唇，輕聲道：「別聲張，小弟正為這事想跟你商量。」

他拉拉丁振春，故意落後，讓吳九如等人先行，然後，將適才李宅發生的事，大略說了一遍。

丁振春說道：「難道你不相信紙卷是自動滾落椅下的？」

蔡元章搖頭道：「我敢發誓，那一定是有人動了手脚，茶几上殘酒並不多，就算紙卷由几上滾落，也不可能沾上那麼多酒漬，而且，沾染的地方，恰好是畫像的五官部位。」

丁振春道：「但屋子裡祇有你們四個人，若說花客趁機侵入廳中，他一定會對雪姑下手，即使來不及下手，他也盡可將畫像帶走，何必如此費事？」

蔡元章道：「所以我絕不相信那是花客幹的，甚至，也根本不相信有人在窗外用小刀撥窗扣。」

丁振春吃驚道：「那會是誰？當時你跟老總都在院子裡，屋內祇有雪姑姊弟，總不能是雪姑姊弟做的手脚吧？」

蔡元章沒有直接回答這句話，低聲道：「現在關鍵不在是誰動的手脚，而在那人這樣做的目的。」

丁振春道：「很顯然，那人毀去畫像，當然不願畫像被老總看見。」

蔡元章立刻接口道：「這就證明有一種可能，畫像上的形貌，必然是老總熟悉的，如果被老總看見了，或許會認出那花客的身份。」

丁振春道：「即使如此，他也不必毀壞畫像，畫像是黃師爺根據瑞福祥夥計描述，一點點勾畫出來的，毀了一張，明天立即可以再畫一張，甚至可畫十張、百張。」

「這正是小弟要跟你商量的，」蔡元章的神色突然變成異常凝重，啞聲道：「我猜，那人僅毀去一張畫像，絕不會就此罷手，他要是想堵塞這個漏洞，只有一條路……」

丁振春道：「什麼？」

蔡元章一字一字的道：「殺人滅口。」

丁振春一震道：「殺誰？」

蔡元章伸出三個指頭，徐徐說道：「瑞福祥的那個伙記，還有黃師爺和我。」

丁振春顯然被這一項推測驚呆了，好一會沒有開口。

直到走近李元福住宅的院墻，前面吳九如衆人都已進入宅中。

丁振春才停住脚步，輕聲問道：「小蔡，你有什麼計劃？」

蔡元章向院子裡呶呶嘴，道：「這件事暫時別讓老總知道，等一會，咱們再作詳細的商議。」

丁振春點頭道：「好，無論你有任何打算，都別忘了告訴我。」

兩人進了屋，都不提路上的談話，大夥兒議論紛紛，應如何分配防守，兩人也沒有表示意見。

李元福仍然是準備單獨對付花客，吩咐衆人只能在墻院以外埋伏，並且要分散隱匿，不許露出目標。

他好像下定決心，要跟花客較個高下，唯恐人多嚇跑了對方。

這位濟南府的總捕頭，脾氣倒眞是倔強得很。

吳九如領着衆人紛攘而來，又紛攘而去，八十八個名捕快各覓隱蔽處所，分藏在獅子橋附近，三步一樁、五步一伏，將石板巷李宅圍得層層密密，鐵桶一般。

別說花客是個人，就是一隻野狗，一隻野貓，也休想由衆人眼皮下溜過。

這安排，恰好給了丁振春和蔡元章方便，兩人互相遞眼色，悄悄退出了獅子橋。

丁振春道：「九如兄就是這麼衝動，縱要埋伏守候，有三、五個得力兄弟也儘夠了，像這般如臨大敵，那花客如何肯來？」

蔡元章笑道：「這樣也好，有他們守護着老總，你我正好分身去辦事。」

丁振春道：「你打算從何着手？」

蔡元章道：「如果我的估計不錯，花客正是在聲東擊西，將全城捕快騙來獅子橋，以便進行他的殺人滅口計劃，你我兩人，必須分守兩處地方，祇看誰的運氣好，誰就能先將那廝逮住。」

丁振春奮然說道：「哦！你指的可是瑞福祥綢緞莊和黃師爺的住處？」

蔡元章點點頭道：「瑞福祥那名夥計名叫大柱子，就住在店內，黃師爺住在益信坊，兩處相隔四條街口，如有警兆，可以互相呼應，振春兄，你自己說說看，你願意守那一邊？」

丁振春想了想，道：「那一邊都無所謂，不過，我跟大柱子不熟，別認錯了人誤事，由我守益信坊黃家吧！」

蔡元章道：「那就由我去瑞福祥，但我們得先約好，無論花客在那一邊出現，立即發出燐火號箭，彼此互相支援。」

丁振春道：「這是當然。」

蔡元章道：「還有一件事，咱們目的以保護大柱子和黃師爺為主，花客出現時，能制服固然是好，否則，千萬別太貪功，只須將那廝緊緊纏住，設法認清他的面貌和身裁，也算是一大收穫。」

丁振春頷首道：「我知道，時間已經不早，咱們別躭誤了，快去吧！」

聲東擊西 殺人滅口

益信坊靠近知府衙門，瑞福祥綢緞莊則在東大街上，兩處都是濟南府的繁華地，白天行人接踵，相隔似很遙遠，時屆深夜，却極目可及，呼應十分方便。

蔡元章抵達瑞福祥綢緞莊，店裡人早已安歇，他仍然不放心，縱身越進店房，飄落在後院天井中。

綢緞莊臨街共有三間店舖，後面却是兩座三合院子，打通了併成一家使用。

因此，房間頗多，不知那大柱子究竟睡在那一間房。

蔡元章為了慎重，逐屋查看，未發現大柱子在內，只好將另一名熟睡中的夥計輕輕的拍醒。

那夥計一睜眼，猛見一條黑影站在床前，嚇得就想張口呼叫……

蔡元章急忙按住他的口，低聲道：「別緊張，我是刑堂部班房捕頭，今天來過你們店中兩次的了。」

那夥計眨眨眼睛，認出是蔡元章，才鬆了一口氣，道：「蔡捕頭，這麼晚了，你又來幹什麼？掌櫃的早就睡啦。」

生意人見到了衙門捕快，心中已有七分畏懼，三分厭惡，口氣分明有些無可奈何的厭煩了。

蔡元章笑了笑，道：「今天夜裡，你們店中要出人命，我是奉命特來保護你們的。」

「要出人命？」那夥計吃了一驚，急忙挺身坐起。

蔡元章一伸手，又將他按住，道：「不用起來，也不許聲張，你只要告訴我，大柱子睡在什麼地方，那一間房就行了。」

那夥計戰抖着聲音說道：「是大柱子出事了麼？」

蔡元章道：「現在還沒有，等一會兒可能會出事，快告訴我，他睡在什麼地方？」

那夥計顯然是被這突其而來的消息嚇住了，怔了好一會，才答非所問地道：「大柱子得罪了什麼人？誰要殺他？」

蔡元章沉聲道：「你不必多問，快些回答我的問話。」

那夥計道：「他本來睡在第二進西廂房間，可是……」

「可是什麼？快說！」

偏偏急驚風遇着慢郎中，他越逼問得緊，那夥計越期期艾艾的說不出話來，好半响，才說道：「可是，他今天夜裡可能不在房裡睡覺了……」

蔡元章詫異道：「他今晚睡在什麼地方？」

那夥計又急又怕，兩顆眼珠轉了半天，這才用手指着前面道：

「今天夜裡，輪到他當值，他要睡在前面櫃枱上……」

蔡元章不想再跟他多說，併指疾落，點了那夥計的睡穴。

掩門退出，轉往前面店鋪，果見櫃枱上攤着被褥，大柱子仰面而卧，睡得正熟。

蔡元章只探頭望了望，仍由天井越屋而出，在附近選了一處較高的樓房，隱身在暗處等待。

時間在等待中慢慢消逝，一夜過了大半，什麼事故都沒有發生。

眺望益信坊那邊，也平靜如常，毫無異樣。

蔡元章不禁對自己的推斷有所懷疑了，難道花客已經發現兩處都有埋伏，不肯上當？

又等了把個時辰，天色已現曙光。

蔡元章不能老坐在人家屋頂上，只得躍落街心，他想，這一夜是白等了。

可是，當他意興索然正打算邀約丁振春一塊兒同返獅子橋，剛由瑞福祥門前走過，無意間却看見店門竟是虛掩着。

天猶未明，也沒有看見夥計出入，這店門怎會……

蔡元章心頭一震，急忙推門衝了進去。

店鋪中靜悄悄毫無異狀，大柱子仍然仰卧在櫃枱上，一動也不動。

蔡元章飛步搶到櫃枱前，伸手一試，不禁駭然變色。

再拉開大柱子身上的被褥，整個人當時呆住了……

* * *

一柄小刀，端端正正的，插在大柱子的心口上。

那柄鋒利的匕首，跟半月來從十五名被害少女屍體上取得的一模一樣。

不同的，只是死者並不是美貌少女，口中少了一朵綢花。

從大柱子的屍體冰冷，和傷口凝血的顏色，一眼就可看出，人已死亡至少在兩個時辰以上。

蔡元章來不及喚醒瑞福祥綢緞莊的人，匆匆又奔出店門，如飛的趕往益信坊黃家去。

抵達黃師爺處，却不見了丁振春。

蔡元章情知不妙，剛要越牆進入黃宅，丁振春也正好從小巷中轉了出來，雙手還在繫着褲帶。

兩人一碰面，丁振春就發覺蔡元章臉上的神色不對，急急問道：「怎麼？那邊發生了什麼事？」

蔡元章不答反問：道：「黃師爺怎麼了？」

丁振春道：「很好呀！咱們整整聊了一夜，什麼事都沒有，我剛出去方個便，好讓他休息一會，現在大約才躺下……」

蔡元章也不再多問，衝開房門，直奔進去。

不錯，黃師爺的確是剛才躺下，但不是躺在床上，而是躺在泥地上。

一柄匕首，插在他的背心命門穴上，屍體未涼，但氣息已絕。

* * *

黃師爺是個鰥夫，獨自賃居益信坊一棟小木屋，除了愛好丹青，就是喜歡喝兩杯酒。

他這住屋祇有前後兩間，一明一暗，外間作客室，裡面是卧房，前面有個小院子，左右靠緊小巷，客房和卧房都開着窗。

這時，外間客室桌上，還有兩副杯筷和殘餘的酒菜，黃師爺中刀倒斃的地方，正好背向窗口，就死在小方桌旁邊。

顯然，兇手是隱伏在窗外小巷內，丁振春出去小便時，用飛刀刺殺了黃師爺。

這必然是不久以前的事，丁振春外出不會太久，蔡元章又恰好在這時趕到，居然沒有發現兇手是如何逃走的？

兩人分頭搜索附近巷弄，毫無所獲，兩張臉都變得好像白紙。

彼此瞠目互望了許久，蔡元章才長嘆了一口氣，喃喃道：「咱們整夜守候，仍然被他得手而去，這簡直太難置信了。」

丁振春張大眼道：「大柱子也出了事？」

蔡元章點了點頭，道：「花客在我趕到瑞福祥之前，已經對大柱子下了手，這一夜，他必然一直在窗外等候時機，唉！振春兄，你若稍晚片刻離開，黃師爺就不會被殺……」

這話竟有些責怪丁振春的意思。

丁振春立即露出不悅之色，但他仍然忍住，只是無可奈何的聳聳肩，道：「我曾經仔細搜索過，附近並無可疑的地方，黃師爺年紀大睡不着，出來看見我，强拉我一塊兒喝酒聊天，一整夜都沒有風吹草動，誰想得到，偏偏在天色要亮的時候出了事。」

蔡元章道：「振春兄，不是做兄弟的說你，你實在不該跟黃師爺一塊兒喝酒。」

丁振春道：「爲什麼不該？」

蔡元章道：「你們在屋裡喝酒，兇手却在窗外窺伺，彼暗我明，焉能不吃虧。」

丁振春不悅道：「可是，我喝了一夜酒，並沒有出事，偏偏你來以後就出了事，難道這不透着蹊蹺？」

蔡元章愕然道：「振春兄，莫非你懷疑是我殺了黃師爺？」

丁振春冷冷的說：「我沒有這樣說，咱們是好兄弟，現在兩邊都出了事，說來誰也脫不了關係，我總覺得既是自己兄弟，就不應該再互相推責任，栽罪名。」

蔡元章忙道：「振春兄，你誤會了，小弟絕對沒有這個意思……」

丁振春冷冷一笑，道：「我想，你也不應該有這種意思，老實說，咱們今夜瞞着老總這件事，如今羊肉沒有吃到，反落得一身羶，等會兒還不知道怎麼樣跟老總解釋呢？」

丁振春看看黃師爺的屍體，道：「黃師爺是府台大人跟前紅人，咱們應該先去衙門報案？還是先回獅子橋？」

蔡元章道：「命案已經發生，依小弟之見，還是先回獅子橋比較妥當。」

丁振春不再多說，轉身出了益信坊。

* * *

獅子橋倒是平安無事，花客徒作恫嚇，結果却食言未至。

可是，李元福聽了丁振春和蔡元章的回報，其震驚之烈，並不在花客出現之下。

他除了連聲責備二人糊塗外，立刻對吳九如吩咐道：「你趕快帶人去瑞福祥和益信坊，看守現場，等候仵作驗屍，在我沒有到以前，不許他們先去報案。」

蔡元章道：「屬下也跟九如一塊兒去。」

李元福搖搖手道：「你得跟我同去，才能解釋當命案發生，你是來這兒向我報案，否則，瑞福祥出了人命，你未曾通知店東地保，竟不辭而別，這可是跳進黃河水洗不清的罪嫌。」

接着又對丁振春道：「你和黃師爺在一起喝酒之事，也不可告訴外人，府台大人震怒之下，說不定連你也會怪罪下來。」

丁振春和蔡元章唯唯應諾，對於這位頂頭上司的呵護與關切，都衷心感激不已。

就在這時候，吳九如却匆匆回來了！

李元福急問何故，吳九如氣喘喘地道：「瑞福祥綢緞莊已經報了案，府台大人十分震怒，特派緹騎營官帶人來了！」

「緹騎營？」

李元福聽了這三個字，心底下冒起了一陣寒意。

因爲緹騎營的紅衣馬隊，也屬府衙直轄的緝兇單位，工作性質和刑堂捕房相似，對象却略有分別。

普通民間刑案發生，偵辦緝兇大都由刑堂捕房擔任，若是官吏犯法，則歸緹騎營掌理，換句話說，捕房是對百姓，緹騎營，却是對官吏。

瑞福祥綢緞莊發生命案，怎麼說，也該由刑堂捕房承辦，爲甚麼竟出動緹騎營的人馬？難道……

一念未畢，蹄聲已到前院門外，一名營官帶着四名紅衣兵卒走了進來。

李元福連忙起身相迎道：「東大街命案，小弟已經知道了，怎好勞動朱兄親臨，快請屋裡坐。」

那姓朱的營官跟李元福本來就是面和心不和，此時更鐵青着面孔，滿面傲慢之色，拱拱手道：「兄弟是奉府台大人之命前來，冒昧之處，還請李兄多多原諒。」

李元福說道：「好說，好說，敢問府台大人的諭令是……」

朱姓營官沒有回答，却用手一指蔡元章，喝道：「把他拿下！」

兩名緹騎營兵應聲上前，一抖鐵鍊，當場將蔡元章上了鎖。

數十名捕快都吃了一驚，尤其是吳九如，眼珠幾乎快從目眶中跳了出來。

李元福愕然道：「朱兄，此人是兄弟的屬下，不知他犯了甚麼罪？」

朱姓營官冷聲道：「對不住，兄弟祇是奉命行事，等面見了府台大人，自然知道他罪犯何條。」

李元福道：「小弟也正準備帶他們去面謁府台大人，刑堂捕房的兄弟無論犯了甚麼滔天大罪，都有小弟一肩承擔，朱兄可否看在小弟面上，除開了他的刑具？」

朱姓營官道：「李兄，這件案子祇怕你承擔不起。」

李元福昂然道：「李某人頂多丟了這份差事，還有甚麼承擔不起的？」

朱姓營官道：「你定要我當面揭出來了？」

李元福道：「有話請直說，何必忌諱！」

「好，」朱姓營官冷肅地點了一點頭，大聲說道：「府台大人口諭，本來是連李兄一齊鎖拿到衙門的，兄弟念在私誼，僅鎖了蔡元章，如今，李兄是泥菩薩過江，自身尚且難保，還能替誰承擔罪責？」

這些話，只聽得李元福遍體冷汗，呆若木雞，在場衆人全都駭然變色。

朱姓營官又和緩了語氣，道：「當然，兄弟也知道李兄一向受府台大人倚重，些小誤會，不難一言釋疑，但是兄弟奉命而來，由不得自己，還望李兄別讓兄弟爲難才好。」

李元福緩緩頷首，浮現出一抹苦笑，道：「朱兄放心吧！眞金不怕洪爐火，李某人問心無愧，我跟朱兄同往面謁府台大人就是

了……」

吳九如突然激動道：「老總你不能……」

「不許胡說！」李元福沉臉低叱道：「半月來十五條人命案子未破，咱們都是待罪之身，叫兄弟們交出兵器腰牌，隨我一塊去府台衙門領責。」

吳九如連退兩步，低頭受命，領先解下了兵器和腰牌，其餘衆人，紛紛照辦！一個個垂頭喪氣，就像一羣被趕去市場的雞鴨。

臥房裡傳來雪姑姊弟的哭聲，李元福滿眶熱淚，走出了家門……

* * *

天剛亮不久，還沒到卯正時刻。

濟南府大堂上，燈火通明，人役齊集，卻靜得聽不到一絲呼吸聲音。

閃爍的燈火，映着橫樑上「公正廉明」四個漆金大字，使這肅穆的公堂上越發顯得森嚴冷肅。

李元福被帶到時，楊知府早已全身官服，坐在公堂案桌後等待着了。

楊知府是個淸官，二甲進士出身，平時御下極嚴，頗著政聲，但嚴而不暴，對屬下很體貼，甚得僚屬們的尊敬。

可是，今天的情形顯然不同。大堂上並無重刑犯，却排列着兩名殺氣騰騰的刀斧手。

外面廳下，環列二十餘名緹騎營卒，個個手按刀柄，如臨大敵。

楊知府臉上籠罩着一層寒霜，眉峯緊皺在一起，頻頻的咬着牙，兩隻手平放在公案上，也在微微顫抖。

看情形，他已經憤怒達於極點，雖然正全力壓制自己，仍隨時可能爆發。

李元福在公案前跪下，後面是蔡元章，再後面是吳九如和丁振春以及刑堂捕房八十餘名捕快，黑壓壓跪了一滿屋子。

朱姓營官回過話，垂手退到一旁，滿堂衙役人等，幾乎連呼吸也停止了。

楊知府兩目凝視着李元福，許久，許久，才緩緩吐出一話：「李元福，本府待你不薄……」

只說了這短短的六個字，竟語聲哽啞，難以爲繼。

顯然，他內心不僅激動震怒，更有無限傷痛和悲憤，一時難以用言語傾吐出來。

李元福磕頭道：「大人待屬下恩重如山，屬下縱然粉身碎骨也難報於萬一。」

楊知府深深吸了一口氣，又徐徐的吐出，戰聲道：「旣然知道本府對你不薄，這就是你報答本府的方法嗎？」

這話問得李元福如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只好再磕頭道：「屬下自知這半月以來，有虧守，十五條命案迄今未破，可是……」

「還可是甚麼？」

楊知府的怒火終於爆發起來，用發抖的手，筆直指着李元福，喝道：「本府問你，昨夜一整夜，捕房八十餘名捕快，都到甚麼地方去了？」

李元福道：「回大人的話，昨夜因兇徒花客揚言要來屬下住處，加害於屬下的女兒雪姑，是以捕房全體捕快，都齊集在獅子橋一帶埋伏……」

「這是誰的主意？」

「是……是屬下一人的主意！」

「好極了！」楊知府這話當然不是稱讚：「你們拿朝廷的俸祿，受全城百姓倚賴，原來，只是爲了保護自己的家小，這難怪血案連連發生，至今無法偵破。李元福，你眼中還有公私的分別嗎？」

李元福道：「大人容稟，昨夜屬下如此安排，也是爲了想緝捕兇徒花客，並無存有半點私心的。」

「哦！」楊知府冷笑道：「兇徒花客想必已經捕獲了？」

「這……」李元福語塞，只得道：「那兇徒狡詐，昨夜並未如言到獅子橋來。」

楊知府厲聲道：「可是，他却到了別的地方，你知道不知道？」

李元福道：「屬下已經得到了消息，那兇徒用調虎離山之計，趁機殺害了瑞福祥綢緞莊一名夥計和黃師爺……」

「哼！你的消息倒很靈通！」楊知府一揮手，從公案上擲下一件東西，叱責道：「你看看這是甚麼？」

李元福拾起來，竟是一朵綢花。

據蔡元章和丁振春回報，瑞福祥跟益信坊黃師爺兩處命案，只有兇器，並沒有綢花，這花從何而來？

李元福心裡不期然打了個寒噤，吶吶道：「莫非那惡賊昨夜又害了一名少女……」

「算你猜對了。」楊知府激動地道：「昨天一夜，濟南城中發生了三條命案，你身爲總捕頭，居然還幪在鼓裡？」

李元福戰聲道：「敢問大人……那被害的……是誰家少女……」

楊知府用手指指自己的鼻尖，嘶聲大吼道：「我！就是我濟南府知府的獨生女兒，你現在明白了嗎？」

李元福不禁倒抽了一口涼氣，差點當堂暈了過去。

楊知府猛地擲下一支朱籤，用力拍着驚堂木，喝道：「李元福任

職不力，因私廢公，立即撤去總捕頭職務，先行下獄，聽候聆訊定罪……捕頭蔡元章，夜入民宅，案發潛匿不報，涉嫌行兇，下獄……」

* * *

李元福祇覺得腦中昏昏沉沉，全身虛軟，記不清是怎樣被扶離公堂？不知道楊知府在盛怒之下，還定下其他捕房兄弟甚麼罪名？

清醒時，他已經身在獄中，頸上戴着鐵枷，手脚也加上了鎖鍊。

牢房內陰暗而潮濕，堅固的石壁，厚重的鐵門……

這兒的一切，李元福當然是很熟悉的，才睜開眼睛，就認出這是專囚重犯的死囚牢房。

他萬萬也想不到，自己竟然也有被囚禁在這兒的一天，當年督建這些牢房，監製這些鐐銬時，唯恐其不堅固，唯恐其不沉重，想不到却是替自己準備的。

現在，他總算體會到「報應」之兩個字的意義了，怎奈爲時已晚，一夜間，竟由總捕頭變成了死囚……

外面有脚步聲，接着，鎖孔轉動，牢房門被緩緩推開。

進來的是丁振春，手裡捧着一大盤酒菜。

李元福向他打量了一下，苦笑道：「振春，你沒事吧！」

丁振春搖搖頭，嘆口氣，黯然道：「多虧老總仗義呵護，弟兄們也沒有洩漏益信坊的經過，總算府台大人沒加罪，反蒙恩命……」

「哦！你昇官了？」

「說甚麼昇官，只是府台大人命屬下暫時代理總捕的職位，限期十日，一定要破花客的案子。」

丁振春似乎對昇官不感到興奮，反而滿面愁容，一面說，一面放下食盤，又取鑰匙替李元福打開鐐銬的枷鎖。

李元福倒顯得很欣慰，笑笑道：「這樣我就放心了，有你在，至少兄弟們暫時不會吃虧，可是，這十天之內，你的責任重大，望你好自爲之。」

丁振春慘笑道：「老總是最瞭解我的，我也有自知之明，根本不是這塊材料，只求托老總的福，希望這十天別再發生命案，等徐大哥回來，早些交卸這千斤重擔。」

李元福輕啊了一聲道：「眞的，我差一點把天龍忘了。」

徐天龍是李元福的義子，也是最得力的助手，與吳九如、丁振春和蔡元章同列李元福手下四大金剛，而智計武功，都在其餘三人之上，只因奉公往山西太原府出差，至今仍未返回河南。

提起徐天龍，李元福忽然生出一綫希望，但這綫希望轉眼又消失在一聲嘆息中。

李元福嘆口氣，感慨地道：「他若能永遠不再回濟南也好，六扇門生涯，猶如刀頭舐血，遲早難得好下場。」

丁振春道：「老總只是一時挫折，何必如此灰心，屬下相信，府台大人現在氣在頭上，總得找個人出口氣，等氣憤過後，少不得仍要借重老總的大才。」

說着，已卸開了李元福身上的枷鎖，笑着道：「該吃中飯的時候了，屬下特來陪老總喝兩杯。」

李元福皺眉道：「刑具就是王法，振春，這樣只怕不大好吧？」

丁振春道：「不要緊，這裡瞞上不瞞下的事，絕不會有人告訴府台大人，即使告訴，屬下也不怕，大不了也關進來跟老總作個伴。」

李元福正色道：「快不要說這種話，當一天和尚，就得敲一天鐘，你現在身負重任，可不能這樣任性胡來的。」

丁振春笑道：「屬下這份代理職位，還不是老總賞的麼？別擔心，只管喝酒。」

他殷勤替李元福斟了酒，又說道：「老總且安心受幾天委屈，屬下已經命人照顧雪姑姊弟，等一切安頓好了，再讓他們來看望老總是也。」

李元福無心吃喝，又不忍拂他的情意，勉强淺飲了半杯。

丁振春道：「小蔡就在隔壁兩間，屬下索性帶他一齊過來，陪老總喝兩杯如何？」

李元福連忙阻止道：「千萬使不得，獄中飲酒已犯禁例，私縱犯人聚飲，那可是極大的罪名。」

丁振春却毫不在意，道：「這兒裡外都是自己人，不會洩漏出去的，屬下帶他過來，咱們一邊喝酒，一邊也可以商議對付花客的方法。」

不聽李元福的勸阻，逕自去了。

誰知他剛去不久，外面突然傳呼道：「府台大人親臨查獄！」

李元福大驚，急忙跳了起來，匆匆收拾菜盤酒具，想找個地方收藏，無奈牢房簡陋，一時間找不到隱蔽的處所。

他端着食盤正在發急，一名獄卒慌慌張張奔了進來，接過食盤，又慌慌張張的走了。

也不知道獄卒是太慌張，還是根本沒想到，臨走時竟忘記關鎖牢房門，也沒有替李元福戴回枷鎖鐐銬。

正在這時候，一條人影疾閃而入，却是吳九如。

李元福駭然道：「你來幹甚麼？」

吳九如道：「振春抽身不開，

要我來替老總戴回刑具，府台大人立刻就要親來查獄了。」

李元福見他混身勁裝，腰間更插着兵器，詫道：「你這樣裝束，是剛從外面回來的嗎？」

吳九如道：「不是，現在振春奉命暫代總捕頭，委我負責衙門內部安全，花客案子未破，必須隨時提防……」

話未畢，「蓬」地一聲，牢門突然大開。

四名緹騎營的士卒，提着斬馬刀直衝了進來，喝道：「不許動。」

吳九如怒目道：「你們……」下面的話，急忙又嚥回了去，拱手行禮，垂下了頭。

李元福的心也跟着往下沉落……

因爲楊知府帶領着親信從衛，還有緹騎營的朱營官等人，都出現在牢房門口。

楊知府面色冷得像結了一層冰似的，鼻孔裡直冒寒氣，徐徐說道：「你們的膽子也太大了，光天化日，居然敢擅卸刑具，企圖劫牢逃獄？」

吳九如道：「大人……這是……」

朱營官叱道：「事證俱在，還敢狡辯？人來，把他拿下。」

「嘩啦！」一聲，鍊子搭下，鎖了吳九如。

吳九如道：「小人並沒有劫牢意圖……」

楊知府冷冷道：「你若不想劫牢，到這裡來幹甚麼？刑具是誰卸下的？你帶兇器，又意欲何爲？」

「這……」

吳九如張口結舌，再也說不出話來。

李元福輕嘆了一口氣，默言無語。

丁振春跟在楊知府身後，也祇垂着頭，未敢置辯。

楊知府冷笑道：「本府早知你們平時欺下瞞上，目無法紀，才特地親來查獄，果然不出所料。」

朱營官欠身道：「啓稟大人，這吳九如一向跋扈，今晨卑職奉命鎖拿蔡元章和李元福的時候，他就有抗命的企圖。」

「哦！」楊知府忽然動怒，道：「難怪最近血案迭生，始終查不出兇手的綫索，可能就是這批頑吏在暗中包庇縱恿。」

想起血案，也自然跟着想起了獨生愛女的慘死，楊知府咬一咬牙，憤恨地冷聲說道：「把這兩人移囚緹騎營，從嚴審訊，務必要得到口供！」

朱營官連聲應諾，喝令士卒將李元福和吳九如押出了牢房。

李元福始終沒有申辯過一句話，臨出牢門，只用深沉而犀利的目光，向丁振春凝視了一眼，甚麼話也沒有說。

丁振春的頭垂得更低，眼皮也沒有抬一下，似乎有意迴避那透人心肺的目光……

* * *

有句俗話說：「人走時運馬走膘，兎子走運槍打不着。」

丁振春眞的好像走了紅運。

自從李元福下獄，丁振春代理總捕頭職務，「花客」竟突然銷聲匿跡，沒有再在濟南府出現。

半月來，每晚不斷發生的命案，在楊知府愛女被殺以後，突然停止了。

接連三天平靜地過去了，濟南府的百姓都暗暗鬆了一口氣。

看來，一場災禍已經渡過，家有閨女的人家，已經不必再半夜提心吊膽，防犯「花客」的光臨了。

但，丁振春的心情，却一點也不輕鬆。

非但不輕鬆，反而一天比一天的沉重。

因爲「花客」不再出現，也等於綫索自此中斷，而破案的限期，却僅僅剩下七天。

「花客」匿跡，對百姓是件幸事，然而，對丁振春來說，却是大大的不幸，以前，「花客」每晚出現在美女的閨房，縱然行踪難測，至少還有查緝的方向和機會，如今，要想在人海茫茫中查證誰是「花客」，竟是比大海撈針更難百倍。

丁振春見着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只有把希望寄托在一個人身上，日日企盼他能快些回來。

那個人，就是李元福的義子，名列四大金剛之首的徐天龍。

* * *

積慶樓的老闆很夠義氣，並不因爲李元福被撤職下獄而改變初衷，仍然留出二樓全部雅座，由丁振春使用，每天仍然好酒好菜準備着，隨時爲辦案捕快們免費供應。

丁振春和李元福一樣，每日坐鎮積慶樓二樓，指揮捕快們四出探聽消息，也跟李元福一樣，終日愁眉深鎖，一籌莫展。

他經已出盡全力，在全城每一處角落都佈滿了眼綫，自己好像蜘蛛般守在羅網中心，等候「蚊蠅」前來觸網。

不幸，三天下來，竟連一隻「螞蟻」也沒有捕捉到。

當夜靜更深時，丁振春總是懷着滿肚子失望，快快走出積慶樓，那份落寞和無奈，頹喪和憂慮，一絲絲都清晰地刻鏤在他的臉上。

這天，三更過後，丁振春獨自邁着沉重的步子離開積慶樓，一路低着頭，向獅子橋方向走去。

自李元福被囚後，他每晚都住在獅子橋石板巷李家。一則是爲方

便於指揮聯絡，二則也爲了就近照顧雪姑姊弟二人。無論如何，他總是李元福一手提拔起來，跟雪姑姊弟也相處得很好，他不能置他們姊弟不顧。

他心中有事，走得很快，街上空蕩蕩的，早已沒有半個行人，可是，走着走着，他突然發覺好像有人在跟踪自己。

丁振春試着加快腳步，後面那人也跟着加快步子，丁振春慢了下來，那人也跟着慢了下來。

但，當他猛然回頭張望時，街上却空無人影，甚麼也沒有看見。

奇怪，難道是鬧鬼？

丁振春不信世上有鬼，却也禁不住混身汗毛全豎了起來。

他決定暫時不回獅子橋，忽然快步轉過一條橫街，提足眞氣，展開身法奔向城外。

那人在身後緊跟不捨，輕身功夫竟然猶在丁振春之上。

漸漸接近城邊，房屋已逐漸稀少。

丁振春來到城墻附近空曠之處，手裡暗暗扣着一枚三稜鏢，突然停身旋步，喝道：「朋友，該露一露金面了！」

那人似乎猝不及防，現出了身影，却是個身軀佝僂的老頭子。

說他老，那是丁振春的估計，因爲那人滿頭白髮披散，掩去大半個臉，又蓄着一嘴亂蓬蓬的白鬍子，整個臉部都在鬚髮掩遮之下，根本無法從臉上看出他有多少年紀。

不過，從那蒼白的鬚髮和佝僂的身軀，想必年紀不會太輕。

丁振春手扣鋼鏢，目不轉瞬地凝視着他，那老頭子也站在街角陰暗處不言不動，兩人都在全神打量着對方。

好半晌，仍然是丁振春沉不住氣，先開口說道：「朋友是何方高人？跟踪我丁某是有何意圖？」

老頭子用一種沙啞低沉的聲音，緩緩說道：「我是來向丁總捕頭討債的。」

他一開口，丁振春就起了疑心，因爲他那沙啞的聲音分明是故意裝出來的。

改變語音，又以鬚髮遮去面貌，顯然彼此是相熟的人。

丁振春心中微微一動，冷笑道：「咱們素不相識，你要向我討甚麼債？」

老頭子一字字的道：「人情債！」

「哦！」

丁振春暗中踏前一步，冷聲說道：「債由何來？」

老頭子仍然是不急不徐地道：「你因爲有我，才得到昇官發財的機會，豈不等於欠了我老人家的情？」

丁振春又跨近了一大步，道：「是嗎？我倒不記得甚麼時候領過你的情，請問你高姓大名？」

老頭子道：「我無名無姓，不過，這半個多月來，濟南府的人都稱我爲『花客』。」

「花客」，丁振春一驚，不由倒抽了一口涼氣，凝目道：「你……你是花客？」

老頭子點點頭，沙啞着聲音道：「那是貴地居民要這樣稱呼我，其實，我老人家自己年紀大了一些，如果稱我爲『花老頭』或許比較適合一點！」

丁振春冷哼道：「老人家，我得奉勸你一句話，人想出名的辦法很多，似乎犯不着假冒他人，尤其是『花客』是本府懸賞緝拿的要犯，抓住要殺的！」

「那得先抓住我老人家才行，憑你丁總捕頭這份能耐，還不在我老人家心上。」

「可是，咱們却知道這「花客」是個年輕人，並不像你這副尊容。」

「你們打聽到的，不過是我老人家的化身而已，現在我只問你丁總捕頭，打不打算還我這筆人情債？」

「丁某不欠你甚麼。」

「丁總捕頭，你還要我老人家再說一遍嗎？沒有我在濟南府做案，你哪有機會陷害上司、出賣同事，爬到總捕頭的地位？」

丁振春怒叱道：「你胡說，丁某甚麼時候陷害上司？甚麼時候出賣過同事？」

老頭子嘿嘿笑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丁振春，你暗下毒手，殺死瑞福祥的夥計大柱子和黃師爺，這不是存心陷害上司李元福？你在獄中故佈圈套，誘騙吳九如含冤受擒，這難道不是出賣同事還是甚麼？」

丁振春臉色大變，厲色喝道：「老匹夫，你含血噴人，滿嘴胡說……」

老頭子冷嗤道：「我老人家是不是胡說，你自己心裡明白。現在，李元福撤職下獄，吳九如和蔡元章也身陷囹圄，你只要等待徐天龍從太原府回來，再設圈套連他一起陷害了，濟南府總捕頭的寶座，你就算穩如泰山了……」

丁振春渾身發抖，滿口牙齒咬得格格作响，也不知是氣憤，還是恐懼？

老頭子又繼續說道：「其實，你要害誰，本與我老人家無關，但是，你不該殺了大柱子和黃師爺，却把罪名推在我身上，那時候我正在楊知府的後衙，根本不能分身去殺他們二人！」

丁振春大吼一聲，道：「兩處

殺人的兇器，都是你使用過的匕首，你敢不承認人是你殺的嗎？」

老頭子哂道：「不錯，那的確是我使用的匕首，却是李元福交給你去查證兇器來處的十五柄匕首中的兩柄。怎麼樣，我沒有冤枉你吧？」

丁振春頭上已冒出豆粒大的汗珠，突然暴喝一聲，揚手射出了三稜鏢！

飛鏢出手，人也跟着撲了過去，鍊子槍早從腰間拉開，化作一道黑影，直奔老頭的胸前……

那老頭子不慌不忙，衣袖一拂，已將飛鏢揮去，輕輕一錯步旋身，讓開了鍊子槍道：「丁振春，我揭破你的秘密，你就惱羞成怒，想殺我滅口？」

丁振春不答話，鍊子槍往回一帶，猛向老頭子腰部纏去。

老頭子的武功顯然在丁振春之上，凌空一翻，又閃開一旁，沉聲道：「姓丁的，我老人家已經讓你三招，你可別不識進退！」

丁振春氣呼呼的道：「我知道你是熟人，否則，你爲甚麼藏頭露尾，不敢抖露出武功路數。今夜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接招！」

他果然豁出了性命，抖開鍊子槍，橫掃直點，着着搶攻。

那老頭子一味閃避，不肯還手，竟被丁振春糾纏在槍戳鍊砸之中，急切間無法脫身。

這時，遠遠忽然傳來腳步聲，分明是附近埋伏的捕快已聞聲尋來。

老頭子急了，猛然一提眞氣，凌空拔起，飛上左首屋頂，看樣子，打算要走……

丁振春却毫不放鬆，鍊子槍緊追疾射，人也跟着飛身上屋。

不料那老頭子早有準備，腳尖剛踏上屋瓦，身子却立即向前傾伏，反手一抄，竟將鍊子槍抓在手中，趁丁振春尚未站穩，左手用力扯動鍊子槍，右手同時揚了起來，低喝一聲：「着。」

勁風過處，丁振春一個跟斗，翻身落地，跟蹌倒退了四五步，險些摔倒地上。

在他左邊肩頭，插着他自己那枝三稜鋼鏢，鍊子槍却到了那老頭子手中。

老頭子冷笑聲中，將鍊子槍擲在屋頂上，道：「丁振春，今夜暫且饒你一次，這筆債你早晚總得償還！」

說完，接連幾個縱身，消失在夜色中。

丁振春手按傷處，瞠目望着那老頭子遠去的身影，喃喃自語道：「莫非會是他……」

他是誰？丁振春分明已有所悟，却似乎又有些不敢置信，也不願置信……

公報私仇　含冤坐監

那老頭子擺脫了丁振春，一路飛馳，竟是奔向濟南府衙內的監獄。

來到監獄牆外，匆匆解下外衣，從佝僂的背部取出一個小包裹，一面更換衣服，一面扯去頭上白髮和下巴上的假鬍鬚。

片刻之後，已恢復本來面目，竟是個年僅三旬的軒昂中年人。

他將換下的衣物仍然包好，埋藏在牆腳下，一長身，輕飄飄越過獄牆，向牢房走去。

兩名值夜的獄卒正在牢房門前等候，急忙打開牢門，低聲問道：「徐爺，回來了？」

姓徐的中年人點了點頭，道：「麻煩替我守望一下，我有話跟小蔡談談。」

「天快亮了，徐爺最好快一些……」獄卒叮囑道。

「我知道，絕不會讓你們爲難！」

他進入牢房，直趕到蔡元章被囚之處，蔡元章已聞聲坐起，輕輕探問道：「天龍哥，怎麼樣了？」

徐天龍並沒有啓門進去，只在門邊席地坐下，隔着鐵栅回答道：「丁振春十分警覺，纏着我不肯罷手，不得已，我只得還手，可能已經被他認出是我了！」

蔡元章問道：「他對那兩柄匕首，如何解釋的？」

徐天龍道：「事實俱在，他當時臉上就變了顏色，不過，我猜他祇是貪圖總捕頭的寶座才幹出這件事，不像跟『花客』是串通的。」

蔡元章咬牙切齒道：「老總待他不薄，就憑這一點，已經死有餘辜。」

徐天龍道：「但咱們現在却不能殺他，必須等捕獲了花客，才能使府台大人相信義父是冤枉的。」

蔡元章道：「可是，老總被移禁緹騎營，日夜慘遭刑訊，而丁振春却坐享高位，這怎能叫人甘心？」

徐天龍嘆道：「我知道，朱營官一向跟義父不和，這一次，正好乘機公報私仇，可惜事無佐証，咱們怎麼去向府台大人申訴？」

蔡元章道：「半月之內，所獲血案兇器應有十八柄匕首，現在僅餘十六柄，這不就是證據嗎？」

徐天龍搖搖頭道：「這證據太脆弱了，丁振春可以辯稱兇器被竊，甚至可以將失竊的責任推在義父身上，咱們怎樣證明兇器是由他手中少了兩柄？」

蔡元章無言以對，想了想，又道：「天龍哥，你說丁振春不可能

丁振春手持鍊子槍掃向一個老頭子。

與花客串通勾結，爲甚麼老總下獄以後，血案就不再發生，世上哪會有如此巧合之事？」

徐天龍又搖搖頭，說道：「我正是對這件事還想不通，或許是丁振春殺害了大柱子和黃師爺，無意中等於幫了花客滅口，花客才以此相報……」

蔡元章道：「世上會有兇手報答捕快的事？誰相信？」

徐天龍苦笑道：「當然，這只是我胡亂猜測而已，因爲我相信花客也正有意想殺大柱子和黃師爺滅口，即使丁振春不下手，花客也一定會下手！」

蔡元章道：「當時我也是這樣推測，這證明花客八成眞是老總仇家，而且，老總一定認識他的面貌……」

說到這裡，突然心中一動，急道：「啊！我還想起一件可疑的事，只是始終不敢相信是眞的。」

徐天龍問道：「是甚麼事，你說說看？」

蔡元章神情肅穆地道：「天龍哥，你還記得我告訴過你，那天我携帶花客的畫像往見老總的經過？」

徐天龍道：「記得，你說那天正要展露畫像，忽然發現窗外有人窺伺，等追查回來，畫像却掉落椅底下，而且沾濕了酒漬，無法再辨認了。」

蔡元章道：「正是這樣，直到今天，我心裡始終存有一樁疑問，竟百思不得其解。」

「你說吧，是甚麼疑問？」

「可是，我說了，也只不過是供你作個參考，你可不能怪責我！」

「那怎麼會呢？你儘管放心直說！」

「天龍哥，我一直在懷疑，那天卧室窗外根本不可能有人窺伺，而畫像被汚損，却分明是有人弄了手腳。」

「哦？但當時屋中並沒有外人！」

「正因爲沒有外人在場，小子才懷疑到一個人！」

「誰？」

「雪姑！」

牢房中燈火昏暗，蔡元章的這句話，却突然使得天龍雙眼暴射出兩道精光，竟能蓋過壁上暗淡的油燈！

他好像被人重重的抽了一鞭子，猛地從地上跳了起來，緊緊的握着鐵栅，彷彿要借此支持身體，以免被這突如其來的消息擊倒。

過了好一陣子，徐天龍才戰聲問道：「你，你竟然懷疑到雪姑身上……這怎麼可能的……」

蔡元章正色道：「小弟也深感

絕不可能，可是，事實令人不能不疑！」

徐天龍茫然道：「可疑的地方在哪裏？」

蔡元章道：「其一，卧室窗外有一片雞屋，羣雞不驚，證明根本無人在窗外窺伺。」

徐天龍道：「或許是她眼花看錯了。」

「其二，雪姑呼叫有人的時候，小弟正要展開畫像請老頭子過目，那一聲驚呼，恰好阻止了老總觀看畫像。」

「也可能是時間巧合！」

「其三，當時屋中並無他人，老總和小弟出外搜查，只有雪姑和大龍姊弟二人留在室內，而小弟記得清清楚楚，離開時，畫像分明在茶几上。」

徐天龍緊鎖眉頭，沒有再開口。

「其四，畫像掉落在椅子下，是雪姑找到的，而酒漬污染的部份，正好是只在畫像面貌五官之上。」

徐天龍緊閉着嘴，眉峯也鎖得更緊。

「其五，老總下獄後，丁振春就假借照顧爲名，住在老總家中，而雪姑對他……」

「好了，不要再說下去了！」徐天龍突然粗聲打斷了蔡元章的話，說：「我會留心這件事，但我絕不相信女兒會陷害父親，雪姑也不是那種人！」

蔡元章默然，沒有再說甚麼，眼中却明顯的流露出惋惜之色。

他瞭解徐天龍的身份，當然也能體諒徐天龍此時的心情，他更明白，此時此地，多說一句話、一個字，對徐天龍都將是極大的傷害的。

徐天龍似乎也發覺自己太激動了，用手輕拍着牢房鐵柵，勉强擠出一抹苦笑，道：「小蔡，再忍耐幾天吧！我走了。」

蔡元章微微頷首，道：「希望你多加小心，天龍哥，兄弟們死不足惜，老總的一生榮辱和清白，都在你身上！」

徐天龍點點頭，蹣跚地走出牢房。

* * *

離開府衙監獄，天還沒有亮。

徐天龍獨自穿過空寂而黑暗的大街，突然發覺偌大的濟南府，竟已沒有自己可去之處。

他生長在這裡，濟南府的一草一木，對他都是那麼親切而熟悉，可是，現在他好像踏在一塊陌生的土地上，感到從未有過的孤獨。

遠處傳來梆子聲，已是五更。

前面一片巨大宅院中，响起了幾聲馬嘶。

啊！那不就是緹騎營嗎？

徐天龍眼中突然閃現一抹淚光，急忙低頭轉身，迅速閃進一條小街，發瘋似的如飛疾奔……

抵達獅子橋石板巷，那熟悉的庭院，雪姑卧室中還亮着燈光。

徐天龍一提眞氣，越墻而入。

墻脚雞屋立起一陣騷動，可能雞羣認識他是熟人，很快又安靜下來。

徐天龍躡足掩至花棚下，由窗櫺空隙處向內裡偷窺……

燈光下，只見丁振春赤裸着上身，斜躺在床上，旁邊放着一盆清水，雪姑半跪床前，正用布巾浸水，輕輕地替丁振春拭擦傷口。

大龍却在另外一張小床上睡得正熟。

這情形，已經超越了朋友之間的禮教拘束，簡直就像妻子在服侍丈夫，因爲雪姑鬢髮半垂，身上僅穿內衣。

徐天龍雙拳緊握，熱血正在心裡沸騰，想到李元福才下獄三天，家中竟然變成這樣，眞恨不得破窗而直衝進去，狠狠的給丁振春這斷幾拳。

但是，他忍耐着沒有動，因爲他看得出，雪姑這樣不拘形迹，服侍丁振春，顯然是自願的。

不僅是自願，而且對丁振春的負傷，正感到憤憤的不平……

「振春，你爲甚麼不放燐火號箭，多召些人將那惡賊堵住呢？抓住他，你也好好的在他身上戳幾個血洞，叫他知道咱們的手段！」

丁振春搖搖頭道：「我不是沒有想到，只因當時急於知道他是誰，總想先看看他的眞面目，才大意失手……」

「你看見他的眞面目了麼？」

「沒有，他亂髮披面，分明是有意掩蔽本來面目，不過，從他最後出手傷我時用的手法，我懷疑他就是天龍。」

徐天龍心頭一震，耳朵更緊貼窗櫺。

雪姑詫異地道：「你是說天龍大哥？」

「不錯，除了他，別人沒有那麼高明的輕身功夫。」

「他不是去了太原府還沒有回來嗎？」

「那只是時間問題，他遲早總會回來的。」

「我想不會是他，如果他回來，一定會來探望我們的。何況，他跟你無仇無恨，幹嗎要假扮了來傷你？」

「唉！妳不懂！」丁振春輕輕嘆了一口氣說道：「自從妳爹出了事之後，吳九如和小蔡，也相繼獲罪，我却代理了總捕快之職位，班房裡那些人，謠言滿天飛，或許他就

是聽信了別人的謠言，對我有所誤會！」

「誤會你些甚麼？」

「誤會我爲了想爭權謀位，陷害妳爹和吳九如他們呀！其實，誰又能夠了解我這一番苦心的……」

「振春，」雪姑忽然柔聲道：「我了解你就行了，我知道，你一切都是爲了我！」

「唉……」丁振春又嘆了一聲長氣，「也可能正是爲了妳，他才會遷怒於我，誰不知道他對妳早已有意了。」

雪姑吃吃的笑了起來，「瞧你這酸勁，咱們現在是夫妻了，你還吃這份醋？」

丁振春道：「這不是吃醋，我在擔心他若發現我們之間的關係，絕對不會善罷甘休，而且，他對妳們父女的過去，可能多少知道一些消息，一旦……」

「哼，」雪姑的笑語突然又變成了憤恨咬牙切齒道：「就算他知道也不怕，頂多我們找個機會，連他也一併除去，他若不義，也休怪我們無情！」

「噓……妳不能小聲點兒嗎？當心隔墻有耳。」

* * *

隔墻那隻耳朵已經離開了窗口，徐天龍整個人呆住了。

他緊握着拳頭，十個指頭幾乎都快插進掌內，腦海中却一片紊亂。

他彷彿領悟了甚麼，又彷彿甚麼也不知道，是妒？是恨？是驚？自己也分辨不出來。

許許多多事都在腦海中飛轉，他想細細的去思索，却又成了一片空白。

只有一件事，可以確定的，那就是——雪姑果然涉有重嫌，丁振春可能僅是被利用的傀儡。

徐天龍是親眼看着雪姑長大的，今日若非親目所覩，親耳所聞，殺了他，他也不會相信雪姑竟是這樣一個的女人！

她居然會陷害自己的父親？居然要「除掉」自己的義兄？若說僅僅是爲了私戀丁振春，鬼也不相信。

那是爲了甚麼原因？「妳們父女的過去」，這句話又是指的甚麼？

徐天龍眞的一點也不知道，他只記得李元福初任濟南府捕快時，雪姑還在襁褓中，十多年來，始終在父母呵護疼愛下長大，後來不幸失母，李元福未再續弦，從此父女相依爲命，雪姑也頗能侍親友弟，克盡女職。

像這樣的一個家庭，難道還有甚麼不可告人的秘密？

縱然有秘密，又怎會跟「花客」的案子扯上關係呢？

莫非雪姑就是「花客」？

「花客」摧花而不採花，大柱子的證詞，又說「花客」眉清目秀，滿口牙齒粒粒似玉地……這不正暗示「花客」可能是個女人？

啊！不！

這絕不可能，徐天龍知道最清楚，雪姑是由小到大，從來沒有練過一天武功，而且，她的牙齒也並不太整齊，尤其是在笑的時候，會露出兩粒虎牙，雖然無損於嫵媚，但絕對說不上「粒粒似玉」。

何況，雪姑跟瑞福祥綢緞莊頗熟，大柱子決不會不認識她……

徐天龍越想越糊塗了，好奇之心却越來越濃厚了。

他決心要將這件案子追查個水落石出，悄悄由石板巷退了出來，大步直達知府衙門。

交割完公事，楊知府果然立命參與偵破「花客」的積案。

徐天龍故意推辭道：「府台大人明鑒，本地人人皆知屬下是前任總捕頭李元福的義子，如今李元福獲罪囚押在緹騎營，爲避嫌起見，屬下實不便參與此案。」

楊知府正色道：「李元福正因辦案不力才獲罪，你雖然是他義子，同樣也身爲本府捕頭，於公於私，你都應該加倍努力辦案才好，何須避甚麼嫌疑？」

徐天龍道：「大人既然如此信任，屬下自當勉力效命，但爲了瞭解案情經過，懇請大人恩准屬下赴緹騎營探視李元福面詢詳情！」

楊知府點頭道：「本府深知你頗能分別公私，只要你沒有劫牢的企圖，隨時可以去探視，但必須先經過嚴密搜查，才准進入牢房。」

徐天龍稱謝告退，立即轉赴緹騎營。

* * *

緹騎營的牢房雖不如府衙大牢廣闊，但其戒備之森嚴，刑具之齊全，竟遠比大牢的設備更週到。

才三天，李元福已經被折磨得不成人形，油頭垢面，渾身是傷，幾乎連站也感困難。

徐天龍忍着淚相見，還不能流露出傷感悲慟之色，滿眶熱淚只能向肚內流。

倒是李元福顯得很豁達，凝視着徐天龍笑問道：「甚麼時候回來的？」

徐天龍也拚命擠出一抹怪笑，道：「已經……啊，昨天剛到，來不及進城，今天一早才回衙門。」

李元福點頭道：「這麼說，你還沒有回家去看望過？」

「是的，天龍一到班房，就聽說老總蒙寃的事，拜見府台大人之時，便當堂請准趕來探視。」

「謝謝你的關心！」李元福泰然地說：「這也算不得是蒙寃，只怪

我自己太糊塗，才中了那惡賊調虎離山之計，現在，甚麼都不必說了，只希望你能夠全力協助振春，早早破獲那些血案！」

不待徐天龍開口，又接着道：

「我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雪姑和大龍兩姊弟，聽說振春已經搬到我家跟她們姊弟同住，我很感激，現在你又回來了，我就更放心了！」

徐天龍險些忍不住奪眶而出的淚水，但此時此地，又能再說些甚麼呢？

他只好深吸了一口氣，將淚水硬嚥下肚去，然後極力使聲音平靜柔和，緩緩的道：「天龍聽得傳言，都說丁振春為了貪圖總捕快的寶座，有意陷害……」

「胡說！」李元福臉色當時沉了下來，佛然不悅地說道：「這是誰在造謠生事，想挑撥咱們捕房兄弟的情感？我不幸獲罪，吳九如和蔡元章，也先後出了事，你遠在太原未返，當然應該由振春暫代總捕頭之職務，怎麼能誣他貪圖謀位？天龍，你千萬不可聽信這些無稽的傳言，影响自己弟兄的情誼！」

徐天龍低下頭來，良久，才道：「但半月來，濟南府每天都有命案發生，自從丁振春升了總捕頭，花客竟從此銷聲匿跡，事實不無可疑之處？」

李元福道：「那是他幸運，其實，花客的花綢已經用盡，又殺了大柱子和黃師爺滅口，為避風聲，一定會暫時藏匿一段時間，這跟誰任總捕頭毫無關係！」

徐天龍趁機轉換話題，道：

「據說丁振春會推斷，認為花客和義父有仇，是眞的嗎？」

李元福苦笑道：「振春是這樣推測過，但也只是推測，我根本不知道何時結下了這樣的一個仇家。」

徐天龍道：「義父從前是否曾跟人結過仇呢？」

「這話問得多傻？」李元福笑了起來，道：「幹咱們捕快這一行，誰能說沒有幾個仇家，何況我幹了將近二十年。」

這雖是自嘲，也是實情。

徐天龍又問道：「為官家執法，固然難免與人結仇，這話由丁振春口裡說出來，却有些令人意外，他為甚麼不推測兇手跟府台大人有仇，偏偏猜到義父身上？」

李元福搖頭道：「他也只是隨便猜猜罷了。大概是因為我幹這一行時間太久，兇手既不貪色，又不劫財，總不外是嫁禍報仇的可能性較大。」

這是事實，但也是自嘲。

徐天龍道：「義父不覺得丁振春這話說得很奇怪嗎？或許他是別有所指？」

李元福道：「有甚麼好奇怪的？他又能指出甚麼？天龍，朋友相交，不能互存猜疑之心，何況更是多年同生共死的伙伴，聽我的話，好好協助丁振春辦案，我相信振春不是個忘恩負義的人！」

徐天龍估計再談下去，也無辦法談出甚麼結果，只得默默起身告辭。

踏出緹騎營，迎面就看見了丁振春。

他顯然是已在營外等候了很久了。見徐天龍，立即快步迎了過來，無比興奮地說道：「天龍大哥，你回來得正好，咱們這就去見府台大人去……」

徐天龍詫道：「幹甚麼？」

丁振春道：「這代理總捕頭的差使，我實在無法勝任，咱們去見府台大人，當堂請求委你兼代，讓我早些卸下這副千斤重擔子。」

徐天龍凝目注視他，半譏半諷地道：「這是府台大人的鈞旨，還是你自己的意思？」

丁振春道：「這是小弟的意思，相信一定能蒙府台大人恩准。」

徐天龍道：「你不怕白費一番心血？」

丁振春變色道：「天龍哥，我句句出自內腑，你說這話，是甚麼意思？」

徐天龍大笑道：「我是說你別一廂情願，府台大人未必會答應，那時，你豈不是白費一番口舌！」

丁振春輕哦了一聲，臉色稍為緩和一些，忙道：「代理總捕頭一職，無論智計、資歷、人望，你都比我強過百倍，小弟一定懇請府台大人，務必要邀得恩准的！」

徐天龍搖搖頭，道：「可惜我對這個銜頭並無興趣，府台大人總不能強迫我接受吧？」

丁振春惶然道：「天龍哥，你這是存心要我難堪，不肯幫我一把！」

徐天龍舉手拍拍他的肩頭，笑道：「咱們多年伙伴，情同手足，誰掛號都是一樣，我不是不願出面，實在是因為我和義父關係，不得不避嫌。」

丁振春道：「那是私，這是公，並不妨礙呀！」

徐天龍道：「我面謁府台大人的時候，已經提過避嫌的事，剛才去探望義父，他老人家也叮囑我要全力協助你偵破血案，振春，你就勉為其難，仍舊代理着，我一定從旁相助，何須多作推讓！」

丁振春沉吟道：「既然如此，你又何必顧慮太多，定要小弟濫竽充數……」

徐天龍道：「好了，別這樣推推拉拉像個娘兒們似的，我老遠趕回來，還沒有去看望雪姑大妹子，

去，咱到去石橋巷再聊。」

笑着挽了丁振春的胳膊，大步就走。

兩人同到獅子橋，跨進院門，雪姑正在花棚下餵雞，回頭望見徐天龍，不覺一怔。

徐天龍笑道：「大妹子，好勤快嘛，一大早就忙家務。」

雪姑神色有些訕訕地，忙堆着笑容道：「我當是誰，原來是大哥回來了，多早晚到的呢？」

徐天龍道：「今天剛進城，交割了公文，又去探望義父，所以回來晚了些！」

提起李元福，雪姑臉上似乎並無悲痛之色，只低着頭道：「爹爹他老人家還好嗎？」

徐天龍道：「落在姓朱的手中，當然少不了受點委屈，不過，還算平安無恙，我已經請准府台大人，隨時可以去探望，目前雖然暫時蒙寃，只要血案偵破，自然無事，大妹子也別太難過了。」

他說到難過，雪姑才想到扯起衣袖，假意拭了拭眼角，强顏道：

「大哥快請到屋裡坐。」

徐天龍心裡冷笑，表面却隨口道：「自己兄妹，何必客氣！」

走進廳中，又遊目四望道：

「怎麼不見顧嫂？」

雪姑正低垂着頭，不知在想甚麼，聽得天龍問話，才急忙抬起頭來，道：「顧嫂？啊，她還沒有來……自從爹出了事，她心中害怕，不敢住在這兒，我讓她白天來幫忙，晚上回她女兒家去住了。」

徐天龍道：「那妳和大龍就不怕？」

雪姑訥訥地道：「這些天，都是丁大哥每天來陪我們。」

徐天龍故作不知，忙向丁振春拱手道：「多蒙照顧，感同身受。」

丁振春笑道：「自己人嘛，這是應該的，現在天龍哥回來了，小弟也可以交差了。」

徐天龍回頭道：「大妹子，麻煩了振春這許多日子，應該好好的謝他，家裡還有酒菜沒有？整治幾樣出來，待愚兄陪振春喝兩杯。」

丁振春急忙道：「天龍哥，這可不敢當，你遠道回來，理當小弟替你接風洗塵。」

徐天龍哈哈大笑道：「那就兩頓併做一頓吃，大妹子做菜，你去買酒，算你替我洗塵，也算咱們謝謝你的照顧，這樣很公平吧？」

丁振春對於這個提議，欣然贊同，於是，雪姑挽了菜籃子，兩個人高高興興往市場去了購買酒菜。

他們一走，徐天龍從懷中取出一包糖，塞進乾弟大龍手裡，親切地道：「這是你最愛吃的寸金糖，大哥特別由保定府給你帶回來的，快嚐嚐看。」

大龍平時的確愛吃寸金芝蔴糖，可是，現在接在手中，却並無興奮之色，懶洋洋地好像有重重心事。

徐天龍道：「怎麼，不高興吃？」

大龍搖了搖頭，道：「我吃不下，自從爹被關進去以後，我連飯都吃不下去。」

徐天龍哦了一聲，輕輕拍着他的小手，道：「眞是個孝順孩子，小小年紀就這麼懂事，乾爹沒有白疼你！」

大龍仰起頭道：「大哥，你能救我爹出獄嗎？」

「我當然要全力救他老人家，不過……」徐天龍故意沉吟了一下，輕輕一嘆道：「這段時間，我不在濟南，有許多事情我都不大清楚，只怕無能為力了。」

大龍急道：「不，大哥，你一定要救爹，現在大家都指望你一個人了。」

徐天龍反問道：「你呢？你想不想救他老人家出獄來？」

「當然想！」

「你也願意盡力救他？」

「當然願意！」

「那麼，大哥問你幾件事，你肯老老實實告訴我嗎？」

「這……」大龍眼中，射着遲疑的光芒，竟然面有難色。

徐天龍聳聳肩道：「看吧！這你都不肯說實話，我還有甚麼方法能救你爹爹呢？看樣子，只好讓他老人家關在獄中等死了。」

大龍驚詫地問道：「爹眞的會死在獄中的麼？」

「怎麼不會？你那裡知道緹騎營牢房的兇惡，朱營官又跟你爹有私仇，現在正想盡辦法在折磨他老人家，每天被毒打，不給飯吃，還用繩子倒吊起來灌辣椒水，還要……」

「好了，別說下去了。」大龍又驚又怕，幾乎要哭出來，戰聲道：「你要問甚麼，我都老老實實告訴你，可是，你得答應我，千萬別讓姐姐知道是我說的。」

徐天龍道：「放心，今天我們所談的話，我絕不會告訴別人。」

大龍好像洩了氣的皮球，低垂着頭道：「你問吧，只要我知道，我都說出來！」

「好！」徐天龍將他摟在懷中，柔聲道：「我先問你一件事，那天在積慶樓附近，有人從你手中搶去綢花，並且要你傳話給你爹爹，是不是眞有這回事？」

大龍毫不猶豫的點頭道：

「有！」

「你看見那人的面貌沒有？」

「沒有看見，他從我後面出現，先用手捂住我的嘴，我根本沒法

回頭。」

徐天龍道：「那麼，你總聽見他說話的聲音了？」

「聽見了。」

徐天龍道：「仔細想想，那聲音是不是很熟？」

大龍想了想，却搖搖頭。

「你再回想一下，像不像丁大哥說話的聲音？」

「丁大哥？你說丁振春大哥嗎？」

「不錯。」

「不像，不像！」大龍連連搖搖頭道：「丁大哥是粗嗓子，那人說話的聲音很細，憑良心說，倒跟姐姐的聲音有些像！」

「噢？」徐天龍心頭一震，急道：「眞的像雪姑的聲音？」

「不但聲音像，而且，那人的手也很細嫩，分明是女人的手！」

徐天龍簡直駭然了，喃喃道：「女人的手，女人的聲音……你沒有胡說吧？」

大龍道：「這都是眞的，我若說了半句假話，就不得好死！」

「那……你爲甚麼不把這些都告訴你爹爹知道？」

「我本來要告訴的，可是，姐姐罵了我一頓，不許我說，因爲大家都知道花客是男人，絕不會相信我的話。」

「花客固然是男人，那個對你下手的人可能並不是眞正的花客！」

「我這樣說嘛，可是，姐姐罵我是小孩子胡說八道，我就沒敢告訴爹爹。」大龍說道。

徐天龍冷冷一笑，又問道：「那天夜裡，蔡元章蔡大哥曾將一幅花客的畫像送來，還未展看，卧室窗外突然有人窺視，你可還記得這件事嗎？」

大龍答道：「記得！」

「當時你也在卧房中，眞的發現窗外有人窺視嗎？」

「我沒有看見，是姐姐說窗外有人，並不是我說的。」

「後來你爹和蔡大哥追出屋外，你跟雪姑留在房中，對麼？」

「對！」

「在你爹和蔡大哥回來以前，雪姑有沒有離開卧室去動過那幅畫像？」

「我……我不知道。」

「怎麼不知道？」

「因爲爹追出去的時候，我跟姐姐都在客堂裡，我在門口張望，直到爹爹他回來才進屋，姐姐有沒有動過畫像，我的確沒有看見。」

「但在你爹返屋前，客堂中並無外人來過，這一點你總知道了？」

「是的，沒有其他人進過客堂！」

「好！我再問你一件事，你爹出事後這幾天，丁大哥是不是每天都來家裡住宿？」

「是！」

「怎麼住法？」

「姐姐和我睡在卧房，丁大哥睡在爹爹的房間。」

「這是眞話？」

「睡的時候的確是這樣，不過，有時我半夜醒了，姐姐總不在卧室裡的。」

「你沒起床去找她？」

「去找過呀，每次我一喊叫，姐姐就急急忙忙的趕了回來，我問她去那兒？她總說上厠所去。」

「哼，鬼話！」

「她說的是眞話，因爲她每次回來時，都正在繫褲帶……」

徐天龍咬緊了牙，默然無語，把滿腔憤怒强壓在心底。

面對天眞無邪的義弟，他能說甚麼呢？

如果不是爲了顧全大局，他眞的拂袖而去，現在却非但不能說，也不能走，更得强作無事，裝出笑臉來接受雪姑和丁振春帶回來的酒菜。

酒菜很豐盛，雪姑與高采烈下厨作羹湯。

徐天龍唯一能做的，只有借酒消愁。

所以，他醉了，而且醉得很厲

害……

＊　＊　＊

借酒消愁愁更愁。

酒縱然能消愁，也只是短暫的，等到酒醒後，愁仍依然。

徐天龍無計排遣這滿腹愁緒，更無法冷靜處理這困惱人的案情，因爲，雪姑涉嫌越來越明顯，她一向是那麼賢淑，怎麼突然變得那樣淫、蕩、陰狠兇殘？

丁振春的行徑，猶可以解釋是爲了貪色和掌權，雪姑加害自己父親，又是爲了甚麼呢？

徐天龍滿肚子煩惱無處可以傾吐，不由又想起了蔡元章，於是忙又趕赴牢房……

可是，當蔡元章聽完這段經過，却釋然笑了，道：「我本來懷疑雪姑就是花客，現在才發覺竟是多疑的。」

徐天龍愕然道：「你怎又改變了主意？」

蔡元章笑口道：「從前我懷疑她，主要是因爲那幅畫像被汚損，而我又是唯一看過那幅畫像的人，憑良心說，畫像中人跟雪姑的確有幾分相似，但現在我相信那人絕不是雪姑。」

徐天龍道：「可是，花客是摧花而不採花，以及綢緞莊夥計和大龍的描述，都證明那花客可能是個女人。」

蔡元章搖搖頭，道：「咱們不能否認那花客不是女人，但可以肯定並非雪姑。」

徐天龍道：「爲甚麼？」

蔡元章道：「第一，雪姑不會武功，年齡跟畫中人也不相符，那天在積慶樓附近搶奪綢花的人，曾經出手制住大龍的穴道，這一點，雪姑是絕對辦不到！」

徐天龍沒有出聲，靜待他說下去。

蔡元章又道：「第二，雪姑跟瑞福祥綢緞莊的伙計都很熟，跟府衙黃師爺尤其熟悉，如果購買綢緞的人是雪姑僞裝，豈能瞞得衆人？而且，她要僞裝改扮，就會全部掩去本來眞面目，何必藏頭露尾，畫蛇添足，故意洩露面貌，再殺人滅口？」

徐天龍嘴唇動了一動，似乎是想說些甚麼，終又忍住沒有說出口。

蔡元章又道：「最重要的一點，咱們應該分析兇手殺人的動機，花客在濟南府出現了半個月，先後殺了十八個人，既不爲色，也不爲財，直到老總下獄，才突然銷聲匿跡，顯然，兇手跟總捕頭有仇！」

徐天龍點點頭，對這一點推斷，他也深有同感。

蔡元章接着又道：「再說雪姑故意汚損畫像，目的無非是爲了怕老總認出畫中人的身份，由此可見，畫中人必跟老總相識，却絕非雪姑，因爲雪姑如跟老總有仇，隨時隨地可以下手加害，根本不必鬧出花客這些血案……」

徐天龍終於忍不住的插口道：「小蔡，你的推斷都很有道理，但根據這些推斷證明了兩項結論，第一，雪姑雖然不是花客，但却分明知道花客是甚麼人，否則，根本無須替他掩飾；第二，丁振春顯然是同謀，瑞福祥和益信坊兩地殺人滅口，至少有一處是他幹的。」

蔡元章道：「小弟也正有這樣懷疑，不過，花客另有其人，因爲雪姑不會武功，而丁振春在益信坊殺人滅口時，花客正好在府衙做案，兩者之間配合得如此密切，分明事先已有預謀的。」

徐天龍恨恨地道：「不錯，要追捕花客，只在丁振春和雪姑身上查。我一定要把這件血案子追查個水落石出！」

蔡元章道：「但事無佐證，他們決不肯供認，咱們必須設法拿到確實證據才行。」

徐天龍道：「如果我把這些推斷去告訴老總，或許他老人家可以猜到花客是誰。」

蔡元章道：「你準備如何向老總開口？」

徐天龍道：「我可以勾畫出兇手的可能輪廓，譬如，兇手跟雪姑相識，面貌也有幾分近似，又和老總有宿仇，其做案目的，主要就是欲陷害老總入罪……」

蔡元章搖了搖頭，說道：「這些都太虛幻，只怕很難得到結論，而且，有一點必須想到的顧忌。」

徐天龍道：「那一點？」

蔡元章道：「總捕頭的仇家不會少，其中可能有不足爲外人道的隱衷。」

徐天龍瞿然道：「你怎麼會有這麼樣的想法。」

蔡元章輕嘆了一聲，道：「但願我是想錯了，只因兇手報仇的方法太出奇，如果沒有特別的原因，雪姑怎會背叛自己的父親反助外人呢？」

徐天龍默然，心裡竟不由生出一絲怯意。

不錯，江湖中仇怨糾纏，本難明判誰是誰非，萬一偵破了兇案，却揭露了義父的隱私，那究竟該算是成功？還是失敗？

徐天龍尋思再三，覺得仍然應先從雪姑身上着手，他一定先要弄清楚花客的來歷，才能作進一步的決定。

因此，他離開牢房之後，立刻又趕回獅子橋。

＊　＊　＊

竹籬門反扣着，院子裡靜悄悄

地，大龍在房中午睡，雪姑却不在家。

據大龍說，午飯過後，雪姑就出去了，只知道去廟裡燒香，那一座廟宇却不清楚，丁振春先去了積慶酒樓，兩人並沒有同行。

徐天龍趁機在屋中搜查一遍，結果，除了在義父房裡找到丁振春的幾件換洗衣服外，並無任何發現。

他本想由雪姑的針線籃內，或許可以找到用剩下來的紅色綢緞，以及製綢花的材料等物，不料却失望了。

於是，他又向大龍探問：「你姐姐近來常獨自去廟裡燒香嗎？」

大龍點點頭，說道：「自從爹出事以後，姐姐是常常去燒香許願，希望菩薩保祐爹爹早些回家。」

「她爲甚麼不帶你一同去？」

「姐姐說我太野，怕我口沒遮攔，冒犯了菩薩。」

「丁大哥沒有跟你姐姐同去過？」

「沒有，姐姐總是一個人去，她說這是我們家的事，要親自去才顯得誠心。」

徐天龍道：「她大約都在甚麼時候去，多久才回來？」

「這就不一定了，有時白天，有時吃過晚飯，等我睡了再去，總得很久才回來。」

「噢，夜晚還去燒香？」

徐天龍心裡忽然一動，想了想，道：「附近只有寧國寺一座廟宇，她八成是去了那兒，咱們去接她吧。」

寧國寺離獅子橋不過是一箭之地，徐天龍牽着大龍的手，緩步行走，途中還停下來給大龍買了一大包糖炒栗子邊吃邊走，抵達寧國寺，却不見雪姑的影子。

寺中和尚都認識徐天龍，詢問之下，却異口同聲回說，雪姑從未到本寺中燒過香。

既然許願燒香，爲何捨近而求遠？

徐天龍疑心更濃，叮囑大龍道：「咱們回去吧，姐姐如問起，千萬別說咱們到過寧國寺來。」

回到家中，雪姑仍未見回來，直等到薄暮時分，才見雪姑挽着籃子回來。

當她見到徐天龍坐在廳內，先是一怔，笑問道：「大哥幾時來的，還沒有吃晚飯吧！這可糟了，我以爲大哥八成會去積慶酒樓吃飯，家裡竟沒有準備菜。」

徐天龍笑了笑，道：「自家兄妹，何須客氣，我也剛來不久，正問大龍，妳到甚麼地方去了？」

雪姑道：「我去廟裡燒香去了，求菩薩保祐爹爹早日平安回來。」

徐天龍點點頭道：「難得大妹子如此孝心，這是應該的，大妹子去的，是那一座廟宇呢？」

雪姑毫無思索道：「就是離開咱們家不遠的寧國寺。」

徐天龍輕哦了一聲，道：「很好，那兒的住持慧通和尚我很熟，趕明兒我跟他招呼一聲，讓他們多多照應大妹子，替咱們在神前多上幾炷香。」

口裡說着，目光掠過，已發現雪姑脚邊沾着的泥土。

由獅子橋到寧國寺，一路都是石板道路，那鞋邊的泥土，却顯然是從城外沾上的。

雪姑像有些心虛，忙道：「大哥，敬神要誠心，犯不着動人情，上香雖是小事，倒讓和尚們覺得咱們太招搖反而不好！」

徐天龍笑笑道：「這話也對，廟裡的和尚，大多勢利，咱們只是順便托他，說不定就傳出去，倒說咱們做了甚麼虧心事，求廟裡禳解呢？」

雪姑聽者有心，臉上訕訕地顯得很不自然，轉對大龍道：「看你多沒規矩，大哥回家來，也不知道遞杯茶……咦！這些糖炒栗子是哪兒來的？」

大龍道：「是大哥買給我的，咱們剛才去接……」

說出「接」字，才想起徐天龍的叮囑，連忙頓住。

雪姑心念突轉，臉色忽變，急道：「你們去接過我？」

徐天龍微笑道：「是的，聽大龍說妳已經出去很久，咱們本想去接妳，路上遇見賣糖炒栗子，大龍有栗子吃，就不肯往廟裡玩了！」

雪姑忙笑道：「幸虧你們沒有去，我燒過香又上了一趟街，原打算買件衣料，替爹縫件衣服，可惜沒有合意的料子，所以躭誤略久些，你們去接準落個白跑！」

放下香燭籃子，匆匆入厨淘米煮飯，竟不再提燒香的事。

徐天龍心中有數，也不說破。

沒多久，雪姑做好晚飯，徐天龍就在李家用過飯，又閑談了一陣，才告辭出來。

離開獅子橋，徐天龍在街上略轉了一下，知道丁振春還在積慶酒樓，便快步直奔南門。

他早已仔細推算過，雪姑不會武功，以步行速度計算，整個下午三個時辰來回，大概只能走出十五里左右，如果以獅子橋爲中心，劃一個十五里範圍，共有三座廟宇。

最近的是寧國寺。

其次的是靠近東門的玉佛寺。

最遠一處，是南門外的紫竹庵。

雪姑每次出門都帶着香燭籃子，而且，籃內香燭也的確用過，這

證明她確是去過寺廟去燒香的。

鞋邊的泥土，表示她出過城。十五里方圓之內，只有南門外的紫竹庵在黃土坡上，步行上下，鞋邊會沾上泥土。

所以，徐天龍毫不猶豫選擇去紫竹庵……

寃債有主　花客雪仇

今夜，雲淡星稀，長空如洗。

徐天龍全力展開輕身提縱術，抵達庵門外不過才酉末戌初時分，眺望庵中猶有燈光，梵唱聲聲，晚課未完。

這紫竹庵建在一座土丘頂上，四週修篁萬竿，地勢頗偏僻，據徐天龍的瞭解，庵中住持慧覺師太是前朝宮女出身，今年已經是七十多歲了，身體却還很健朗，尤其是滿口牙齒，一顆未落，相傳因爲她身體具有神通，六十歲時候，牙齒全部重新生長，竟然已返老還童。

不過，慧覺老師太雖是神通，個性却十分孤僻，庵中祇有六七名女尼，連佛婆在內，總共才住着十來個人，平時香火清淡，尼姑們只知閉門苦修，極少招攬香客，聽說慧覺老師太當年從宮中帶出來很多財物，根本不需靠香油錢維持生活。

徐天龍跟慧覺老師太只有一面之緣，那還在兩年前，有人密報紫竹庵曾被盜賊侵入，徐天龍奉義父之命去庵中查證，不料老師太竟一口否認，聲稱根本沒有這一回事，既然事主不承認，捕房只得罷手。

自從那次事件後，徐天龍總感覺紫竹庵跟普通的寺廟不同，那庵內顯得冷清陰沉，與世隔絕，好像不大願意和紅塵通往來，是個令人莫測高深的地方。

他對紫竹庵懷着戒心，行動特別謹慎，在庵門外靜候了好一會，直等到梵唱之聲停歇，才舉手敲門。

又等了盞茶之久，門內才有人問道：「是誰？」

徐天龍應道：「我姓徐，是府衙巡捕班房來的，請師太開開門。」

「府衙捕房？姓徐？」門內似乎很猶豫；「這麼晚了，不能等到明天再來嗎？」

徐天龍道：「對不起，我是乘夜裡找一個人，若能等到明天，我不會這麼晚來驚擾師太們了。」

「依呀」一聲，庵門啓開了一條門縫，一個中年女尼詫異地問道：「找人？你要找甚麼人？」

徐天龍拱拱手，道：「請問師太，咱們班房總捕頭李元福的女兒雪姑，她現在還在不在庵中呢？」

那中年女尼道：「雪姑？我們庵裡並沒有這個人。」

徐天龍道：「她不是庵裡的師太！她是今天午後來貴廟進香的，這麼晚了還沒有回去，家裡放心不下，特地打發在下來接她。」

中年女尼搖頭道：「你別是聽錯了吧！我們庵中一向很少香客上門！」

徐天龍道：「不會錯，她臨行時說是來南門外紫竹庵進香的，而且，最近已經來過好幾次了。」

中年女尼臉色一沉，道：「可是，我們根本不認識甚麼雪姑雨姑的，也從未見過這麼一個香客上門，想必是你們自己弄錯了，對不起，我們要關門了。」

徐天龍一抬左脚，硬要踏進門縫中，道：「師太，有沒有這個人來過，何不讓我進內探問一聲，就拒人於門外？」

那中年女尼沉聲道：「不必再探問，我說沒有就是沒有，徐施主，請你退出去！」

徐天龍冷聲道：「我要見見妳們慧覺老師太。」

「老師太安歇了，不見客！」

中年女尼話聲甫落，左掌突然當胸一翻，指挽「三心朝元訣」，遙遙對着徐天龍心胸，脚下不知怎麼一勾，竟將徐天龍的左脚「挑」出門檻外。

徐天龍發覺自己若逞强抗拒，胸前七處大穴全在對方指訣籠罩下，毫無閃避餘地，對方只要出手，隨時可以將自己傷在指下。

略一呆楞，人已被推出門外，「蓬」地一聲，庵門復閉。

望着那漆黑的庵門，徐天龍眞是又驚，又喜。

驚的是紫竹庵中，隱藏着如此高人，自己身爲濟南捕頭，居然一直不知道。

喜的是幸虧今夜這一試探，姑勿論紫竹庵中人跟雪姑是否有關聯，獲此隱秘，已算不虛此行，如果紫竹庵眞的和花客一案有關，那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徐天龍定了定神，決定再來一次「暗」的，提一口眞氣，飛身向庵後繞去。

紫竹庵並不大，庵外那片竹林，却佔地不少。

徐天龍估量已到廟後禪房牆外，略作調息，便縱身越上庵堂牆。

他急於踏探庵中秘密，却忽略了紫竹庵內全是女性，自己一個大男人，深夜越牆而入，「理」字上頭，也已經站不住脚了……

＊　＊　＊

庵內靜靜地，除了佛殿上那盆日夜不滅的長明燈，再也見不到一盞燈火了。

想必尼姑們都已經安歇了。

徐天龍有些踟躕，但他相信自己剛才敲門詢問之後，庵內如有隱秘，此時決不可能這樣平靜，至少，女尼們私下會在議論揣度自己的來意和目的。

他壯着膽，輕輕移步掩向禪房，一面遊目四望，一面全神傾聽週圍動靜。

果然，靠西邊一間禪房中，似有低微的人語聲。

徐天龍躡足欺近窗外，側耳竊聽，房內好像是兩個女尼在低聲交談。

只聽得其中一個輕聲笑道：「我算得不錯吧？沒有貓兒不饞嘴的，他可不是進來了麼？」

另一個說道：「噓！別出聲，當心被他聽見了，你瞧他豎着耳朵，兩隻眼睛骨碌碌地直轉，就跟賊一樣滑，一聽見咱們的聲音，準跑了……」

先前那一個道：「放心，這種饞嘴的東西，不到黃河心不死，他剛才已經來試探過一次，現在大着膽子過來，一定當咱們都睡啦。」

「快準備好，看他已到窗口了，我一拉門，妳就把燈點亮……」

徐天龍吃了一驚，從語意推想，房內兩個尼姑談論的可不正是自己？

他正想抽身離開窗口，突然聽見「蓬」地一聲响，禪房裡隨即亮起燈光，有人低呼道：「捉住了！快把籠子給我！」

接着又聽見幾聲貓叫。

對面東廂裡禪房也有人開門出來，急問道：「捉到了沒有？」

「捉到了，就是這隻野貓，黑白花的，跛了一隻脚的厭物！」

「眞的？快開門讓我看看，是不是上次在屋頂叫春的那一隻？」

「別急着開門，待我先把籠子關牢……」

徐天龍已退到屋角暗影裡，輕輕吐了一口氣，自覺又十分好笑，敢情這些尼姑們掩窗熄燈，只是爲了捉一隻饞嘴的野貓，自己竟爲之庸人自擾……

可是，他剛自失笑，身後突然响起一聲尖叫道：「大家快來，這裡躲着一個人！」

徐天龍扭頭相望，勁風已攔腰捲到。

一名佛婆不知何時來到這處，正一面呼叫，一面揮着拐杖，橫掃過來。

行藏敗露，當然不能再被認出身份。

徐天龍不敢還手，只有閃避，吸氣一個縱身掠上了屋頂。

不料他脚還沒站穩，那佛婆居然也跟着追上屋頂，拐杖展開，舞了個風雨不透，竟將徐天龍圍在一片杖影中。

別看那佛婆貌不驚人，使的却是一手極純熟的少林嫡傳「降魔杖法」。

徐天龍無心戀戰，勉强招架了數招，盪開層層杖影，一縱身又起。

提足一口眞氣，橫掠過整排禪房屋頂，已到廟後圍墻邊。

正打算換一口氣越牆而去，一條灰色人影忽然出現面前，沉聲喝道：「孽障，既進了我紫竹庵，還想往那裡逃走？」

徐天龍認得她是庵中住持慧覺老師太，欲辯無從辯，想避已來不及。

略一遲疑，老尼姑已經五指箕張，當胸抓到。

徐天龍一口眞氣尚未換好，急忙翻身後退，冷不防背後那老佛婆也躡踪而至，腰間一麻，被拐杖點中了穴道。

他身子一軟，仰面摔在屋頂上，隨即失去了知覺……

* * *

徐天龍身爲濟南捕頭，他去紫竹庵是爲了辦案去的，誰知道等他醒過來，却被當做賊人送到濟南府大堂上。

庵中佛婆根本沒問他是誰，只將他用繩子一綑，抬進了衙門，罪名是：深夜潛入尼庵，意圖不明，經衆尼合力追捕，送交官府究辦。

府台大人臉都氣白了，問他去尼庵的目的，徐天龍又礙雪姑的關係，未便實供，只諉稱是爲了追緝一名可疑人，誤入庵內，引起誤會的。

府台大人對這個解釋，當然不滿意，當堂怒喝一頓，判令責打二十大板，枷號一日以示懲戒。

徐天龍咬着牙，挨了二十大板，又被關了一整天，可是，他非但不以爲苦，反而感到高興。

趁監禁的機會，他悄悄把經過的情形告訴了蔡元章，同時滿懷信心地道：「這頓板子挨得值，咱們至少證實兩件事，第一，雪姑私赴紫竹庵必有緣故；第二，慧覺老師太和庵中老佛婆，都是武林高手，咱們從前竟然不知。」

蔡元章對這些發現也怦然心動，却憂慮地道：「如果紫竹庵中眞有隱秘，你這一洩露形藏，豈不成了打草驚蛇，使她們生出警覺？」

徐天龍道：「無妨，昨夜我臨去紫竹庵之前，已經預作了安排，現在難題只在慧覺老師太身上，那老尼出手凌厲，不是等閒之輩，你和吳九如又被困在監中，我一人孤掌難鳴，恐怕不是她的敵手。」

蔡元章沉吟了一會，道：「你有把握，紫竹庵果眞跟花客一案有關？」

徐天龍道：「我已有七成把握，那老尼姑縱然不直接涉嫌，也必是洞悉內情。」

蔡元章道：「只有把握還不够，必須要有確切的證據，然後把案情密報府台大人，請求釋放總捕頭，對付那老尼姑，而且，事先絕不能讓丁振春得到風聲。」

徐天龍忽然心頭一動，說道：「小蔡，依你的看法，丁振春是否知道雪姑私赴紫竹庵的事？」

蔡元章搖頭道：「這很難說，看目前的情形，丁振春可能還不知道。」

「何以見得？」

「因爲丁振春是個熱衷權位的人，到現在，他還只是代理總捕頭，花客一案一天不破，他一天休想眞除總捕頭之職，相反地，還隨時有被貶降受責的可能。他或許受雪姑利用，無意間給了花客某些方便，決不會明知花客踪跡而不加理會，再說，雪姑也未必會把許多內情全告訴他，如果丁振春知道雪姑和紫竹庵的關係，凡事可由他代辦，就用不着雪姑親自前去了。」

徐天龍頷首道：「果眞如此，咱們可以將花客一案先作成幾項概念：其一，花客既不是雪姑，也不可能是慧覺老師太，但必然跟紫竹庵有關，他可能與雪姑之間有某種秘密關係，匿藏在紫竹庵中。」

蔡元章道：「這推斷最合情理。」

徐天龍道：「其二，咱們姑且假設丁振春並不知道花客的行踪，他暗助雪姑，除了私情之外，純爲了權勢，那麼，他一定會私下向我打聽去紫竹庵的原因，尤其是我竟然在庵中失手被擒，必然會引起他的震驚！」

蔡元章連連點頭不已。

徐天龍道：「現在剩下的難題，只是雪姑爲甚麼要加害自己父親的秘密了，她跟花客有甚麼關係？花客又跟總捕頭有甚麼仇恨？這些關鍵，全在雪姑一個人身上。」

蔡元章道：「不錯，難解的正是這些，但如何能讓她吐露眞情，如何才能得到確實的證據，天龍哥，這就全靠你的智計啦！」

徐天龍道：「我一個人孤掌難鳴，如果你能助我一臂之力，事情就好辦了。」

蔡元章苦笑一聲，道：「我何嘗不想助你，可是……」

他舉舉手上的鐵銬，下面的話已不必再說了。

徐天龍突然壓低聲音，道：「小蔡，我若有辦法弄你出來，你幹不幹？」

蔡元章訝道：「有甚麼辦法？」

徐天龍附身低語，解釋了一遍。

蔡元章面有難色，道：「這樣做太冒險了，萬一被府台大人……」

徐天龍道：「行非常之事，只得用非常手段，咱們問心無愧，就下定了決心，只有你的武功和智計相助我一臂，這案子還有偵破的一天，否則，曠日廢時，時間越久越困難，如果你不願意冒險，我獨自一人也勢難成功，倒不如向府台大人辭去現職，做個自由自在的老百姓，何苦置身六扇門中，貪這份尷尬的餉，受這份窩囊氣。」

蔡元章低下頭，默然不語。

良久，才見他長嘆了一口長氣，肅容道：「天龍哥，這可是殺頭的罪名，你不怕？」

徐天龍道：「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如果我不敢冒殺頭之險，義父和吳九如他們就可能會被殺頭，若能因此偵破血案，替濟南府百姓除去一害，縱然殺頭也値得！」

蔡元章毅然道：「好吧！我蔡某人這顆頭也不要了，咱們甚麼時候行動？」

「當然越快越好，今夜我就去安排。」

「多加小心，尤其要防丁振春！」

「我知道！」

* * *

徐天龍的辦法很簡單，掉包。

當天夜晚，他就找到了一個面貌跟蔡元章酷似的替身，利用職權帶入大牢，偸偸將蔡元章掉換了出來。

一出府衙，兩人連夜趕到城外紫竹庵。

蔡元章觀察過尼庵的形勢，對徐天龍道：「這兒的事交給我，一有發現，我會隨時跟你聯絡，最好你能給雪姑一個機會，讓她明天到紫竹庵來一趟，咱們先確定她找的人是誰，才好佈置下一步行動。」

徐天龍點點頭道：「這很容易，不過你要特別謹愼，千萬不能被那老尼姑發覺了。」

蔡元章好奇地問：「那老尼姑武功眞的很了得麼？」

徐天龍道：「豈止老尼姑，就連廟中一名佛婆……」

說到這裡，突然住口，一拉蔡元章的手，飛快地閃入附近紫竹林中。

廟門正緩緩啓開，現出一盞燈籠。

兩個人提着燈籠由庵中內出來，紫竹林裡的徐天龍和蔡元章却瞪大了眼睛，既驚又喜，幾乎連呼吸都快要停止了。

那出來的兩個人，一披袈裟，一着俗裝，兩人除了衣着不同，面貌竟十分酷似。

而徐天龍和蔡元章都認得那名俗裝少女，正是雪姑。

* * *

雪姑和那面貌酷似的女尼循着山路併肩行來，邊走邊以衣袖拭淚，顯得很傷心的樣子，那女尼却在低聲勸慰她。

「……我又何嘗願意離開，這是師父的意思，姓徐的既然找來紫竹庵，又發現庵中人練過武功，決不會就此罷休的，爲了不牽累師父和紫竹庵的名聲，我只好暫離開濟南避避風頭，等風聲稍爲平靜，我就會回來的。」女尼安慰雪姑道。

雪姑抽搐着道：「咱們可以除掉徐天龍，何必躲着他呢？」

那女尼道：「除去姓徐的不難，但這樣一來，等於公開承認庵中隱藏着秘密，一個徐天龍去了，還有其他的人也會接辦這件案子，糾纏下去，最後必然會連累了師父！」

雪姑道：「但躲也不是長久之計，案子不破，他們永遠不會放過紫竹庵的。」

女尼道：「他們找不到證據，日久變成懸案，也就不了了之，那時我們自能相聚，何須爭在這一刻。」

雪姑道：「可是，妳走了，留下我一個人，叫我怎麼辦？」

那女尼道：「傻丫頭，這許多年妳也是一個人，妳是怎麼度過的？」

雪姑說道：「從前，我不知道他是仇人，日子還可以度過，現在知道了，怎能再屈身事仇。」

女尼笑道：「案子不破，他死定了，不可能再活着走出緹騎營，這個妳盡可以放心。」

雪姑道：「家中還有仇人的兒子，難道還要我替他照顧？」

「不！雪姑。」女尼笑容突收斂，正色道：「這件仇跟大龍無關，不管怎麼說，他和我們總是一母所生，仇歸仇，情歸情，我們有責任應該照顧他長大成人的！」

「如果他長大成人以後，又要替父親報仇呢？」

「讓他報吧，他有這個權利可以選擇的，是恩是仇，我也會等着他！」

「唉，我眞不知道該怎麼辦？索性我跟妳一塊兒離開濟南好不好？」

「那怎麼行，妳不但不能離開，而且，他可能再來紫竹庵，明天夜晚，我離庵時，會在獅子橋見妳一面，有幾件父親的遺物，要交給你……」

兩人邊走邊談，漸漸遠離了竹林。

徐天龍和蔡元章愕然相對，都驚呆了。

好一會兒，徐天龍才喃喃吐出兩個字：「花——客。」

蔡元章也驚詫交集地道：「只說花客是個女人，想不到是個尼姑！」

徐天龍道：「她們跟義父究竟有甚麼仇恨？」

這話好像在問蔡元章，又好像問自己。

蔡元章道：「她們面貌如此相似，難道是姐妹？」

這話像自問，也像在問徐天龍。

徐天龍突然道：「那尼姑的面貌，是否就是畫像中人？」

「一點也不錯，就是她！」

「這件事，只有詢問義父才能知道眞相，我得立刻趕去緹騎營一趟。」

「要不要先將那尼姑逮捕？」

「不！暫時不要行動，這其中可能有極複雜的隱情，咱們應該先告訴總捕頭。」

「那尼姑現離庵外出，送雪姑回家，這可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小蔡，你跟下去，釘着她們，但千萬不要下手，一切等我從緹騎營回來以後再作決定。」

兩人匆匆分手，蔡元章跟踪雪姑和女尼往獅子橋，徐天龍則急奔緹騎營。

這眞是意外中的意外，如果沒有今夜的巧遇，那女尼第二天離開濟南遠走高飛，「花客」一案，只怕永遠偵破不了。

不過，徐天龍心裡並無絲毫興奮之心，反而有一種沉痛的感受，他總覺得這件疑案內情必然不單純，如果僅爲私人間的仇恨，「花客」爲甚麼不直接尋李元福了結，却要濫殺無辜，用嫁禍的手段？

這裡面，可能隱藏着極複雜的秘密……

徐天龍心中疑團重重，恨不得立刻見到義父，探問詳細的內情，誰料剛到府衙的大街，却迎面碰見了丁振春。

丁振春一把拉着他，氣喘喘地道：「天龍哥，我找得你好苦，現在總算被我找着了。」

徐天龍雖然心急，却不得不敷衍他，笑笑道：「有事嗎？」

丁振春道：「我有許多話想問你，咱們回獅子橋再談……」

「不！」徐天龍一口拒絕他，臉上却仍然掛着笑容，說道：「我還有要緊的事趕着去辦，有話就在這兒說好了。」

丁振春詫異道：「夜靜更深，你有甚麼急事？」

徐天龍道：「是府台大人限期交辦的事，天明以前必須覆命！」

他料定丁振春不可能深夜去後衙詢問，只得順口扯了個謊。

果然，丁振春滿臉狐疑之色，却沒敢追問，嘆口氣道：「要談的

話太多，一時也不知道該從何說起，前天你夜闖紫竹庵，究竟爲了甚麼？」

徐天龍淡淡地道：「那是一場誤會，當時我多喝了兩杯酒，跟踪一名可疑人物出城，無意誤入庵中，跟慧覺老尼爭執起來……」

「可是，以你的武功，怎會被老尼姑擒住綁送衙門呢？」

「我喝醉了，自己倒在地上，根本不是那老尼姑擒住的。」

丁振春兩眼直瞪着徐天龍，似乎不敢相信，又問道：「那可疑人物是甚麼模樣？後來有沒有追上？」

徐天龍聳聳肩，道：「剛才不是告訴你嗎？我喝醉了，那裡還記得他是甚麼模樣？」

丁振春仍然不放鬆：「那你是在甚麼地方發現他？怎會認爲他是可疑呢？」

徐天龍被他糾纏得有點不耐煩，索性試探試探他，故意沉吟了一下，道：「前天我從雪姑那兒吃過晚飯出來，心中很煩，獨自喝了一頓悶酒，本想再去積慶酒樓找你，才到南大街附近，無意中發現一個人從對面走過來，遠遠望見我，連忙閃進巷中，我一時起疑，就追了過去……」

「後來怎麼樣？」

「後來那人發現了我，匆匆加快脚步往城外走，我緊追不捨，並且喝令他停步，他非但不理，反而展開了輕功身法，功力居然相當不弱……」

「你總看見了他的背影，究竟是男是女？是高是矮？」

「你先別急，聽我說下去呀……我一路追趕他到紫竹庵附近，越想越覺得他背影很熟悉，可惜當時酒喝多了，眼花看不眞切，就全力加快了步伐，追到庵外紫竹林邊，終於被我追上了，但是，正當我準備出手時，突然想起那人的背影很像……」

很像甚麼，却沒有再往下說。

丁振春急問道：「像誰？」

徐天龍搖搖頭道：「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一定是我喝醉了酒，眼花看錯了！」

丁振春道：「那人的背影究竟像誰？天龍哥，你且說來聽聽！」

徐天龍嘆道：「說出來，你一定不相信，連我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是，當時我的確覺得他跟一個人非常相像……」

「到底像誰？」

「雲……姑！」

「哦？」丁振春駭然的驚呼，震動之情，分明發自內心，連連搖頭，說道：「這怎麼可能！怎麼可能！」

徐天龍道：「我也認爲不可能，但事實上那人的身裁、背影，甚至走路奔跑的姿勢，都跟雪姑一模一樣，我自信絕未看錯。」

丁振春道：「那也沒有甚麼，天下面貌相似的人尚且很多，何況背影？」

徐天龍道：「當時，我正準備出手，就因爲心有所疑，出手略緩，竟然被他閃入竹林不見了，我遍尋不獲，才糊裡糊塗地闖進了紫竹庵……」

丁振春對以後的經過也沒有興趣了，搶着道：「雪姑不會武功，你當然不至懷疑那人眞是雪姑，對麼？」

徐天龍笑笑道：「當然不會，我只懷疑那人跟雪姑可能很酷似，或許是姊妹也難說。」

丁振春愕然道：「雪姑根本沒有姊妹，你怎會有這種奇怪的疑心？」

徐天龍道：「我只是這樣猜想而已，並沒有說一定是雪姑的姊妹，不過，其中也的確有幾點可疑，令人想不通。」

「甚麼可疑的？」

「第一，她若跟雪姑毫無關係，爲甚麼一見我就跑？第二，最近雪姑時常去各處廟宇進香許願，紫竹庵是尼庵，想必也去過，偏偏那人正在尼庵附近失踪，這豈非太巧了嗎？」

丁振春訝然道：「雪姑常去廟宇進香許願？聽誰說的，我怎麼一點也不知道？」

徐天龍道：「我也是在前天才聽雪姑說起的。」

丁振春喃喃道：「奇怪，她爲甚麼一直沒跟我提起過？」

徐天龍微笑道：「進香許願只是平常之事，大約她認爲不值一提吧了！」

丁振春突然搖頭道：「不！我得去告訴她一聲，花客的案子未破，她這樣私下亂走太危險，天龍哥，你事情辦完也請到獅子橋來一趟，咱們一同勸勸她！」

徐天龍應允，目送丁振春去後，不由長吁了一口氣。

看這情形，丁振春可能眞的不知道紫竹庵那可疑女尼的事，他是貪權戀色，受了雪姑的利用。

要揭開謎底，只有去問李元福。

* * *

李元福在緹騎營中備受刑訊，數月之間，已經消瘦得不成人形。

對於天龍深夜來探監，他難免感到意外，當他聽完了徐天龍陳述紫竹庵的所見所聞，更是驚得面無人色，迫不及待地道：「天龍，你沒有聽錯看錯，那女尼眞的跟雪姑長得一模一樣？她們眞的提到跟大龍是一母所生？」

徐天龍道：「一切都是我親眼所見，聽耳所聞，絕不會弄錯，而且……」

突然湊近身子，壓低聲音道：「小蔡是唯一見過花客畫像中人，據他所指認，那女尼的確就是去瑞福祥買紅綢的花客。」

李元福口裡哦了一聲，臉色變得蒼白如紙，身體也開始劇烈的戰抖起來。

徐天龍詫異地問：「義父莫非知道她的來歷麼？」

「不！不！不！」李元福連連搖頭，說道：「我不認識她，也不知道她的來歷，眞的，我甚麼都不知道！」

「可是，聽她跟雪姑交談，雖未直接提起義父名字，却分明以義父爲仇家。」

李元福苦笑道：「我跟她素不相識，仇由何來？尤其是雪姑是我的女兒，更不可能有仇，天龍，你一定是聽錯了。」

徐天龍正色道：「兩人同時耳聞，難道會同時都聽錯了嗎？義父，你老人家一向視我如子，我拚了這條性命，也要替你伸雪寃情，救你出獄，可是，你老人家總得告訴我實話，也叫我知道應該如何着手。」

李元福默然良久，長嘆道：「天龍，如果你承認我一向視你爲子，願意爲我拚死效命，你就答應我兩件事。」

徐天龍道：「義父請說。」

李元福道：「第一件：立即撤去佈置，送雪姑和那女尼離開濟南，替我養育大龍長大。」

徐天龍呆住了，好一會才說道：「第二件呢？」

李元福道：「答應我，永遠別問我這樣做的原因，也永遠不要把這件事告訴大龍。」

「這……這……」徐天龍大爲震驚，不由反問道：「花客一案，豈非永遠變成了懸案了麼？」

李元福道：「我會處理這件案子，使它有個了結。」

徐天龍道：「義父縱然另有了結的方法，却永遠無法捕獲眞兇，使殺人兇手接受制裁，這樣如何對得起那些無辜的死者？如何向枉死者的家屬交代？」

李元福點頭道：「你放心，這些我都會安排，也都有圓滿的交代！」

徐天龍道：「義父能告訴我如何交代？如何安排？」

李元福道：「現在你不必問，將來自然會知道。」

徐天龍欠身道：「義父請恕天龍放肆，除非你老人家告訴我，否則，請原諒我無法答應！」

李元福變色道：「我一向待你不薄，只這區區兩件事要求你，你也忍心拒絕？」

徐天龍道：「天龍不敢，但事關十幾條人命，不能不愼重，義父平時不也是這樣教誨咱們的嗎？」

李元福怒道：「難道我不知道關係十幾條人命？難道你不相信我會作安排交代？以爲我是在騙你？」

徐天龍垂下頭，默然不語。

李元福又轉換哀求的口吻道：「天龍，看在多年父子情份上，答應我，現在就去照我的話做，義父這一生，只求你這兩件事，我會永遠記住你的情義！」

他語聲戰抖，眼含淚光，幾乎要對徐天龍跪了下來。

徐天龍也熱淚盈眶，委實無法再拒絕，只得嘆口氣道：「雪姑並沒有離開濟南的打算，我如何向她開口？」

李元福想了想道：「你可以直接告訴她，就說這是我的意思，但只能由你私下跟她說，不能讓大龍和其他的人知道。」

「萬一她不肯走呢？」

「她一定會走的，萬一她遲疑難作決定，你不妨告訴她兩句話：『十五猶可說，十八太過份』，她聽了絕對會離開濟南。」

徐天龍無可奈何的點了點頭，道：「好！我去試試看。」

李元福又叮囑道：「她一走，你要儘快給我回訊，事情千萬守秘，絕不可告訴任何人！」

* * *

徐天龍離開緹騎營，心情竟比來時更沉重十倍。

他決定暫時不去獅子橋，以免跟丁振春碰面，於是，連夜重又出城，趕往紫竹庵。

在庵外竹林中跟蔡元章會面，徐天龍毫不隱瞞，將經過全部都告訴蔡元章。

蔡元章也怔住了，吶吶道：「由老總的語氣揣測，他分明已經知道那女尼的來歷，只是不肯透露而已。」

徐天龍道：「以此看，他老人家不僅知道女尼的來歷，而且對她和雪姑顯然懷着歉疚，如果他們之間眞有宿仇，多半是義父虧欠了那女尼和雪姑。」

蔡元章低唸着：「十五猶可說，十八太過份」這兩句話，皺眉沉吟，解不透是何含意。

徐天龍道：「他三人之間的關係，只有他們三個人自己知道，這兩句話，顯然是一種隱語，要想解破，除非當面去問雪姑。」

蔡元章道：「你打算怎麼樣去處理這一件事情？」

徐天龍爲難地道：「義父待我恩重如山，在私的立場，我只有照

他的吩咐行事，只要他老人家眞能對花客一案作妥善的交代了結，我還有甚麼可說的，但是，我總覺得良心難安，他老人家既然放走了眞兇，又怎能對花客一案作圓滿安排呢？」

蔡元章嘆道：「這就是說，咱們必須先瞭解內情，才能決定取捨！」

徐天龍道：「正是如此。」

蔡元章道：「既然這樣，只有問雪姑。」

徐天龍道：「現在丁振春正在獅子橋等我，咱們得設法讓他離開才好行事。」

蔡元章道：「這倒不須費心，雪姑現在根本不在獅子橋。」

徐天龍意外地一愣。

蔡元章用手指指紫竹庵，道：「她和那尼姑回庵去了，看情形，她和那尼姑姊妹情深，有些難分難捨，我跟踪她們已快近城門，看見雪姑握着那女尼的手，熱淚直流，口口聲聲要求跟她同去，反是那尼姑將雪姑責備一番，兩人又折返庵中，據說是要取甚麼遺物。」

徐天龍以手加額道：「這眞是天假其便，但願別讓咱們等得太久……」

* * *

他們果然沒有等得太久，因爲徐天龍的話音猶未落，庵門已霍然打開。

一盞燈籠由庵內出來，直趨竹林邊。

燈籠後面兩個人，却不是雪姑姊妹，而是慧覺師太和那名佛婆。

徐天龍心知有變，急忙一扯蔡元章，低聲道：「咱們的形藏已洩，快走……」

可是，沒等兩人有所行動，燈籠已到紫竹林外，只聽得慧覺師太朗聲道：「兩位施主何必急欲離去，請入庵中待茶，老尼願爲兩位施主破解迷津。」

蔡元章望望徐天龍，投過一瞥詢問的目光。

徐天龍聳聳肩，苦笑道：「去就去吧！反正有了一次，就不怕有第二次。」

兩人併肩走出紫竹林，慧覺師太倒很客氣，擧手問訊肅客，將兩人迎入庵中一間靜室中待茶。

坐定，佛婆奉過香茗，悄然而退，順手帶上了靜室門扉。

慧覺師太先向徐天龍含笑致歉道：「上次多有失禮，勢非得已，還望徐施主不要見怪。」

徐天龍也笑笑道：「好說，在下也是公務在身，情非得已，老師太請多加包涵。」

慧覺師太喟然道：「老尼早知徐施主不會就此罷休，必定還會再來，却沒想到來得這麼快，看來這段隱秘無法再瞞下去，索性由老尼全盤奉告了兩位施主吧！近月來，濟南城中花客血案，都是劣徒明月一人所爲，但她身負血海寃仇，確有不得已的隱衷，雖然殺孽太重了些，那也是寃寃相報，不得不如此！」

徐天龍拱手道：「願聞其詳！」

慧覺師太嘆道：「要詳述這段仇怨，得從二十多年前說起，那時候，冀南魯北一帶，有一羣無惡不作的盜匪，號稱『血巾十六友』，你們可曾聽說過？」

徐天龍道：「當時我等年紀還小，後來聽人傳聞，血巾十六友是十六名巨盜合組的幫會，橫行冀魯晋數省，官兵對他們束手無策，可是，沒有多久，十六友却突然瓦解星散，銷聲匿跡，沒有再在江湖上出現。」

慧覺師太點點頭道：「不錯，當時的血巾十六友，是被一位姓林的俠士所破，十六名巨盜中，除爲首一人漏網外，其餘盡被那位林姓俠士制服，但林俠士却因一念之仁，只廢了他們武功，未取他們性命，反爲自己招來一場瀰天大禍……」

老尼回述往事，似乎感慨萬千，嘆息一陣，才接着道：「那姓林俠士是個仁義的人，有妻女三人，居住在•山附近，自從剷除了血巾十六友，只說匪燄已滅，無復爲害，萬不料十六友爲首的那名巨盜，竟陰謀策劃，欲替同伙報仇，有一天，由那十五名被廢武功的同伙聯袂赴嶗山，備辦厚禮，佯稱已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特來拜謝不殺之恩，却輪流敬酒將那姓林俠士灌醉。匪首趁機突入林家，不但殺害了林姓俠士，而且霸佔了他的妻子。

「不過，那匪首也知道無法重振舊業，再嘯聚黨羽，從此就改名換姓，帶着林姓俠士的妻子遠走他鄉，棄邪改正，因爲他知道林姓俠士共有兩個女兒，雖然都僅稚齡，總有一天，會尋上門報仇，因此對待林妻尚還不錯，後來，林妻更替他生了一兒子，全家輾轉來到濟南，當年匪首，竟然搖身一變，成了濟南府衙的總捕頭……」

故事說到這裡，徐天龍和蔡元章已經心中雪亮了，老尼姑口中的血巾十六友匪首，就是濟南總捕頭李元福。

不用說李元福的亡妻，也就是林姓俠士的遺孀，雪姑和明月女尼，也就是林姓俠士的兩個女兒。

徐天龍回想不久之前，李元福震駭的神情，已發覺這故事似乎並非老尼揑造，前後情節印證，極可能眞是事實。

蔡元章却抱着懷疑的態度，反問道：「請敎那個明月女尼在紫竹庵出家了多久？」

慧覺師太道：「她是自幼落髮，迄今已有十七八年。」

蔡元章道：「這就不符了，依時間計算，林家出事時她才兩三歲，不久就在庵中落髮，一個三歲的女娃兒，自己會跑來尼庵出家？事隔十幾年，她如何能記得家裡的事？如何還知道誰是殺父的仇人？」

慧覺師太道：「問得好！一個小孩子，當然不可能記憶兒時的往事，當然不可能自己來尼庵落髮出家，但若是她兩三歲時就已來到尼庵，一直在尼庵中長大，庵內住持又是她的親戚，那情形自然又當別論了。」

蔡元章驚道：「妳是她的親戚？」

慧覺師太道：「不錯，老尼就是她父親的大姐，當時嶗山家變，她恰巧不在家中，正是在這紫竹庵內作客，後來得悉噩耗，便始終沒有再離開過紫竹庵！」

蔡元章道：「可是總捕頭在濟南任職已十餘年，你們怎麼沒有尋仇？」

慧覺師太道：「起初，咱們並不知道李元福就是血巾十六友的匪首，直到她母親來庵中進香，才獲悉其中秘密。不久，她母親羞憤而死，老尼又不願手染血腥，明月年紀太小，因此隱忍到現在！」

蔡元章大聲道：「就算師太說的全是實話，私仇也該私了，妳們不直接尋總捕頭了結，却濫殺無辜，嫁禍報仇，這手段未免太卑劣！」

慧覺師太正色道：「所謂無辜，只有府台大人的女兒和黃師爺還有綢緞莊的夥計大柱子區區三個人，至於那十五位被害的富戶，却僅能稱為報應！」

徐天龍與蔡元章不約而同道：「為甚麼？」

慧覺師太道：「因為他們都不是甚麼好人家，現在雖是安分百姓，當年却是血巾十六友的匪徒。」

「哦……」

徐天龍和蔡元章恍然省悟，原來「十五猶可說，十八太過份，」兩句話的意思竟是指的這件事！

慧覺師太道：「一切恩怨宿仇，老尼已向兩位施主解說明白，私仇雖了，國法難逃，但林家無後，老尼是兇手的長輩，現在又已經放她姊妹逃出了濟南，兩位若想向上頭交差，就請將老尼押返府衙銷案吧。」

徐天龍和蔡元章面面相覷，竟失了主意。

論公，當然應該緝兇歸案，使案情大白於世；論私，却因牽涉到李元福的聲譽清白，他們都是受過李元福恩惠的人，當然是不願意使李元福難堪蒙羞。

但身為官差，又怎能知情不報？

徐天龍木然良久，長嘆道：「老師太，報復父仇無可厚非，只是這手段過份了些。」

慧覺師太道：「那是因為老尼不願重開殺戒，雪姑姊妹又力不足以手刃親仇，所以老尼才甘願隨你們去銷案！」

徐天龍望望蔡元章，凜然站起身子，道：「這件事關係太大，我二人勢難作主，必須先回報總捕頭後才能決定，老師太既然願承擔罪責，必不會離開紫竹庵？」

慧覺師太道：「放心，老尼靜待處置，隨傳即到，絕不會逃走。」

徐天龍道：「多謝師太成全，我二人暫且告辭。」

* * *

離開了紫竹庵，兩人心情都像壓着一塊大石，低垂着頭，步履和心情同樣沉重。

一路上，彼此都沒有交談，但互相都明白，大家心裡所想的仍是同一個問題。

步下山崗，忽見一羣人迎面奔來。

為首的正是丁振春，老遠望見徐天龍，便氣急敗壞地叫道：「天龍哥，快跟我去衙門，總捕頭出了事了！總捕頭他……他在緹騎營中自盡了，死前留下遺書，竟然承認花客血案全是他一個人幹的，自願以死謝罪。」

徐天龍忙道：「府台大人怎麼說？」

丁振春道：「府台大人本來不相信，但全城十五家苦主，却個個都相信確是總捕頭幹的，已經自動畫押請求銷案，現在府台大人也只得答應銷案，下令釋放了吳九如和小……」

他「蔡」字剛到嘴邊，忽然發現「小蔡」竟跟徐天龍在一起，不由怔住了。

蔡元章對他露齒一笑道：「不錯，我就是釋放後才跟天龍哥見面的，比脚程，我自認要略勝你一籌。」

徐天龍却仰面長吁了一口氣，眼中不禁閃現出晶瑩的淚光。

丁振春又低聲問道：「天龍哥，你們剛從紫竹庵回來嗎？有沒有見到雪姑？」

徐天龍搖搖頭，一個字也沒有回答。

此時，此景，此情，還能叫他再說些甚麼呢？

（全文完）

三國演義之四十八

三國歸晉（三）

徐正・編繪



58 各路軍隊去訖，孫皓却擔憂晉國王濬的水兵，戰船齊備，順流而下，銳不可當，不知如何是好。

59 正在擔心，近臣岑昏奏道：「主公勿憂，江南多鐵，只要打好鐵索百餘條，橫斷江面，再打鐵錐數萬個，沉在江底。船若順風而來，遇索受阻，遇錐便破，豈能渡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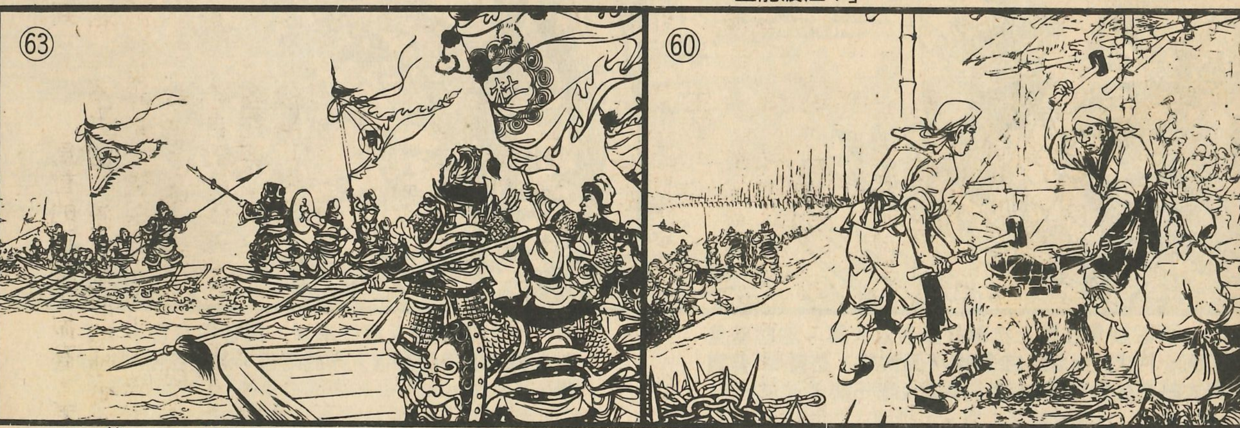
60 孫皓聽計大喜，當即叫人傳集無數鐵匠，日夜在江邊打起鐵索、鐵錐，運往上流，設置停當。

渡了江，在山林地带多立旌旗，白天放炮擂鼓，晚上多燒营火。

61 却說杜預率領大軍，直取江陵，先派牙將周旨引八百名水手，連夜乘小船偷偷渡過江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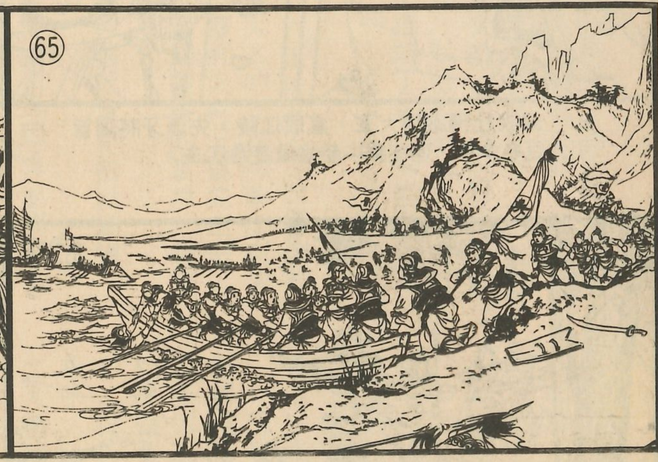
62 周旨領命，連夜渡了長江，埋伏在巴山一帶。



63 第二天，杜預領着大軍，水陸並進。吳將伍延出陸路；陸景出水路，孫歆為先鋒，分頭迎了上來。孫歆的船到得早，就和晉軍交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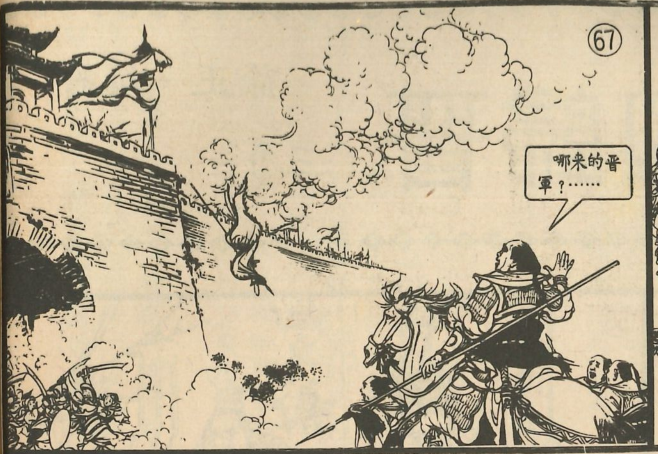
64　戰不多時，杜預便退。孫歆領兵上岸追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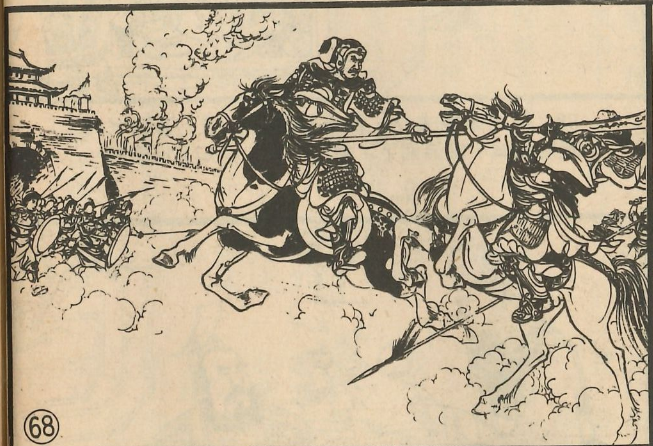
65　追不到二十里，突然一聲炮响，無數晉兵從四面包圍上來，吳兵慌忙退回船去。杜預乘機掩殺，吳兵死傷的、落水的不計其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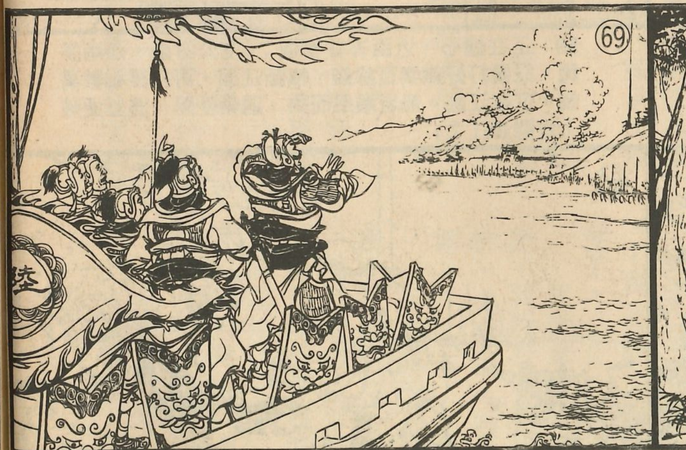
66　孫歆帶着殘兵逃回南岸。周旨的八百名水手，就乘着吳兵爭先恐後上岸的時候，混雜在他們的隊伍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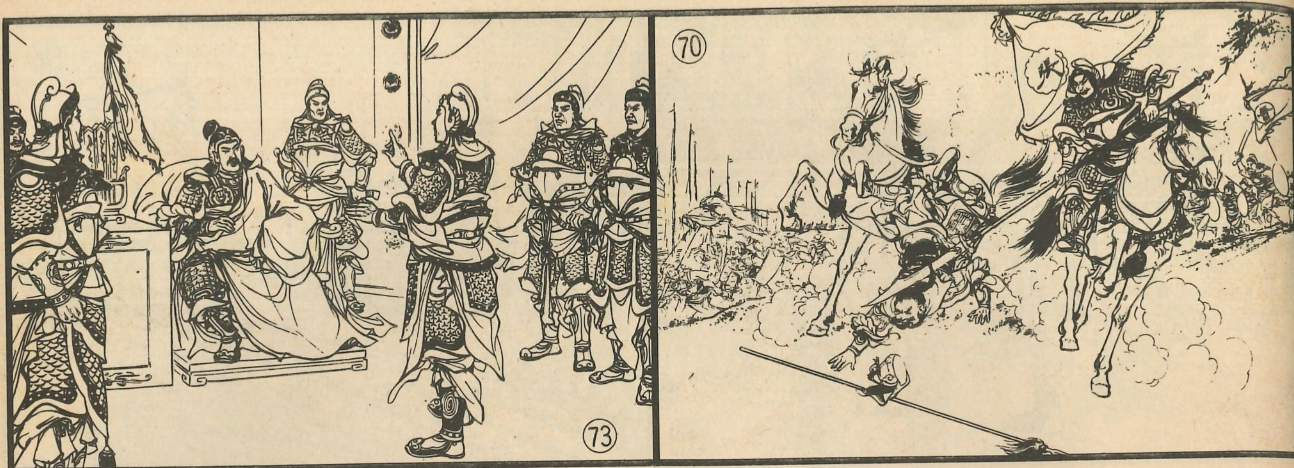
67　八百名水手隨着吳軍，搶先混進江陵城裡，就在城上放起火來。孫歆剛到城門口，見城上火起，不禁大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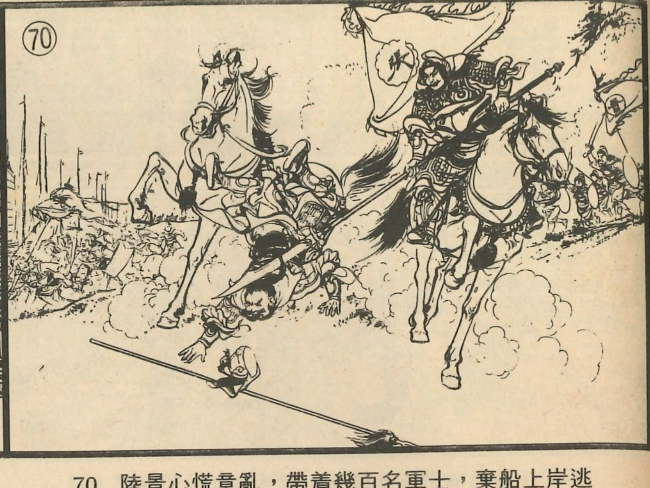


68　孫歆慌忙撥轉馬頭想逃，被周旨趕上，一刀斬於馬下。吳軍又是一陣大亂，自相踐踏，潰不成軍。



69　再說陸景在船上抗擊杜預渡江大軍，忽然望見江南一片火光，巴山上飄出一面大旗，上書：「晉鎭南大將軍杜預」八個大字，不由大吃一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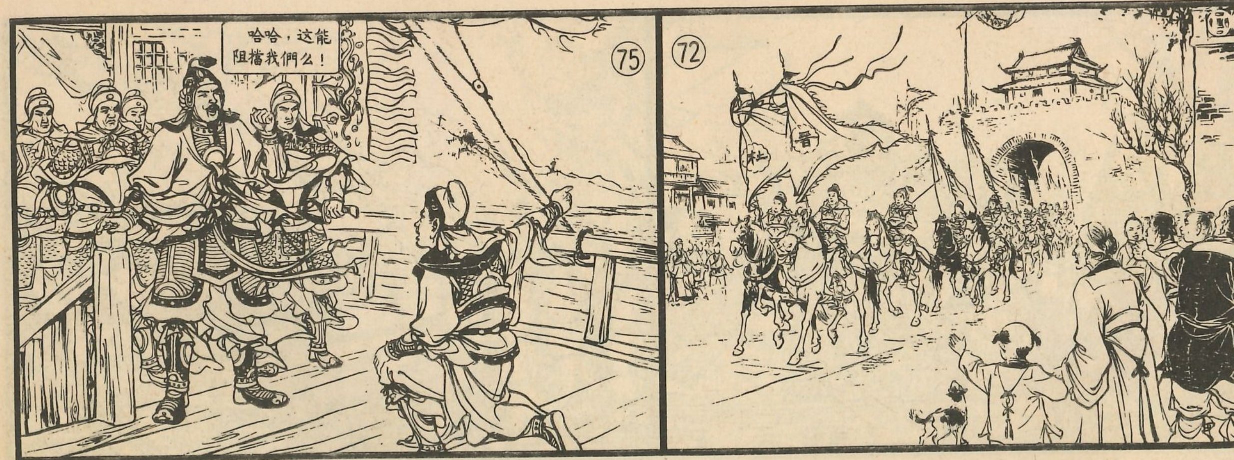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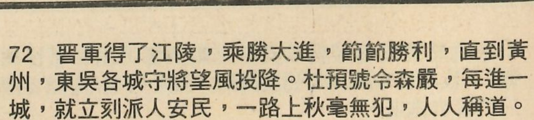


70　陸景心慌意亂，帶着幾百名軍士，棄船上岸逃命。晉將張尚早追上岸來，一刀就結果了他的性命。



71　伍延見兩路人馬都已潰敗，就棄了江陵，向牛渚逃走。走不數里，正遇杜預大軍，一場混戰，伍延也戰死了。





72　晉軍得了江陵，乘勝大進，節節勝利，直到黃州，東吳各城守將望風投降。杜預號令森嚴，每進一城，就立刻派人安民，一路上秋毫無犯，人人稱道。

73　不久，晉軍直逼武昌，武昌守將也投降了。杜預大會諸將，商議取建業之策。大將胡奮獻計道：「目前春水暴漲，作戰困難，不如到明年再行大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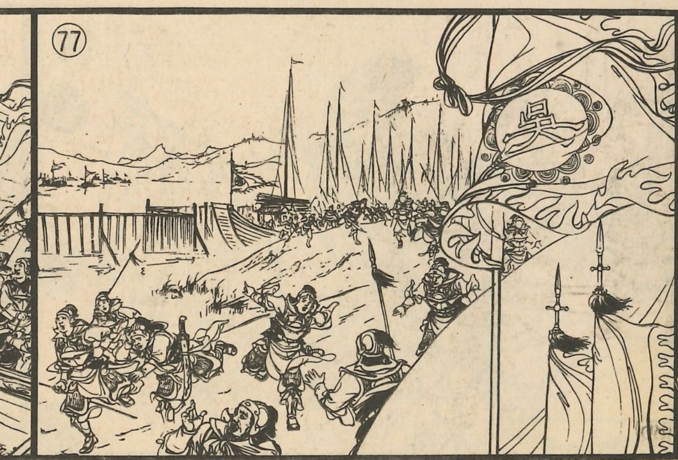


74　杜預說：「我軍兵威大震，勢如破竹，應該一鼓作氣，直取建業。」便通知諸將，一起進兵。

75　再說王濬率領十萬水陸軍，從巴蜀順流東下，忽聽前哨來報：「吳軍用鐵索截斷江面，還用許多鐵錐插在江心，逢錐船破，不能前進。」王濬不覺大笑。



76　王濬即令軍士趕造木筏數萬，上縛草人，披甲持槍，扮成眞人模樣，順流放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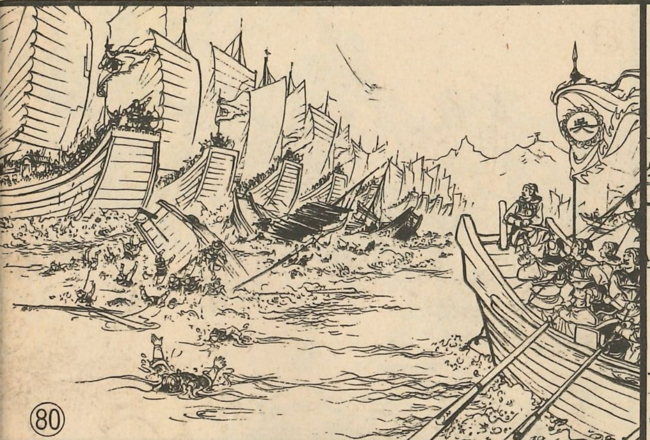


77　兩岸防守的吳軍一看，以爲來了大隊晉軍，早已嚇得慌了手脚，望風先走。暗錐碰着木筏，全被木筏帶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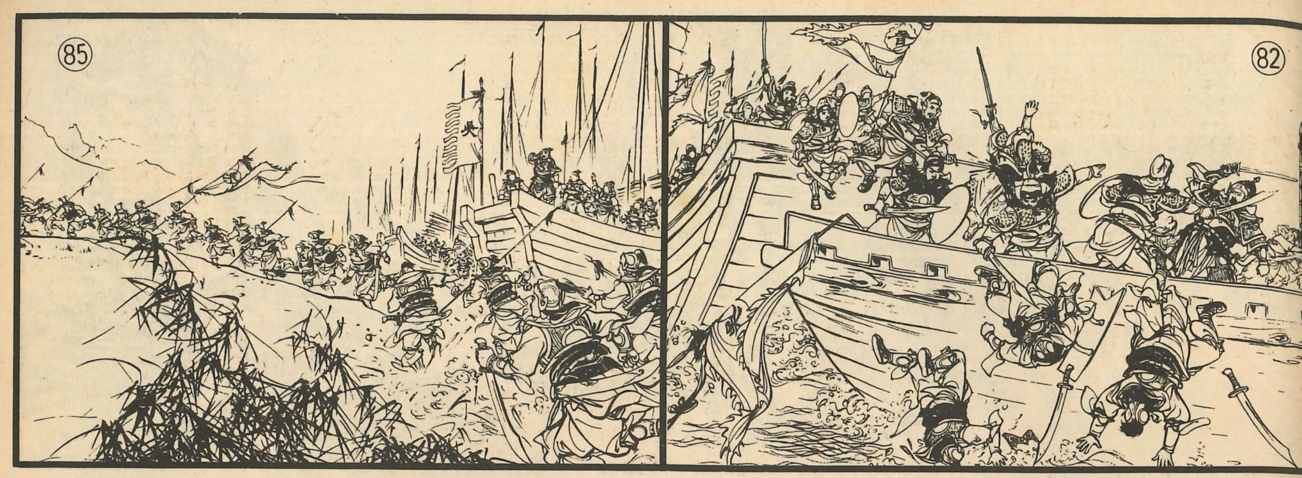
78　晉軍又在筏上準備了火炬，浸透蔴油，遇上鐵索，點着火炬就燒，不到一個時辰，鐵索都被火炬燒斷了。

79　王濬肅清了上游吳軍，到武昌和杜預會師。杜預撥了周旨等一部份人馬給王濬，叫他連夜進攻牛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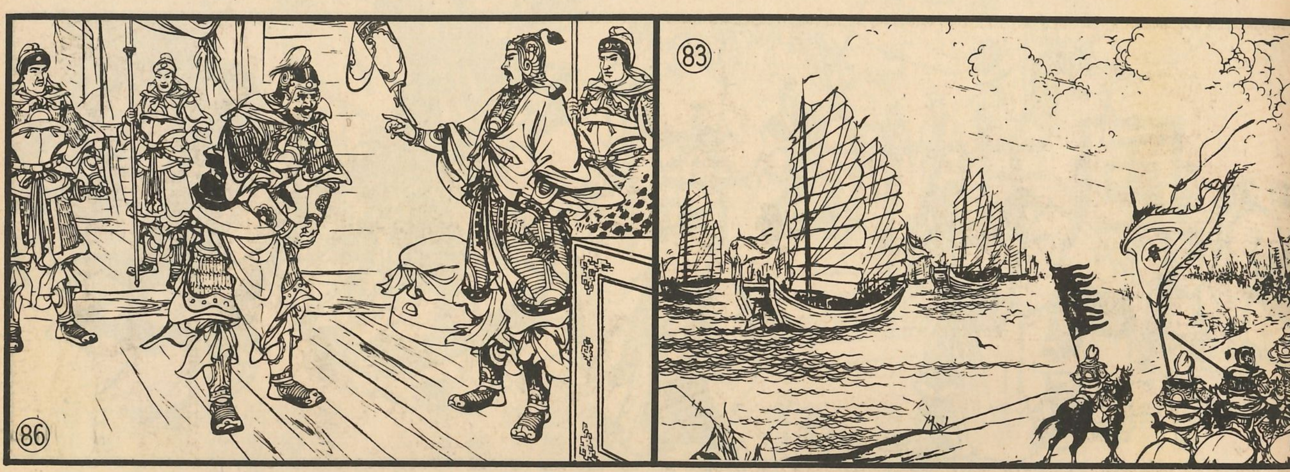


80　東吳丞相張悌率領水軍迎戰，可是晉軍戰船又高又大，順流而下，勢不可擋。吳軍前鋒戰船，先被撞沉了幾艘，後軍見了，掉轉船頭就逃。

81　右將軍諸葛靚料難支持，勸張悌逃生。張悌哭道：「我身爲宰相，不死於國難，豈不可恥！」諸葛靚只得管自逃走。



82　張悌、沈瑩指揮兵士，拚死抵抗。周旨率晉兵跳過船來。張悌、沈瑩揮劍殺了數人，寡不敵衆，都被晉軍砍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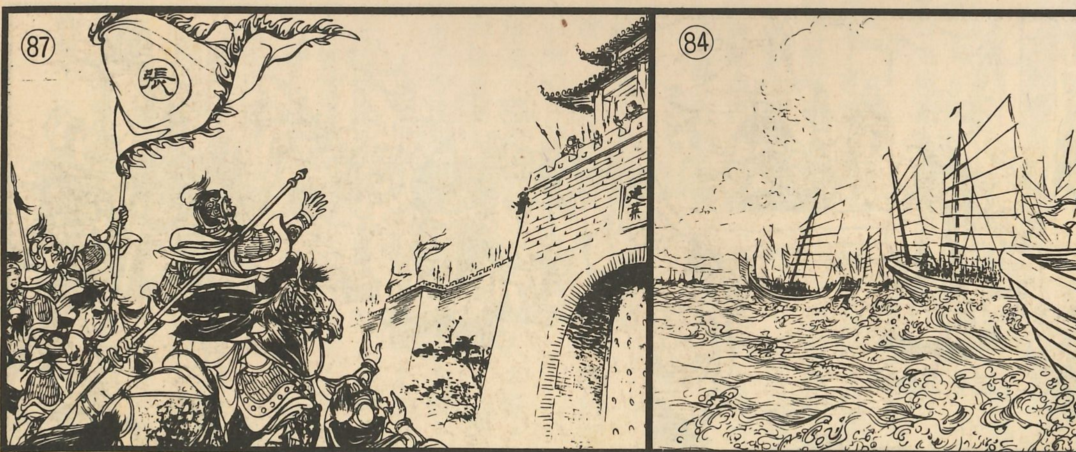
83　將近建業，恰巧西北風大起，守禦在江中的吳軍戰船，盡被風浪吹得倒退。王濬在船上望見，立刻指揮船隊，乘風破浪的追趕上去。



84　吳軍紛紛棄船登陸逃跑。主將張象哪裡攔阻得住，一霎時，只剩下他和親隨的幾條船。

85　吳軍紛紛棄船登陸逃跑。主將張象哪裡擋阻得住，一霎時，只剩下他和親隨的幾條船。

86　張象見無法抵抗，便投降了王濬。王濬對他說：「你若是眞的投降，就做我的先鋒，爭取立功。」張象答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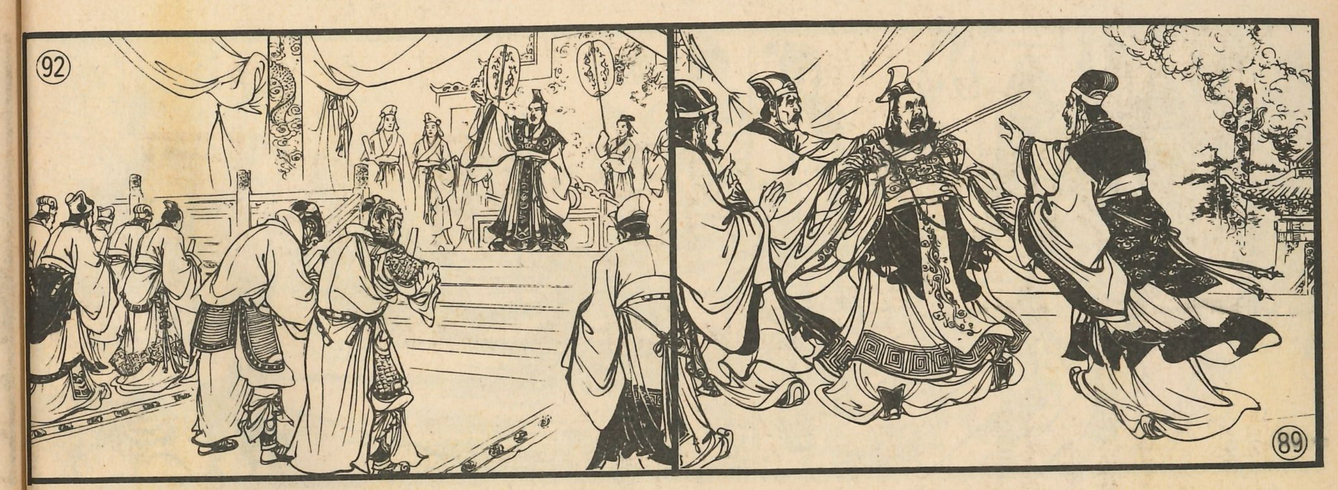


87　張象立刻回船，直到石頭城下，大叫開門。守城將士不知張象已經投降，就開了城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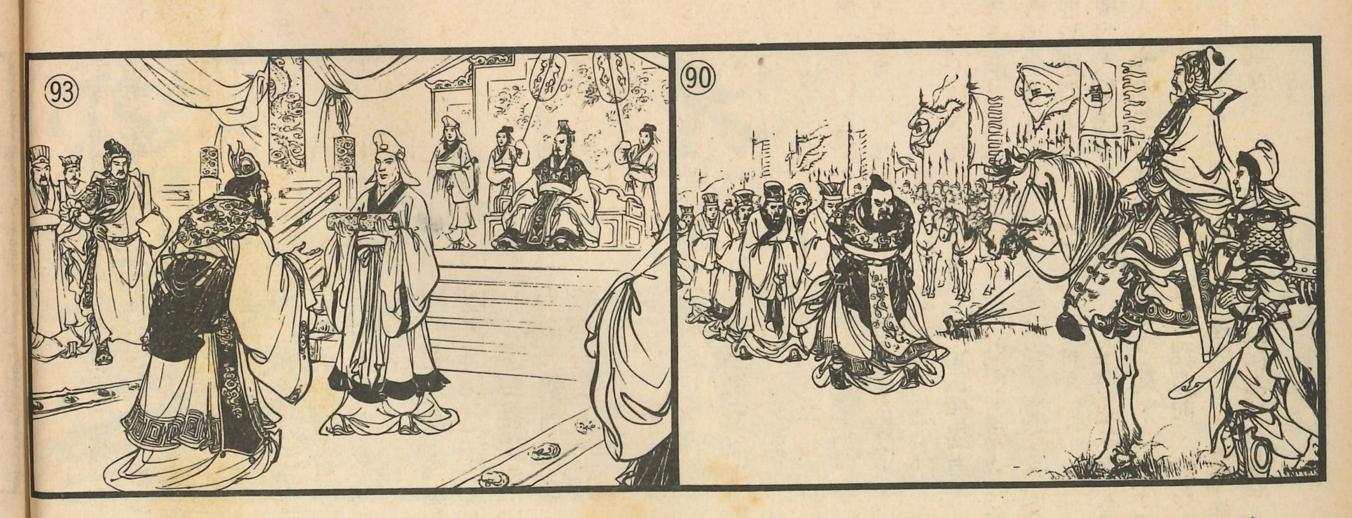
88 張象策馬進城，殺散守兵，晉軍就像潮水般的湧進了石頭城。這是公元二八〇年的事。

91 王濬替他鬆了綁，把他帶來的棺材燒了，以王禮接待孫皓。



89 孫皓聽得晉軍已經入了城，就想自刎。大臣們勸道：「陛下可以學劉禪，自縛請降，好保富貴。」

92 不久，杜預、王濬班師回到洛陽，羣臣都向司馬炎稱賀。司馬炎嘆息道：「這都是羊祜的功勞，可惜他已看不到了。」



90 孫皓就把自己縛了起來，叫人抬了一口棺材隨在後面，便率領文武，到王濬軍前歸降。

93 司馬炎封孫皓爲歸命侯，令在洛陽居住。從此，晉國建立起統一政權，結束了蜀、魏、吳三國分立的局面。

（全文完）



湖海爭雄記／江中蓮·文　可飛·圖

倚湖雄風

李白劍書倚湖樓　女兒香醉君山月

夕陽西下，樹影東斜，洞庭湖湖畔，柳絲細長，隨着晚風輕飄，飄拂湖畔的墻壁。

柳影拂牆，自然是有影無聲，不易爲人所覺。樓頭上雖然客人甚多，亦無人留意到柳影拂牆的情況。

這牆，是一間酒樓的牆，這酒樓叫做倚湖樓，就因爲建築在湖畔而得名。

它因爲風景優美，建築古雅，地方又寬敞，加以經營有術，酒菜精美，招呼又好，以致光顧過一次的人客，只要有機會就會再去第二次，第三次，終於做了它長期忠實的顧客。

洞庭湖佔地極廣，東到岳陽，南達湘陰，西至常德，北臨華容，縱橫數縣，湖內大小湖泊，縱橫交錯，四邊有均江河接連。位處湖南，接壤湖北，是一個極重要的交通要道，湖畔四週建有不少旅舍酒家，人所稱便。

倚湖樓這個名字據說是出自詩聖李白的，相傳李白曾到岳陽，當時倚湖樓正在興建，還未完成，李白也未成名，他路過倚湖樓，在樓外欣賞風景。樓主人見他一表人材，又是個讀書人，他客氣地邀他飲酒，當時李白也不客氣，連乾幾杯之後，對主人說：「酒是好酒，可惜杯子小，喝來不痛快！」

樓主人聞言大笑道：「這是個好兆頭，我先敬謝了，酒樓還在建築中，朋友不遠千里而來，既要大碗暢飲，又讚酒好，將來酒樓生意必然興隆！」

李白見他談吐不俗，也極高興，於是便開懷暢飲，半醉之後，便問主人道：「不知我有甚麼可以幫忙的？」

主人道：「豈敢，豈敢！得蒙剛才賀詞，已感激不盡了！」

李白再問道：「我有不少善酒朋友，將來必有路過此地的，不知酒是何名，也好介紹，以享朋友口福！」

主人說：「酒名女兒香，樓尚未有名。」

李白欣然道：「我試擬一樓名如何？」

主人大喜，再敬一大碗，李白於是說道：「浪迹江湖難長駐，湖邊相會總有緣，這兒既有石在，我就替你寫上去吧！請再給我一碗酒，以助三分筆力！」

樓主人果然照辦，但見李白既無筆硯，又不知如何寫法？心中頗以爲奇。

李白連乾幾大碗，酒又多醉三分，已到了六七分酒意，他起立，移步到石前，繞石走了幾遍，又縱目遠望久久，然後目注樓主道：「請再給我一碗酒，當必還君一樓

名來，拿酒來！」

樓主怕他醉倒，但在一遲疑之後，終於送了酒來，李白一口而盡，道：「酒醉七分人尚醒，江南此後有樓名！」

這時，李白連乾數大碗酒，酒意已到了六七分，樓主正不知他如何還可以寫得樓名，又不知他寫的是何樓名，不過，對他的豪放不羈倒是十分欣賞。

所以旁人竊竊私語，批評李白是旨在騙酒騙食，詐醉下台，並無眞材實學，但樓主還對他存有幾分信心，依然很是客氣。

李白飲到微醉後，突然伸手一拔，拔出身上的佩劍，道：「仗劍江湖平素願，縱情詩酒傲君王！」

於是隨手一抖，劍花錯落，出手竟是名家章法。樓主本對武學亦甚有見地，一看就知道，李白再道：「女兒香醉君山月，李白劍書倚湖樓！」

語畢，凝神運劍，在石上先刻出「倚湖樓」三個大字，再刻上李白劍書四個小字，字字半草半楷，甚見功力。

樓主見得「倚湖樓」這個名，高興極了，再行敬酒致謝。

李白當時還未成名，知音甚少，但是，他能想出這個樓名，又隨口便成詩句，更有此劍術，知道他將來必有所成，自然對他十分客氣與恭敬！

後來李白草書嚇蠻夷，要楊國忠磨墨，高力士脫靴，名傳天下，自然也傳到洞庭湖畔，樓主仍然健在，便宣傳一番，還把李白當日所寫的：「浪迹江湖難長駐，湖邊相會總有緣」、「酒醉七分人尚醒，江南此後有樓名」、「仗劍江湖平素願，縱情詩酒傲君王」、「女兒香醉君山月，李白劍書倚湖樓」等，都教人刻了鑲掛在酒樓之內之牆上，以供客人欣賞，果然招徠有術，引得南北名人雅士前來光顧，以致生意滔滔，冠絕一時！

李白醉後乘馬入禁宮，一時傳爲佳話，他的詩受到文人崇拜，天下之大，只有一個李白，要看李白題的倚湖樓的文人已經不少，够倚湖樓主人招呼的了！何況李白以劍刻字，樓主又故神其說，使得武林人士也一齊前往欣賞。這一來，倚湖樓的生意想不好也難了。

不過，世事少有十全十美，不論甚麼事，有利便也有害。常言道：「樹大招風」，倚湖樓也犯了這個毛病，它的生意實在太好了，它的名頭掩蓋了其他的酒樓，結果便引起了同行之妒忌，要設法破壞倚湖樓的信譽，要毀掉倚湖樓。於是，有一日，事情便在倚湖樓發生了。

那是中秋前夕，八月十三日早未初時分，有一女二男三個中年人進入倚湖樓，揀了一個靠窗的座頭，才落座，小二已經來到他們的身邊了。

小二抹過桌子，放好三份杯筷之後，便問道：「請問三位要點甚麼？」

那個女的臉向窗外，望向湖面，小二的目光轉注在一個男客人身上。

男客人說：「有甚麼酒菜，隨便拿幾味來，女兒香一埕，並請泡一壺龍井來！」

小二點頭陪笑，說馬上就到。

小二沒有說錯，也沒有誇大，果然馬上就把酒菜都送來了，酒是上等好酒，下酒菜是熱的，證明是剛剛燒好的，這三個客人走過不少地方，見過不少酒樓，講到地方整潔與燒菜快捷，都數這一間倚湖樓，難怪生意特別好，除了李白題字作號召之外，光是這兩個優點，就抵它生意興隆了。但是，他們是誇下海口，到倚湖樓生事的，不管怎麼樣，總得要生出事來！因此，他們雖然都暗讚倚湖樓，也不能不按照原計生事！

喝了一會兒酒，那個女的不知怎麼不愼，身子一側，從南邊斜倒下來，忙亂中把桌上那埕酒與兩碟下酒菜都撞到了地下，酒埕也爆了，酒流了一地下。小二連忙走過來問：「幾位沒有甚麼事罷？沒有就好了，我馬上另外送一埕酒來。」小二眞是招呼週到，匆匆去拿酒菜，另一個小二在清理。

「這埕酒怎麼算？」那個女客不客氣瞪着小二。

小二笑說道：「當然是祇計一埕，你們又不是有心的，怎能要你們付錢，我們老板常說，肯到小店光顧，就是賞臉給小店，友情重於金錢，三位請看，那不是寫着『浪跡江湖難長駐，湖邊相會總是緣』，三位請不要介意，要甚麼，隨便吩咐就是了！」

「哪有這樣囉嗦的？眞是。」那個穿粉藍色衣服的女客冷冷的說。

小二立刻打躬作揖陪笑道：「是！是！是！對不起！三位要甚麼時，再吩咐好了！」

小二退去，酒菜再來，這兩男一女面面相覷，倒有點後悔自己有點衝動，未曾弄清楚，只聽一面之詞就拍心口答應人家了。

穿粉藍衣服的女客低聲說：「現在怎麼辦？我們總不成無緣無故就打人一頓呀！」

穿藍衣服的男客說：「會不會他們得到了訊息，知道我們來意，特別待我們好，叫我們不能動手？」

「不！」另一個男的說：「我已留意了，他們待所有的客人都如此客氣，剛才有個頭陀吃了沒錢付賬，他們也讓他走，他們這樣做法，生意當然好啦，說眞的，我覺得在這裡坐得十分舒服，若是任我選擇，下次再來，我一定會到這裡，不去他們那一邊！」

其他兩個沒有答腔，心中却是同意他這樣的說法。

這二男一女三個人，親身體驗到倚湖樓實在與別不同，應該是生意興隆的，問題是他們來之前，曾經誇下海口，要把倚湖樓搞個天翻地覆，此刻却自己洩氣，怎麼辦？三個人正在難找藉口之際，忽見一個年輕人匆匆忙忙走進來，對掌櫃說：「掌櫃的，我剛才在這裡喝酒，遺落一個小包，你們發現了沒有？」

「客倌請坐，我馬上代你查查！」於是掌櫃的叫小二去查查，很快就有結果，沒有發現這樣的一個小包。

年輕人急了，大聲道：「我不管，我的小包是在這裡丟了，找不到，你們就得賠！」

那掌櫃陪笑道：「客官，這話未免有欠公平了，客官剛才沒有把小包交給我們妥爲保管，又離去多時才發覺，這裡人來人往，客官是有目共睹的，丟失了東西，貴客自理，怎能要我們賠償呢？不知客官小包裡有些甚麼東西呢？」

「一套衣服，十二兩銀子，還有一雙布鞋，就這麼多了！」那年輕人說。

那掌櫃的說道：「若只是這麼多的，小號賠你就是，但只是不忍見你受損失，希望你以後小心，下不爲例了！」

那青年拿到了錢，再三稱謝而去。

兩男一女三個人看在眼裡，簡直無法相信，倒有點替倚湖樓賠得有點冤枉而不值。

「四妹，妳看我們怎辦？不管怎麼說，這都是一間值得稱讚的酒樓，我們怎可以隨便的動手呢？」灰衣男子悄悄地說，表示了他的意見了。

「二哥，你改變心意了？我們是答應過蘇老板的，怎可以反悔？是好是歹，我們總不能失信於人，要有個交代！四妹，妳說怎麼辦！」另一個男子說。

四妹是那個女的，論年紀，她最小，論功夫她最高，論機智呢，更非那兩個男的可及，因此，她的話，比他們都有力。

她聽了兩個伙伴的話後，說：「你們當還記得，我一直都堅持不能只聽一面之詞，必須多了解，才作決定，因此，動手也好，不動手也好，對我來說都是一樣。我沒有答應過蘇老板一定動手，也沒有反對蘇老板，我決不動手，現在我還是一樣說法，要多看看，多聽聽，多了解之後才決定，至於你們動手與否，我不加干涉，若果說到無以回答蘇老板，那倒不用擔心，他對我們的說法本來就不是眞的，存心欺騙我們，對這樣一個不忠實的人，我們又何必對他太忠實？二哥，三哥，你們想怎麼幹，儘管去幹吧。不過，我有話在先，要我動手幫忙，那是太天眞了，在未徹底了解倚湖樓之前，我是不會貿然出手的。」

那四妹一番話，二哥聽來很是舒服，但三哥聽來覺得洩氣，太對不起蘇老板。可是四妹說來是甚有道理，蘇老板所說與自己所見，完全不一樣，從事實證明，蘇老板是說了假話，欺騙了他們，以江湖規矩來說，蘇老板顯然有心來欺騙，他們不回頭找他算賬，已經是對得起他了，怎能說無法回話呢？這一切，三哥都懂，所以無法反駁。但是，蘇老板會親口告訴他，祇要他把倚湖樓搗個稀爛，就可以獲一百兩黃金，並且可以免費在蘇老板開設的醉月樓吃喝，這是相當優厚的條件，蘇老板祇答應給老三一個人，所以老三對於在倚湖樓進行搗亂比二哥、四妹都要熱心！

但是，老三的功力及機智都不及四妹，他若得不到老二或四妹的支持，無論如何也沒有膽量自己去進行搗亂，何況看情況，就是三個人一齊動手也未必佔得便宜。

因此，老三總是挑撥大家，希望大家出手，三個人正各懷鬼胎，意見各異之際，突然有個非常魁梧的漢子和一個千嬌百媚的女子走了進來。

這兩個人才一進來，便馬上吸引了不少人，那個男子叫道：「小二，給我打十斤好酒來，一盤牛肉，兩隻鷄，一碗炸丸子，快點！」

「是！客官是兩位？」小二急忙招呼道。

「怎麼？你沒有眼珠麼？看不見我們是兩個人？」那大漢不悅地說。

小二碰了一鼻子灰，但無慍色，轉口又道：「是，是，我只以爲客官還有朋友到來，所以問一問。」

「廢話，還不去拿酒來？」大漢還是不留情面，硬崩崩的說道。

「老大，你怎麼又忘了，人家也是一番好意呀！」坐定之後，女的悄悄對大漢說。

「妹子，妳怎知道他準是一番好意？不是挖苦我們？」

「怎會呢？你看，這兒的枱子有大有小，假如我們人多了，人家就會給我們一張大枱，他們不問清楚，我們人多了，不是又要搬枱子嗎？」

「啊！原來是這樣！妹子，倒是我魯莽了，還是妳細心！」

「我們出門人，有自己的事，千萬別到處惹麻煩，要不，只怕一輩子也無法了却心事！以後，還是客客氣氣的好！」

「是，妹子，我以後會客客氣氣的。嗯！小二，我的酒菜呢？怎麼還不來！」那大漢聲如洪鐘，震得鄰桌的人耳朵嗡嗡作響，都投給他異樣的目光。

那女子看在眼中，不覺也皺了皺眉頭。

這時，小二把酒和菜都送來了，大漢倒了一杯酒，就說：「怎麼？你這是甚麼酒？沒半點味兒？」

小二陪笑道：「客官，這是女兒香，是上等的好酒！」

那大漢雙眼一睜道：「放屁，誰叫你要女兒香的？」

小二道：「是，客官沒說甚麼酒，我以為客官是要女兒香。」

那大漢的眼瞪得更大，喝道：「胡說，你怎麼不問問，就自作主張？」

那小二急急的道：「是，是，小的不對，請問客官要甚麼酒？小的馬上換來！」

女的插口道：「小二哥，你為甚麼送來女兒香不送別的酒來呢？」

小二陪笑道：「是這樣的，小號的女兒香最出名，遠近客官光顧，多指名要女兒香的，久而久之，就成了習慣，凡是客官不指定要甚麼酒，我們都拿來女兒香！」

「眞是這樣？」女子似乎有點不相信。

小二道：「客官如果不相信，不妨向他們一問！」

女的向四周一看，不用問也得證實，果然看到枱上都放的是女兒香的瓶子或埕子，不但女的看到，那大漢也看到了，但他還是說：「這酒不好，沒味兒，給我換高粱來！」

「老大，你天天都喝高粱，怎不試試江南風味的女兒香！人人都愛喝的酒，是錯不到那裡去的。」那女的勸那大漢。

那大漢也眞聽話，本來火爆爆的，一下子都收斂了，連聲說是，小二也告退了。

大漢喝了一會兒酒，忽道：「這酒有鬼，淡淡的，怎會在肚子熱了起來？」

那女子笑道：「這是內家子的門道呀，你的高粱是外家子高手，你也不想想，女兒香自然是不會睜眼剔眉的，你少喝點，別喝醉鬧出笑話來了。」

大漢說道：「那倒不會！妹子，可以放心，我不會……」

「老大，別說了，你看，那窮酸又來了！」那女子向一邊望了過去。那大漢也跟着望了過去，果然看到一個年近三旬的漢子，還是一路來所見，淺藍舊袍子，手持摺扇，輕搖慢步的走了進來。找了一張可坐六七個人的桌子坐下，對小二道：「一斤酒，一碟花生，一碟鹵牛肉！」

小二道：「是，是，馬上到！」

女的對大漢說：「老大，你瞧他們可是送來女兒香？」話聲未完，女兒香就出現在她的眼前了！

大漢道：「這窮酸眞窮得可以，男子漢，怎可以只喝一斤酒？」

女的笑了起來，她道：「酒量各人不同，怎能每個人都像你？我見過一位武林奇人，他是滴酒不沾唇的。」

那大漢聽來似甚有趣，哈哈大笑道：「怎會有這種人？連酒也不會喝，不是要變成娘子兵嗎？」

聲震全樓，客人為之側目，不少人都臉有怒色，氣氛頓呈緊張。二男一女的老三，心中暗感高興了。

那大漢的話，不但得罪了不會喝酒的男子漢，也得罪了所有的女子，他這話冲口而出，他身邊的女子要阻止也阻不了。只好說道：「我叫你不可喝得太多，你偏不信，現在怎樣？可說胡話啦！」

大漢給她碰一下脚，又打眼色，還是不明白，仍替自己分辯：「妹子，妳怎麼說我醉了？就算喝乾了十埕酒，也不會醉，現在不過喝了一半不到，怎會醉了呢？」

那女子眞拿他沒辦法，只好直說道：「你不醉怎麼會亂說話，得罪了許多人？」

那大漢一派惘然地問：「沒有呀！我得罪過了誰？」

女的說道：「你說滴酒不喝的就不是男子漢，是娘兒，這不是得罪了人？你知道天下這麼大，有多少男子漢不喝酒，他們都不是男人啦？天下間不少能喝酒的女子，比你喝得還更高明，更講究的，你怎能說所有女子都不能喝酒？這還不是得罪了許多人？」

「是！妹子，你說得對，我可沒想到這許多，我是聽人家那麼說，也是學着那麼說的，想不到會得罪了人家，該罰，罰三大碗好不好！」大漢說。

那女子一笑道：「今次我不理你，但過了今天，不，等一會兒出了倚湖樓之後，我要罰你三十天之內不許喝酒，看你以後還敢不敢亂說話，得罪人？」

那女子這話為大家爭了一口氣，本來是氣憤塡膺，蠢蠢欲動的人，聽了這女子那一番話，也不願再生事了。因此，一場將要爆發的惡

戰消於無形了。

兩男一女的老三看來暗暗高興，以為有機可乘了，不料又是風平浪靜，他的希望又成空了。

他輕輕地罵道：「這臭婆娘，壞了我的事！」

那女的立即說：「求人不如求己，有種的就自己來，不要罵人，我們又沒有拿過人家的訂金，幹嗎一定非要替他鬧事不可？你過去不是這樣子的，為甚麼今天會變了，你實說吧！你得了他甚麼好處？」

「四妹，妳不要這麼懷疑我們兄弟，怎麼會瞞了妳接受人家甚麼好處？」那二哥的出面替老三解圍。

「二哥，你不是不知道，三哥做事一直就不起勁，今天他的舉動實在是太可疑了！」那四妹氣忿忿的說道。

老三一聽四妹這麼一說，心中確實震驚異常，暗想：「這婆娘果然厲害，我若再不檢點，必然會當場出醜！」心有所忌，於是便不敢太過露骨了。

那個窮酸喝了幾杯，對小二道：「你們當家的可在？請告訴他一聲，今天我忘了帶銀子，又想買點東西，請他借給我一兩如何？」他這個要求，其他客人都認為過份，有人更出聲嘲笑咒罵，氣氛登時又變了。

但是，出乎各人意料之外，小二居然代去請示主人，又居然拿來一兩銀子，那窮酸多謝也不說一句，喝乾了一斤酒，吃光了兩碟小菜，出門走了。

客人們在他離去之後，還加以批評與咒罵，但他已走了，聽不到了。

「三哥，你看到了，這樣的老板天下間有多少？你還好意思給他找麻煩？只怕你要動手，也未必能如願呢？你要湯給你湯，你要酒給你酒，你欠賬他連賬也不記，你等錢用，他給你錢用，你說，你還要怎麼樣？只怕到時出醜的還是自己呢！蘇老板那雙勢利眼，連人家跌碎了一隻湯匙也要賠錢，怎能和這倚湖樓比呢？要是他的生意比這兒興旺，那才是老天不開眼睛呢！」

四妹初到倚湖樓之際，原是與老三抱着同樣心情的，但是，坐了一會，親眼看到，親耳聽到，她已心折倚湖樓老板的風度，改變了主意了。

老二也是如此，因此，他們不但自己不想動手，還勸阻老三動手！老三眼見如此，自己不敢輕舉妄動！只希望由別人惹起火頭。

可是，大火一次一次的冒起，又一次一次的給撲熄，他也看得出，祇怕難以眞正會爆出火花來！

但是，世事就這麼奇怪，你以為容易，實在不容易，你以為困難實在不困難，當老三正感到絕望之際，眞的火頭却燃燒了起來了。

那是由五個彪形大漢放的火，這五個人大模大樣的進入倚湖樓，為首一個便對小二說：「把最好的酒送兩埕來，有甚麼好的酒菜，送十碗來，再通知掌櫃的準備五千兩銀子，要快！我們吃過酒就要上路了！」

小二說是，匆匆退去，片刻之後，掌櫃的來了，他朝那五個人一拱手道：「請問可是客官們要借用五十兩銀子？」

為首的冷冷一瞥道：「不，你弄錯了。」

掌櫃一怔道：「這麼說，我是聽錯了？」

為首的說：「不錯，你是聽錯了，我是說叫你們準備五千兩銀子，可沒說是借用！」

掌櫃恍然大悟，道：「這麼說，確是我聽錯了，客官要我們準備五千兩銀子，當然有個理由，不知可否見告，以便我轉告主人？」

為首的傲然道：「當然可以，我憑這個！」他一掌按到桌上，桌面上立即冒烟，掌一離桌，一隻掌印清清楚楚印在桌面上，「再說，就憑我們關外五虎，以五千兩銀子換取你們的平安與倚湖樓的安全，在你們來說，應該是十分上算的呀！」

掌櫃的微微一笑道：「褚大爺說得一點不錯，小號雖然微不足道，五千兩銀子是值得的，何況還有我們一班人的性命？很值！很值！的確很值！」

褚大爺凜然變色，看了對方一眼道：「你認識我們？」

掌櫃的又是微微一笑道：「關外五虎威名遠震，褚大爺的奔雷掌，關二爺的馬刀，唐三爺的地堂刀，胡四爺的鬼爪神鞭，郝五爺的奪命三錐，眞是誰人不知？我本人雖然對武功一道是一竅不通，但每日到這裡來光顧的客人，甚麼人都有，我聽得多了，也知道這一點點了！」

「掌櫃的，廢話少說，憑你這個交情，我們給你一個面子，就打個八折，四千兩吧！快去準備，我們馬上就要走了！」

「褚大爺請容在下多口問一句，不知大爺可否留宿一宵，明天再走？」

「明天再走？為甚麼？」褚大爺兩眼一睜。唐老三也喝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掌櫃的說道：「是這樣的，我是個掌櫃，對樓面上的賣買當然是有權處理，若是三五七百兩，我自己可以決定，五千兩，雖然不是個大數目，却也不算是小數目，我若

實然照付，東家儘管不說出口，心中也必有疙瘩，覺得這樣大的數目也不通知他一聲，就擅作主張，在情在理都是不合，何況做一天的賣買，實在也沒有此數，就是想照付，也是有心無力，所以希望五位能留宿一宵，等我報告東家之後，再由東家定奪。」

「你現在就可以去對他說呀！怎麼不去？」

「東家現在有客，我不便打擾，惹他不快，對各位也有所不便！我說明在先，若果各位認爲無妨，我當然照辦，但是我先說清楚，若果有甚麼意外，千萬別怪我不說個明白！」

「你說，你東家會的是甚麼人？有如此重要的麼？」

「他們分別了近十年的老朋友了，見了面當然有很多話要說，褚大爺，你們是剛剛到的？離開關外有多久？」

「你是考我們了？還是審我們？」關老二怒目相向，大聲喝問。

掌櫃的忙道：「關二爺誤會了，我怎麼敢呢？我不過想向各位打聽兩個人吧！大爺既然不高興，那就算了，千萬不要見怪。」

「嗯！你打聽兩個人，你要打聽的是甚麼人，你也到過關外，認識關外朋友？」關老二一臉不相信的樣子盯住掌櫃的，掌櫃十分鎮靜，一點也不緊張，還是一臉微笑。

褚老大不愧爲五虎之首，他由掌櫃的鎮定，已看出不是一個普通的生意人，便問道：「對了，我們說了半天，還不知閣下貴姓高名，怎麼稱呼？」

「小姓鐵，」掌櫃的說：「金銀銅鐵的鐵！」

褚老大輕輕自語，重遍唸了兩遍：「姓鐵？」

關老二不耐煩地問：「你說認識關外甚麼人？說呀！怎麼不說！」

鐵掌櫃道：「他姓金，是金家牧場的人。」

胡老四道：「金家牧場？我在那兒呆過一段日子，你想知道誰？」

鐵掌櫃道：「胡四爺，你離開金家牧場多久？你離開的時候，場主獨眼金鵰還健壯嗎？不知他的風濕好了沒有？」

五虎聽得心頭一凜，不約而同的看着鐵掌櫃，他們都相信鐵掌櫃確是到過關外的，否則，不能說出金家牧場，更不知道獨眼金鵰有風濕病，褚大爺暗暗思索了半天之後，回答了自己所知。再問：「鐵掌櫃，你還想知道甚麼人呢？」

「她是一個行踪飄忽的女人，綽號九尾狐的袭大姑，不知她的近

況如何？還有沒有常到金家牧場去找獨眼金鵰的麻煩！」

鐵掌櫃此話一出，褚老大心頭狂跳，腿也發軟了，因爲金眼鵰、九尾狐都是二十多年來統治塞外的風雲人物，五虎雖然頗有名堂，但若與他們相比，那是相差得太遠了，在獨眼金鵰與九尾狐面前，他們是矮了一截的，但鐵掌櫃却是隨口而出，似極平常，由此他心頭一震，想到了一個人，不禁脫口驚道：「你是……」

「褚大爺，喝酒，喝酒，你們的事最好先留宿一宵！」鐵掌櫃截住褚大爺的話題，不讓他說下去，同時由腰間拔出一桿旱烟管從烟袋中掏出烟絲，就燃點着吸了幾口。褚大爺一看這烟管與他那神態，便肯定自己沒有猜錯了，他立即改口道：「鐵老，我有眼無珠，有耳如聾，實在罪該萬死，請你老人家高抬貴手，饒過我們這一次吧！」

鐵掌櫃十分客氣道：「褚大爺，別是認錯了人吧？不過，我還是希望各位留宿一宵，讓我稟告東家之後，明天一早再送大家上路！」

「鐵老，請不要客氣，更不可以驚動貴東家，我們馬上就要走了，改日再專誠來探望你老人家！」

他說完就要結賬，鐵掌櫃怎也不肯收他的酒菜錢，他們也不勉强，再三道歉致謝，然後才匆匆出門，急急上馬，跑遠了。

一場風險又化於無形，平靜下來了。

倚湖樓的一場可怕的風暴來得速，退得快，一眨眼時光，又消失得無形無踪了。

風暴是隨着五虎到來而醞釀的，同時也隨着他們告退而消失的，這本來是好事，但是，也有人感到失望，他是希望瞞天過海，混水摸魚的，風暴打不成，他混水摸魚的計劃便無法行得通了。

這個想混水摸魚的人就是兩男一女那一伙的老三焦明。

他與二哥吳桐、四妹袁冰三個人本是要到倚湖樓鬧事，搗亂一番的，怎知二哥與四妹先後改變了主意，不肯動手，他便祇好乾着急了。

那大漢子見風暴醞釀不成，塞外五虎的風暴也消散了，美好的希望也消散了。更使他吃驚的是塞外五虎氣呼呼，兇爆爆而來，眼看風暴一觸即發，不料鐵掌櫃一番話就把風暴消弭於無形，反而使得五虎前倨後恭，道歉而退，這個鐵掌櫃到底是甚麼來頭，怎會有此本事，可以不動一招半式就折服了塞外五虎？焦明怎麼也想不通。

鐵掌櫃目送五虎出了大門之後，也回到自己的崗位，繼續他自己的工作。

不過，由於早先這一場面出現，其他客人都看在眼內，對鐵掌櫃更增加幾分敬意，不敢小看他了。

吳桐悄悄對焦明道：「老三，算我們走運，如果我們不問情由，亂來一通，運氣好的是被轟出去，運氣不好的，只怕屍橫桌下，或由這窗口丟下湖中去餵王八呢！現在你就不會動手了吧！」

「二哥，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甚麼意思？剛才你沒有聽他說的話？」吳桐目注焦明，臉上現出一片驚疑，但焦明一片惘然的神色，吳桐終於嘆了一口氣。

「三哥，你是眞不知道？還是假裝不知道？難道鼎鼎大名的塞外禽獸人你不知道？」

「禽獸人我是聽說過，但不知底細，我正奇怪怎會有這樣一個人物。四妹，妳知道，請妳說，好嗎？」

「二哥，你告訴三哥吧！我要細心想想，這裡的主人到底是甚麼人物？怎麼有此本領，能够請到這樣有本領的人！」

吳桐也不想打擾四妹，便對焦明說：「禽獸人不是一個人，是三個人，禽，是指金眼鵰金振羽，後來給人打傷了一隻眼，又被稱爲獨眼金鵰；獸，是指九尾狐袭大姑；人呢，是指鐵桿子鐵子青。你想想？塞外五虎雖然名頭不小，但比之禽獸人來說，還是差得很遠，這位鐵掌櫃既然熟悉禽獸人，當然大有來頭，所以五虎不敢對他無禮了。」

焦明聽了吳桐的話，倒也想到一個問題，凜然一震道：「二哥，鐵掌櫃姓鐵，既然熟悉金眼鵰與九尾狐，又吸旱烟管，該不是鐵桿子鐵子青吧！」

吳桐朝他一笑道：「這個我怎麼知道？不過五虎氣冲冲而來，前倨後恭而退，總不會沒有道理的，你從這方面去想想就可以知道了！」

焦明如此一聽，心下更加凜然，冷汗也情不自禁的流了出來。

袁冰看在眼內，問他：「三哥，你怎麼樣啦，覺得熱是不是？」

焦明知道她是嘲笑自己，也只好忍受，不敢發作。否則，以這位四妹的個性，會有更難受的話給你聽呢，他索性來個不開口，來得上算了。

倚湖樓這一天，僅是午後，已經消弭了一連串的風暴於無形，焦明坐了不到半個時辰，看到的已經够多了，一顆心漸漸向下沉，不敢妄動了。

他似乎怕給人看破心事，不願再坐下去，悄悄問：「二哥，我們走了？」

「走？去那裡？」吳桐說：「剛

才跟着窮酸走最好！跟着五虎走也不壞！現在不行了！」

「現在不能走？爲甚麼？」焦明感到奇怪的問道。

吳桐說：「不爲甚麼，你留心看看便明白了，不必我再解釋了！」

焦明果然放眼四望，確實看到各人的神色有異，似乎將有甚麼事情就要發生。

突然，坐在一角的一個禿頭壯漢站到椅子上，大聲說：「朋友們，請聽聽咱說幾句話吧！」

這個人的腦袋很大，大得和他的身形不相襯，再加上禿頭，油亮反光，甚爲顯眼。他人本來長得不算高大，但因爲站在椅子上，便顯得很突出。

他嗓子又尖，更令人注意，因此，他連聲「請聽咱說幾句話」之後，本來人聲嘈雜的倚湖樓，突然靜了下來。

禿頭壯漢掃視了全場一眼，大聲道：「朋友們，咱們幫主明天就到這裡會朋友，約會的地點是倚湖樓，時間是中午十二時，因爲咱們幫主與幾位朋友一起來，約見的朋友，相信也會有朋友同來。咱會與掌櫃商量，請他們停做一天生意，讓出地方給咱們幫主，他們不肯……」

「你到底想說甚麼，直說好了，忸忸怩怩幹甚麼？」

「有話就講，有屁就放，別扯你娘的紮脚布！」

「他奶奶的，你是甚麼東西，要大爺聽你的嘮嘛話？」

許多人都罵開了，禿頭人一怔之後，「嘿嘿」冷笑兩聲，一拍禿頭說：「好呀！咱二十多年沒給人罵過了，今天竟然連娘也給人罵了，來！咱們長話短說，咱請大家明天不要到這裡喝酒。」

「放屁！」有人大聲罵道。

那禿頭壯漢聞聲色變，目光一閃，緊緊盯在一個中年漢子臉上，道：「你是決定明天要再來？」

中年漢子爲他目光所懾，訥訥地說道：「不，我明早就要離開了，午間，我已不在此地了！」

禿頭壯漢冷聲說：「那你胡說甚麼？」

那中年漢子下不了台，只好說：「我覺得不合理，就要說，這不是你幫主的地方，你沒有理由獨佔這地方。」

「這麼說你是替他們出頭了？朋友，別人的事，別人會管，用不着你朋友操心，你明天要走了，何必要越俎代庖，逞這個能？」

「你別說了，我也反對，明天，我一定來這裡，除非倚湖樓關了門！」另一個矮小子說。

「朋友，聽你的口音，你是四川的吧？你的幫主大約也是四川人了，在四川，你們也許要風得風，要雨得雨，但你不要記錯，這兒不是四川，是湖北，和四川隔了很遠一段路呢！」又一個細眼睛的中年人說。

「你的意思是猛虎難鬥地頭蛇是也不是？那容易啦，先領教領教你的高招，來，誰先來？」禿頭壯漢突然離開位子，走向較空的地方一站，擺出一副挑戰的姿勢，目光在各人臉上流動，找尋應戰的對手，一時之間氣氛又緊張起來。

矮小子搓搓手掌，啪了一下，又搓幾下，頗爲滑稽，但他沒有走出去應戰。

禿頭壯漢目光直迫着他，大聲說道：「你怎麼啦，洩氣了？」

「你急甚麼？等我搓熱了手掌才動手也未遲，你急甚麼！」矮小子一副得意的神氣，惹得禿頭人更火了。

禿頭壯漢不等矮小子開口了，直衝過去，一手按在矮小子的桌上，他人長得壯健，四肢也不小，頭就更大，一手按下去，和矮小子同桌的乾瘦老頭，斜着眼看着禿頭壯漢一眼，不客氣地說：「朋友，倚湖樓是做賣買生意的，不是給你們吵架的，要吵架，要打架，可到外邊去，不要打擾大家！」他不但說，還用筷子頭輕輕敲撥禿頭壯漢的指節。

禿頭壯漢本來就怒氣塡膺，無處發洩了，再受此撩撥，當然難以忍受，於是借題發揮，把目標轉到乾瘦老頭身上，按在桌上那隻手，閃動得眞快，一閃就抓向對方又乾又瘦的手腕，眼看這位乾瘦老人要吃虧了。

一件意料不到的事情，突然發生了。

原來禿頭壯漢一把抓下，抓到的並不是乾瘦老人的手腕，却是一雙筷子，也許他用力太大，也許別有原因，他把一對筷子抓斷了，一半掉到地下，另一半抓在禿頭壯漢手中，不，不是抓在禿頭壯漢手中，是插在禿頭壯漢手中，所以他才痛得狂叫疾退，鮮血已經沿着筷子滴向地下了。

這是一個頗大的意外，各人都看得雙着眼發怔，禿頭壯漢也眞不賴，他掌心插了兩根筷子，傷得不輕，退了幾步之後，索性把筷子拔出來就向老頭子擲去，相距很近，手勁十足，那乾瘦老人要避也不容易，他索性不避，讓兩根只有半截長的斷筷子揮到身上。

這情形大家又是看得嘩然大叫。

不過，奇蹟再次出現，老人並沒有受傷，揮到他身上的兩根半截筷子不知怎的，插不進去，他手拈衣服一抖，筷子便掉到地下來。

禿頭壯漢這時已經用了自己的藥止了血，正用布包着手掌，見了這情形，猛的想到一個人，脫口便問：「你是喬康？」

「你大概是禿鷹楊威吧？你們和甚麼人物在這裡見面？不會是馬伯欣吧？」喬康雖然沒有承認他就是喬康，但他也沒有否認。聽他這口氣，倒是不會假的了。

楊威也老實多了，他說幫主約會甚麼人，他實在不知道，就是知道了，未得幫主同意也不敢說，請對方原諒。

「你不說也無妨，假如他眞是和馬伯欣爭那卷勞什子天緣錄，就叫他死了這條心吧，天緣錄已經在一年前給白石老人得去。一年後，在雁蕩山斷魂崖上大會羣雄，找尋傳人，到時去雁蕩山自會得知一切了。」

喬康的話說進各人耳中，各人都精神爲之一振，注目於他，他也不在乎，叫小二換過一雙筷子，繼續他自己的吃喝。

禿鷹楊威挨了一記悶棍，再也無法報仇了，他臨走之前還要到喬康那兒去行禮告退。

禿鷹楊威離開了倚湖樓，避過別人的耳目，匆匆趕到一個地方，看門人見他走來，立即拉開一扇門縫讓他進去。

「幫主在嗎？」楊威悄悄地問道。

「在！」守門人說：「不過，幫主不知爲了甚麼，剛才大發脾氣，你要小心點！」

「有甚麼人來過了沒有？還是發生過甚麼事情？」

「沒有人來過，事情嘛！也不似有甚麼發生，或者我不知道，總之你自己要小心點就是了，咦！你的手怎麼了？」守門人目光落到楊威手上。

楊威懷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求見幫主，幫主一看到他的手和表情就問：「你怎麼啦，倚湖樓不肯答允？你跟他們動手了？」

「不是，」楊威說：「倚湖樓答允考慮，茶客們不肯，我正要教訓他們一頓，沒想到……」

「沒想到甚麼？藏龍伏虎？」

「是陝北喬康，他還說了一些話，叫我回來稟告幫主。」

「喬康？他也來到這裡？他說些甚麼？」那幫主頗爲緊張的問，然後再加上一句：「這個老賊呀！」

「這個老賊！」從這一句話可以想像得出，他對喬康是既恨之徹骨，又是無可奈何的神氣。楊威自然聽得出來的。

他爲了洗脫自己未能達到目的的過失，便把一切責任全部推到喬康身上。他知道，幫主必不會當面質問喬康，以喬康的性格也不會否認，所以他够膽加油加醋，洗脫自己的過失。

楊威這一招用得很好，果然被混了過去，幫主聽了後沉思了，他默默地想，白石老人到底是一個甚麼人？早年老是聽到他的名字，據曾經有緣見過他的人都說，他是一個鬚眉皆白七十以上的老人，假如所傳屬實，此刻不是已經過了百歲了麼？雖是口頭上常常有壽命百歲的祝福這句話，但是，眞正有百歲的實在少之又少，尚未見過，何況人生百歲，精神氣力總會衰退的，怎麼還可以會羣雄於雁蕩山斷魂崖上！這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之謎，若說不眞，則以喬康這樣身份的人斷然不會亂說的。到底是怎麼樣回事？實在是值得懷疑！

楊威見幫主聽了他的話之後，就默默沉思，繞手踱步，在室內走來走去繞着圈子，有時又握拳作勢，握得骨節「得得」的响個不停，有時又嘴唇噏動，却是默默無聲，這情形過去甚是少見，所以楊威看得暗暗心驚，深怕幫主一時震怒，那就殃及池魚了，他爲此希望儘快離開這裡，却又不敢開口，幫主也沒有叫他走，一室之內共有三個人，一是幫主，另一個是幫主的近衛，一個就是楊威了，他想求救於那位近衛，却是打眼色也無反應，沒辦法，只好等下去，就這樣，他便如待宰羔羊，戰兢兢的冷汗眞流。

不過，情況還不如此之壞，他惴惴擔心，是有點多餘，幫主負手走了一會，突然問道：「楊威，在喬康出現，你受傷之前，倚湖樓出現過甚麼，你細心地想一想，一件件，一點點的說，越詳細越好！」

「是！幫主。」

「不過，你想清楚才好說，我要知道眞實情況，你只可說事實，不能臆測，別把自己的想法，作爲事實，你知道嗎？」

「知道！」

「那好吧！你說！」

於是，楊威便把自己看到的一件件，一點點的說了出來。

說到塞外五虎時，幫主突然插嘴：「甚麼？塞外五虎也在這裡？」口氣似甚驚訝！

楊威又說：「不錯，他們也在倚湖樓出現過，但很快就離去了！」

「很快就離去了？這是甚麼意思？你從頭再說一遍，要詳細點！」

「是這樣的！」楊威便描述當時所見，但因爲隔得太遠，人聲嘈雜，他們說得又細聲，他沒有聽得清楚。

那幫主聽着，罵了一句：「蠢材，你應該注意他們說些甚麼！」

楊威心中雖然有些不服，但不服又能怎麼樣？對方是幫主，他沒法反駁，連解釋也不敢，只好一聲不响，表示同意自己是蠢材。

幫主問完了一切之後，揮手叫楊威出去。

楊威走出門外，才透了一口氣，對守門人苦笑道：「有勞你開門了！」

守門人道：「幫主的心情平靜了麼？」

「平靜了，但不見得好，若有呼喚，仍以小心爲是，再見。」

「再見！」守門人亦打招呼道。

看着楊威的背影在遠處消失了，才嘆了一口氣，自言自語道：「楊威終日奔波，也不過如此，我自己還有甚麼好說呢？算起來，我比他好得多了。」

那守門人自我解說，胸中的悶氣，在自滿中倒是消減了不少。

可是想到楊威，也有值得羨慕的地方，最少楊威可以到處走動，飲、食、玩都佔了很大的方便，他却長年累月都守在門邊，所見的面孔總是那麼幾張，熟透了，熟到連看也不願多看一眼，比之楊威在外面走動，經常有機會見到娘兒們，甚至可以和她們泡在一起，那實在是守門人辦不到的。

* * *

楊威此刻又到了洞庭湖畔，走進倚湖樓之南的那間醉月樓。

醉月樓比倚湖樓略小，但比較新，它是在倚湖樓成名之後才興建的，與倚湖樓相距不過是數十丈，設備又比倚湖樓新，但賣買却比倚湖樓差得遠，倚湖樓經常客滿，許多客人要排候入席的，但醉月樓不但難得有滿座的日子，就是八成滿吧，也十分不易見，因此，醉月樓的老板對倚湖樓又羨又妒又恨的。

「小二，可有西鳳？打五斤來。」楊威佔了一個座頭，人未坐下，便先叫酒。

小二倒是招呼得不錯了，一面回答，一面去拿酒，跟着，楊威要的酒與菜也來了。

他自斟自酌，還哼着京曲，倒也自得其樂。不過，他的行徑却引起了旁人的注意，不少人都暗暗把目光投在他身上，似乎要把他看個徹透。

他喝了一會酒，有了酒意，便要找對手拚個生死了！

坐在楊威左鄰的是三位客人，兩男一女，女的側臉看窗外，對身邊事物似乎並不留意，和那兩個恰恰相反，他們是留心樓內的一切，却不理湖中的游魚。

突然，楊威脫口讚道：「眞美啊！咱還是第一次看到這樣美的屁股，又圓，又豐滿，美極了！」

他不知是酒在作怪，還是借酒行兇，存心輕薄，他走過鄰桌，伸手就摸人家的屁股，實在輕薄得可以，也無禮得可以，因此，他一動手，光頭便給人打了一掌。「啪」的一聲，聲音不算响，却迅即在他額前出現了一個玲瓏清楚的掌印，加以哄笑之聲四起，他忍受不了，握拳就朝對方身上打去。

對方是個年約二十三四歲的女子，一身黑衣，皮膚雪白，相映之下，黑者愈黑，白者越白，更爲動人。

楊威侵犯她引來了許多目光，更引來了許多責罵聲。

因爲大家都同情那女子，鄙視楊威，本來男女相爭，基於扶弱鋤强的心理，人們便多會同情女方，這一次，不少人目睹楊威無禮在先，自然就更快更易受人非議與責備了。

楊威一拳向對方身上打去，對方一挺身，他這一拳如果打實了，便會打在對方的胸脯上，他雖是莽漢，也不至如此，因此爲之一怔。遲疑了，不料就在此一刹那間，女子已經身形略側，手一抬一搭，扣實他的手腕，趁勢一個轉身，把楊威扯了過來，玉掌起處，「啪啪啪」三聲，打得楊威滿臉紅腫。

楊威手腕受制，全身軟痲，無力反擊，也無力掙扎得脫，挨了耳光，還被擲出窗外，掉進湖中。

楊威吃了這個大虧，幸而識水性，否則後果不堪設想。他爬得上岸，氣沖沖的趕到醉月樓向人家報仇，却已失去了那女子的蹤跡，不知去向了。

他追問店小二和掌櫃，他們一致回答客人已經會賬走了。他們實在不知道去了哪裡，無法奉告。

楊威也知道這是實情，任何客人都不會告訴自己去處的，但他無法出得這一口氣，一揮手，把一個小二摔了個倒地滾，痛得哇哇大叫。

醉月樓中雖然走了那女子一桌，還有許多客人，自然有人爲小二抱不平，出聲咒罵，更有人挺身而出喝打。

楊威正希望有人出頭，就高興地走上去，先向對方吐了一口痰，然後揮拳打向對方。

於是，打起架來了，於是四方八面喝打之聲四起，參加打鬥的人也多了，十分熱鬧。

掌櫃，店小二等要加以阻止，這如何阻止得住，大亂中，客人走了不少，椅、桌、碗、碟、筷、壺等等毀了不少，醉月樓這次損失可大了。

醉月樓的生意雖然遠不及倚湖樓，但也總算不差，楊威這麼一鬧，客人慌忙逃命，那還有時間去結賬，再加上桌、椅、碗、碟的毀壞

，這麼損失實在不少，掌櫃與小二見狀急急勸阻與攔截，也起不了大效果，掌櫃一急，便抓住楊威要他賠償。

楊威如何肯賠？發起牛脾氣來，摔了掌櫃一個狗吃屎，門牙也掉了兩隻，三個小二都折斷了手，傷了脚，仍然抓他不住，給他逃了去。

楊威仍然是一身濕透，水滴不止。他因找不到那個黑衣女子，和小二發生了衝突，又把醉月樓鬧得個不亦樂乎。

「我再到倚湖樓去看看，喬康這老傢伙早已走了吧？」他邊走邊想。他祇對喬康有顧忌，除了他，他不怕甚麼人了，所以他一想就想到喬康。

「楊爺？你怎麼啦？一身是水？」楊威脚剛踏入倚湖樓的門口。便有個小二的詢問，他兩眼一直、一瞪，道：「少管閒事，快拿酒來。」

「是，楊爺，要多少？一斤？五斤？還是一埕？」

「先來五斤，酒到菜到，聽到了沒有？」

「是，楊爺請上樓，酒菜馬上送到。」小二一擺手，作出一個「請」的姿勢。楊威便上樓去。

「英雄不打落水狗，好漢不射無力鳥，但我不是好漢，也不是英雄，我是專打落水狗的，是專射無力鳥的，這可以省口氣力！」一個中年漢子臉紅紅的，似乎喝了許多的酒，正看着上樓的楊威說。楊威半日時光，兩遭受挫，一次掌傷，一次耳光，還給人摔出窗外，掉進湖中，正是落水狗，無力鳥的身份，以爲人家存心挖苦他，這口氣如何按捺得住？一瞪眼，直朝對方走了過去。

那漢子似乎未覺，仍然是滔滔不絕的說，惹得旁人都笑了。

楊威走近了，和對方正面相對了，才發現對方是個瞎子，兩隻白濛濛的眼，全無光彩。

楊威暗叫一聲「倒霉」，自己不好出手，他明白了，早先對方那樣說，不過是巧合而已，未必是存心挖苦的，因爲他是個瞎子，就不可能看到他的狼狽，看不見他的狼狽相，便不會挖苦他，不會嘲笑他，楊威如此一想，便改變了主意。恨恨地罵：「瞎眼賊，你還是少說幾句吧，不出聲，人家不會說你是個啞巴，少說幾句，對你是有好處的。」

「你是那一位？謝謝你，禍從口出，我以後會記着的。」瞎子十分客氣，連聲稱謝不絕，在此情形之下，楊威更加不能出手了。

於是，楊威走到一張桌子坐下，小二已經把酒和下酒菜送到了，他一連喝了幾口，突然大聲唱出京劇中的「宇宙鋒」。

他禿頭，粗獷，却唱娘娘腔，尖聲尖氣，十分刺耳，不管是看到或聽到都皺眉頭，冷冷的瞥他一眼，現出既討厭又無可奈何的表情。

「嗯！你鬼叫甚麼？要哭要笑，都滾回你娘的身邊叫吧！這是甚麼地方，也容得你哭哭啼啼，瘋瘋癲癲！」早先曾在此出現過的窮酸，突然又鑽了出來，還在發威，他居然有這個膽量，不由不令人感到詫異，自然，楊威更覺氣忿，他大力一拍桌子，把筷子、碟子都拍得跳了起來，那杯酒更倒了一枱都是。

他罵道：「那一個雜種的敢再說半句，咱就扭歪他的狗頭！」

「廢話，放屁！」那窮酸輕視的說，正眼也不看他一眼，惹得楊威突的站了起來，憤然道：「窮酸，你罵誰？」凌厲目光直逼那窮酸，頗爲嚇人。

那窮酸看他一眼道：「罵誰都可以，我是罵那些王八，誰認爲我罵他，他便是王八，你以爲我是罵你嗎？那麼，你便是王八了！」

楊威可是無法忍了。

他大杯酒向那窮酸潑過去，窮酸突的張開扇子一掄，一圈連掄幾下，把所有的酒都擋了開去，顯得十分瀟洒，一點也不緊張。

窮酸露了這一手，楊威對他另眼相看了，不再出手，戟指罵道：「你到底是甚麼人？說！」

「我是甚麼人，干卿底事？我不管你是烏龜還是王八，你也別管我姓張或者姓李，有種你就動手，沒種的就夾着尾巴滾蛋，聽到了沒有？」

「好呀，臭窮酸，你是嫌命長了，不要放屁了，接招吧！」一揚手，把手中杯向窮酸擲去。

雙方距離甚近，這邊才擲出，那邊已經到了，因此，窮酸要避也不容易，索性冒險揮扇，一旋一扯，那隻杯被窮酸撥轉了方向，直向窮酸左側的墻壁上撞去。「啪」的一聲，杯並沒有碎裂，完完整整的嵌在墻上，杯口朝外，成爲新奇的裝飾品，有人看得拍掌叫好，有人嘖嘖稱奇。

楊威再一次丟臉，再不說話，呼的打出一掌。

窮酸剛把一塊鷄肉塞進口中，筷子還沒有放下，只好把筷子作武器，迎向來掌便揮。

楊威吃過虧，便大吃一驚，急忙撤招後退，怔視着對方，不敢再發第二招了。

「怎麼？你眞不滾，可別怨我心狠手辣啊！」窮酸緩緩的站了起來，輕輕搖扇，緩緩的步向楊威。

楊威已經站不穩脚，一連向後

退了幾步，但窮酸仍不停止，繼續迫過去，迫得楊威退到樓梯口，若果再退便要下樓了，爲此，他除非下樓，否則，非接下來不可了。

楊威是個有頭有臉的江湖人物，此後，仍然要吃這行飯的，面子是十分重要的，假如給人傳了出去，說他在一日之內，連吃三次敗仗，他這張老臉那有地方擱，因此，他不得不冒險硬接窮酸遞來的招式了。

他沒有武器，只有一雙肉掌，其中一隻還受了傷，敷着藥呢，窮酸却有一柄扇子，忽張忽合，忽打忽點，變化萬千，虛實難測，片刻之後，窮酸已佔盡了上風了。

楊威的處境越來越不妙，他的一雙肉掌已經無法封擋得住窮酸的攻勢了。

這情形，不但武功根底好的人看得清楚，連未入流的人也看得出來了。

窮酸有此能耐，頗出各人意料之外，尤其是大出楊威意外。

他早間曾親自看到窮酸飲了酒沒錢付帳，還要小二掛賬，怎也想不到他會有此功力。在楊威心目中，一個有此功力的人已不愁沒錢使用的，窮酸既然沒錢使用，不用說，他是一個沒本事的人，這是楊威判斷人的標準，以往已經不知多少次如此判斷人了，似乎沒有甚麼不妥，但這一次，却明顯地例外，明顯地判斷誤錯了。

「窮酸，你到底是甚麼人？說出來聽聽。」楊威想不出江湖上有這樣一個人物。希望失敗之前，知道對方是誰，若能逃生，也好向幫主報告，否則，也希望在座者聽到了，代爲傳出去，好讓幫主知道，將來會替他報仇！

窮酸笑道：「怎麼，你還不服氣？想要報仇！好吧，讓你知道也不要緊，至於報仇嘛，似你這樣一個人，自己是不行的，找人幫手也未必能找到好人才，還不是說說罷了？禿頭鳥，你記住了，『萬里長江難爲水，縱有巫山不是雲，塞外寒風何足道，不及東海釣魚人！』你如果還不知道，回去對你幫主說一聲，他就會告訴你了。還有，明天這個約會，你最好叫他另選地點，否則，他縱有驚人武功，也敵不過滿店朋友，我們是沒道理迴避他，我本來要把你的武功廢掉，叫你以後再難以害人，看在你還要回去報告，就饒你這一遭吧！但我警告你，僅此一次，下不爲例，滾吧！」摺扇一揮，楊威也眞聽話，眞個朝樓梯滾了下去。

這窮酸是甚麼人？座中知道的人很少，窮酸也沒有再明白的說出。他放下了一錠銀子，對小二道：「除却早上欠賬外，有餘的就請你喝酒，若還不足付賬嘛，只好再欠下去，全身搜遍僅有此一錠銀，有勞你了。」說罷，也不理對方怎麼說，揚長下樓而去了。

那窮酸走後，各人議論紛紛，自然是以窮酸爲題材，都在猜他那「四句偈」不知指的是甚麼，也有人猜楊威的幫主不知是甚麼人物，聽了楊威的報告，不知會有甚麼反應。自然這是猜測，只能是發表自己的意見，無法說得上是事實的，因此，各人的談論也沒甚麼結論。

「嗯！連他也出來了，看來這個洞庭湖畔快有熱鬧可看了，但願師妹能夠及時趕到才好，要不，這千載難得的熱鬧，可不是要白白放過了，多可惜啊！」一個年輕人自言自語，還輕輕的唸着：「萬里長江難爲水，縱有巫山不是雲，塞外寒風何足道，不及東海釣魚人。」好大的口氣。

這個年輕人很年輕，只有二十四歲，長得一表斯文，但他這幾句自言自語，已引起別人的注意，立即有個粗眉壯漢走近他身邊道：「老弟，看來你似乎也是江湖中人，你知道他的來歷？」

那年輕人看對方一眼，起身拉椅道：「請坐，不知兄台指的是那一位？」

壯漢也不客氣，大馬金刀的坐了下來，道：「當然是指那酸秀才，不知他是甚麼人？」

「黃兄遠道而來，不是爲了追查此人來歷吧？」

壯漢凜然一震，滿臉驚異神色，問道：「老弟，你怎知我姓黃的？」

「黃兄布袋有江厦二字，應該是姓黃無疑了？」

「但你又怎知我遠道而來？你知我是由那裡來的？倒要請教請教？」

「黃兄祇要稍爲留意，自然明白，我在這裡住了三天，均是天朗氣晴，黃兄鞋上染有泥汚，必是遇雨，在泥濘路上走過，可見不是在這附近染得，至於黃兄由那裡來，我一時還難確定，不過，要知道也並不困難，只要打聽一下，能夠知道這幾天那一方下過雨便可以知道。」

「你說得都對，可謂觀察入微，但你還沒有回答我，剛才那酸秀才到底是甚麼人？」

「他近來已少在江湖上走動，但名頭仍甚响亮，足能鎭懾江湖上許多人物，黃兄，我並不認識其人，這還是第一次見到他，不過，由他那四句偈語判斷，如果我沒有猜錯，他老人家應該是東海釣魚翁蔡天雄。」

「東海釣魚翁蔡天雄，哎呀，對！對極了！東海釣魚人，對！一

定是他了，一定是他，怎麼我就想不到他！」壯漢轉口問年輕人：「老弟，怎麼稱呼？」

「我還未請教黃兄大名？」

狀漢答道：「我叫黃漢忠，老弟你呢？」

年輕人肅然地道：「原來是黃門四傑的黃漢忠大俠，失敬，失敬。晚輩姓戚，單名一個中字，黃大俠恐怕還沒有聽說過吧？」

黃漢忠果然搖頭，表示未聽說過。戚中倒是很大方，全無異色，似乎對黃漢忠甚爲巴結呢！

年輕人和黃漢忠談了一會兒，黃漢忠離開之後，戚中喝光了最後一口酒，也結賬下樓而去了。

戚中走後不久，有人問黃漢忠：「黃大俠，你認識剛才那個年輕人？」

黃漢忠搖搖頭說：「不認識，他自稱戚中，這名字很陌生，我還是第一次聽到，不知他是甚麼人？你知道他？」

「我也不知道，不過，我看他的言行，似非池中物，說不定大有來頭？」

「他大有來頭？你怎會有此想法？」黃漢忠愕然！

對方又答道：「這個並不困難，只要一想就明白了，第一，他年紀輕輕，聽了那四句偈語，就知道對方是東海釣魚翁，你我也聽到，連禿鷹楊威聽了也不知道，但他却知道，可見他見聞極廣，絕非庸材，第二，我看他走路，上身平穩不動，只是兩脚移動，這也不是普通人辦得到的，從這點判斷，我認爲他不是個普通人。」

「你說得有理，我倒給他瞞過了，明天，我們且早點起來看熱鬧。」

「甚麼熱鬧？嗯！有甚麼熱鬧看呢？」突然由樓梯下衝上一個中年女人，目光閃亮，容貌俏麗，語音清脆，身材美好，大約在三十二，三歲光景，具有一種成熟美，很是迷人。

她突然出現梯口，把許多目光都吸引過去，她妙目流盼，各人都感到她注視自己，引起一陣迷幻。

這個女人來得太突然了，是以掀起一陣小騷動，那個女人似乎未覺，依然是烟視媚行，吸引大家的目光。

黃漢忠向她發問：「妳也想看熱鬧？不怕危險？」

「危險？怎會有危險？又不是我跟他們打架，怎會有甚麼危險？」女的反問道。

「當然是有危險，」黃漢忠道：「自古有道，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參加打鬥的人固然有危險，看熱鬧的旁觀者一樣有危險的，如果不是與自己有關的熱鬧，還是不要看的好。」

「不要看？哼，你以爲自己很了不起，你可以看，你不會有危險？別人就不能？有危險？哼！你算是老幾？別人準要聽你的，眞是笑話，你憑甚麼對別人發號施令，怕危險傷自己躲起來不要出來就是，可不要嚇別人。」

黃漢忠被一個乍然相逢的女人如此頂撞，如何下得了台？他原是一番好意，對方却當作惡意，這一口氣難下咽。

於是，老羞成怒，忽然說道：「臭婆娘，如想放潑，就回家去跟漢子放去，不要在這裡丟人，要是沒有漢子嘛，就找個野漢好了，用不着擔心。」

那女人忍受不了，勃然大怒，挺身指向黃漢忠大罵道：「你沒本事管你的老婆偸漢子，別人的用不着你去管，要管就回去管你的老婆去。」

你一言，我一語，終於動武了，一男一女兩個打起來了。

這時候，倚湖樓生意仍是很旺，一打架，且不說膽小的急急走避，來不及結賬，有的更乘機溜走，不但不結賬，還順手牽羊拿了東西走。

因此，小二馬上就前來勸阻，明裡是勸，暗中是警告，讓他們知道倚湖樓的小二也不是無能之輩，不可在樓中隨意搗亂。

黃漢忠與這個女人分別給這個小二擋住衝不過去，這才知道這一間倚湖樓實在是個藏龍臥虎之地，千萬不可以隨便生事，否則，出醜的必然是自己。

黃漢忠與那女人都有此想法，自然不敢再蠻來，多樹敵人。

但是，他們實在有氣，在倚湖樓發洩不得，出了倚湖樓，就展開一場生死戰，繼續動手了。

黃漢忠自視甚高，以爲憑自己一身功夫，不出三五十招，必可獲勝，那女人也有此想法，所以一開始使出絕招，潑辣無比，招招狠毒，也招招驚險，大家都在狠險中求勝，幾招過後，大家都暗暗心驚了。

黃漢忠心怕出醜，用勁更足，見有機可乘，便飛身猛撲，雙掌齊出，攻向對方太陽穴，形成鐘鼓齊鳴，只是招勢用實就知上當了。

但無法撤招，心中一驚，眼前人影晃動，膝蓋已經中了一下，痛徹五內，失聲驚叫，右足的環跳穴又中了一下，雙足站立不穩，整個人跌倒了。

「哼！我以爲你眞有甚麼了不起的本領，原來不過是銀樣蠟槍頭，現在你已經輸了，還有甚麼話好說。」女的挖苦黃漢忠。

黃漢忠又羞又恨，破口大罵道

：「臭娘子！妳不過憑詭計取勝吧了，這算甚麼英雄好漢，我看妳啊，在床上就是英雄。」

「好呀，你死到臨頭，還敢胡說八道，看你還有甚麼本事！」她一脚踢倒他，騎在他身上，把他的外衣也撕了，讓他露出一身肌肉，並恐嚇他，如果他再胡說八道，就脫了他的褲子，叫他當場出醜，這一來，眞把黃漢患嚇壞了。

黃漢忠本來自命漢子，天不怕地不怕，想不到碰到這個潑辣的女人，竟然要剝光他的衣服，讓他出醜，這一招，比最可怕的毒招更可怕，任何人也不敢嘗試的，黃漢忠當然也不例外，不得不改了口風，而低頭認錯，因爲他看出這個女人實在潑辣得可以，她說得出，就做得到，若果他再激怒她，看來的確有可能被她剝光了衣褲，讓他當衆出醜，他寧可相信她會，不可不相信不會，他沒有膽去冒險，也沒有必要冒險。

黃漢忠認錯與道歉之後，她才冷冷的說道：「你能認錯算你聰明，你大約還不知道我是甚麼人吧？你想不想知道？想不想報仇？你不必否認，我是不怕人家來向我報仇的，你記住了，如果你要報仇，盡可以找我，如果找不到，你到蜈蚣山蜈蚣岩就可以找到我了，你到那兒一問毒娘子，就會有人告訴你了！」

「妳是毒娘子阮前輩？我的媽呀！妳怎麼不早說？這個仇，我一輩子也沒法報了。」黃漢忠歉然的說道。

黃漢忠比毒娘子年長了十歲有多，却稱她爲前輩，就不免引別人的注意了，何況還在一場惡鬥之後，就是毒娘子也感有點意外，她問：「你跟我有甚麼淵源？怎會叫我前輩？這倒要請教請教？」

「請問前輩可有一位師兄叫齊永安嗎？我是他老人家的記名弟子！」

「啊！原來是齊師兄的記名弟子，這就不是外人了，才見面，就打起來，太不成話了，將來給師兄和道了，可要罵我欺負他的弟子了，你既然是我師兄的弟子，也就是我的師侄，我只好給你一點見面禮了，你看清楚了，我傳你三招，你勤力學習，熟練之後，很是有用的，你看着吧！」於是，她反復練了三次，也不管黃漢忠記得與否，練完之後，逕自走了。

黃漢忠遭了一頓打，換來了三招，總算不是白吃虧，毒娘子走後，他自己也走了，他找個地方躲了起來，苦練毒娘子教給他的三招。

* * *

倚湖樓的生意極旺，由開舖到休息，顧客滿堂，顧客當中，甚麼人都有，來自各方，天南地北，口音很雜，這些人看來，各有各的好與惡習慣，而且有不少江湖人物，動不動就拉刀拔劍，造成緊張氣氛，但是緊張的場面雖然多，眞正打起來的却是極之少，見慣不怪，所以顧客們對此種場面也不大驚小怪的，也正是這個原因，當眞正打了起來的場面在樓外演出時，看熱鬧的人可眞多了，樓上的窗子都擠滿了人頭的。

這幾日來，倚湖樓中常常出現一些陌生人的面孔，那鐵掌柜一直在注意，他想：「風雨欲來，可要多加小心，四川的、雲貴的、西北的、塞外的都來了，連東海的也來了，總不會眞是爲了到這裡喝幾杯女兒香這麼簡單？」

鐵掌櫃對每一個顧客都很留意，防備他們有突然的行動，或發動不軌的圖謀，至於那班小二也奉到命令要注意顧客中的言行舉止，一有不對便加以阻止，勿使生事，若果對方不服勸告，必要時用武力擊敗對方，使對方知難而退，以免影響倚湖樓生意，有損倚湖樓的聲譽。

於是小二們奉命行事，各自爭功，誰也不願給別人奪得功勞，自己失威的。

因此，小二們都躍躍欲試，想在主人面前建立功勞，顯顯顏色。

這一天，楊威原說過他的幫主要到倚湖樓和馬伯欣相會的，到時却沒有來，馬伯欣也沒有來，倚湖樓就如平時一樣的平靜，客似雲而來，盡興而返，半點異樣也沒有，不知道的客人，當然不發覺，知道內情的客人，就覺得奇怪了！

這一天，倚湖樓的人由開門的時候開始，就擔心事情隨時都會發生，雖然樓主人不怕他們，有足夠信心與能力可以制止他們，但是樓主人是不願意現出廬山眞面目的，他亦不想別人知道他的眞面目，能不出面是最好的，假如連鐵掌櫃都無法應付，他就不得不出面了！

但是，午前了，正午了，午時全都過去了，馬伯欣沒有出現，楊威和他的幫主也沒有現身，情況似乎有了變化，因此，在未正的時候，鐵掌櫃便對小二們說：「事情可能已經過去了，但也可能比預計的更爲可怕，大家千萬不能有所鬆懈。」

小二們都知道掌櫃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曾替倚湖樓解除了許多難題，立過大功，他的話，是沒有人不相信的，可是，這一天終於過去了。

到了休息的時候，還沒發生過任何事情，上好了舖門，大家在透過一口氣之後，就等着宵夜了。

初更過後不久，掌櫃的正把一

天的收入包紮封存，一個侍候他的小斷，坐在一隅瞌睡。掌櫃的突然由抽屜中掏出一包烟，把烟斗塞得滿滿的，然後點燃了，猛吸幾口才對小斷道：「德興，你去睡吧，不要等我了，去睡吧，明天還要早起呢！」

「是，是，我先去睡了，晚安！」於是德興悄然離去。

「這小夥子倒很是盡責，我不叫他去睡，他總是不肯自己先去睡的。」他輕輕的一嘆之後，又猛吸了兩口烟，平靜地說道：「朋友，現在祇有你我兩人，你想怎樣？說吧！」聲落，一道人影，猝然由外面竄進來。

一個照面，大家都「咦」了一聲。

掌櫃的愕然道：「蔡大哥，怎麼會是你？」

對方也說：「老鐵，你在這裡幹了多久？」

掌櫃的道：「剛滿十二年了，我聽同事說早間有你這樣一個人，我也沒猜到是你，你有甚麼急用？要多少？」

「老鐵，你把我看成甚麼樣的人，既然碰上了你，我還能動手嗎？再見了，明天我再來找你。」

「蔡大哥，你急甚麼？我知你的爲人，你也知我的爲人，你如無急需，決不動手，既有急需，又何必客氣？你說好了，我東家也不是個等閒之人，只要用得好，他是不在乎的，你不用替我擔心！三五萬兩銀子的信用，我還是有的，東家對我絕不會懷疑，你若不想給第三者知道，我不說就是。」

「既是這樣，你給我一萬兩吧，不過，你東家眞是這麼的信賴你？他是……」

「說出來，你蔡大哥也知道，他叫杜雄風，外號……」

「人稱鎭江南的杜雄風？那就好極了，你不妨告訴他，說我拿了一萬兩，哈哈，這傢伙，他欠我的太多了，這一趟我不過是祇拿了利息，還有老本未拿呢？」

「怎麼，你跟我們東家有過節？」掌櫃的吃了一驚，但蔡天雄却得意地笑道：「也算不了是過節，不過，你對他一說就明白了。」

「蔡大哥，假如你們眞有過節……」

「老鐵，你別緊張，我說過不是過節就不會是過節了，但他欠我許多，却是事實，你可以直對他說……」

「那又怎樣？姓蔡的，你黑夜行劫？奪去我一萬兩銀子，背後還說我閒話，你也太不夠朋友了！」

一個第三者的聲音鑽進了他們的耳中，嚇了兩個人一跳，但是，很快他們就知道來人是甚麼人了，四隻眼睛一齊望向一處，四道目光一齊注視在一個人身上。

這個人身影很長，眉清目秀，穿長袍，一臉笑容，四十出頭，十分斯文，從外表看來，無論如何也看不出他是一個精於武功的人，但他來得無聲無息，鐵、蔡二人根本不知道他已來到身邊，僅此一點，足見他的輕功超卓了。

蔡天雄注目之下，笑道：「好呀！你來了，省得老鐵多費唇舌，你已聽到我們說的話，知道我拿走了一萬兩銀子啦，這只是利息，還有老本，我慢慢的找你算帳。」

「蔡大哥，你要一萬兩濟得甚麼事、杯水車薪，有等於無，何況已經洩露了風聲，有人守在前面打你的主意了！你一個人能保險通過嗎？你縱有此信心，我也不願你如此冒險，鐵兄，你多帶二萬兩，陪他一起走一遭吧！」

鐵掌櫃道：「老板，這幾天你也知道，可能會有事發生，我怎能走得開？」

蔡天雄也說：「老杜，你樹大招風，已引起不少人眼紅，我也發現了幾個陌生的人物在這一帶徘徊，我的事固然重要，但我還要來拿老本呢！你別把他給毀了，害得我連老本也拿不到，依我看，老鐵還是不用送我了！」

「蔡大哥，你也太小看我了，你別以爲這些年來我在養尊處優，玩藝兒我可沒有丟下呢！不是我誇口，諒他們還沒有這份本事，可以毀了我姓杜的這份產物！」豪情氣概，不減當年。

蔡天雄哈哈一笑道：「好！聽了你這一句，我就放心了，江南多佳麗，我以爲你坐鎭江南，早就給她們淘虛了呢？想不到你是個柳下惠，佩服，佩服！」

他朝杜雄風拱拱手，又對鐵掌櫃道：「老鐵，這你就走罷，能不能闖得過人家的路障，全靠你這根鐵桿子了！」

「鐵兄，救人如救火，你辛苦一趟吧！現在就走吧，銀票你知道放在那裡，你自己去拿吧，我約了個朋友，先走一步了，你們走，不必等我回來了！」

鐵掌櫃帶了銀票之後，便和蔡天雄一齊上路，但十分奇怪，一口氣走出了十里地竟未碰到任何阻攔，兩人不禁有點奇怪，怎麼杜雄風所說的全無迹象？

走過一道獨木橋，看到橋旁的另一邊有個人呆站着，兩人以爲是敵人，怎知走近了，對方却遞給他們一個小包道：「兩位前途珍重，剛才杜老板來過，說他還有事，不等兩位了，但前面兇險仍大，兩位務必小心，這兒是兩萬兩銀票，請兩位一起帶去。」

「甚麼！杜老板來過了？」鐵掌櫃驚問道。

「兩位沿途不是很平靜嗎？這就是杜老板的功勞了，兩位請罷，後會有期。」那人一拱手，話聲未了，人已上了獨木橋，走出十丈左右了，身法快極。

鐵掌櫃問道：「請問兄台怎麼稱呼呀？」

「馬伯欣，在你回來之前，我暫時代你當當掌櫃。」

鐵掌櫃輕輕的嘆息了一聲，和蔡天雄又向前奔了，對於杜雄風辦事的迅速，深深的折服，想到沿途無險無阻原是由於杜雄風先做了手脚，怪不得如此的平靜。

馬伯欣翌日果然做了倚湖樓的掌櫃，顧客不少都是熟客，都認識鐵掌櫃，現在見換了人，都有點奇怪，有好事者便向店小二詢問，小二說鐵掌櫃有事離開數天，便請他朋友幫忙，小二說，這位馬掌櫃就是由鐵掌櫃介紹而來的，顧客得到這樣的答覆，一般都感到滿意，對於鐵掌櫃因何事離開與何時返回倚湖樓的事也不再多問了。

倚湖樓以環境優美、酒好餚美、招呼週到見稱，遠近馳名，所以生意興隆，客似雲來。

有人羨慕之餘，便在附近開設類似的酒樓，以致酒樓如雨後的春筍，開設得成行成市，僅是湖畔已有五間具規模的酒樓，距離稍遠和較簡陋的小酒肆，也就更多了，可是談到生意，還是首推倚湖樓，倚湖樓的遠地顧客，不少都是慕名而來的。

馬伯欣做掌櫃的第三天，楊威帶着他的幫主，獨脚銅人王猛來了，跟他來的還有好幾個漢子，還有兩個女人，共計不多不少恰好是十個人。

他們佔了三張桌子，叫酒叫菜，大吃大喝，有經驗的顧客已經看出端倪，好心提醒小二要小心了，但這些人是有意登門尋仇，小心也沒有用。

他們吃喝個夠之後，首先由那個女的開始，她故意一碰那個小二，却罵小二存心不良，小二怎麼道歉也不行，她一揚手，小二挨了兩記耳光。

這是人身攻擊，人格侮辱，小二忍不住了，他忽然回罵兩句，其他的人也要動手了，楊威奉命對小二說：「去叫你的掌櫃來給我回話。」

馬伯欣來了，楊威大聲說：

「好呀，原來你躲在這個地方，不敢和我們幫主見面，現在你還是躲不了，你還有甚麼話說？」

馬伯欣平靜地道：「我沒有話說，你說吧！你想怎樣？不過，這是人家做生意的地方，我們的事，可以我們了斷，不該累及人家！」

「放屁，不該累及人家？我偏要累給你看！」王猛斷然說，戾氣衝天，他一擺手，道：「你們動手，給我拆！」

他帶來的人馬上動手，客人中有不乏江湖人物，出手攔阻的大有人在，於是打了起來，秩序大亂，王猛自己也動手，馬伯欣不得不應付。

突然，有個人悄悄的走進來，說：「王幫主，許久不見了，你好威風啊！」

王猛只聞其聲，似甚熟，因為背向，未知是甚麼人？那個女人却看到了，她驚呼，歡呼：「啊，大師兄，你快幫我們拆了這鬼地方，等會兒我們再叙話。」

「師妹，對不起，你拆好了，我在此無法立足，只好走了，再見。」這個漢子轉身便走，那女人逼得停手追前，但仍叫她同來的人動手，不要留情。

「大師兄，你這幾年很好嗎？我們多想念你。」

「謝謝妳了，師妹。」

這時王猛與馬伯欣打得難分難解，無法抽身和那人相叙。

「大師兄，你等一等，待我幫猛哥先收拾了這姓馬的再跟你叙話。」她見王猛久戰無功，怕他有失，於是便要去幫王猛了。

來人淡淡苦笑道：「不必了，你們既然要毀這地方，我趁你們心願就是了，馬兄，算了吧，看在我面上，請你受點委屈，不必再打了，我們走吧！」

「可是，老板……」馬伯欣說。

「算了，錢財是身外物，算了，他們，我們再另外設法撫恤就是了。」來人說得平靜，全無半點火氣，但師妹却驚駭了，她問：「大師兄，你是……」

「他就是這倚湖樓的老板，妳好啊，把它毀了，逼他要走了！」馬伯欣激憤地說出，他已經停手了，退出了打鬥了。

這師妹萬萬料不到是這樣，嚇得呆了，急得帶哭帶叫，要大家停手，並且抱怨地說：「大師兄，你怎麼不早說？」

「師妹，妳不必難過，我知道你們對我不滿，千里尋來，若不如妳們心願，我實在於心難安，我不會怨恨任何人，只望妳今後放過我，別再給我寢食難安，我就心滿意足了，師妹、王幫主，再見。」

「大師兄，你不能走，你不能走啊！」那師妹跪下去，抱住杜雄風的腿痛哭，王猛也跪下去認錯，打嘴巴，打得嘴角也流血了。

旁人却給這種突然的變化弄得呆住了，包括馬欣伯在內。

馬欣伯驚異地問：「老板，這

是怎麼回事？你們師兄妹怎麼有這麼大的意見？」

「這個，嗯，說來話長，還是將來慢慢的告訴你吧！王英雄已經貴為幫主，威震巴蜀，而且伸展到這裡，我師妹也羽毛已豐，卓然成家了，他們眼中早已沒有我的存在，偶然想起，也只是記起對我不滿的地方而已，這種談不上恩怨的小事，不談也吧！馬兄，你還有甚麼東西要拿的？要不要我替你求個情？讓你去拿來？」

「不，我沒有甚麼要拿的，你呢？」

「我也沒有甚麼要拿的，還是走吧！」杜雄風說完，俯下身，拉開師妹雙手，但師妹痛哭甚哀，怎也不肯放手，師兄妹便成了僵持局面。

王猛不再求杜雄風，轉向馬伯欣叩頭認錯，請他勸解杜雄風不要走，馬伯欣本來不喜歡他，見他出於至誠，受他感動，反而替他說情了。

杜雄風說：「馬兄，你怎可以如此輕易相信一個人？你比我如何？我是他們的師兄，他們還不放過，要把我的地方毀了，你就是幫他十次，一百次，他也未必感激你的，你最好還是置身事外，不要受牽連。」

原來杜雄風是邢芷的師兄，他很小便拜邢芷父親為師，極得師父痛愛，後來師父得了半身不遂之症，無法再練功，更無法示範教人，但腦袋却未受影响，雙手也沒有事，只是雙脚無力，站不穩，難移動，連坐也坐不直，坐不久，因此，後期他已無法教人，都是以口授杜雄風，再由杜雄風代師傳藝，邢芷的武功，大部份都是由杜雄風教給她的，所以，杜雄風與邢芷，其實是她的半個師父。

王猛是邢芷一位遠房親戚，他父親王裘與邢芷父親邢羽是要好的朋友，後來為仇家所殺，幸遇杜雄風援手，力退强敵，王猛才能保住性命，那一次打鬥，杜雄風曾受了傷，雖非致命，却也不輕，足足有三個月無法練功，而他出手援救王猛時，還不知道王猛與師門的關係，全是出自俠義，拔刀相助的。

後來，王猛投靠邢家，仇家也曾找上門來，都全靠杜雄風和另外兩個師弟應付過去，再後，王猛與邢芷兩人都成長了，結婚了，杜雄風因為曾救過一個孀婦，把一個有財有勢的漢子殺了，被迫出走，離開了師門，終於定居在洞庭湖畔，想不到師妹到來竟要毀了他的藏身之所。

王猛細說過去，自承過失，懇求馬伯欣代為說項。

馬伯欣亦是個性情中人，見出於誤會，且誤會又是由自己而起，也感不安，便代向杜雄風說情！

「馬兄，請你替我取紙筆來，」馬伯欣取來紙筆之後，杜雄風便振筆疾書，寫了兩份文書，一是將倚湖樓送與馬伯欣和鐵子青，一是與師妹邢芷脫離師兄妹關係。之後，問：「在場的朋友，有那一位願意出來，作個見證，寫個大名？」

結果有三個人願意作見證，簽了名，他謝過見證人，再向馬伯欣道：「願你本着過去宗旨與鐵兄同心合力，這兒，我實在不能留了，你細想之後，你會明白。至於妳，邢芷，這一紙文書，妳要好好的收藏，如果願意就留在這兒助馬兄一臂之力，妳毀了它，再建設它，也是妳的責任，妳我名份雖脫離，我暫且教訓妳，叫妳知所警惕，今後好好的做人。」手起處，拍拍打了邢芷二記耳光，一轉身穿窗疾出，落在湖上一隻小船上，走了。

邢芷伏窗痛哭，把紙揉作一團想扯碎，馬伯欣勸止，叫她保留。

後來，官方聞風追捕，證明邢芷與杜雄風已脫離師兄妹關係，杜雄風又當衆打了她兩個耳光，侮辱她，倚湖樓已不是杜雄風之物業，再由馬伯欣用了幾千兩銀子打點，至此，邢芷與倚湖樓才得保存無事，至此，他們才佩服杜雄風的預先遠見。不由他們不佩服了。（完）

骨肉情仇

武林恩怨錄

石磊·文
可飛·圖

誤將嚴父作仇敵　誓殺惡徒表孝心

八月十五，正是月圓佳節。西方天畔的晚霞，逐漸由絢麗而歸於平淡，淡淡的一抹斜陽，也消失於蒼翠的羣山之後。

距開封府五里之外的山坡上，有一座宏宅，這宏宅的工程的確浩大，倚山而建，全宅廳房，紅柱碧瓦，寬敞高大，確是氣勢不凡，正廳之中，一個五十開外，相貌威嚴的老者，正在閉目練功。

忽有一家僕送上一個紅包，老者伸手接過，一層一層的把紅紙拆開，拆至最後，老者陡然一驚，剎那間面色大變，混身顫抖，原來紅包之中包着一支餵有劇毒的「紫金鏢」，鏢下並壓着一張字條，寫着：

「飲恨毒鏢，足有廿年，沒齒難忘，今夜三更，血濺李家。」

老者看罷字條，匆匆忙忙奔進後房，找到妻子魏氏和幼子劍龍，聚在房中，先將下人盡數逐出，然後關上門窗對妻子說：「二十年來一件心事，我終於要對妳說了，昔年隨軍西行，到了一個市鎮，做了一件禽獸不如的事情，事後被追擊，被我用紫金鏢擊殺，二十年後的今天，仇人終於找上門來，妳快帶劍龍躲進地下室，無論聽到了什麼聲音，都不許出來，假如今晚我沒有叫妳們出來，三個月之後妳們方可出來，馬上去武當找靜音道長，千萬切記。」囑咐完畢，也不許魏氏追問，就把她們母子二人帶到地下室，還備好糧食，待一切事情辦妥之後，那老者就把自己封存了多年的寒光劍取了出來，端坐廳中，靜候來敵。

到了三更時分，月華四射，忽然聽頂「克察」一聲，老者知道是那人來了，當下立即沉聲喝道：「既然來了，何不下來談談。」

剎那間，由屋頂上跳下一個身穿灰袈裟的僧人，站在天階裡，叫道：「季鷹，快出來受死，姦母殺父之仇，今晚要連本帶利清還。」

季鷹心裡一愕，這個番僧本領可不小，不但知道我搬到這裡，連我的姓名也查得一清二楚。當下立即提劍穿門而出，見天階上那番僧年紀不過二十歲，生得眉清目秀，好一個英俊的少年，心中不禁納悶，也喝道：「你是什麼人？膽敢到此撒野？」

那青年番僧怒氣沖天，一面抽出佩劍，一面則厲聲答道：「叫你死也死得明明白白，二十年前你污辱的那個女子，就是我的娘親，被你用紫金鏢殺死的，正是我的父親，你還不快快的納命來。」

語畢，揮劍便向季鷹的「大椎」和「神道」兩大穴刺到，季鷹見那青年番僧來勢兇猛，那敢怠慢，寒光劍立即舞起一朵劍花，一招「橫空出世」將對方來勢一封，奮起精神，力鬥青年番僧，兩人打得天翻地覆，那青年僧人年輕力强，功力與季鷹不相伯仲。

五十招過後，季鷹大喝一聲，隨即一招「神龍擺尾」虛晃了一招，那青年僧人橫劍一架，左肩全露，季鷹隨即一招「風捲殘雲」，把青年僧人的左肩劃了一道深深的血痕，青年僧人見自己受創，隨即一招「春雲乍展」把季鷹迫退三步，翻身上瓦。

季鷹大喝一聲，道：「小子那裡走？」於是一縱身亦跟踪而上，誰知那青年僧人冷哼一聲，舉手一揚，數十點寒星向着季鷹的門面和腰間各要穴打到，認穴之準已達到高手境界，季鷹大吃一驚，跟蹌之間雙腿一蹬，平地昇起六尺，忽覺右脚跟的「昆侖穴」一麻，立知不妙，一閃身，退回地面，就聽得那青年僧人冷聲笑道：「報應，報應，也叫你嚐嚐梅花針的滋味，中了我的梅花針，十二個時辰之內叫你毒發攻心而死，以償殺父姦母之仇。」

說罷，也不理會季鷹，提劍向內搜查。

季鷹强自把穴道封閉了，懍聲說道：「你現在殺了我，仇已報了，還要入屋幹什麼？」

那青年僧人一回頭，目露兇光，獰笑着答道：「聽說你娶了一個絕色佳人，今晚我要當你的面嘗嘗淫人妻子的報應，嘿！還有你那寶貝兒子……」說着，揮劍把廳中那張枱子削劈成兩截。

季鷹一聽他這話，不禁打了個寒戰，這時也顧不得本身的傷勢，提起眞氣，趁那青年僧人再次回身的時候，雙臂運功，凝聚了全身功力，飛躍而上，一招「猛鷹撲兎」猛向那青年僧人撲去，那青年僧人雖然在盛怒之下，却也耳聰目明，陡覺一股勁風撲到，猛然斜出三步，隨即揮起長劍向着季鷹左臂劈下，季鷹大驚，想不到那青年僧人反應得這麼快，欲收回已老的招式已然來不及了，只聽「克察」一聲，硬生生一條左臂掉在地上，也在同時，季鷹的右臂已搭上那青年僧人的後肩，但因左臂被削，眞氣一散，勁道大失，因右手已搭上那僧人的後肩，這一失勁，立時下跌，屆時把那僧人的袈裟撕破，前胸露出。

這數下動作在同一時間發生，待那青年僧人驚覺時，回望一看，但見季鷹雙目圓睜，眼中血絲滿佈，咬牙忍受着毒針斷臂雙重痛苦，神情甚是恐怖。

突然，季鷹雙目睜大，伸出僅餘的右手，指着那青年僧人胸前的那個銀牌，激動地嘶聲說：「那是……誰……誰給你的。」

那青年僧人本能地一按胸前那個銀牌，倒退一步道：「這個你管不着，這是我媽生前掛在我的胸上的。」

季鷹極力忍着身上的痛苦，兩眼含淚，沉聲道：「求你將銀牌給我看看，就是你馬上殺了我也可以，我死了也是瞑目的了。」

那個青年僧人沉吟了半晌，終於把掛在胸前的銀牌取下，遞給季鷹，季鷹用抖戰的右手接過銀牌，接着仔細看了一遍，然後，慢慢抬起了目光，在那青年僧人身上從頭到尾打量了一遍，於是便問道：「你叫什麼名字，是誰要你來報仇的？」

那青年僧人答道：「我叫哈迷，是我父親臨死時留下的遺言，要我們族中最佳武士，來中土殺了你報仇，却總是受我娘的反對，一直未能實行，直到我娘去世，才由我前來找你算賬，你這狗賊，害得我連父親都不能見一面，我就是把你碎屍萬段也不能洩我心頭大恨。」

季鷹聽他說完，接着問道：「你娘臨終時可有什麼言語留下？」

那哈迷突然一驚，喝問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季鷹雙目一閉，凄然地說道：「你說，你娘臨終時可有什麼遺言留下？」

哈迷停了一會，方才答道：「我娘臨終時叫我別找你，同時，並要我把姓季的人看作自家人一般。」

季鷹至此，已是老淚縱橫，長聲問道：「你今年多大？」

哈迷望了季鷹一眼，答道：「二十。」

季鷹長長嘆了一口氣，喘息半晌，方才接下去：「孩子，你可知道我就是你的父親嗎？」

哈迷聞言大怒，一擺佩劍，就要動手，喝道：「放你的狗屁，你是我的殺父仇人，還敢滿口胡言！」

季鷹嘆道：「我豈是胡說，當我一看見這銀牌，就知道你是我的孩子，如你不是我的孩子，你母親就不會阻止你來報仇，又怎會把我平日所掛的銀牌掛在你頸上，你可知道這銀牌乃我從前臨離開你娘時贈給她的，而且銀牌上並刻有一隻大鷹，你看看這鷹和大廳的鷹一模一樣，這是如何假得了呢？」語畢，雙眼已充滿了淚水，良久，才又嘆了口氣，說道：「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哈迷此時呆如木鷄，痴呆地站在當場，大約過了一盞茶工夫，突然號啕大哭，凄切悲慘。突然，從懷中掏出一個白玉小瓶向季鷹扔來，便轉過身子，如飛而去。

季鷹一抓沒有抓着他，哈迷身

影已如一縷輕烟似的，消失在小徑之上。

季鷹惘然半晌，拿起身邊的白玉小瓶，一看，原來是梅花針的解藥，當下將傷口療治停當。這才去地下室把魏氏劍龍兩母子放了出來，魏氏見季鷹左臂失落，哭不成聲，慌忙令家僕取金創藥，替季鷹把斷臂傷口封起止血。

經過一夜事端，此時東方已露曙光，哈迷沿着下山小徑向下奔去，突然間，只見山下突然竄起兩條暗淡的人影，步履矯捷，疾如脫兔般一先一後循着山徑向上奔馳，哈迷立在山徑中，喝道：「來者何人？」

登山的兩人，來勢迅速，宛如幽靈，一前一後，瞬眼已經停身在哈迷數尺之前。只見兩人均已逾五旬，前面一人，長六尺左右，一副馬臉、酒糟鼻、青蛙嘴、雙目開闔之間，精光四射，一望去就知此人不是等閒之輩，後面一人，身高更在七尺以上，一張黝黑的長臉，兔耳猴腮，兩目閃閃發光，兩道濃眉分吊耳際，二人全是黑布大褂，腰繫麻繩，忽然聽得一陣哈哈長笑，聲如洪鐘，震耳欲聾，懾人心魄，已知是中氣極是充沛，這時此人冷笑道：「小和尚，你又是何人？」

哈迷好像對二人兇狠之狀，並不介意，答道：「我是季鷹的食客，未知兩位登山有何事情？」

黑臉老頭仰面一陣哈哈大笑，也不打話，猛然以迅速無倫的手法向哈迷劈出一掌，威猛無匹，快如閃電，哈迷見來勢兇猛，不敢怠慢，慌忙斜出三步，堪堪避過掌風，一招過後，二人已是易地而處，那黑臉老頭和濃眉老叟各自冷哼一聲，頭也不回直奔季家。

轉眼間，二人已來到季家門前，那黑臉老頭喝道：「季鷹出來再見個眞章！」片刻只聽得對山傳來清徹的回音。

不多久，二人立身之前有人接話道：「在下在此。」

黑臉老頭一抬頭，但見季家門前下，赫然立着一個獨臂老者，手持長劍，凝望來者。

濃眉老叟一聲冷哼，說道：「季鷹，久違了，十年前長白山斷指之恨，我劉風無刻敢忘，十載縈心，今日少不了要還劉某一個公道！」

黑臉老者更打個哈哈，凝望季鷹的左袖，譏道：「想不到季鷹竟然變了個獨臂劍王。」

季鷹緩緩走下石階，微微一笑道：「嵩山雙叟，眞乃信人，在下迎接來遲，請恕罪。」

濃眉老叟禮也不回，冷冷答道：「咱們那有工夫去說廢話，咱們今日若是不見眞章，絕不罷手！」

說着，回頭招呼那黑臉老頭，「老二，上啊，今日不把季鷹殺掉，也難洩我十年來斷指之恨。」

季鷹微微一笑，說道：「劉風還是十年前的豪氣依然，其實，天下是沒有解不了的仇恨，十年前在下劍底留情，只不過削去閣下二截手指，如今我也斷了一臂，你何必要作趕盡殺絕之事呢？」

話未完畢，濃眉老叟一聲斷喝：「住口，你倒說得輕鬆，你斷臂祇不過是你的冤孽，我劉某斷了指之恨，不報此恨，誓不爲人。」說時遲，那時快，嵩山雙叟未容季鷹多作預防，已是一聲斷喝，各自抽出長刀，兩股刀風分由左右直向季鷹撞到，季鷹無暇多慮，立即右臂長劍一圈，舞起一道劍光，把雙叟的來勢卸去，刹那間，三人絕招層出，刀光劍影，打得塵土飛揚。

十招過後，漸見强弱分明，嵩山雙叟退隱苦練，果然是武功大進，雖然季鷹乃是當今有數的高手之一，但斷臂的傷還不及二個時辰，元氣未復，那裡是雙叟的對手。

且說場中，濃眉老叟見漸佔優勢，一聲怪笑，劍掌齊發，直向季鷹撲了過來，快得出奇，只見他右手舞刀一招「拗花朝地龍」，忽而上挑，忽而平砍，向季鷹左脅下「期門穴」擊到，左掌運勁撲向季鷹「璇璣」重穴進擊。

季鷹欲退不及，只得向橫滑步轉身，避過濃眉漢子所襲的「璇璣」重穴，然後勉力舞起寶劍硬接一刀，只聽得「鏘鏘」兩聲，震響了整個山區，濃眉老叟後退了四步，胸中一陣血氣翻騰，連忙運氣調傷，幸而所傷不重。

季鷹却因倉促接招，運氣不足，當堂被震得連退七步，一屁股坐到地上，「哇」的一聲吐出一口鮮血，顯然已受嚴重內傷，急忙盤膝坐在地上，運氣療傷。

黑臉老頭獰笑連聲，得勢不饒人，兩脚一頓，凌空拔起五尺多高，翻身錯腰，頭下脚上，向着坐地療傷的季鷹猛撲而下，季鷹突覺頂門受襲，欲翻掌接招，却是力不從心，在這電光石火一刹那間，忽然斜刺裡一條人影竄到，大喝一聲，長劍抖起一朵劍花，刺向黑臉老頭的「天靈蓋」，好一招「圍魏救趙」，黑臉老頭忽覺受襲，不得已先撤劍側身，斜落在地上站穩，待看清來人，原來正是先前的那個青年僧人。

且說剛才哈迷在小徑上和嵩山雙叟交過一招，見此二人不懷好意，回念一想和季鷹的關係，也罷，好歹也要回去看看，於是施展輕身功夫追趕嵩山雙叟回到季家門前，遠遠站在樹林邊看個究竟，直到季鷹不能自保，但覺心中一酸，便出

手救回了季鷹一命。

黑臉老叟見哈迷橫裡殺了出來，心中大怒，不由分說，向哈迷連連進招，轉眼間兩人纏在一起，鬥得天愁地慘。

再說濃眉老叟和季鷹各自運功療治一炷香時間，濃眉老叟再度發招，一招「先聲奪人」，長刀刀身震出無數道勁力向季鷹襲去。

季鷹剛好運功一週天，眞氣回歸丹田，身心爲之一暢，於是劍招一化，寶劍橫施，以「橫掃千軍」一式攻出，只見濃眉老叟身形一伏，展出「氣吞河山」一招向季鷹攻去。

哈迷長劍挑起，一輪霞光幻現在半空，攔住了濃眉老叟，雙方鬥得難解難分。

再鬥二個時辰，季鷹由於劍傷燊燊，漸漸力不從心，處於下風，只見季鷹一招用老，濃眉老叟大喝一聲，身形直撲而起，向季鷹追去。

季鷹見濃眉老叟又追過來，他咬了咬牙，自知這樣下去非死不可，他身形也撲起，手中長劍飛出，直插濃眉老叟心房，只見那濃眉老叟手中長刀一翻，以「化險爲夷」一招震飛了季鷹飛來之長劍。連消帶打，向季鷹眉心砍去，祇見季鷹身形一擰，在半空中一翻，右手雙指向濃眉老叟雙目點去。

濃眉老叟長刀一起，「猛龍過江」直襲向季鷹之小腹，季鷹竟然不理，雙指仍向濃眉老叟雙目點去。

濃眉老叟心中大驚，他想不到季鷹此時竟抱了必死之心，他急忙飛身跳開，季鷹易指爲掌，全身功力聚於一掌，向濃眉老叟擊去。

濃眉老叟雖然變換了身形，砰的一聲，他被季鷹一掌擊中右臂，全臂由紅變黑，成了一隻廢臂，而季鷹也被濃眉老叟一刀挑中，重重的摔在地上，只見小腹以下，一片血肉模糊，死狀甚慘。

哈迷和黑臉老叟鬥得正劇烈，忽聽得那邊刀劍無聲，連忙展出「雙鳳朝陽」連環劍法，把黑臉老叟迫退三步，一縱身，跳到季鷹身旁，只見季鷹一動也不動，心中大慟，魏氏也立在季鷹身旁，悲慟不已。

正在此時，山脚突然一聲長嘯，刹那間一條灰色的人影已落在當場之中，來者紅顏鶴髮，一身灰衣，兩眼精光閃閃，年約六旬左右。

來人立身當場，兩道目光一掃四週，隨即向嵩山雙叟冷冷的道：「嵩山雙叟果然夠狠夠毒！」

黑臉老頭也不示弱，喝道：「你這武當靜音老道也不是什麼佛心慈面的東西，你今天如有意來淌這混水，嘿……」

武當靜音道長撇嘴一笑，道：「別人怕你們嵩山雙叟，但我靜音可沒有把你倆放在眼中，在下今日來遲一步，終身飲恨。今回要是不給你們一點顏色看看，你們眞以爲武林中沒有半個能人了。」

黑臉老叟知道這武當老道功力深厚，一面說話，一面早已把全身勁道聚集在長刀之上，準備一擊，聞言也不用多說，長刀上舉，向靜音道長當頭砍下，靜音道長把手一揮，急步轉身，早已轉到黑臉老叟左側，駢指點向他的「丹田穴」。

黑臉老叟旋身滑步，右手刀原式不變，向靜音道長連頭帶肩橫砍而去，靜音急忙身形後仰，脚跟用力，平地射去五、六尺之遠。

黑臉老叟得勢不讓人，身形一晃，欺身直追，靜音道長雙掌一振，一式「猛虎歸洞」先將來勢迫退，接着雙掌變抓，使出武當絕招「運手鷹抓」直抓黑臉老叟，將前後左右方圓數尺內俱罩在掌風之下。

祇見這黑臉老叟竟然不懼，騰跳閃避，刀劈拳打與靜音道長堪堪打個平手，刹那間，靜音道長也難取勝。

濃眉老叟手臂雖廢，但影响不大，經過眞氣運轉，已然恢復了勁力。

此時哈迷心中悲慟莫名，提劍一個起落就向濃眉老叟刺去，濃眉老叟一面應招，一面暗忖：「這個青年僧人和靜音道長聯手，我兄弟未必是敵人的對手。」當下不由心中惡念頓起，連發怪招，向哈迷眉心小腹刺去。

哈迷見來勢不妙，斜退五步，濃眉老叟見機不可失，一晃身逕自撲向魏氏，待魏氏驚覺欲避，那裡還來得及，早已被濃眉老叟伸手點了她腹部的「太乙穴」，並一手將魏氏夾在脅下，大聲對黑臉老叟叫道：「老二不要纏鬥了，快走！」人早已凌空飛起直向山下走去。

哈迷欲阻已不及，委實是濃眉老叟的動作太快了，祇得展開輕功向濃眉老叟直追而去。

再說黑臉老叟與靜音道長苦鬥，忽聽得濃眉老叟招呼他逃走，一回頭，見濃眉老叟夾着了那美麗婦人如飛而去，心中不由大喜。

原來那黑臉老叟甚是好色，見濃眉老叟挾了這美麗婦人，身雖仍和靜音道長相鬥，但是他那顆心已跟着那濃眉老叟飛去了。

高手較量，豈能分心分神，黑臉老頭一個分心，左肩上已結結實實中了靜音道長一掌，直打得身子搖晃，血氣翻騰，急忙旋身，連忙後退，靜音道長是何等人物，就在黑臉老叟欲退時，雙掌平推，一式「三手神猿」，一股勁風猛向黑臉老叟背後的「神堂穴」撞到，祇見黑臉老頭欲退不能，只得猛一提氣，身

子凌空飛起，雖是堪堪避過了致命的穴道，但是身子仍被那股迅猛的掌風掃中，像斷線風箏般被打落在宅前的樹林之中，身受重傷。

靜音道長雖然一招見功，把黑臉老叟震飛，但是經過這場搏鬥，額際亦微微出汗，此時更見魏氏被擄，濃眉老叟逃遁，也顧不得陳屍地上的季鷹，如飛般向山下追去。

且說濃眉老叟擄劫得美貌的魏氏，如飛的飛奔下山，一口氣就奔出了五十餘里，眼前一片密林，濃眉老叟惦掛着老二黑臉老叟未見跟來，而同時也知道靜音道長非泛泛之輩，論功力，靜音道長要在黑臉老叟之上，當下更覺悶悶不樂。

漸漸的覺得有緊急的脚步聲從遠處而來，知道那青年僧人已離不遠，當下只好奔入密林，找了一個隱蔽的山洞，將魏氏放下，自己則坐在洞口運氣治傷，不一會，只聽林外有衣袂之聲，似有人已追至密林，濃眉老叟急忙隱妥身形，側耳細聽，只聽得一個蒼勁的聲音道：

「小法師，且慢入林，那個濃眉老鬼險詐之極，既帶了魏氏，又明知道他兄弟黑臉老叟被我擊傷，豈會遠去，現在必然是藏在叢林之中，我們這一冒失進去，說不定會着了他的道兒。」

另一個少年聲音答道：「靜音道長，那濃眉老賊雖然險詐，我等小心就是了，好歹也要救回魏氏要緊。」

停了一停，那蒼勁聲音又道：

「小法師，且隨我來。」

就聽得草聲悉率，顯然是靜音道長和那個青年僧人已經緩緩進林來了。

那濃眉老叟聞聲一愕，敢情是老二黑臉老叟已遭了毒手，目下自己又受了傷，諒也敵不過靜音那老道和那年輕的僧人了，倒不可輕易暴露身形所在。

主意打定，悄悄縮身退回洞中，只見那魏氏已然甦醒，張口欲言，當下急忙把她的啞穴點了，然後凝神而聽，凝氣運功，以備萬一。

又過了一頓飯工夫，外面靜悄悄的，並無半條人影，濃眉老叟按捺不住，又偷偷地爬出了洞外，東張西望，那裡有半條人影。

好不容易又捱了二個時辰，日已中天，濃眉老叟輕輕的爬出洞外，前後左右探視一遍，並無什麼可疑之處，以爲靜音道長和那年輕小僧人經已遠去。方才放心縱出樹林，正要起步走回季宅打探黑臉老叟的生死存亡。

突然身後不遠處有人「哈哈」地一聲怪嘯，濃眉老叟大吃一驚，猛地一式「游龍探身」右手拍出一股勁風，向那飛聲之處撞去，但只聽得枝折葉飛，那裡有半條人影。

濃眉老叟更驚，急忙展開身形，環林搜索一圈，但仍然未有發現有可疑之處，心下甚是納悶，正在出神，忽然一道勁風來自身後，濃眉老叟聞風聲而低頭，伸手一接，張手一看，原來手中握着一支手指粗般的樹枝，雖然樹枝接到，但已震得五指酸痛。

濃眉老叟連番被戲，不由大怒，厲聲喝道：「那一位朋友藏頭縮尾，算得上什麼英雄好漢！」

突然，就在濃眉老叟停身之後，有一個冷冰冰的聲音沉聲道：

「憑你這小子也能跟老夫做朋友嗎？」

濃眉老叟這一驚非同小可，憑自己五十載的內功火候，來人掩至身後，竟未發覺，這是何等神妙之事，亦可見來人輕功之高，於是猛然一個回身，運勁待敵，只見一丈開外，站着一個矮矮胖胖的老頭，此老滿頭銀絲，一綹雪白的銀鬚直垂到胸前，只見那銀鬚銀髮的老頭子對濃眉老叟一齜牙，說道：「怎樣，不認得祖宗嗎？」

濃眉老叟見他未運氣發勁，但字字出聲均「嗡嗡」震耳，令人心氣盪搖，濃眉老叟突然地記起一個人，急忙後退，雙掌提勁，問道：

「你莫非是東海矮仙嗎？」

那矮仙又一齜牙，搖頭擺腦冷笑道：「你這小子也有幾分見識，我且問你，你把那年輕婦人捉來作甚？你倒說給你祖宗聽聽。」

濃眉老叟一聽這個果眞是東海矮仙，已嚇得心驚膽戰，原來那東海矮仙據傳年已在百歲以上，四十年前，他練成一套武林無上武功「太眞掌法」之後，在江湖行走，其性情怪癖，心狠手辣，就在短短數年時光，毀在他雙掌之下的武林中人不下有百人以上。

這東海矮仙每遇一件事，都不問是非曲直，但憑心中的喜惡，無論正邪兩道，凡是撞在他手裡的，不死也落個終生殘廢。

早在三十年前，武林五大門派不值其所爲，五大掌門合手聯攻，但矮仙當年功力絕頂，正處全盛之年，竟有四派掌門被其「太眞掌法」所斃，他也受內傷而逃，不知所踪，武林中人均認定他已坐化了。

濃眉老叟沒想到自己竟在此地碰到了他，當下連忙陪笑道：「原來是大仙駕到，小子不知，恕罪，恕罪！」

東海矮仙面一板，冷聲問道：「祖宗問你爲何把那婦人捉來，你爲什麼不說呢？」

濃眉老叟腦裡像風車一旋，心想東海矮仙生性怪癖，隨時有被其所殺的危機，當下暗定了一條脫身之計，即對矮仙笑道：「大仙請息怒。」即時將眼向四週掃射一遍，

故作神秘地說，「這女子乃是當今開封府高手季鷹的姘頭，據說季鷹得到一本武林無上心法，如今季鷹被殺，我想這本無上心法，就只有這個女子知其所在，因此我將她捉來，却巧被武當靜音道長追擊至此，欲置我於死地，大仙來得正好，如此武林至寶，唯有德者居之，我就將此女子交給大仙吧，但現在靜音道長和一個年輕僧人正全力搜索這女子，大仙，你必須設法擊退這兩個人才好。」

濃眉老叟這一番話是信口雌黃，主要的目的是促使矮仙和武當靜音道長及哈迷爲敵，讓他們兩個之間鬥個你死我活，自己則可以逃之夭夭。

豈料東海矮仙個性貪婪，如此高齡還欲收天下之頂尖兒武功集於一身，練個金剛不壞之軀，濃眉老叟一番話正中矮仙心意。

只見他身形一挪，隨伸右手，未容濃眉老叟有閃躲之念，快似電光石火般捉住其右手「天府」重穴，沉聲喝道：「你這話當眞？」

濃眉老叟未提防東海矮仙有此一着，就已被制，那裡還敢反抗，於是連聲應道：「怎麼不是眞的？晚輩怎麼敢欺騙大仙呢？」

東海矮仙連聲冷笑，但是他雙目神光閃動，滿臉得意之色，自言自語道：「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當下又怪笑連聲，聲震長空，樹葉紛紛落下。隨即向濃眉老叟一揮手道：「快將那女子帶來給我。」

濃眉老叟應聲轉身，覓路回山洞，豈料剛進山洞，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氣，洞裡那兒還有魏氏踪影，只是空空盪盪，早已人跡渺渺矣。

濃眉老叟正在不知如何是好，已聽得洞外東海矮仙急聲厲喝，道：「那女娃娃呢？」

濃眉老叟一吸氣，回身單掌護胸，躍出洞外，低聲道：「大仙，快追，人已被武當靜音道長救走了。」

東海矮仙聞言大驚，當下無暇細想，急忙一個轉身，兩袖左右雙拂，人早已凌空躍起七八丈，落身在高高的樹梢之上，放眼四望，但見正前方隱然有三條人影，似脫韁之馬，向前疾走，東海矮仙也不向濃眉老叟招呼一聲，凌空虛渡，就在樹梢之上，如在平地一般大踏步向那三條人影趕來。

濃眉老叟見東海矮仙刹那間已失去踪影，暗讚一聲：「好快！」於是，那敢怠慢，兄弟情深，隨即一伏腰，再向季家奔去，看看那黑臉老叟是生是死。

* * *

東海矮仙快如閃電，轉眼之間，業已追到此三人，月光之下，却見三個青袍道士，並無女子在內，但東海矮仙已急似瘋狗一般，大喝一聲：「三個雜毛，還不快給我站住！」

那前面三個道士大吃一驚，齊齊停住身形，翻手由背上撤出長劍，其中一人問道：「是什麼人？膽敢阻擾貧道等趕路。」

東海矮仙哼聲問道：「你三個雜毛可是武當弟子？」

另一個道士應道：「貧道等正是武當弟子，不知施主有何見教？」

東海矮仙忍下心中怒氣，喝問道：「你們可見有二男一女路過？」

第三個道士答道：「我們不見有什麼人路過。」

東海矮仙聞言嘿嘿怪笑，鬚髮怒張，更不回話，欺身追上。

那三個道士也不示弱，迎身躍前，三劍一左一右一中，分別向東海矮仙「肩井」和「璇璣」、「大椎」三個要穴刺到，突然間只見青衫一閃，三人只覺眼前人影失去踪跡。

三個武當弟子正欲轉身，忽聞一聲慘叫，其中一人已着了道兒，被東海矮仙一掌拍中了天靈蓋，腦漿直流，死於非命。

另二個武當弟子眼見同門慘死，急忙長劍一圈，正欲抽身退後，忽覺背後勁風撲到，只聽得連聲慘叫，兩名武當弟子連人帶劍，竟被震飛出十丈開外，重重跌下，口噴鮮血而亡。

東海矮仙舉手之間，連斃三名武當無辜弟子，可見其人心狠手辣，性情怪癖無以復加。

東海矮仙雖然連斃三人，但胸中怒氣未消，回頭又不見濃眉老叟追來，更加怒不可遏，連忙飛身施展輕功，返回林中山洞，那裡還有濃眉老叟的人影，氣得七孔生烟，雙掌齊飛，把周圍樹枝打得紛紛斷折，一轉念，連忙取道直奔季家去。

* * *

原來剛才魏氏被濃眉老叟點了啞穴，放在山洞中，後來濃眉老叟竄出洞外，未幾魏氏就覺得外面濃眉老叟喝罵之聲，漸漸遠離。

正在納悶之際，忽然人影一閃，一個黑影閃入洞內，迅速將其穴道解開，並挾着其身子急急忙忙竄出洞外，轉了三、五個彎，走進一處隱蔽的岩石後，原來此人非別人，正是那年輕僧人哈迷，隱身在岩石後的武當靜音道長見到哈迷將魏氏救回，心中一寬，示意兩人蹲下不要出聲，然後繼續偷聽外間動靜。

原來剛才東海矮仙和濃眉老叟的對話，靜音道長和哈迷聽得分明，靜音道長沒想到三十年前的武林

邪人東海矮仙還活在世上，當下心想即使和哈迷聯手之下也不是他敵手，何況還有濃眉老叟，便只得靜觀其變。

半晌，祇聽得濃眉老叟叫道：「大仙，快追，人已被武當靜音道長救走了。」

靜音道長由岩石裂縫張望出來，但見東海矮仙飛身上樹梢如飛向西走了，又見濃眉老叟向東奔出密林。

當下三人才敢從岩石後慢慢走了出來，魏氏長長吁了口氣，才向武當靜音道長及哈迷襝衽施禮，謝過救命之恩。

靜音道長嘆一口氣，道：「眞想不到季鷹竟不敵嵩山雙叟。」哈迷聽了低頭不言。

片刻，靜音道長望着哈迷，問道：「小法師，以前我們未曾見過面，你是路見不平，還是季鷹的什麼人？」

哈迷一見靜音道長爲人慈祥，想起季鷹之橫死，心中一酸，當下把昨夜之事一五一十告知靜音道長，靜音道長聽了，大嘆：「罪過，罪過！」

魏氏和哈迷兩人對望着，淚水汩汩而下。

過了好半晌，靜音道長打破了沉默，嘆了一聲道：「往者已矣，此際還是回去收殮季鷹屍體後，再作道理。」

哈迷激動地道：「我要手刃那濃眉老賊，否則我似乎很不孝了。」說罷，三人向季宅直奔而去。

* * *

濃眉老叟擺脫了東海矮仙，當下直奔到季家門前，祇見季鷹仍然橫屍當場，自知靜音道長與那年輕僧人不久將回，當下不敢怠慢，四處去找尋黑臉老叟，當行至叢林邊，果見老二橫躺在地，氣若游絲，便慌忙背起黑臉老叟，直奔下山，到得山下，濃眉老叟大吃一驚，只見那年輕僧人攔住去路，靜音道長和那女子則立在樹蔭之下。

濃眉老叟喝道：「小禿奴，我與你並無過節，爲什麼處處找我麻煩。」

哈迷見這濃眉老叟出言侮辱，心中大怒道：「你可知季鷹是我什麼人？」

濃眉老叟打個哈哈，把黑臉老叟放在草叢，笑道：「莫非你是他的兒子？」

哈迷答道：「正是！」

濃眉老叟更是大笑，譏道：「你這僧人，亂認人爲父，可笑！可笑！」

哈迷更氣，怒道：「我要砍你這老賊，替我父親報仇！」說完身形一起，抽出佩劍，一式「鳳凰展翅」向濃眉老叟劈去。

濃眉老叟凝立不動，見這年輕僧人衝近，身形急轉，反手抽出長刀向其頸項間砍去，年輕僧人一擊不中，心中早有打算，他身形一轉，右劍虛晃一招，翻身伸出左手雙指，向濃眉老叟雙目點去。

濃眉老叟竟不閃不避，反而迎了上去，單刀一起，橫掃那年輕僧人胸前。那年輕僧人哈迷忽覺胸前寒氣陣陣，只得撤招，將身形一昇，濃眉老叟掃了個空，祇見哈迷雙足立下，向濃眉老叟胸部踢去。

濃眉老叟長吸一口眞氣，身形以「倒轉乾坤」之式飛起，在半空中飛繞一週，長刀向哈迷背後刺到。

哈迷見濃眉老叟動作神速，心中吃了一驚，被迫落地，濃眉老叟此時也不欲直追，也翻身落地，二人這一交手，刹那間互換了三、五招，哈迷和濃眉老叟兩人互視了片刻。

濃眉老叟面上輕視的一笑，向前逼進一步，長刀翻起，又攻擊哈迷的胸前，哈迷不欲硬接，斜身用劍鋒撥開刀勢，濃眉老叟以爲哈迷不敢硬接，他身形直逼向前，向哈迷迫去。

哈迷身形以「飛繞星羣」招式飛出，伸出長劍，直指濃眉老叟的脅下，濃眉老叟冷哼連聲，看準哈迷劍勢，舞起長刀用了七分功力擊出，但見刀劍一交，火光四起，兩人各自倒退了一步，刀劍均脫手而飛。

濃眉老叟面色微變，要知道如今濃眉老叟左臂已被季鷹所廢，長刀又脫手而飛，如比掌力，以單掌敵哈迷雙掌，必敗無疑，當即挪步欲接回長刀，但哈迷得勢不饒人，跟着身形一矮，以「連環掌法」方式雙掌先後向濃眉老叟擊去。

濃眉老叟怒哼一聲，自知不敵，不敢硬接，連忙側身讓步。

哈迷既已佔了上風，不再客氣，追踪而上，運掌成劍，當頭削去，濃眉老叟怒吼一聲，翻身出掌，掌勢微交，濃眉老叟被震得連退三步。

哈迷僧人身形直迫而上，雙掌以「奔騰萬馬」之勢擊出，濃眉老叟又接了一掌，又是震退了五步，他祇感到胸中一陣陣血氣翻湧，不能自制，哈迷再迫了上去，濃眉老叟大喝道：「慢！」

哈迷並不理會，一式「橫掃千軍」聚了八成功力，向濃眉老叟既快且猛的撲到，突然間聽到了一聲大喝，隆然巨响，場中惡鬥二人已然硬接了一掌，這聲大喝，正出自哈迷之口，一閃間人影突分，濃眉老叟身形「蹬蹬」往後倒退了，直衝出五丈開外，頹然倒地，不能動彈，片刻，一條黑色血柱從濃眉老叟

口中噴出，奄奄一息。

哈迷也被震退了五六步，身形才站定，然也手按胸腹，搖搖欲墜，魏氏見狀，急忙竄上，一把扶住哈迷。

靜音道長身形竄起，落在嵩山雙叟倒地之草叢視察兩人傷勢，已是萬萬不能活了，才回身幫忙哈迷坐下，運氣助其療傷，幸好哈迷功力深厚，不久臉色已然恢復紅潤，並無大礙。

忽然遠處傳來一陣笑聲，由遠而近，靜音道長一抬頭，見來人竟是今日在密林中見過的矮仙，心中不由自主的有些畏懼。

東海矮仙見到了靜音道長大笑了一陣，道：「你是不是武當靜音道士？」

靜音道長答道：「是又怎樣？」

東海矮仙又打個哈哈望着魏氏道：「這個女子，嘿！」

靜音道長想起濃眉老叟對矮仙信口開河，胡言亂語的話，已明白了矮仙的意思，當下答道：「大仙，濃眉老叟的話乃屬謊言，你怎能信以爲眞！」

矮仙哈哈大笑道：「什麼？他的話是假的？啊！原來你想將這無上心法據爲己有，沒有這麼便宜。」

當下不由分說，欺身過來，欲擒魏氏，哈迷見矮仙動手拿人，喝道：「矮仙，你別欺人太甚！」當下右手探囊，隨手一揚，只見滿天梅花毒針向矮仙飛到。

矮仙身形斜斜飛起，居然伸手把梅花毒針盡數打落，笑道：「你這小子的雕蟲小技何足懼哉！」

哈迷大吃一驚，慌忙抽出佩劍，準備迎敵，靜音道長見今日之事，東海矮仙必不肯罷休，自知不敵，也要聯手鬥一鬥這個東海矮仙，雖然靜音道長和哈迷兩人已是當今兩大武林高手，奈何矮仙年逾百歲，功力已到爐火純青，自然比這兩大高手勝上一籌，一交鋒，已見矮仙步步進迫，舞起「龍形神拳」，無比勁力向二人撞到，只聽得靜音道長大叫道：「哈迷切勿接招，咱們用游鬥方法消耗他的氣力。」

哈迷會意，馬上輕蹤巧跳，往回游竄，避過矮仙的掌風，並不時旁側抽空發招。

矮仙見兩人與之巧鬥，連發十數招也打不到對方，心下越怒，祇見矮仙平地竄起，快似風捲雲旋，連番向兩施出「鐵鈎神爪」，祇見指爪到處，抓石石碎，抓樹樹裂，其勢驚人之極，兩人越戰越是心驚膽寒，越戰下去越是險象環生。

忽見遠處傳來一聲長嘯，轉眼間一個童顏金髮的女道姑立在當場，喝道：「矮仙老頭，咱們三十載一別，想不到你還在世上？」

矮仙正在連連發招，忽聽得這個熟悉的聲音，當下立即收招抬頭一望，打個哈哈，道：「原來是峨嵋虛雲師太還在世上，閣下還想如何？」

虛雲師太大怒喝道：「當年之恨，今日還欲見個眞章，你這個武林敗類，人所共誅之。」

矮仙自負甚高，對虛雲師太並未放在眼中，須知三十載之前，矮仙縱橫江湖，濫殺無辜，武林正道中人均欲誅之爲武林除害，奈何矮仙功力太高，竟無人能勝，當時武林五大門派掌門，少林智行大師、武當惠清道長、峨嵋虛雲師太、崆峒月清眞人及崑崙派丁雲龍在衡山相會，決定聯手誅除矮仙，當年的惡風雲亦在月圓佳節掀起，是夕南嶽之巔，五大高手聚於峯頂，矮仙以一敵五，竟然還佔優勢，經過一場的惡鬥，五大掌門先行有四人被矮仙的「太眞掌法」擊斃，獲倖免的祇有功力最高的虛雲師太，但亦被矮仙掌法所傷，不過虛雲師太的「綿陰掌」亦傷了矮仙，此役過後，武林漸復平靜，而四大門派的掌門亦紛紛由能者繼位，少林由玄法大師接任掌門，崆峒則由慧眞接掌，崑崙則由番僧塔木圖繼位，要知哈迷他自幼即隨塔木圖習藝，算起來和矮仙有一段樑子，至於武當由靜音道長繼任掌門。靜音道長當年是恩師惠清道長慘死，曾立誓要替恩師報仇，奈何數十年功夫並無進展突出之處，如今巧遇矮仙也無可奈何。

再說虛雲師太立於場中，靜音道長上前請安，並引見哈迷，當今三大武林高手，又欲聯手再鬥矮仙，矮仙全然不懼，氣態悠閒，自以爲勝券穩操。

要知單打獨鬥，當今三人任何一人亦非矮仙之敵，但合三人之功力，却要在當年五大門派聯手之上，當年矮仙年方七十，正處如日中天之時，如今已逾百歲，氣力已遜一籌，是故這一場決鬥，只可打個平手而已。

而東海矮仙竟自命不凡，似穩操勝券，是故種種因由，似乎爲東海矮仙伏下不妙的因素。

再說四人已站定，矮仙被困在核心，却以前輩氣量，並不發招在先，還是虛雲師太忍耐不住，「綿陰掌」舞起一道寒氣，向矮仙直擊過去，靜音道長和哈迷見虛雲師太出手，當下二人連出兩掌，旋風也似的自側面直攻矮仙。矮仙雖然三面受敵，但全然不懼，運起掌功，一式「乾龍拆天」身形大挪，向橫飛出，跳出核心，隨即反身橫向虛雲師太，一出手就使出獨門絕技雙手虎爪，這功夫果然非同凡响，十指如兩隻鐵鈎，猛然攫下，每一指頭

都透出一道奇猛的吸攝勁道。

虛雲師太自是一驚，三十年前，矮仙也是最後才使出這一絕技連斃四派掌門人，今日竟又一出手就用其生平絕技，大有先取虛雲師太之勢。

虛雲自南嶽受創，三十年峨嵋苦修，功力進境自是不凡，當下看準矮仙的鐵鈎來勢，劈出雙掌，陰勁源源而發，但聽得空際間响起了一陣「隆」然巨响，勁風激發震盪。

矮仙忽覺一震，虛雲師太矮仙互鬥一招，竟然打個平手，在旁的靜音道長與哈迷，祇覺掌風勁氣，似是水波盪出來，一堵氣墻向身旁壓到。兩人爲之咋舌，慌忙自保，運勁卸去氣墻，但也被震退了幾步。

要知矮仙剛才使的是「太眞掌法」用的鐵鈎功，純爲陽剛，虛雲師太使的是陰柔的綿陰掌，陰陽二氣相擊，聚成一道氣墻，自是功力不凡。

剎那間，二人鬥了數十個回合，漸覺矮仙高出虛雲師太半籌，靜音道長見這樣鬥下去，虛雲師太必先受創，如欲鬥倒矮仙，必需合三人之力，當下又想起游鬥之法，大叫道：「虛雲師太不要跟他接招，咱們用游走方法纏住他，消耗他的氣力。」

虛雲師太也覺得硬鬥，會吃大虧，當下會了意，避開矮仙剛陽之氣，祇從旁側抽空進招，一時間，草叢上四條人影亂轉，快似暴風驟雨，矮仙憑着功力超卓，以輕功操縱身形，連番向三人進攻。

「太眞掌法」越用越深，內力綿綿而出，呼呼作响，幸好這時三人功力亦不凡，閃避還是游刃有餘。

須知矮仙年紀太老，氣力自是越鬥也越漸短缺，額前已然漸見有微汗，虛雲師太一見游鬥果然生效。

當下虛雲師太本着武林正道的口胳對靜音道長和哈迷道：「今日我等務必除此一害，消解武林之災。」

於是三人合力手不留情，脚步游走，剎那間，已然暮色四合，惡鬥了幾個時辰。

突然間，忽聽得虛雲師太「唉吔」一聲，坐在地上，口吐鮮血，面色發青，顯然是受了重傷。

原來矮仙見三人採取游鬥之法，實是大忌，知道長鬥下去，自己氣力短缺，自必受創，當下看準機會，乘虛雲師太一式用老，立即以連環掌，震開靜音道長和哈迷，再運指如爪，直抓向虛雲師太。

虛雲師太一見來勢，急忙後退，但也慢了一步，矮仙爪功直至胸前，間不容髮。

虛雲師太祇得略一偏身，避過胸前要害，於是，矮仙五指直抓入虛雲師太右乳窩裡，發力一揑，脅骨立斷，虛雲師太一聲慘叫，奮起全力雙掌齊發，全身功力凝聚，反擊敵人小腹，由於來勢太猛，矮仙小腹被綿陰掌所傷，只覺五腑翻騰，也受了創，要知道綿陰掌乃尅陽剛之氣，陰勁侵入體內，陽剛之氣運行受阻，矮仙功力大打折扣。

靜音道長和哈迷一見矮仙受創，機不可失，各展開生平絕學，矮仙運氣發掌，竟然力不從心，只得斜退，忽覺背心一痛，不由面色大變、見哈迷長劍直透矮仙胸膛，矮仙惱，兇性大發，怪嘯連連，聲震山谷，隨即雙掌向前平推，掌風亂拍，三丈方圓之內竟全被他的掌風所籠罩。

靜音道長和哈迷見矮仙掌勢雖猛，但也知道他祇不過是拚盡了最後一口氣，當下齊齊施展輕功奔出矮仙的掌風範圍之外，可憐魏氏輕功太弱，未能閃躲得過，終被矮仙掌風立斃倒下。再過半個時刻，東海矮仙終於力竭氣盡身亡，一代武林邪惡，亦要化爲塵土。

這場武林風雲，一日之間，五大高手先後慘死，武林中的恩恩怨怨，果眞是這樣玄妙？

再說靜音道長和哈迷二人經過一日搏鬥，各自亦受傷不輕，均急須打坐運氣療傷，於是各不打話，靜坐運氣。

天色漸明，兩人挾魏氏屍體奔回季家，祇見季鷹屍體仍在當場，家僕人踪渺渺，只見一小孩呆坐石階，靜音道長心中一酸，放下魏氏屍體，奔過去抱起季鷹遺孤。

哈迷在山後掘了兩個墓穴，把季鷹夫婦殮葬了，心中悲慟，拜別靜音道長，奔回西域，從此再不涉足中土，靜音道長也把季劍龍帶回武當山，收列爲門下弟子。

（全文完）

王妃之死

女捕頭傳奇／臥龍生・文　可飛・圖

南北截擊失敗　查案接續進行

上文提要： 程小蝶和四大名捕經過各方面調查之後，得出初步結論，廠衛對王妃之死阻撓調查，另方面想徹底剷除刑部在各地區的勢力，目的既想扳倒前任楊尚書，更想消滅現任刑部的人，說不定還想陰謀控制皇上，於是決定對策，由程小蝶改扮水仙，小文、小雅作侍婢，請大通鏢局總鏢頭譚文遠護送上路，而四大捕頭也喬裝隨鏢車同行，半途果然遇到廠衛大檔頭黃國龍率衆截擊……

「總鏢頭是個好人，」小雅道：「黃老爺子，就不一定有那麼好說話了，你不信，就問黃老爺子一聲。」

譚文遠眞的轉頭向黃國龍望了過去，黃國龍只是笑，却不講話。

楊隱却開了口，冷冷說道：「黃老爺子不殺女人，但我們殺。」

「這就是了。」小雅道：「既然是連女人也要殺，那就先由女人出面鬥鬥你們！」

「姑娘，這不是開玩笑啊！刀劍無眼。」譚文遠急急的說道：「姑娘不可逞强。」

「總鏢頭！」小雅笑道：「早晚免不了一死的事，先死先投生啊！不用和我們爭了。」

兩個丫頭也已經換了緊身的勁裝，提着劍，走向楊隱、唐俊。

小雅擧劍一指楊隱，道：「女人也不是好欺侮的，來！我們先打三百回合，試試看是男人殺女人，還是女人把男人宰了。」

小文、小雅嬌小玲瓏，站在楊隱、唐俊身前，相差一個腦袋，看上去就更顯得强、弱分明，不成比例了。

楊隱哈哈笑，一面吃豆腐，道：「小姑娘，妳很美呀！不過，動刀耍劍，可不是床上遊戲，逞不得强。」

「姑娘的床上功夫的確不錯，可是劍也很利，你如敢背叛東廠主子，也許眞有機會和姑娘上床玩玩。」小雅道：「可是，你敢嗎？」

小雅的大膽反擊，聽得譚文遠和四大鏢頭怔住了。楊隱也被反問得茫然無措。

姑娘是眞的漂亮，動人，楊隱也無法分辨她說的是眞是假？因爲，小雅的話，還配合着動作，媚眼飛來，情焰如火，這就有點春情撩人了。

眞是有其主必有其僕，程姑娘習練了「天狐媚術」，小雅也不遑多讓，難道也習練過了媚術不成？

楊隱被她弄得心猿意馬了。

「楊隱！生擒過來，照樣可以抱她上床！」黃國龍冷冷的喝道：「老夫答應你可以留下她的性命，賜給你作爲侍妾。」

楊隱應了一聲是！擧刀指向小雅，道：「怎麼樣，大檔頭下了面諭，小姑娘，妳這條小命，就算是留了下來！」

「可惜呀！我不喜歡作人家的小老婆……」

「難不成妳還想扶正啊？那也行，只要妳能讓楊某滿意，想作大老婆……」

「想作你的媽呀！」長劍一擧，直刺前胸。

「小潑婦心狠手辣呀？」楊隱揮刀封開劍勢，還擊三刀。

小雅竟是硬接硬擋的，把三刀架開了。

譚文遠終於發覺了，小姑娘不只人長得漂亮，劍法也高明得很，內功精深，硬接三刀，全無吃力的樣子。

「眞有幾下子啊！」楊隱呆住了，黃國龍的一雙眼睛也瞪得圓圓的看着小雅出神。

小文嬌笑一聲，舉劍指向唐俊，道：「怎麼樣？」

「甚麼？妳也想當小老婆呀？」小文之美，不在小雅之下，只不過缺少了一點活潑。

她在向小雅學，格格一笑道：「像小雅一樣，作你的媽呀！」一劍橫砍過去。

唐俊舉刀擋劍，展開還擊。

四個人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搏鬥。

楊隱、唐俊兩把刀開始了凌厲的攻勢，刀光如白雲舒捲，是毫無保留的全力出手。

但小雅、小文的兩柄劍竟是變化多端，軟、硬兼具，忽而硬封刀勢，忽而以攻迎攻，常常迫得楊隱、唐俊收刀而退。

譚文遠低聲對四個鏢頭道：「這一次咱們是看走眼了，車中全是高人，那四位是西、南、中、北，四大捕頭，這兩位小姑娘，劍法之精，功力之高，似不在四大捕頭之下，車中那一位，雖未露面，但想來也是位高手，天啊！咱們可眞是有眼無珠啊！」

「總鏢頭！幸虧如此啊！」江坤道：「如不是看走了眼，咱們恐怕早就挺屍在雪地上了。」

「只是這一場劫殺過去，」譚文遠道：「咱們的鏢局子也該收了，開罪東廠中人，還能在北京城混得下去麼？」

「我想，要看這一戰的結果而論了！」嚴笙道：「一邊是刑部衙門的名捕，一邊是廠衛中的人物，雙方面，我們都得罪不起，東廠出動到大檔頭，是全力以赴了，這一戰如是不能得勝，此後的東廠勢力，必將大打折扣，刑部權勢擴大，就對我們大大的有利了！」

「兩個大衙門，拚鬥捕殺，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權勢鬥爭。」周行道：「我們盡可以置身事外，不作偏袒。」

「不對！」馬華打斷了周行的話，道：「我們保的是刑部的人，不能撒手不管，何況，大錯已鑄，廠衛中人，勝了不會放過我們，敗了也會把這帳記在我們頭上，這個仇是結定了，只有一面倒向刑部，碰碰運氣如何？」

譚文遠道：「馬鏢頭說得對，只有押這一寶了。」

不知黃國龍是否聽到幾人的談話，突然下令三個三檔頭帶人再度向鏢局中人圍殺過來。

這一次，他們有了經驗，來的人並不多，三位三檔頭各帶了兩個廠衛，一共是九個人。

譚文遠揮揮手，示意六個趟子手退下，帶着四位鏢頭迎了上去。

這當兒篷車的垂簾啓動，一連串蝴蝶飛了出來。

程小蝶打出了暗器，名動天下的蝴蝶鏢出了手。

那是一種構造得非常精良的暗器，雙翼竟會煽動，有如眞的蝴蝶一般。

一發十餘枚，煽動翅膀，轉向廠衛中人飛去。

黃國龍見多識廣，大聲喝道：「小心啊，那是蝴蝶鏢，它會轉彎。」

叫聲太晚了，三個廠衛和一位三檔頭，已爲突如其來的蝴蝶鏢所擊中，大叫着向一旁閃去。

兩位三檔頭拔出兵刃擊打蝴蝶鏢。

打是打中了，却不料金鐵相擊聲中，蝴蝶鏢竟然折轉一側，正好擊中兩個人的頭上。

兩位三檔頭立刻倒了下去，一個擊在右面的太陽穴上，立刻斃命，一個被擊中頂門上，嵌入了半寸多深，就算沒有死，也暫時失去戰鬥的能力。

原來這種蝴蝶鏢，是用特殊的巧勁發出來，如果用兵刃去封架，不得其法，反而加重它的力量，這就是兩位三檔頭一死一重傷的原因。

反是四位被蝴蝶鏢直接擊中的人，傷得不算太重，但也血流不止，一時間無法再對敵動手。

一下子有六個人失去了搏殺的能力，而且其中三個是武功很好的三檔頭，雙方的實力，立刻成了反向的對比。

程小蝶出現了，從容不迫的先撿起打造不易的蝴蝶鏢，目光一掠衆廠衛，冷冷說道：「既然開了殺戒，也就不在乎多殺幾個人，你們不怕死的，就全上來吧！」

衆廠衛回頭看向大檔頭，黃國龍一臉冷肅，這就使得衆廠衛心中畏懼，發喊一聲，齊齊向程小蝶衝了過去。

程小蝶一揮手，抖出腰中軟劍，身劍合一迎了上去。

但見光影流動，一團寒芒衝入了人羣之中。

接着一陣鬼哭狼嚎般的喊叫，血水與斷肢齊飛，七、八個廠衛連滾帶爬的摔了出去。

這是程小蝶新練成的一招劍法，也是吳一諤傳她的劍法中最惡毒的一招，叫作「一輪明月」，劍光閃出一片寒芒，還眞像明月乍現。

這一招連殺死帶傷了七八個廠衛。

看得譚文遠和四位鏢頭眼都直了，果然是車前面坐個老太太，好的在後頭。

程小蝶殺機已動，一擊得手，不容對方喘息，第二劍連環出手，軟劍是兵刃中最難運用的武器，它又長又軟，但威力却是出奇的厲害，一連五劍，劍劍追魂奪命，二十四廠衛，被她一輪快劍追殺，竟然放倒十八個，加上三個中了蝴蝶鏢的，只餘三個人沒有倒下去，但也受了輕傷。

血染白雪地，放倒了一大羣人。

黃國龍道：「狠，妳眞的是狠，殺了這麼多人，心滿意足了吧？」

程姑娘也有些愕然，怎麼這幾招如此一個惡毒法，練起來，只覺它有些困難而已，用起來却是劍劍濺血取命。

她心中也有點自責的感覺，但不能讓對方看出來呀！裝得若無其事，淡淡一笑道：「我不殺他們，只怕是早被他們亂刀分屍了！」舉手理一下鬢邊的散髮，接道：「現在該輪到你了，黃檔頭，下馬吧！既是個誓不兩立的局面，也就用不着僞裝慈善了！」

程姑娘越是輕鬆，黃國龍越是難測高深，心中有點發毛，他高高在上，不在乎別人的生死，但自己的老命，却不能不加珍惜。忍着一腔忿怒，冷冷的說道：「你用的是天鳳軟劍，但却不是天鳳門下的劍法，說！妳是甚麼人的門下？」

還眞是見識廣博呀，不但看出了兵刃的名稱來歷，還認出她用的不是天鳳門下劍法。

「問得太多了，」程小蝶冷笑一聲，道：「我們不是在這大雪地上論交叙舊，是在動刀子拚命，我不會告訴妳我的師門來歷，你也不配問我，我是向你挑戰，不敢下馬迎戰，就給我滾遠些去，我要先收拾你手下兩個二檔頭了。」

最後這句話，還眞的有用，黃國龍不敢走，也無法拖下去了，只好下馬。

程小蝶是存心一戰，立刻舉步迎了上去，冷不防長劍突然一個迴旋，冷凛凛的劍芒，劃過了兩個廠衛的咽喉，血還標射着，屍體已倒了下去。

這一劍是冷血之殺，看得譚文遠和四個鏢頭心底泛升起寒意，殺得徹底啊！一個活口也不留。

受傷倒在地下的人，也不呼喊叫痛了，閉上眼睛，忍着寒冷裝死了。

裝死總比眞死好，他們已看出來，人家的手段不比他們差，是存心不留活人。

黃國龍很快的亮出了兵刃，是一把蛇形怪劍。

三寸寬的劍身，已比一般的寶劍寬了一倍，再加劍尖上裝了一個金黃色的蛇頭，看上去有些恐怖。

譚文遠高聲叫道：「姑娘小心，那個金色蛇頭口中含有毒針，能在兵刃相擊中射出傷人！」

黃國龍很惱火，厲聲喝道：「譚文遠，老夫該先殺了你！」

「以後，你也沒有氣度放過我。」譚文遠道：「你那把劍上的金蛇口中，噴出的傷人毒針，至少取了江湖上二十個高手的性命，毒針細如牛毛，見血封喉，算得上是毒中之毒，暗器之最，天下再沒有比它更惡毒的暗器了！」

程小蝶道：「多謝總鏢頭的指點，這個人如此惡毒，是絕不能留他活口了！」

譚文遠沒有答話，心中却在忖道：「言過其實了，小姑娘，黃國龍其實不是好相與的人物，別看妳殺廠衛如同砍瓜切菜，對付黃國龍就不是那回事了，他是當今江湖上的一流高手啊！」

他沒有說話，但表情却流現了出來，程小蝶心中亦暗自盤算道：「我一劍殺傷了十餘人，確已收先聲奪人之效，黃大檔頭，亦似是有些吃驚的感受，小文、小雅和兩個二檔頭的惡戰，似是棋逢對手，看上去，一時半刻，還難分出勝敗，我和黃國龍這一戰不可拖延也不能敗，要一舉得勝才能助兩個丫頭一臂之力，要用甚麼劍招，才能一舉把他傷於劍下呢？」

她腦際泛現出幾招凌厲的劍法，事實上也只有四招劍法，這四招互不連貫，感覺上，威力無法連續發揮，但除此四招之外，程小蝶再想不出用甚麼劍法，能和這位江湖知名人物，一決勝負了。

整套劍法雖有，但天鳳門下的劍術，恐難有克服黃國龍的威力，只好決心以四招不相連貫劍法，施以奇襲。

既下决心，立刻發動。

第一劍「一輪明月」，一支軟劍揮洒出一片劍芒，把程小蝶整個人裹入了一片劍光之中，向黃國龍衝了過去。

這一劍之威，大有破山潰堤之力。

黃國龍被唬住了，不敢硬接，蛇頭劍幻出一片護身劍芒，向後疾退八尺。

第二劍「天河倒掛」，劍化一片星芒，飛射過去。

黃國龍又被一劍迫退了三步。

但也逼出了黃國龍的怒火，蛇頭劍舞出一片光芒，不準備再退了，準備硬擋程小蝶的劍勢。

但程小蝶第三劍卻用了一招「倒轉陰陽」，軟劍閃轉，人也跟着由一側斜飛而起。

人到空中之後，劍勢卻反削下去，黃國龍的蛇頭金劍，正要啣尾疾追，反客為主，卻不料軟劍已橫削而至，再想應變，其勢已遲，劍光過處，血光迸現，黃大檔頭的一條右臂，齊肘間被削了下來。

手臂離體，蛇頭劍也跌了下來，黃國龍已無法回頭取劍，只有棄置，施展「八步登空」身法，直向前面衝去，脫出程小蝶軟劍所及的範圍，才折轉落在馬背上，縱騎而去。

這一戰的快速，只在兩三招間，程小蝶勝得僥倖，黃國龍敗得悲慘。

以黃國龍武功之高，對敵經驗之豐，就算强過程小蝶的高手，也無法在兩三招中擊敗他。

程小蝶勝在劍招互不相關，劍勢變化完全出人意料之外，而每一招不同的劍勢中，卻又凌厲無匹，殺機至深。

黃國龍敗在料敵劍招的變化有錯，回救不及，這一劍斷了一條右臂，留下他苦心設計的兵刃，也毀了他一世英名，落荒逃遁，無顏再回到東廠中去。

想不到名震江湖的黃國龍，竟敗在程小蝶的手下，而且是只在二三招中。

譚文遠和四個鏢頭簡直是驚呆了，想說幾句恭維的話，也不知如何開口。

程小蝶伏身撿起了蛇頭金劍，仔仔細細的察看了一陣，才發覺確是一把費盡心血設計出來的兵刃，黃國龍的一世英雄，大概這把劍要佔到一半的功勞。

原來劍身奇異之處，是其間中空，有一隻强力機簧，裝在其間，蛇頭內也有機關，裝了數十枚細小的毒針，控制機簧的樞紐，就在手握的劍柄之上，相當的微小，不仔細的察看，根本就瞧不出來。

別人只道他利用兵刃交擊的震動之力，發出毒針，卻不知毒針由機簧控制，力量强大，雖然一枚小針，也能彈飛出丈餘之外，任何人都很難躲過了，除非你早知機關所在，動手時不讓他的劍上蛇頭對準你。

但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了，誰能在雙方拚殺時，不讓對方的兵刃對準自己。

看出了劍中之秘，不忍丟棄了，這不是一把削鐵如泥的千古寶刃，但卻是一把殺人的利器。

程小蝶把軟劍圍在腰中，手執蛇頭金劍，回顧了譚文遠一眼，笑道：「總鏢頭，請把屍體處理一下，廠衛是有恩不記，有仇必報，不用留下他們活口了。」

譚文遠當然知道廠衛的作風，你救了他們的性命，他們不會感激你，但有了程小蝶這句話，就殺得心安理得，裝死的也只好眞的死了。

程小蝶行近小文、小雅，兩個丫頭仍和楊隱、唐俊殺得難解難分。

楊隱、唐俊久戰兩位姑娘不下，固然急得滿頭大汗，但小文、小雅也是初次遇到了如此强勁的對手，施盡了混身解數，也殺得香汗淋漓。

程小蝶默查戰況，雙方面還得一陣久戰，才能分出勝負，心中突然想到了個克敵妙招，大聲喝道：「住手！」

小文、小雅應聲向後退出了八尺，楊隱、唐俊也停手不攻。

程小蝶目光轉動，發覺了四大捕頭，似是也陷入了苦戰之中，四人合成一個方陣，拒敵四面的圍殺攻勢，殺機頓然熾盛起來。

她一舉手中的蛇頭金劍，微微一笑，道：「兩位認識這把劍乎？」

楊隱當然認識，轉頭望去，不見了大檔頭，數十個環圍在一側的廠衛，竟也一個不見。

白雪地上，血跡片片。

「黃大檔頭呢？」楊隱目注程小蝶問道。

「逃走了。」

「妳勝了他？但這是不可能的事啊！」

「他連珍逾性命的蛇頭劍都留下來了，你說，是不是我勝了他？」

楊隱不再說話。

程小蝶道：「你還有甚麼要問的？」

「沒有了。」

「那很好，既已無話可說，就去死吧！」程小蝶蛇頭劍指向楊隱，按下了機簧。

毒針飛出，見血封喉。

楊隱張大了嘴巴，還未來得及發出聲音，人就倒了下去。

唐俊回頭就跑。

譚文遠正走過來，急發兩枚金錢鏢。

但唐俊跑得似是比鏢還快。

金錢鏢落在雪地上，唐俊已跑出了三十丈外。

「這個人逃走了，是個很大禍害。」程小蝶道：「應該設法追緝到案。」一副刑部的總捕頭口氣。

「姑娘，用不着的，他大概不敢回到東廠去了，那裏是名利會聚之處，只收成功的人，不收容失敗的英雄。」

小雅拭一下頭上的汗水，低聲道：「姑娘，咱們去接迎一下四位捕頭了，他們似是陷入了苦戰之中。」

程小蝶點點頭，舉步向前行去。

小文、小雅緊隨身後。

譚文遠留下了六個趟子手，帶着四個鏢頭追了上來。

他也看出了一點苗頭，這位程姑娘，才是能夠當家作主的領頭人。

四大捕頭果然陷入了苦戰。

他們的危急，不是廠衞的圍攻，而是一個黑袍老人的凌厲攻勢。

他手中一把竹杖，主導了全局的戰況變化，四大捕頭能撐如此之久，全憑仗他們多年的對敵經驗，和良好的合作，截長補短，互相支援，才把局面穩住。

「總鏢頭，認識那個黑衣老者麼？」程小蝶道：「殺了他，東廠這一場攔劫圍殺，就完全失敗了，對麼？」

譚文遠仔細的看過那黑衣老者，天啊！竟然是已在江湖中消聲匿跡二十年的陸地神魔宮奇！吁一口氣道：「好像是陸地神魔宮奇，他是傳說中的人物，我也是初次見到他，但天下能用一柄竹手杖，把中、南、西、北四大名捕逼得團團轉的，也只有陸地神魔等幾個絕世高人了。」

程小蝶心中忖道：「譚總鏢頭的見識果然豐博，天下的人人事事，他似乎都能曉得一些，這個人大有用處。」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所謂天下的絕世高人，都是那幾個呀？」

譚文遠心中忖道：「妳這一點年紀，說給妳聽，妳只怕也未必知道。」但卻又不能不回答。

「這些人，已然久不在江湖上走動了，像陸地神魔宮奇，陸地神仙吳一諤等。」

「總鏢頭，這陸地神魔宮奇？武功高强？對我們威脅太大？」程小蝶道：「可不可以殺了他？」

「當然可以！問題是殺得了麼？」譚文遠對程小蝶的無知，頗有不滿，道：「當今江湖之上，能夠殺他的人，只有三兩個吧！也許姑娘就是三兩個人中之一。」

程小蝶微微一笑，道：「論武功，我也許殺不了他，但用蛇頭劍呢？」

譚文遠呆了一呆，道：「這個，就不太清楚了，據說陸地神魔，練過護身的金鐘罩，刀槍不入。」

「細如牛毛的毒針呢？」程小蝶道：「黃國龍不是借兵刄震出毒針，而是由强力機簧發射，穿透力非常强大，毒針細如髮絲，除了護身罡氣之外，只怕很難抗拒。」

譚文遠低聲道：「這也許有機會了，但要出其不意。」

程小蝶不厭其煩，向譚文遠討教，那是因為她必需瞭解陸地神魔的缺點所在。

她也看出來了，自己出手，也無法勝過人家，加上小文、小雅也不行。

陸地神魔是眞正的武林高手。

程小蝶隱起蛇頭劍，慢步向前逼近，道：「你們且請住手。」

這句話因內力逼出，四大捕頭雖然惡戰激烈，仍然聽得出是程小蝶的聲音，各收兵刄，向後躍退。

圍襲的廠衞，也被這四人疾退之勢，揮動手中兵刄，衝出了一個缺口。

宮奇也被一喝之聲，收住了竹杖。

轉頭看去，只見一個美麗的小姑娘，站在八尺開外，一皺眉頭，道：「妳是誰？」

程小蝶道：「宮前輩麼？你看看這個？」

舉起了手中蛇頭劍，人向前衝了三步。

「是黃國龍的蛇頭劍，怎麼會到了妳的手裏？」

「他罵老前輩呀！」

宮奇怒道：「大胆，他怎麼罵我？」

程小蝶道：「他說宮老前輩卑鄙無耻，老而貪色，還要和他爭功奪利。」

「眞是笑話。」陸地神魔道：「老夫是何等身份？會和他爭功奪利，回去之後，老夫要找他過來，好好教訓他一次！不對呀！」

程小蝶道：「甚麼不對？」

「黃國龍呢？他負責洗劫鏢車，奪取人質，怎麼會不見了？」

「他們得手了，要我來告訴老前輩，快些撤走！」程小蝶道：「他怕宮老前輩不信，留下了這把蛇頭劍，要我轉交老前輩。」

程小蝶把蛇頭劍向前送去，同時按了機簧，而且連按兩次。

數枚毒針，疾射而出。

陸地神魔知道劍中的毒針厲害，但他只知道是借兵刄相擊的震動力震出毒針，卻不知是用機簧發射，而且，力量强大，穿透了他護身的金鐘罩。

這一步失算，竟成遺恨，兩枚毒針完全射入了老魔的前胸。

見血封喉，毒中之毒，宮奇倒了下去，連一句話也未說出來。

如此的簡單，解決了江湖上一位絕世高手，四大捕頭都看得神為之奪。

「總捕頭！你殺了黃國龍，奪過了蛇頭劍？」岑嘯虎道：「沒有受到傷害吧！」

「也殺了陸地神魔宮奇，人還是好好的呀！」

岑嘯虎心中慚愧，暗道：「一

直認爲她是我們此中的累贅，却不料她武功如此之高，擊敗黃國龍，奪取蛇頭劍，我們四大捕頭合力應敵，也未必能夠辦到，計殺陸地神魔於全無戒備之中，是位才女啊！文武雙全的一代才女啊！」

小文、小雅已揮劍向廠衞攻殺過去，四大捕頭也開始全力衝殺。

少了一個陸地神魔的羈絆、威脅，四大捕頭完全變了樣子，像開柙而出的四隻猛虎，刀、劍和文昌笔，各自顯出功夫來，一陣猛攻急殺，廠衞急潰而逃，倒有十之七八，被放倒雪地中。

這是一場血腥的屠殺，東廠南、北合圍的堵截計劃，完全失敗了。

程小蝶回顧了譚文遠一眼，道：「你看，東廠還有多少力量？」

「這一次的實力損失，應該接近一半。」譚文遠道：「青龍旗下損失一位主力大檔頭，一半實力潰散了，白虎旗下更嚴重，旗長陸地神魔戰死，也有一半的廠衞潰失。」

聽得譚文遠分析了東廠的損失，四大捕頭有點慚愧，一個鏢局的總鏢頭，對東廠如此瞭解，爲甚麼過去不找他請教合作。

「强龍不壓地頭蛇呀！」吳鐵峯道：「這一方面，我們忽略了。」

「譚總鏢頭，護鏢南下的工作，宣佈結束！」程小蝶道：「再送我們回北京，我們再出七仟兩銀子如何？」

「開玩笑啊！總捕頭，」譚文遠道：「我和四位鏢頭商量過，正準備把你們付的七千兩銀子退回一半……」

「不用退了，你救過我，也救了四大捕頭，這一回，算我們付的救命費吧？」

「這就越說越遠了，」譚文遠道：「是妳總捕頭救了我們鏢局子，我們想幫忙，却是有心無力。」

「你幫了大忙，」程小蝶道：「你提醒黃國龍的蛇頭劍中藏有毒針，我才想出了傷他的辦法，你告訴我陸地神魔是江湖上有數的絕頂高手之一，練過金鐘罩，刀槍不入，我才想出了殺他的方法，攻其不備，這算不算幫了我們的大忙呢？」

譚文遠想一想，沉吟不語。

「現在，還要再請譚總鏢頭幫一次忙。」程小蝶道：「希望總鏢頭不要保留，知無不言！」

「先說說看，」譚文遠道：「看我能不能幫得上忙？北京城是天子脚下，王侯公卿，各有秘密，情勢複雜得很，也有許多我不知道的事！」

「宮廷中韓貴妃的血案，聽人說過麼？」

譚文遠道：「這件事坊間已有傳聞，倒是聽過。」

「坊間怎麼說？」

譚文遠道：「民間的傳說有兩種，一是東廠故意陷害楊尚書，準備奪取刑部的法權，故意造成血案，主謀人是領導東廠的汪公公。」

「以東廠高人之多，」程小蝶道：「策劃一個密室命案，倒非難事。第二個又是甚麼傳說？」

譚文遠道：「那就有些傳奇了，韓貴妃的母親，是一位異旗的公主，皇室淪落，嫁作漢人婦，所以，韓貴妃兼具兩族之長，其美非凡，而且生具異稟，床第間別有一功……」

突然，住口不說了。

「很動人啊，」程小蝶道：「爲甚麼不說下去了？」

「有汚尊聽啊！」譚文遠道：「民間傳說，甚爲粗俗，不堪入耳。」

「辦刑案，就顧不得那麼多了，我還檢查過韓貴妃的屍體！」程小蝶道：「不用顧忌，有甚麼，就說甚麼。」

「死者根本不是韓貴妃，自然是查不出甚麼了……」譚文遠似是自知說漏了嘴，急急住口不言。

程小蝶震動了，坊間的傳言，似是比官方的文書記載更有價值。

四大捕頭也震動了，他們覺得譚文遠聽到的傳說，比他們查到的重要十倍。

「只此兩樁消息，價值就不止七千兩銀子，」程小蝶道：「譚總鏢頭，送我們回北京，我們在車上詳談。」

於是，第二輛篷車上，擠了六個人，四大捕頭、程小蝶和譚文遠。

小文、小雅不能和四大捕頭爭，只好坐在另一輛車上了。

六個趟子手和四位鏢師，仍然騎馬護從。

* * *

四大捕頭目睹程小蝶計殺陸地神魔的手段，也想像出她擊敗大檔頭黃國龍的神勇，對她就更爲敬重了。

尤其是吳鐵峯和岑嘯虎，原本認爲程小蝶是他們這一行人的拖累，但却是被她救了性命。

如若陸地神魔不死，四大捕頭都有着一種氣力將盡的感覺，再支持一百招，非死於宮奇的手中不可。

只不過，吳鐵峯、岑嘯虎心中有愧，這感覺特別强烈。

「總鏢頭，眞的韓貴妃呢？」程小蝶道：「躲到那裏去了？」

「沒有離開北京城！」譚文遠道：「大雪封道，纏綿一個多月，車輪馬痕，絕無法避開人的耳目。」

「有道理，」程小蝶道：「留在北京的韓貴妃，應該在何處存身呢？」

這是誘逼的手法，是一種問案技巧，使人不知不覺間，說出心中之秘。

「如若是東廠中設計下的血案，韓貴妃很可能躲在獅子衚衕的東廠總部中。」譚文遠道：「如果第二種情形，可能躲在白雲觀中了。」

程小蝶吃了一驚。

杜望月却大聲叫道：「不可能啊！白雲觀全眞敎中的道士，大都是遵守清規的人！」

「譚某也沒有說他們敗風傷俗啊！」

「暗藏貴妃，可是滅族的大罪，」杜望月道：「總鏢頭，可不能誘言傷人吶！」

譚文遠雙目盯注在杜望月的臉上，道：「你和全眞敎有關係？」

「有那麼一點點，但杜某人不會因私廢公，偏袒全眞敎！」

「韓貴妃是蒙古族系中一位公主所生，杜捕頭知道麼？」

「不知道，」杜望月道：「但全眞敎不可能作出這大逆不道的事！」

「如果加上長春眞人和元太祖的關係呢？元太祖晚年封長春眞人邱處機在長春宮管理天下道敎，兩人相許至深，」譚文遠道：「邱祖殿下密室中，駐有一部份道士，他們不和外界來往，和觀中的道士也少親近，但却是全眞派中眞正的實力。」

杜望月呆了一呆，暗道：「如此機密的大事，竟喧之坊間，民間的力量，的是不可輕侮，心中念轉，口中却十分恭敬的說道：「總鏢頭，請說下去，在下越聽越佩服了。」

譚文遠苦笑一下，道：「在下是知無不言，如有錯失，可不能怪到我的頭上。」

程小蝶道：「任何消息，我們都要查證，找不出眞憑實據，不會怪罪任何人，總鏢頭盡管直說。」

譚文遠道：「全眞敎長春眞人，傳下了三面紫竹令牌，可有此事？」

「有！」杜望月道：「見牌如見師祖面，不過三面紫竹令牌，已經收回了一面，還有兩面在外。」

「如果有人持一面紫竹令牌，要求白雲觀中人，去救韓貴妃呢？」

「那是非救不可，縱然罪及全觀，也是無法拒絕。可是……」杜望月道：「韓貴妃如有紫竹令牌，早就爲全眞敎盡全力護持，怎會讓她選入宮中？」

程小蝶道：「宮中有甚麼不好呢？我也曾一度想入宮中爲妃，以對付東廠中人。」

「總捕頭心懷大願入皇宮，會有甚麼感慨，在下不敢妄言，」杜望月道：「但一般女子入宮，却是悲慘命運的開始，春花秋月等閑過，也還罷了，帝王死後，要選愛妃宮女殉葬，那就是把一個活生生的年輕美女，活埋在古墓之中，可能要活上三五個月才死，是不是人間最大的悲劇呢？」

「不錯，就是這個傳說，據聞韓貴妃已入選出席陪葬的妃子，縱然三千寵愛集一身，也是食難下嚥了，」譚文遠道：「這時候，如有一個人手持紫竹令牌，去見白雲觀主，要全眞敎中人救出韓貴妃，白雲觀主會不會答允呢？」

「如若紫竹令牌眞是邱祖師傳下之物，一定會答應。」杜望月道：「不會拒絕。」

「在下知道的，就是這些了，是也非也，就要各位求証了。」譚文遠說完話，下車而去，四大捕頭望着程小蝶呆呆出神。

「勿怪是全無線索可尋，」程小蝶道：「風馬牛全不相及的事，怎麼會想得到呢！」

「諸位不要顧忌我，我只是全眞敎的俗家弟子。」杜望月道：「何況，我的武功十分博雜，大部份不是全眞敎的武功，如有必要，我一樣可以出手，逮捕他們。」

「能不勞動杜兄，就盡量不麻煩你。」程小蝶道：「我們現在趕回北京城，先查白雲觀，再查獅子胡同的東廠總部。」

「杜某請命，總捕頭清查白雲觀時，請帶杜某人同行。」

「爲甚麼？」程小蝶道：「至少，你可以避開這個尷尬的局面。」

「不……因爲，我瞭解他們的隱密，有些事，騙不過我的。」

程小蝶默然了。

是非之間，暫把師門的恩情放在一邊了。

「金、銀、銅、鐵四鈴子，進入京城，」程小蝶道：「會不會和此事有關呢？」

「我最恨的也就是這件事了，」杜望月道：「他們明明是有爲而來，却還要告訴我，是爲幫我而來。」

程小蝶歎口氣，道：「水仙姑娘也是他安排的一步伏子了，我想不通，水仙姑娘有甚麼作用呢？」

「如若水仙的一切都能取代韓貴妃，」吳鐵峯道：「也許皇上就不再嚴令追查這件密室命案，就會不了了之。」

「救一個韓貴妃，犧牲了一個美麗的水仙姑娘，」程小蝶道：「這筆賬怎麼算啊？」

岑嘯虎緩緩說道：「韓貴妃，可能還有另外一種更大的用處。」

杜望月凝神沉思，默然不語，

他似是想到了甚麼，但却又未能完全想通。

＊　＊　＊

回到了北京城中，程小蝶特意去探視汪公公，汪公公笑臉迎客，一副若無其事，似是甚麼事都沒有發生過，還安慰程小蝶，要她暫放寬心，聖上很仁慈，就算到了限期，也不眞逼她死，他也會在中間美言幾句。

程小蝶致了謝意，辭出宮廷，回到了刑部之後，才談起汪公公的陰險，這等驚天動地的大事，廠衛折損一半實力，汪公公竟是若無其事，這個人的沉着、陰狠，確實叫人可怕。

程姑娘不提搜索白雲觀和東廠總部的事，也不提訊水仙姑娘。

倒是杜望月忍不住了，首先催促程小蝶搜索白雲觀。

事實上，程小蝶和于承志、岑嘯虎、吳鐵峯都在等他提出來。

他們認爲，杜望月可能想到了一些甚麼和全眞教有關，也可能和韓貴妃有關。

岑嘯虎認爲韓貴妃的本身，可能另有秘密，也深得程小蝶等的認同。

但他們沒有開始行動，最重要的是，如他們決定給予杜望月充份的時間，讓他能有週全思慮，讓他自己決定是否把想到的秘密說出來，也由他自己決定，是否涉入白雲觀的案件？

「杜兄，你可是想清楚了？」于承志道：「這一步踏進去，很可能師兄師弟立刻翻臉，師門恩情也可能一刀兩斷。」

「我已經想過了，」杜望月道：「他們只是爲紫竹令逼迫下，情非得已的救了人，我倒希望總捕頭能予通融……」

程小蝶心頭一沉，道：「要我如何通融，可否先請說出來？」

「我不會讓總捕頭放縱人犯，只求給他們一點時間，讓他們把話說個明白，」杜望月道：「不用一體治罪，要他們交出人犯就行。」

「這一點不是通融，應該如此，」程小蝶道：「我倒希望能徹底的瞭解下韓貴妃，爲甚麼把輕而易擧就能解決的事情，鬧得如此複雜。」

杜望月道：「我們這就到白雲觀去，也許能查出一個出於我們意料的大秘密。」

他沒有再說下去，却站起了身子跟住程小蝶向外行去。

小文、小雅、郭寶元沒有去，他們留在刑部，如若天黑後，還沒有程小蝶等的消息，郭寶元就要率領刑部的全數捕快，趕往白雲觀中要人。

沒有請調官兵支援的計劃，刑部的捕快集中，已經三百餘人之外。

何況，于承志、吳鐵峯調遣的人馬，都已趕到京中，雖只有十幾個人，但却是兩地捕快的精銳。

一行五個人，剛剛進了白雲觀的大門，白雲觀主已帶着兩個中年道長迎了上來。

杜望月冷笑一聲，道：「觀主好像早已知曉我們要來，所以，早已帶人在這裏等候了？」

白雲觀主道：「杜師弟似是對我有很多誤會之處？」

原來，遠在江南的杜望月，和相距萬里之遙的北京白雲觀主，竟是師兄弟的排名身份。

「希望師兄領導的白雲觀，沒有違犯道教清規，國家的法紀，沒有爲全眞教帶來羞辱才好。」

白雲觀主沒有回答杜望月，却合掌笑對程小蝶道：「總捕頭請入客室待茶。」

程小蝶道：「我想先請問觀主一件事情，失踪的韓貴妃，是否在貴觀之中？」

「不在。」

程姑娘問得很突然，白雲觀主答覆得也很意外。

程小蝶停下了脚步，道：「那就不用去了。」

白雲觀主道：「如是我知道那裏可以找到韓貴妃，總捕頭是否要入觀小坐呢？」

程小蝶道：「正要觀主指敎。」

行入客室，小道童獻上香茗，白雲觀主才輕輕歎息一聲，道：「總捕頭只是要找韓貴妃呢？還是準備抓住此案的兇手？」

「我想知道整個的案情經過，」程小蝶道：「殺人的兇手是誰？那一具女屍又是甚麼人？此案和白雲觀又有甚麼關係？」

白雲觀主道：「那具女屍，是自刎而死，幫助韓貴妃離開皇宮的人，現在觀中，貧道可以請他出來，總捕頭如有不解之處，他也許能予解說。」

「觀主。」程小蝶道：「如是我想把兇手帶往刑部，觀主是否同意呢？」

「貧道沒有意見，不過，貧道也不會幫助總捕頭，强制把他送入刑部大牢！」

「觀主的意思是，我們可以動武了？」程小蝶神色微變，道：「在這白雲觀中，鬧出兇殺案件，觀主也不加干預了？」

「程總捕頭，這一切都未免言之過早，妳先見到那人之後，再作決定不遲，」白雲觀主道：「貧道交出了總捕頭所謂的兇手之後，再告訴妳在那裏可以找到韓貴妃，不過，貧道也有一個不請之求。」

「觀主請說！」程小蝶已感覺到事情有些奇怪了。

「此後，希望總捕頭不要再來白雲觀中騷擾，只要給我此一承諾，我們就可以開始了。」

程小蝶沉吟了一陣，道：「如是那裏找不到韓貴妃呢？」

「貧道保証可以找到，」白雲觀主道：「總捕頭見到韓貴妃之面，任何事，都可以追個水落石出，實也用不着再找貧道了，三日後，貧道將離白雲觀，遍訪七十二洞天，遊踪天下，此後生死兩茫茫，貧道實不願再忍受任何打攪了。」

程小蝶道：「好吧！但要觀主同行，找到韓貴妃才能算數……」

「好！一言爲定，」白雲觀主站起身子，準備招人，吳鐵峯突然開了口，道：「慢來，慢來。」

程小蝶道：「吳兄還有何高見？」

吳鐵峯道：「我想請問觀主幾句話。」

白雲觀主道：「貧道已和總捕頭有所協議，彼此認同，閣下又何必多生枝節？」

吳鐵峯道：「觀主一走了之，總捕頭又被觀主拏話拘住，無法再找觀主，如果那位韓貴妃是個假的？我們豈不是上了大當？」

眞是一語提醒夢中人，程小蝶道：「這件事，觀主要如何答覆？」

口中對白雲觀主說話，兩道目光却瞧着杜望月，希望他能揭穿一些甚麼！

「這件事，和貧道並無太多牽連，總捕頭如是不能允諾條件，貧道也只好少管閑事了！」

程小蝶道：「現在，我不能對觀主有所承諾，一切等見到韓貴妃時再作決定，現在，請觀主先把那位兇手叫出來，讓我們見見再說。」

「好吧！也許見到了所謂的兇手之後，總捕頭會改變心意也說不定。」白雲觀主擧手互擊了兩掌，道：「請他進來吧！」

只見一個道童引導之下，一個身着黃袍中年人龍行虎步的走了進來。

程小蝶抬頭看了來人一眼，怔住了。

不但怔住了，而且心中劇烈的跳動不已，那人很面善，竟是皇上。

那人的兩道目光，更是恣無憚忌的在程小蝶的身上打量。

相見爭如不見，來人如是皇上，程小蝶就先犯了欺君之罪。

因爲，現在的程小蝶未經易容，是她本來的面目，嬌容美艷，一點也不帶冷肅之氣。

如若他不是皇上，天下怎麼有此相似的人。

四大捕頭都沒有見過皇上，目睹程小蝶看了來人之後，不但呆在當地，茫然無措，很明顯的心中有着惶恐。

也沒有拒絕那人兩道目光，在她身上無禮的瞄來瞄去任意打量。

誰有如此大的威風，能使膽識、智計、魄力、豪勇的程姑娘如此的委屈自己。

「你是誰？」程小蝶終於開口了，但聲如蚊吶，非常的微小，而且，還帶着一些輕微的顫抖。

似乎是，她已經知道來的是甚麼人了！却又故意的問了一聲。

「你說呢？」來人的聲音，倒是很洪亮，但却充滿着和平。

程小蝶緩緩跪了下去，道：「刑部總捕頭程小蝶，叩見皇上。」

乖乖，可眞是嚇人一跳啊！四大捕頭也跟着跪了下去。

「你眞的是程小蝶？怎麼和過去不一樣啊？」黃袍人道：「臉上沒有了殺氣，看上嫵媚一些。」伸出了右手，握住程小蝶的小手。

程小蝶不敢反抗，任他把嬌軀拖起來，道：「韓貴妃的案子不用查下去了。」放了程小蝶，轉身而去。

程小蝶目睹黃袍人去遠，一張粉臉變成鐵青顏色，道：「觀主，你在搞甚麼鬼呀？怎麼把皇上請入了白雲觀中，也不事先說明一聲？」

「皇上？」白雲觀主道：「我何曾有告訴妳他是皇上？總捕頭怎麼看法，是你的事，我只告訴妳，他是設計韓貴妃案子的人，你說他是兇手，我已把兇手交給妳，你把兇手放走了，可與白雲觀無關，以後不要再來找麻煩了。」

「觀主師兄，」杜望月開了口，道：「這是怎麼回事？」

「不要追根究底，知道得太多！事實上，我也不很清楚，最主要的是我也沒想清楚，你是江南捕頭，把江南地面上管理好，也就是了，這裏的事，就由程總捕頭解決呀！」

程小蝶沉吟了良久，竟有三種以上的變化，在她的腦際而過，點點頭，道：「我會查明白的，觀主，交出韓貴妃的事，還算不算？」

「我沒有說過交出韓貴妃的話。」白雲觀主道：「我只說過告訴你韓貴妃在那裏，對麼？」

程小蝶道：「對！她在那裏？」

「梧桐宮。」白雲觀主道：「她原來住的地方！」

「那裏只有一屍體，兩個宮女，一位太醫院大夫。」程小蝶道：「和錦衣衛的守護人員，我已經去過很多次了。」

白雲觀主道：「梧桐宮所有地方，妳都看過了麼？」

（未完・七）

上文提要：蕭丹取回寶劍，膽大許多，趕去與齊女鹿杖翁會合。在太行山近界山中，她聞到燒烤味，認定是齊女，循味走去，見野味便吃，不料站在面前的却是個弱冠少年。少年告訴她，自己父親十餘年前被人斬去一臂並重傷，後遇到幽冥界冥王，救回生命，但形如骷髏，從此父子不相見，他自小被送去學藝，藝成師父告之一切，因念父子情，故奔走幽冥界去尋生父，蕭丹聽後明白那斬臂人即是自己父親……



劍底鴛鴦

情俠希夷故事／巴人·文　可飛·圖

父子相聚了心願　斷臂之仇從此消

「但連當年血洗六扇門之事，知道的人亦仍津津樂道，無不額手稱頌，因爲曾大快人心。」少年道。

「山東道上毫無音訊，於是，你想進入太行山中，因爲，幽冥界在太行山裡。」

少年點了點頭，幽幽地，嘆了口氣，道：「你想，活死人，大鬧邯鄲，殺了那麼多六扇門中人，我一得知，如何不興奮，是以，在這荒郊曠野，生起火來。」

「希望把那活死人引來，那知……」

「來的却是小兄弟你。」

那麼，幽冥界，這少年所知，其實有限得很。

蕭丹好生失望，倒感到歉咎了，他爹確是手辣了些，但殺的可全是死有餘辜的六扇門人，不過是有怨報怨，有仇報仇。

何況，這少年的爹是仗義行俠，爲民除害！

那麼，她爹斷了人家一臂，鹿杖翁要趕盡殺絕，是否都錯了？

是啊，若然幽冥界爲害人間，十多年了，豈會不爲人知？甚至江湖之上，武林之中，不知有這幽冥界的存在，甚至，連無名山莊同在太行山中，竟也不知有這幽冥界。

夜深了，呼嘯的夜風，在茫茫黑夜的曠野裡，像在哭泣，但在火堆邊，少年親切地摟着她的肩頭，却是那樣溫暖。

而她，是眞太倦了，昨晚奔馳了一夜，這又是一天一夜，又一個晚上了，而且深夜了，蕭丹歉咎，令她的心兒在下沉，那眼瞼也沉重起來。

「睡吧，小兄弟。」少年在她耳邊輕聲說。

她是一個姑娘呀，怎能在一個少年的懷中睡覺？

是這少年的懷中太溫暖了？還是疲倦得不能移開些？何況人家不知她是姑娘，而她，心下又太多太沉重的歉咎。

那眼瞼也越來越沉重，再也睜不開來，火在熊熊地燃燒，少年的懷中又多溫暖，而且，又多安全。

她進入了夢鄉？還是少年的描述太深刻了，進入了那幽冥界，好冷，暗綠的幽光瑩瑩的在閃爍、流轉、在明滅，可是掉在那地府寒潭裡了！

不知過了多久，她冷醒了，也許是一驚而醒，因此也立即清醒了。

原來那熊熊的火，在漸漸熄滅下來，少年已不知去向，她是躺在寒冷的地上，不是鬼哭，是夜風在曠野裡淒厲地呼嘯。

已是星移斗轉，那麼，她已睡了不少時候，已近黎明了，北地秋深，不怪像掉入寒潭裡了。

她坐了起來，少年呢？忽然，淒厲的夜風中，隱隱有話聲傳來，火堆的餘燼在夜風裡明滅，乍亮之下，她看見了，嚇得她差點跳了起來。

幽冥鬼手！

可不是幽冥鬼手，就在火堆的另一邊，不過躺在地上，毫不動彈，甚至不是活死人，簡直就是一副骷髏，如何不令她毛骨悚然！

但她並未跳起來，因爲墻角的話聲已入耳了，是少年的聲音，激動得顫抖起來，說：「爹！你眞是……我爹？」

蕭丹慌忙躺了下來，因爲她看見了，少年在丈餘外的墻角，背對着她，而在少年的前面，一個模糊的黑影，雖然隨着餘燼的明滅，乍隱還現，但也看得清楚，也是背對着那少年。

她慌忙躺了下來，趁人家尚未發現，假裝仍熟睡未醒。

那幽冥鬼手雖嚇了她一跳，雖然是一瞥之下，但也見到幽冥鬼手睜大了一雙眼睛，骷髏的臉上，睜着的眼睛自然顯得特別大了，何況目光炯炯，是一瞥之下，立即發現了，可知不能動彈是被人制住了。

那麼，她還怕甚，却是那少年和那黑影，若知她已醒了，說話便有所顧忌，何況人家是父子重逢。

也許，她更想知道得多些。

她不怕冷，倒慶幸那火已熄了，只有餘燼乍暗還明，不怕被人家發現。

其實，壓根兒就沒人注意她。

她看見了，餘燼乍明，她便看得清楚了，那黑影原來是個黑衣人，欲明未曙天，風更遒勁了，雖是在墻角，亦吹拂他那黑衣飄捲起來，簡直就不像穿在人的身上，像掛在衣架上一樣。

那黑衣人在點頭，發出一聲浩嘆，但並不轉過身來，仍背着那少年，說道：「當眞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先前你和那少年的談話，被我無意中聽到了，要不然，偌大一座太行山，方圓數千里，你何處去尋幽冥界？痴兒，我就是你爹，當年我也曾告訴你師傅，要他對你說，我已不在人世了……」

「爹！」少年話聲帶哭，說道：「但你仍在人世呀！」

「但已入幽冥界，與人世的人已殊途，何異不在人世。既然不再在江湖、人間露面行走，不也和死去一般麼？」

少年悄悄地走近了，那知只要一移步，那黑衣人像長了後眼一樣，必也同時移步，和少年始終保持同等的距離，永把背對着少年。

少年忽然放聲大哭，咽哽得幾乎語不成聲，說：「爹，你爲何不讓我見上一面，十多年了，十多年來我無時無刻不在想念爹，師傅見我時時以淚洗面，遣我下山時，這才以眞情相告，爹，我已尋訪三年了，整整三年，宿露餐風，受盡千辛萬苦，好不容易，天可見憐，今日尋到了，而爹，你你……竟然不讓我見上一面……」

那黑衣人幽幽地嘆了口氣，道：「我已對你說過了，身入幽冥界，已與世間人殊途，痴兒，正是相見爭如不見，有情還似無情。爹是不得已，見了，徒令你傷心難過，若要見你，若是要讓你見到，當年我上青梗峯，便已讓你見了。當年我上青梗峯時，總算還有點人形，現在……現在……你已見到那幽冥鬼手了，我比他更早入幽冥界，痴兒，爹是要你永遠保存兒時的記憶。」

少年顯然打了個寒顫，也許是蕭丹自己打了個寒顫，幽冥鬼手似活死人了，難道，這少年的爹簡直就是一副骷髏不成？

少年兀自在哭泣，咽哽道：「爹，你說不在江湖、人間露面行走，但這幽冥鬼手，不但露面行走，而且殺人無數，而爹，你不也出來了？」

那黑衣人點了一下頭，聲調突然嚴肅起來，說道：「你不見我把這幽冥鬼手押解回幽冥界麼，便是他違反了幽冥界的戒律，而我是幽冥使者。趁天明還有一些時候，這裡也荒涼，不會有人前來，來，你且坐下來，讓我簡略地告訴你，你就會明白了。」

少年當眞坐了下來，就在這麼錯眼間，那黑衣人竟然消失了，像幽靈一樣，黑影由濃而淡，隨風而逝。

蕭丹登時毛骨悚然，雖然明知是人，不是鬼魂。

原來那火堆的餘燼熄滅了，先前還在陣陣的勁風裡乍暗還亮，現在，只有星光，淒清更迷離，曠野裡呼嘯的夜風，成了聲聲鬼哭，頹垣內黑暗處處，像週遭有無數的幽靈在遊移。

甚至再不見那黑衣人的身影了，話聲似斷還續，也像在遊移，蕭丹心急要聽那少年的爹說甚麼，非全神貫注不可。

只聽那斷續飄浮的話聲，說道：「這世間之上，知道有幽冥界的，你師傅是第一人，說起來，我也犯了戒律，只爲了你這孩兒，爲了去見你最後一面，不得不簡略相告，只因你師傅埋名隱姓，已成了世外之人，不再與江湖武林中人往來了，對他說了也無妨，唉，不料你這師傅竟然對你說了。」

少年的聲音仍帶咽哽，說道：「爹，師傅見我想念爹，望風懷想，日日以淚洗面，可不像爹你一樣

，是鐵石的心腸！」

一聲幽幽地、長長地嘆息，也許是夜風太遒勁了，入耳便成了飄浮斷續，隨聽那淒冷的話聲，又說了，道：「爹若是鐵石心腸，不惦念你，也就不上青梗峯了，這幽冥界，已存在兩百多年了，爲何從不爲人知？那是因爲戒律森嚴，一旦進入了幽冥界，便與人世隔絕，但因進入幽冥界的人，可說全是劫後餘生，甚至是死而復生的人，就像爹一樣，我斷臂逃入山中，因失血過多，其實已死去了，醒來已在幽冥界中，原來被冥王所救。」

少年抹了淚，說道：「爹，凡是師傅知道的，都對我說了，當眞，那冥王是甚麼人？」

「一個不老長生，雖不是仙佛，却也公正嚴明如地府的閻羅王，因爲戒律森嚴，非但不許爲禍人間，甚至不許在人間露面，這就是幽冥界已存在了兩百多年，却從不爲人知之故，但有一宗，却許身入幽冥界的人，有寃報寃，有仇報仇，不過以一次爲限。」

「我明白了。」少年說：「之所以爹離了青梗峯，便血洗山東道上的六扇門。」

沒有話聲，但傳來了聞而生寒的格格之聲，顯是這少年的爹咬牙發出來的聲響，半晌，才又說了，道：「十多年了，每一想及早年我所受的折磨，不由我不恨，那六扇門中，便有好人，日久也合污同流，若那官兒沐猴而冠，是衣冠的禽獸，更是殺人不見血，壞事做盡；想起當年我求死也不能，如何不恨？古語說苛政猛於虎，實是再恰當不過了，幽冥界中，十有八九，倒都是被官府逼害，從六扇門中死裡逃生的人。」

「之所以……」少年說：「我明白了，這幽冥界中戒律雖森嚴，但只是不許爲害人間，不許傷害善良，却容許對六扇門中人殺無赦。」

「正是如此。」那飄浮的聲音說道：「之所以，這幽冥鬼手違反了戒律，殺死易縣的六扇門中人也罷了，竟連那武師全家老幼，一個不留。」

「豈僅濫殺無辜，」少年道：「竟連老幼婦孺也不放過，當眞令人髮爲之指，更有損幽冥界的公正嚴明。」

那飄浮的聲音或東或西，爲何？蕭丹心下不僅歉咎，而且已肅然生敬，既然是人，並非幽冥，爲何要故弄玄虛？何況在他兒子面前。

是否天色已近黎明，夜風更遒勁了？

現在，對幽冥界不僅知道更多，而且肅然生敬了，自然再不懼怕，儘管那火堆連餘燼熄滅，反倒不再感到寒涼了，忽然有了一個衝動，起身，站出去，爲當年她爹斷了人家一臂，向少年的爹致歉意，却聽那少年繼續又在說了，但先長長吐了一口氣，也許是因尋訪到的爹雖然已入了幽冥，却因公正而嚴明感到安慰，也感到自豪，道：「必是那冥王得知，派遣爹前來，把這幽冥鬼手押解回幽冥界？」

「正是如此，」那飄浮的聲音道：「也許你精誠所致，感動了上蒼，或者，冥冥之中，已有安排，讓我們父子見上一面。」

「不，」那少年又激動起來，叫道：「爹，你並沒有讓我見上一面。」

一聲幽幽地長嘆，聲音兀自在飄浮，說道：「我已說過了，相見爭如不見，我已不成人形，見了徒令你難過，倒令你把兒時的記憶也泯滅了。」

陡然間，那話聲不再飄浮了，星光之下，黑影由淡而濃，少年的前面，仍是先前黑衣人站立之處，像由散而聚，又凝聚成一個人影。

那少年自是也見到了，跳了起來，但只是大叫一聲爹。

黑影更濃，又再是黑衣人了，而且已轉過身來，衣袂飄飄，像是一揚手，少年身前便像豎立起一堵無形之墻，阻止少年撲去。

玄門功夫已具火候，蕭丹不再驚恐，便已能凝神，便已能由靜生明，是以雖然星光淒迷，仍看得清楚，黑衣人乍看仍是黑影，不見面目。

原來是用黑布幪面，幪面的黑巾，與他身上的黑衣，在夜風裡飄浮，是以乍看只見飄浮的黑影，只不過略具人形而已，甚至不像是一個實體。

那黑影突然發話道：「蕭莊主、鹿杖翁，兩位既已來了，何不現身相見？」

蕭丹大驚，也大喜，但倏忽伸過一隻手來，把她的嘴掩住了，是齊女的聲音，在她耳邊說道：「噤聲！」

原來齊女早已來到她身邊了，蕭丹如何不喜，更無顧忌了，忙坐起身來。

齊女再又在她耳邊說道：「別出聲，且看他們如何了結這件公案，把劍取在手中，別忘了，這是仇人見面。」

蕭丹心頭一懍，當然，這少年的爹被她爹斷了一臂，幽冥界雖公正嚴明，不爲害人間，但却是有仇必報，她爹和鹿杖翁來了，當然是仇人見面！

夜風在呼嘯，星光是那麼黯淡，早聽篤的一聲響，兩個姑娘面前，似從天而降，落下鹿杖翁來。

鹿杖翁竟要借那鹿杖之力，可

知是從墻外遠處飛落，兩個姑娘忙不迭掩住口鼻，但已是渾身灰燼了，來勢如狂飆，激起的灰燼不是飛揚，而是撲面而來，而且久久不落。

只聽鹿杖翁呵呵笑道：「蕭莊主，你我可眞孤陋寡聞，輸了服啦，敢情近在咫尺，就在你的卧榻之側，有一個公正嚴明的幽冥界，竟然不知！」

「爹！」蕭丹這番是她自掩住了嘴，才沒叫出聲來，竟不知何時，又如何現身來的，就在鹿杖翁數步之外，火堆的另一邊，現出一個道貌岸然的人來。

正是無名山莊的莊主，蕭丹的爹蕭嘯天。

其實蕭丹早在意料之中了，她那兩個丫頭把袁其方父女和仇彬送去無名山莊，她爹豈會不立即趕來的，與正在尋找幽冥鬼手的鹿杖翁和齊女會合了，那自然也是意料中事。

現在，蕭丹明白了，原來她爹與鹿杖翁及齊女，必也像少年的爹一樣，被少年生起的火引來了，不也像她自己，被這火引來了一樣。

少年的爹聽去了她和少年的談話，不用說，她爹和鹿杖翁，連少年和他爹的談話也聽去了。

當眞是一山更比一山高，幽冥界中人有若幽冥，但幽冥的使者，顯然初時亦未發現有人跟踪，現在，蕭丹明白了，先前少年的爹，這幽冥界的幽冥使者，爲何聲音飄浮了，必是仍被他發現了，暗中已盡知來了何人。

只見那蕭嘯天將手一拱，對那黑衣人道：「却是失敬了，與敝莊近在咫尺，竟有此公正嚴明的幽冥界，竟然毫無所知，當年更是孟浪，賢愚不分，是非不明，有傷貴體，令我好生汗顏，幽冥界既然有仇必報，閣下既是掌管幽冥戒律的使者，自當恩怨分明，便請動手。」

那蕭嘯天說着，已伸出左臂來，右臂低垂，兀自岸然而立。

蕭丹大吃一驚，也大叫了一聲：「不！」早縱身而起，搶在她爹身前，叫道：「你！你不能傷害我爹！」

那少年啊了一聲，也跳了起來，道：「小兄弟，你……原來你是……」

「大哥哥，」蕭丹激動之極，道：「不錯，當年斷你爹一臂的，就是我爹，大哥哥，還有，你這使者前輩，且聽我一言，我知你爲何痛恨那六扇門中人，但你也並非有怨報怨，有仇報仇，那被你殺害，却多是與你無怨也無仇的，更非全都是死有餘辜，是否過份了些，是否也有違你們那幽冥界的戒律，你敢說不曾濫殺無辜，若你必要報斷臂之仇……」

蕭丹一抬左臂，只聽裂帛一聲響，已把左臂的衣袖撕落，裸露出來，昂然道：「來吧，我代我爹，還你一根胳膊，我若是皺一下眉頭兒，就不是我爹的女兒。」

少年又啊了一聲，說：「你你……你原來不是小兄弟，啊，爹……你……不可以……」

因爲那幽冥使者也已抬起臂來，只道他就要出手了，不僅齊女揑了一把汗，鹿杖翁的杖頭也離了地，那少年心中大急，已搶步攔在他爹身前。

只有蕭嘯天仍然岸然而立，捋起髯來。

不料那幽冥使者的左臂雖然抬了起來，那寬大的黑衣飄飄，脚下也分毫不動，話聲也絲毫不冷，說道：「你們都來看看，誰說我斷臂了？」

大夥兒都是一怔，果然，幽冥使者左臂完好，只不過異於常人，那手臂雖然有寬大的衣袖遮住，但手却露在外面，是黑色的。

都見過幽冥鬼手，不僅是皮包骨如骷髏，而且渾身皆黑，是以也不以爲異。

那蕭嘯天咦了一聲，鹿杖翁也不禁愕然，難道幽冥界中人，斷臂又能再生出來不成？

却聽那幽冥使者道：「我非但不是爲報仇而來，更從未記過仇，正相反，我還要感謝蕭莊主當年斷了我這左臂。」

蕭丹也啊了一聲，那裸露的胳膊，也垂了下來，說道：「我明白了，你的臂仍然斷了的，不過已接上一條鋼臂了。」

「姑娘，你眞聰明。」幽冥使者也把左臂垂下來，說道：「正是如此，我雖然未如冥王，成爲金鋼不敗之身，至少，我已有一條金鋼不敗的鋼臂了，姑娘，你縱有那削鐵如泥的短劍，只怕也斷不了我這條鋼臂。」

蕭丹臊得滿面通紅，幽冥使者一聲聲姑娘，這能怨誰，她自己承認是女兒了，想到先前躺在少年懷裡，也被少年摟在懷裡，如何不臊，何況再被人家說破了，因爲她不自覺，右手始終不離劍柄。

蕭丹臊得慌忙縮回手來，那敢瞧那少年一眼，不料身邊噗嗤一聲，說：「原來你也有害臊的時候，小娘子。」

竟不知何時，齊女已來到她身後。

只聽那幽冥使者已在對蕭嘯天道：「不瞞蕭莊主，當年我怨恨太深，確實過份了些，若然我應該對蕭莊主記仇，那麼，鹿杖翁碎肩之恨，豈不也永記心頭了。」

一直不曾言語的鹿杖翁，忽然

也一聲呵呵，笑道：「好好，那就一肩換你一臂，咱們算是扯平了，我也不瞞你說，我若不被你碎了肩骨，我也不能進入無名山莊，與蕭莊主成爲知交了，還有……」

早又是篤的一聲响，鹿杖翁一橫手中杖，道：「只不過你不記仇，倒令我這鹿杖翁無武用之地，不，該說是用武之身，十多年來，我在這鹿杖上苦下的功夫，豈不白費了？」

蕭嘯天却肅容道：「幽冥界與世與人無爭，嚴明公正，兩百多年了，迄不爲世人所知，不僅超然世外，且金剛不壞身，必可與天地同壽，使者豈與鹿杖你一般見識。」

不知鹿杖翁酒糟鼻子是否紅了，想來一定會更紅的，話聲却也嚴肅起來，道：「慚愧，枉我在無名山莊這麼多年，竟不能清靜無爲，使者必不與我這凡夫俗子一般見識。」

幽冥使者忽然一聲浩嘆，說道：「兩位言重了，幽冥界中人，其實都不過是受盡迫害的不幸可憐人而已，都不過僥倖得保殘生，殘生，不僅是生命的殘餘，甚至肢體無不傷殘。

「兩百多年前，一個身受重傷的人，進入太行山中，眼看面前是斷崖，前面已無去路，而後有追兵，與其落入敵人手中，受盡磨折而死，不如了結自己的生命，於是跳下那深淵。

「那是其深不見底的深淵，那知下有寒潭，可眞是置之死地而後生了，竟然不死，醒來時，竟在水面浮而不沉，才知那寒潭之水，乃是重水，更發現斷肢的傷口癒合，已無痛苦，後來才知道，那寒潭簡直就是個大藥缸。

「不僅于此，更發現那地底是有洞天，只不過幽光陰暗如地府而已，而傷雖已癒合，肌肉却漸漸化去，就有如……」

天色欲明未曙，僅有的星光也漸漸隱去，更黑暗了，只不過全都內功深厚，玄門功夫，更能靜中生明，是以都還能看得清楚，但黑影看來不過略具人形，黑衣風飄，却又似幻還眞，甚至不是活死人，簡直就是幽冥。

蕭丹與齊女不自覺緊握了手兒，雖明知他是人，不是鬼魂，仍不禁有些毛骨悚然。

原來那不是衣袖風飄，而是指着火堆灰燼邊幽冥鬼手，說道：「就像這幽冥鬼手一樣了，雖有人形，但已成了骷髏，却因此，成了銅皮鐵骨……」

「甚至不死長生。」蕭嘯天點頭說道：「自然也百病不生，自然也不老化，自然也長生了。」

鹿杖翁聽他演道多了，忍不住問道：「這可就是你常說的道法自然？」

蕭嘯天搖搖頭，道：「道若可道，便非常道了，我所說的是自然之理，而非自然之道，閣下，請講。」

那黑影又繼續道：「他就是幽冥界的冥王，莊主果然道德高深，已明此自然之理，兩百多年來，或在江湖之中，和那機緣巧合，偶然闖入，被他救下治癒的殘肢斷體的人漸漸多了，於是，那深淵地底，便也成了幽冥界，不過是劫後餘生，雖生亦如死而已，但因莫不是曾受迫害，若心中積怨，豈能無爲清靜，是……」

蕭嘯天輕輕地啊了一聲，而且不住地點了點頭，他明白了，這冥王必也是有道之人，說道：「故爾，准許幽冥界中人，有怨報怨，有仇報仇？」

「正是如此。」那黑影道：「兩百多年來，迄不爲世人所知的幽冥界，我之所以坦誠相告，正因莊主亦是道德中人。」

蕭嘯天肅容道：「請閣下放心，今晚入我等之耳，絕不出我等之口，幽冥界中人，一旦冤仇得報，便不許在人間行走了，從此無爲清靜，能不令人肅然生敬。」

那黑影繼續說道：「不但從此與世與人無爭，甚至不許驚世駭俗，參陰陽動靜之機、造化玄微之理，兩百多年來，從無人敢違拗，却不幸收容了這一幽冥鬼手，竟敢公然報仇雪恨不說，更濫殺無辜，我身爲幽冥使者，故前來押解他回返幽冥界，交由冥王發落，這天色已近黎明，我不能留……」

少年忽然大叫一聲：「爹……」

那知蕭嘯天霍地一拂袖，只聽一聲踉蹌，地上的石板上，劃出一溜火花，那少年退後了兩步，跌坐地上。

蕭丹大驚，也大叫了一聲：「爹，你爲甚……」

早飛撲過去，把少年扶起身來，却見黑影衣飄，原來是向蕭嘯天拱手，道：「多謝蕭莊主相救。」

只見那少年已是淚流滿面，哭道：「爹，我尋訪了爹三年，好不容易見到了，讓我跟你回去幽冥界！」

原來少年一直不言不語，心下却打定了主意，若是不殘肢，便入不了幽冥界，他孺慕情深，明知他爹是不會容許，聽他爹說要走了，便拔出匕首，向左臂上斬去。

蕭嘯天暗中生明，見他在旁，竟一言不發，便留了心，一見少年拔出匕首，立即一袖拂出，少年曲池穴上一痲，手中匕首不但脫手飛出了，且站立不穩，跌坐在地，大哭起來。

蕭嘯天道：「令郎至情至性，更至孝，端的可敬難得，我有一不情之請，想帶令郎回莊，雖不能令他騰達飛黃，無名山莊却可安身立命，不知閣下可能俯允麼？」

那黑影向蕭嘯天一揖到地，道：「固所願也，不敢請爾，不瞞莊主，今晚若非令嬡與小兒一席言語，我父子幾乎見面也不相識，可見冥冥之中，造化早有安排，小兒得有令嬡這一紅顏知己……」

那齊女把蕭丹的手重重捏了一下，羞得蕭丹轉身就跑，她的手在齊女手中，不僅把齊女帶動了，而且一翻腕，已扣住了齊女的脈門，順着墻脚，轉過墻角，從那缺口中溜了出來，如飛奔入黑暗的曠野之中。

茫茫的黑暗，正把曠野，也把人間籠罩，齊女出聲不得，心下也不由暗暗吃驚，蕭丹這是甚麼手法？到底還有多少功夫不曾顯露出來？

黎明已來臨了，雖然驅走了黑夜，但氤氳的晨霧，仍然一片迷茫。

少說奔了半個時辰，蕭丹才放慢了脚步，同時齊女也感到手腕一鬆，便能開口說話了，叫道：「吠！妳這是做甚麼？妳要帶我去……無名山莊？」

蕭丹說：「還道妳聰明，妳且看看，太陽打那邊出來？」

可不是東方天邊，已現了絢麗的朝霞，無名山莊，是在日落的方向。

原來他們是在往南的道路上。

「那妳要帶我去那裡？爲甚麼沒命地奔跑？妳捨得丟下妳那大哥哥？」

蕭丹的臉兒被朝霞染得紅紅，啐了一口，道：「妳胡說八道，甚麼大哥哥，我連人家姓名也不知道，妳忘啦，他叫我小兄弟，我不過好不容易有了幽冥界的綫索，要從他得到幽冥界的來龍去脈而已。」

齊女抿着嘴兒笑，說道：「只不過人家至情至性，更至孝，是誰這樣讚他啊？不錯，是無名山莊的蕭莊主，而這莊主，有一個待字閨中的女兒，我可不明白了，從不爲江湖中人所知的無名山莊，莊主竟會收留一個陌生的少年郎。」

蕭丹跺脚道：「妳休得胡說，我爹不過因爲斬斷了那人的左臂，人家竟不尋仇記恨，心中有愧而已。」

倏地一斜身，在齊女臉上擰了一把，却飛快跳了開去，說：「別忘了，我已有了妳這個小娘子，任他天荒地老，海枯石爛，是再容不下他人了。」

齊女不再打趣她了，當眞，別說蕭丹了，便是她，可不是除了蕭丹，心中也再容不下他人了，也不再問，跟在她身後走了下去，道：「妳爲何急忙忙，溜走出來？」

蕭丹脚下不停，道：「你以爲我們溜走，會瞞得我爹麼？」

「當眞，」齊女說：「黑暗之中，甚至連那少年的爹站得那麼近，也沒發現他拔出匕首來，却被你爹見到了，否則，那少年已成爲幽冥界中人了。」

蕭丹道：「我爹不僅黑暗中能視物，且能由於無聲處聽天籟，不趁那幽冥使者尚未離去，妳想想，我們能脫身麼，還有，鹿杖翁那鹿杖，簡直就是那糟老兒的神腿，得那鹿杖之助，可以一躍十丈，若不快走，此刻我也不能在這裡了。」

齊女啊了一聲，道：

「不好了，快瞧，那烟！」

前面，不過數丈外，路邊升起一縷嫋嫋青烟，可不是那糟老兒枕着鹿杖，翹着腿兒，在吸旱烟，噴出來的烟直線一般，升起老高。

鹿杖翁那鹿杖豈僅是這糟老兒的神腿，且妙用無窮，鹿角不但能點穴打穴，且還是他的旱烟竿，只見老兒閉着眼，好不閒貽，那鹿角就在他嘴邊，吸一口，隨又把烟徐徐地噴出，簡直像要直衝雲霄。

直恨得蕭丹牙癢癢，眞像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從小到大，蕭丹無論小時候和鹿杖翁捉迷藏，大些時調皮搗蛋，以及現在躲逃，總是一般無二，她一得意，這賊鬼老兒就出現在她面前。

齊女忽然一跺脚，叫道：「嗳呀！咱們上當了。」

蕭丹一怔，道：「你是怎說？」

「我且問妳，從青州到滄州，是否這老兒追尋到妳了？」

如何不是，恨得蕭丹又牙癢起來，在無名山莊時，還不過被這糟老兒擰臉兒、打孤拐；她已是大姑娘了，在青州道上，竟被這老頭摘葉掌摑她的臉兒，打她最是肉厚的地方。

齊女的眼睛亮了起來，道：「妳且想想，這老兒若是眞要捉妳回去，會不會等到現刻，是不是妳早被他揪回去了？」

蕭丹楞住了，啊呀！如何不是，這老兒眞要想揪她回無名山莊，她豈能下江南，大鬧衆香樓，女山湖助銀鬚叟夫妻團聚？一路之上，這老兒總是如影隨形，不是跟隨在她身後，就是老在前頭，若眞要揪她回去，何處、何時不能？

齊女直眨眼兒，眼珠子也直轉，道：「再說，咱們趁幽冥使者尚未動身，趁機溜走，即使被妳爹發覺了，可不知我們是遠走，當然不會吩咐鹿杖翁來追趕我們。」

蕭丹也猛可裡一跺脚，道：「當眞，眞要追趕，我爹早揪我回

去了，可輪不到這老兒。」

「看來，妳是從小受制於他，在這老兒面前，心下先已生怯。」齊女揚了揚眉兒，道：「妳再想想，若是咱們連起手來，是否眞怕了這老兒，妳忘啦，我才眞是紫烟籮，這老兒再是多了一條神腿又如何？可不會分身法兒，別忘了大象無形，禪功也無相，只不過說甚麼他也是前輩，咱們不會和他認眞對敵而已。」

蕭丹更連跺了兩脚，道：「說得是，當眞，可不是我從小到大，總鬥不過這老兒，被他嚇怕了。現在，怎麼辦？」

「妳知道走在江湖之上，尤其是走鏢，兵法也用得上麼？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既然知道他不是奉妳爹的命來揪妳回去，咱們不怕他了，那兵法有云：我不怕敵，敵必怕我，不信，妳跟我來。」

齊女携着蕭丹的手，行來好不瀟洒。

兩個姑娘小時候蹦跳，大時候總是大踏步走路，從不會扭扭揑揑，步下不生蓮，生塵倒是會的，是以扮成俏郎君，一點兒破綻也沒有，何況從不嬌聲說話兒，嗓門兒都粗了，只不過體態更風流，行事更瀟洒。向山坡上走去，對枕着鹿杖的鹿杖翁，直如不見。

蕭丹不用齊女說明，已理會得，道：「咱們溜走出來，妳可知緣故？我要帶妳去那裡？」

「正是，」齊女說：「當眞還忘了問妳！」

「嫁雞隨雞，小娘子，自當跟隨夫君，何用問。」

「呸！」齊女說：「這是婦唱夫隨，揚州昨夜洞房停紅燭，妳是再也賴不了的啦，說正經。」

「好吧，咱們說正經。」

衣袂飄飄，好不瀟洒，上了山坡，鹿杖翁兀自吐烟直上雲霄，這老兒仍然閉着眼兒，心下必然好不得意，但兩個姑娘直如不見，連眼角兒也不瞄他一下。

蕭丹說：「妳不知道，可知妳想不到，這就該打，我問妳，我是誰，妳又是誰？」

齊女眨眨眼兒，登時明白了，道：「雖然妳是銀樣蠟槍頭，不過，却也令那怨女痴男，有情人成眷屬，情俠丹丘狂。」

「如假包換的情俠希夷。」蕭丹道：「既然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胡大哥幪面不願爲人知，自稱希夷，難道妳還不明白，希夷也即是虛無，似幻還眞，並非眞有情俠希夷的存在，只要是令有情人成其眷屬，厚地高天情不絕，痴男怨女風月債可酬，那就是情俠希夷，丹丘狂幪了面，自也是情俠希夷，妳忘了，那六朝金粉地，金陵城中，情俠希夷，還有宗公案未了。」

齊女一聲歡呼，道：「我明白了，作爲旗女，也還不曾把情俠希夷，尋回紫烟籮身邊。」

蕭丹揚了揚眉兒，好不得意，道：「我已許下諾言，妳不知道？」

「我知道。」齊女喜孜孜，說道：「待他重與畫眉時，細數郎輕薄。當眞，妳還不知道，那旗女也曾作過許諾，走遍海角天涯，必要爲她紫烟籮尋回情俠希夷。」

「那麼，胡大哥再不用自慚形穢，[illegible]遠不會去到那紫烟蘿身邊，妳[illegible]是否都有公案未了？那麼，妳該明白，我要帶妳去何處了？」

「石頭城上望天低。」

兩個姑娘越說越高興，也越說越得意，不再是假裝，簡直把路邊那暗自在得意的鹿杖翁忘了。上了山坡又下山坡，初昇的旭日，照亮了向南伸展的大路。

只道兩個姑娘必然又像以往一樣，嚇得魄散魂飛，那知打他面前，大搖大擺走過了，竟連眼角兒也不瞄他一下。

這還有甚趣兒，簡直是三十老娘，倒繃了孩兒，倒被兩個女娃娃耍了。

聽得身後的脚步聲，蕭丹頭也不回，說道：「情俠希夷，與紫烟蘿這雙有情人，終成了眷屬，妳說，會有多熱鬧。」

齊女眨眨下眼，可不敢笑出聲來，說：「豈僅熱鬧，必然轟動江湖，別忘了，紫烟蘿亦即是金陵金鳳鏢局的總鏢頭，休道天下武林了，便是那三山五岳，安窑立寨的各路好漢，誰不送上一份大禮，不知妳準備了禮物沒有？」

蕭丹暗中把齊女的手兒捏了一下，道：「早準備了，一隻活生生的鹿兒，這不是跟來啦，只不過有酒糟鼻兒，令人討厭，一二三！」

格格大笑的兩個姑娘，拔脚就跑。

鹿杖翁怒吼一聲，可不是三十老娘，倒繃了孩兒，想嚇人家，倒被兩個妞兒耍了，也拔脚就追。

（全文完）

鳳棲梧桐

杜一非傳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衆英豪持正義　有情人成眷屬

上文提要：何小鳳返何家，得到父母贊同其婚變，何鐵堅隨同何小鳳等人赴金家解除婚約，一路上却遇到幾伙武林高手的阻擋與干預。來到金府，周圍却已有黑白兩道人衆在喧嘩，有的破口咒駡何小鳳與葉桐無耻，衆人欲見金震宇，但金震宇拒絕接見，何小鳳見此情景，決定自己入金府與金震宇面談清楚，餘人在門外候訊……

杜一非和鳳千千道：「咱們雖然沒有手下，但總不能坐以待斃，鳳姑娘，咱們就跟他們鬥一鬥吧。」

公孫英把劍抽了出來，道：「你們兩個，咱們也是兩個，誰也不佔便宜，來來！」

如此一來，反而把正角兒閒置了，葉桐當然亦不會閒着，衝進人叢中，揮刀劈殺，他已豁了出去，出手絕不留情，事實上，被人重重圍困，情勢亦不容他留情，否則何小鳳尚未出來，他已倒卧街頭了。

利兼武武功在孟仲淵之上，但相差不多，一時間要取勝並不容易，公孫兄弟們有一套合擊之技，一人攻上盤，一人專攻下盤，十分巧妙，杜一非和鳳千千一時未能適應，反而被攻得手忙脚亂，尤其是鳳千千，她長兵器難以發揮優勢，被公孫雄之地趟刀弄得甚是狼狽。

何鐵堅自然亦不能閒着，揮劍協助葉桐，他雖然是南陽有名之劍師，但放諸武林，不過是三流角色，起不了什麼作用。

葉桐一開始便施霹靂手段，先砍傷兩人，但隨後陷於重圍便無所施其技，幸而他經驗極是豐富，一時之間未有危險。

忽聞一人罵道：「倚多爲勝，算是那門子好漢，眞不要臉。」衆人回首一望，只見一名青年持劍殺了進去，却原來是張建，恐他們不敵，忍不住現身。

杜一非故意道：「這位兄台請莫淌渾水，得罪了這批『大英雄』，你日後在江湖上寸步難行，閣下好意咱們心領了。」

張建聽出其意，亦故意道：「在下才不管這些，只問公平不公平，不公平自然要管一管。」有他加入，形勢果然有所改變，葉桐和何鐵堅之壓力頓然減輕，何鐵堅方稍鬆一口氣。

那邊廂之杜一非和鳳千千漸漸能適應公孫昆仲之打法，鳳千千倏地急飛出去，揮鞭抽向攻擊何鐵堅之一個漢子。

公孫雄喝道：「小妖女不可逞兇！」追過去攔阻，不料鳳千千正要他如此，猛見她回臂一揮，長鞭向其頭臉蓋去。

公孫雄舉刀一撩，將長鞭撥落，正想標前，長鞭已如蛇兒一般，纏向其雙足，公孫雄吃了一驚，連忙躍高，鳳千千冷笑一聲，長鞭揚起，纏其腰腹。

公孫雄這才知道厲害，後悔自己太過孟浪，手中寶刀覷得準，收刀尖挑長鞭，却料不到鳳千千在長鞭上之造詣十分深湛，否則小小年紀豈能揚名。

也不知鳳千千如何施展其技，鞭梢已纏上寶刀，然後用力一拉，

公孫雄急忙沉腰坐馬，兩人便變成在鬥力。鳳千千之用意乃希望替杜一非爭取時間，先解決公孫英！

說時遲，那時快，一個漢子見有機可乘，揮斧向鳳千千的後背砍去！好個鳳千千，短劍反手一格，「叮」地一聲，將短斧撥開！

與此同時，猛聽一道暴喝：「不要臉，背後偷襲，也敢來洛陽現世！」只見一名粗豪之大漢，持斧奔來，反攻那漢子後背。「來來，咱們都是使斧，正好比較比較見個高低！」

此人便是龐冷瘦，在杭州西湖與葉桐惡鬥過，別人不知就裡，葉桐却十分驚訝，想不到今日他反而拔斧相助！

就在此刻，已傳來公孫英一聲悶哼，須知公孫昆仲難纏，全在他兄弟倆刀劍合璧，一旦分開武功並不如何出色，公孫英自非杜一非之敵手！杜一非刀下留情，刀尖在其右臂上一刺即收。拱手道：「多謝公孫大俠劍下留情！」

公孫英又羞又怒，又不能不領杜一非之好意，抽劍後退，道：「老二，咱們走吧！」他標前向鳳千千刺去！

鳳千千短劍一擋，立即鬆鞭後退。「賢昆仲今日退兵，咱們五內俱銘，他日有機必有所報！」

公孫英兄弟一去，其他人心頭均是一窒。杜一非道：「諸位再不退，咱們並不客氣了！」鳳千千早已不客氣，長鞭揮過，已在一名老漢之後背上開花。她長鞭毒辣，一連七八記，便將那些漢子趕開。

一個漢子罵道：「小妖女，別恃武功好便目中無人，終有一日要讓你吃苦頭！」

鳳千千大怒，揮鞭道：「姑奶奶已經手下留情，你還不知死活，既然如此，不如斃了你吧！」她人隨即撲過去，那些大漢一見立即退開。

孟仲淵已落在下風，見狀亦抽身後退，但青雲子却上前道：「無量壽佛，如今他們已經散開，諸位誰肯賜教？」他到底是一門之主，自恃身份，不肯羣毆，但亦不可能就此半途而廢。

鳳千千道：「姑奶奶來領教一下牛鼻子之劍法！」

杜一非已踏前一步，抱拳道：「晚輩不自量力，願向掌門討教幾招！」

青雲子自然希望鬥杜一非，當下道：「不必客氣，各自施展本領，死傷不能怨天尤人！」

杜一非心頭一懍，道：「這個自然，晚輩只怪自己學藝不精！」杜一非雖是位後輩，但他甫一出道，即名揚四海，擊敗過許許多多高手，是故青雲子不敢大意，先立下門戶再回禮。

兩人如兩尊石像般，挺立不動，青雲子道：「貧道痴長幾歲，且先讓你三招！」

鳳千千在旁嚷道：「牛鼻子豈止痴長幾歲？是幾十歲，應該讓三十招！」

杜一非不吭一聲，冷靜沉着，半晌忽見他抬臂舉刀，虛發三刀，道：「道長請！」這表明他不願領對方之情，有兩種原因，一是看不起對方，二是自恃身份武功。

青雲子是武林泰山北斗之一的武當派掌門，身份非同小可，長期以來均受人尊敬，見狀面色微微一變，冷冷地道：「施主不愧是年輕一輩之頭號人物，氣派膽量均高人一等！」

「不敢，還請道長賜教！」杜一非神情肅穆，說了這句話後便不再吭一聲。青雲子輕吸一口氣，緩緩走前，杜一非素知武當以後發制人馳名，却故意行險，對方一動，他寶刀立即出手。

青雲子不愧是武當派掌門，何況對這位年輕一輩之高手，亦不敢掉以輕心，以免陰溝裡翻船，一生英名付之流水！杜一非的刀至他身前尺餘，倏地一偏，改劈其腰際。

青雲子直至此刻出手，長劍一沉，反刺對方之手腕，同時擰腰一閃，但劍尖依然十分準確地指向目標！

杜一非叫了一聲好，身法一變，手腕一翻，刀刃反向上，改斬其手臂，他動作俐落、瀟洒，反應極快，青雲子亦忍不住報以一聲好，兩人一來一往，鬥得十分燦爛。

這一戰方盡顯杜一非之能耐，只看得旁觀者暗暗佩服，連利秉武亦暗自忖道：「若換作老夫下場，可能已經敗了！」

兩人眨眼之間已經鬥了五六十招，仍然難分勝負。就在此刻，又來了一羣人來，孟仲淵去了復返，利秉武冷笑道：「莫非孟兄輸得不服氣，還想跟老夫再打一架？好好，廢話少說，來吧！」

一位長着一匝黑長髯之老漢，滿面紅光，雙目炯炯有神，他呵呵笑道：「想不到利兄居然會助紂爲虐，眞教老朽失望！」

「尚未請教高姓大名！」利秉武道：「助紂爲虐應該是諸位，不是老夫！老夫做的是鋤強扶弱，與諸位絕不相同。」

老漢黑長髯飄動，道：「老夫雲飛雨！利兄刀法厲害，想不到口舌更利，佩服佩服！」言畢亮出一柄九環金刀來：「正如你所說，廢話少說，請亮兵刃，老夫有意討教！」

利秉武這才醒起，山東有位號稱「九環金刀王」之好漢，却料不到

他千里迢迢來到洛陽。當下揚刀走下台階，道：「你使刀我也使刀，最好比個高下！」

雲飛雨抖一抖手上之九環金刀，「錚錚」而响，道：「咱們山東人說打便打，來吧！」他先立了個門戶，立即採取攻勢，兩人一上手便鬥得十分激烈，看來要分出勝負非二三百招不可！

孟仲淵又神氣了，高呼道：「葉桐，你這卑鄙之小子，若有種的，便出來讓老夫教訓教訓你！」

葉桐大笑：「你想教訓葉某？不怕風大吹閃了舌頭！前輩年紀已不輕，請小心！」他抽出刀來，躍下台階，不再打話，標前便進行急攻。

孟仲淵亦不是省油燈，他以拳法著名，赤手空拳在刀隙之中仍能發揮威力，一時之間，難分勝負，鳳千千甚是無聊，長鞭一圈，向人羣中抽去：「誰肯陪姑奶奶玩？」

人叢中有人以槍將長鞭挑開，道：「咱單翊文陪你玩玩！」他一杆紅纓長槍，如毒蛇出洞般，直奔鳳千千咽喉。

鳳千千見他年在三十左右，身材頎長，相貌堂堂，已生好感，乃道：「可惜你我不是朋友，今日只好分個高下了！」

單翊文槍法純熟，招式十分沉穩，在穩守中求突擊，而且進退有據，意到槍到，每次攻勢，便能將對方之攻勢壓下去。鳳千千道：「果然有兩下子！」她邊說邊抽短劍來，長短軟硬兼施。

與此同時，那些武林好漢一湧而上，把張建及何鐵堅弄得手足無措，窮於應付。

杜一非道：「道長，你們自稱白道，白道的人都慣於持多爲勝？若如此，與黑道又有何分別？」

青雲子道：「他們是他們，貧道是貧道，不可混爲一談！」

「咦，他們不是與道長同來的麼？」杜一非嘴上說着話，手上却絲毫不慢。青雲子自知說不過對方，更是一言不吭，他長劍以慢制快，杜一非攻勢雖然猛烈，但對青雲子威脅不大。

杜一非人十分聰明，心想對方既然以柔功馳名，何不將攻勢放緩，引對方進攻？主意打定之後，刀法立時放慢。他藝高膽大，因爲如此一來，若對方武功高過自己很多的，便將自此一蹶不振。

兩人以慢鬥慢，交換了十多個回合，青雲子逐漸增強攻勢，速度亦逐漸加快，杜一非索性以守爲攻。

利秉武與雲飛雨之鬥，更是功力悉敵，難分軒輊。反而葉桐那邊已佔盡優勢，取勝只有遲早問耳；鳳千千與單翊文之鬥，一時間亦分不出高低，最艱苦的則是張建及何鐵堅兩人！

幸而此刻，凌展雲現身，衝進人叢中，一言不發，一口氣刺倒四五個人，方化險爲夷。

形勢好不了多久，忽又來了一彪人馬，爲首的是位老者，旁邊還跟着梅天星，鳳千千估計這些人必是華山派的，果聞青雲子道：「梅掌門因何反而來遲了？」

華山掌門梅放香嘆息道：「爲了劣徒之事，要諸位大動干戈，梅某實在過意不去！」話音剛落，已聞孟仲淵悶哼一聲，肩上中刀，跟蹌而退。

葉桐一中即收，道：「孟老，勝負已分，葉某不願多結怨，請讓一讓如何？」孟仲淵連番受挫，心中大感不是滋味，實無顏再留下來，轉身欲走。

梅放香忙道：「孟英雄且留步，看梅某收拾這干賊！」他大刺刺地走前，沉聲問道：「你便是葉桐？」

「不錯，在下正是葉桐！閣下必是小鳳的師父，華山派梅掌門了，幸會幸會！可惜小鳳如今陷於虎穴，未能見您！」

梅放香轉頭問梅天星：「星兒，小鳳何在？」梅天星剛到，自然不知道。他是梅放香之侄兒，甚得這位既是叔叔，又是師父之寵愛，聞言搖搖頭。

梅放香話氣稍軟，問道：「你說小鳳陷於何處？」

葉桐道：「被金家扣押起來。」

梅放香大笑，葉桐怒道：「閣下是小鳳師父，對自己徒弟之安危如此不關心，眞教人齒冷！」

梅放香道：「荒謬！他返回夫家乃天經地義之事，只有你這種人方認爲是扣押！」

「別忘記，小鳳父親不同意！而且連他想進內探望女兒也不准，這是甚麼意思？掌門是道德先生，尚請解釋一下！何況在此時此情之下，金家誆她進去，既不放人，又不許別人進內看望她，你說裡面沒有文章？」

梅放香不由一怔，何鐵堅道：「梅掌門，當年老夫送女兒隨你學藝，指望你教她成材，但貴派重男輕女，武林罕見，既然如此，掌門又何須收女徒？免得誤人子弟！」

梅放香惱羞成怒：「令嬡不成材麼？她已是人婦，却跟其他男人混在一起，有損我華山派清譽，梅某今日來此，便是爲了清理門戶！」

「清理門戶？」何鐵堅哈哈笑道：「小女武功如何，有目共睹，華山女弟子武功與男徒相比，實在相差太遠了，你不好意思說，老夫便替你說出來吧！你收女徒，只爲替

你們洗衣服、燒飯！十天學不了三天武，所有女徒之武功，大部份是偷師學來的！」

梅放香被人揭了瘡疤，臉上有點掛不住，怒道：「簡直是豈有此理，含血噴人！梅某如今便宣佈，驅逐何小鳳出我門！」

葉桐道：「好極了，小鳳與你華山派自此之後，再無半點關係了，掌門也不必勞師動衆，請回吧！」

梅放香呆了一呆，氣得一張臉全漲紅了。道：「她雖已非我弟子，但傷風敗俗，人人得而誅之，梅某來此教訓她，有何不對！」

鳳千千道：「城東三石村，有位寡婦專門勾引村內年輕人，傷風敗俗更甚！掌門應該先去那裡收拾了那寡婦才來！」

張建接道：「他那敢去見那風流寡婦？不怕自己把持不住？還是請他去緝『風流梅花盜』吧！他華山派以梅花劍法成名，更應該置梅花盜於死地，方能清人耳目，以免同道誤會梅花盜是你梅掌門！」

梅放香再也忍耐不住，拔劍而出，喝道：「梅某便先殺了你，再去找梅花盜！」他一劍便向張建後肩刺去！

斜刺裡突然飛來一柄長劍，將其劍架住。「身爲一派掌門，居然施偷襲，華山派也眞教人失望！」

梅放香一連七劍，全被對方從容接下，心頭微微一懍，道：「報上名來！」

「江湖無名小卒凌展雲是也！」

凌展雲與杜一非，鳳千千齊名，豈是無名小卒？梅放香當然聞過其名，當下不敢多說以免分神。近年來武林四秀，氣勢迫人，大有逼老一代高手讓位之勢，梅放香豈敢大意？

兩人都使劍，各有千秋，一時難分勝負，梅天星祇在一旁觀戰，微感慚愧，張建冷笑道：「梅兄何必臨淵羨魚？小弟陪你玩玩吧！」

梅天星咬咬牙，忖道：「我就不信天下間有這許多年輕高手！」當下揮劍應戰。

葉桐連番大戰，此刻方喘息完畢，回頭見圍墻上之金家神箭手，仍然彎弓待發，他一顆心又焦又慮，高喊道：「快放何姑娘出來，否則咱們便打進去！」

＊　＊　＊

何小鳳隨門公進內，低聲問道：「福伯，老爺子在那裡？大少爺不在家麼？」

「老爺子在書房內，大少爺這一陣子很少在家。」

「那二少爺呢？」

金福沉吟了一陣才壓低聲音道：「大少奶奶，自從你離開之後，這家變了很多，表面上不變，但兩位少爺都不在家，老爺子一個人老在發脾氣，金總管也走了。偌大的一個家，似乎無人管了！」

「怎會如此？我沒有這般重要！嗯，二少爺怎會不回來看老爺子？」

金福聲音壓得更低：「二少爺對大少爺有意見，他似乎很同情你，被老爺子及大少爺罵了一頓之後，便離家出走，至今未回。」

何小鳳聽後稍感安慰，又見金福不是帶她去書房，乃問：「福伯，你不是說老爺子在書房麼？」

「是的，但你肯留在金家麼？不肯留下來，還去見他作甚麼？」

何小鳳微微一怔，問道：「此乃老爺子之意思？你準備帶我去何處？」

金福嘆了一口氣，道：「老爺子交代，若你肯再當他媳婦，便帶你去見他，若是不肯的，便帶你去往日之居所！但不許你去見兒子！」

何小鳳叫了起來：「不行，我非去見老爺子不可！」

走廊上突然現出好些精壯之家丁來，其中一個管事道：「大少奶奶，這是老爺子之命令，誰也不敢違背，請你原諒，如果你不聽命令，咱們只有用强了！」

何小鳳霍地將劍抽了出來，「用强姑奶奶便會害怕麼？來吧！」

那些家丁也把刀劍抽了出來。忽然何小鳳又嘆了一口氣，喟然道：「罷了罷了，往日咱們並無仇恨，今日亦無過節，何必因此而傷害了你們！」她復又長嘆一聲，將劍收了起來。

金福低聲道：「大少奶奶，您且放心，府內有許多人同情你，咱們不會教你太難過！外面若能解決，金老爺子再狠，也不敢與武林作對，屆時少奶奶便可恢復自由了！」

何小鳳默默隨他走去，心亂如麻，又擔心葉桐與老父之安危，低聲道：「福伯，我求你兩件事，第一，以後別叫我少奶奶，稱我何姑娘好了；第二，外面若有甚麼變化，請您通知我。」

福伯點點頭，把門打開，讓她進去，隨即將門鎖起。何小鳳呆了一陣，方走進去，默默地坐在床上，睹物思情，她心情起伏，難以平靜。半晌方走至窗前，伸手一推，才知道所有之窗子都被鎖起。她不由暗怒：「金家也太豈有此理了！」

過了一忽，她實在坐不下去，在房內踱方步，忽聞外面傳來一個輕微之步履聲，她心頭一動，隨即聽見一個男人的聲音問道：「大嫂，您可好？」

何小鳳霍地跳至門後，道：「二弟，是您？不是說你不在家麼？」

金尚元嘆了一口氣：「其實小弟一直躱在洛陽城內，見來了這許多武林高手，實在很爲你擔心！」

何小鳳心頭一酸，輕泣道：「二弟，你認爲大嫂做得對不對？」

「這個教小弟如何說？我向來相信大嫂，相信你這樣做必有道理！」

「多謝二弟，你比你大哥明理多了！」何小鳳道：「你以後不要再喚我大嫂了！」一頓又道：「二弟，我求你一件事可好？」

「你且說來聽聽，先讓我琢磨一下！請嫂嫂原諒，小弟亦有苦衷。」

何小鳳道：「這個我明白！二弟，請你把華兒抱來，讓他跟我一起好不好？」

「爹知道後，我可難說話。這樣吧，我抱他過來，讓你們母子見個面，能瞞着爹就好！」

「好，我不會爲難你！」

金尚元去了好一陣才來，將門打開，接着把金安華遞進去。何小鳳一把將兒子緊緊抱在懷內：「多謝你二弟！」

「快一點，我替你把風！」金尚元把門重新鎖上。

金安華在母親懷內哭問道：「娘，聽說你不要我了？」

「誰說呢，娘只是不要你爹。」

小孩子天眞地道：「娘爲何不要爹了？」

何小鳳心情十分複雜，是以只好道：「華兒如今年紀還小，等你長大了，你自己會明白！但不管如何，這世上只有娘最疼你了，你爹以後會給你添個後娘，你可得聽話，否則人家不如娘那般疼你，可會打你罵你，娘難過死了。」

金安華放聲大哭：「娘，你不要離開華兒，我不要後娘，我只要你……」何小鳳心如刀割，陪兒子哭了好一陣。金安華又哭道：「娘，你帶孩兒走吧！」

「傻孩子，你爹跟爺爺不肯放你走的，娘以後會來看你！只要你聽話，後娘也會疼你的。」

母子倆抱頭痛哭了好一陣，金尚元又把門打開，道：「嫂嫂，好啦，再談下去對孩子對你對我都無好處。」他接過金安華，順手又把門鎖上。何小鳳重新默默坐在床上，淚水依然止不住，猛地覺得前途一片黑暗，葉桐若不能帶她出去，倒不如就此了結一生……

＊　＊　＊

墻頭上之神箭手喝道：「葉桐，你再窮嚷嚷，咱們便要射箭了！」

葉桐嘶聲道：「射吧，你有種的便射箭！無種的便給我滾開！」話未說畢，墻上已飛下六七枝長箭，都奔向葉桐之心窩！

葉桐揮刀將箭格落，猛喝一聲，拔身躍起。其他神箭手見狀，亦紛紛發箭，把他迫落地上。與此同時，場中又多了許多人，包括江氏兄弟江上游及江上飄，亦被迫現身，雙方形成混戰。

混亂中有人衝上石階，道：「葉桐，待老夫來會會你！」言畢一柄長劍已刺向葉桐！

葉桐不愧是老江湖，迅速冷靜下來，沉着應戰，問道：「閣下是甚麼人？」

那禿頭老漢道：「崆峒派掌門孫大立！」孫大立以「鷹爪功」成名，又因禿頭，是以有「禿鷹」之稱，他一對肉掌，十根指尖十分厲害，每發招必帶起一片罡風，他這種打法十分消耗內力，但亦很快便分出勝負，是故葉桐不敢大意，小心應付，先守後攻。

青雲子不愧是一派之長，武功自有過人之處，時間一長，他「棉內針」之威力便逐漸發揮出來，杜一非刀法雖然精妙，但到底內力不可與對方爭一日之短長，逐漸處於下風。他心中不由忖道：「想不到對方人如此多，再發展下去，也不知成爲甚麼局面！」展眼一望，己方形勢實在不妙，即使鳳千千勝得了單翊文，亦無法扭轉局勢！

何止他一人焦慮？利秉武比他更加焦慮，他對雲飛雨功力悉敵，難分勝負，但想到演變下去之局面，心底便發毛。

鳳千千性子更急，正因爲如此，反而錯失了幾次取勝之機會！不管他們如何焦慮，都不如葉桐之難受！起初只道娶何小鳳頂多受人指責而已，萬萬料不到會演變成雙方面武力衝突，而且兩方面在武林中均被視爲白道，不管誰勝誰負，這責任都得由他負責！

他承受着重壓，還擔心何小鳳之安危，難受之情，筆墨難以形喻。他抬頭一望，只見公孫城及湘江女俠蕭湘竹站立對面屋頂上，心頭頗爲奇怪。「孫掌門，令侄爲何作壁上觀？」

孫大立回頭一望，呼道：「城兒，你爲何不下來！爲師到處找你哩！哼，原來你跟那個女人在一起！」

蕭湘竹道：「跟我在一起有何不可？我很差麼？公孫城比你明理多了！」

「放屁，他喝了你的迷魂湯……」

蕭湘竹截口道：「孫掌門，你說話可得顧顧自己之身份地位，金家藏汚納垢，金尚孔爲了防止弟弟奪權，隻手遮天，公孫城明理，不肯爲他們賣命，有何不對？只是你老糊塗吧了！」

杜一非心頭一動，忙問：「蕭女俠，金尚孔如何隻手遮天，何不請你明言了。」

「哼，你們都以為我是被郝力源擄走的，其實那是金尚孔及金晋東半夜將我請走的！」

鳳千千急道：「他為何要這樣做？」

「因為他怕郝力源找上門來，損他金家的面子，為了達到目的，要送三千兩銀子給我，只是蕭湘竹雖然不肖，還沒將三千兩銀子放在眼內，我分文不取便走了！不過我答應過他，不說出眞相。本不該說出來，但今日形成羣雄自相殘殺，我不能不說！」

孫大立冷笑道：「可惜這些話出自你的口，無人相信！」

鳳千千道：「蕭女俠，小妹相信你！金尚孔起先害怕郝力源，後來更與他勾結，更是不堪！」

孫大立罵道：「放屁！簡直胡說八道，含血噴人！金家大少爺會是這種人？」

「事實俱在，不容他否認！他人品若非如此不堪，何姐姐又怎會離開他！只可惜你們都被他蒙蔽了！」

青雲子聞言問道：「你可有証據？」他在武林中之地位，與衆不同，傳將出去，實在有損武當派威名。

鳳千千道：「此時當然拿不出証據來，但假如給咱們一段時間，必能証實！」

孫大立道：「掌門幸勿聽信這小妖女之言，她今日拿不出証據，便証明是誆騙咱們，假以時日，去何處找她？」

蕭湘竹嘆息道：「公孫兄，小妹早說過令師是位老糊塗，別人之事他尚且要橫擋一手，你我之事，他會答應？」

「妖婦說得不錯！孫某有生之日，絕不會答應！」

「你只是他師父，又非其父母，有何權利阻撓？」

「但他自小即為我撫養成人！他要娶甚麼人都行，就不能娶你！」

蕭湘竹大笑：「我一無丈夫，二無兒女，公孫城亦無妻子，所謂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兩情相悅，何須別人答應！」

孫大立道：「除非他不想接掌我崆峒派！」

蕭湘竹道：「公孫大哥，你要娶我，還是在乎你們崆峒派那個掌門寶座？」

公孫城自然要娶蕭湘竹，只是衆目睽睽，當着師父盛怒之時，又不敢把話說絕，是以道：「師父，此事待咱們回山再說！」

孫大立道：「可以，但此時你必須下來，你到底站在那一邊，須讓天下英雄知道！姓蕭的，你若眞心愛我徒兒，應該與他同進退！」

「我要做其妻子，自須負起相夫教子之責，他做對了，做妻子的就算賠上一條命也應該；他若做錯了，我就有責任糾正之！」

孫大立氣得鬍子都揚了起來，喝道：「公孫城，你今日若非站在為師這邊，明日便非我崆峒派弟子！」逐出門墻乃武林中頭等重要的事，公孫城面對師恩和愛侶，十分為難。

蕭湘竹知其心情，悲傷地道：「大哥，小妹並非為難你，實是不想你也蒙上糊塗之名而已！你若太過為難，便下去吧，出手可得有分寸，須知下面的人全是武林白道精英，傷了誰都不好！」

公孫城想了一下，道：「請妹子你見諒！」他縱身躍下，道：「師父，這葉桐讓徒兒來對付！」

孫大立臉色稍霽，道：「不必，這斷為師非親自收拾不可！」他加强進攻，奈何葉桐只守不攻，刀網嚴密，潑水難進，孫大立要取勝可不容易，公孫城沒奈何？只好另找對手：何鐵堅。他對何鐵堅能支持女兒十分敬佩，因此出手十分鬆軟，有如餵招。

杜一非見在場諸人均已瀕分出勝負之邊際，心頭十分焦急，乃道：「道長，晚輩自認不如良多，可否請道長喝停，以免造成太大之損傷？白道精英若因此役而損傷，大大便宜了黑道高手！尚盼三思！」

青雲子道：「只要葉桐宣佈放棄娶何小鳳，貧道負責停止這場爭鬥！」

杜一非嘆息道：「道長實在不明白！若葉桐宣佈不娶何姑娘，何姑娘知道後，必定自殺！你說有可能麼？」

青雲子猶豫地道：「除非你們能拿出証據來！」

「拿甚麼証據？金尚孔勾結郝力源之証據？」

急聞一個嘹亮的聲音道：「証據立即送到！」衆人回首望去，却原來是畢駒及白尚書！

鳳千千又驚又喜地道：「兩位身子已無恙？咦，大夫為何沒精打彩？」

白尚書苦笑一聲：「老夫因為昨夜睡得不好！」忽然大門打開，走出一個人來，可不正是金尚孔？衆人均是一怔，青雲子和孫大立都住手了。葉桐高聲叫他放人。

金尚孔乾咳一聲，道：「小鳳不在寒舍，這個……請諸位停手，寒舍決定答應小鳳下堂……至於諸位……這個……寒舍非常過意不去……」

孫大立一呆，高聲問道：「金

少爺，你這是甚麼意思？咱們替你要回老婆，你却又說不要了，把咱們當作甚麼人？」

金尚孔目無表情地道：「晚輩只知對不起諸位，但這事……改天晚輩必逐一上門道歉並致謝！」

葉桐問道：「小鳳到底在何處？」金尚孔嘴角肌肉牽扯了一下，結結巴巴說不出話來，忽見金尚元帶着何小鳳自圍牆邊走了過來，葉桐忍不住奔追上去，兩人當衆緊緊擁抱在一起。

青雲子道：「既然如此，咱們也不會强人所為！」打了退堂鼓，其他人見狀也都停下手來。形勢急轉直下，鳳千千等人都有如在夢中之感。

孫大立悻悻然地道：「姓葉的，老夫與你之戰尚未分勝負，異日有機必再向你討教幾招！」

葉桐隨口道：「在下隨時候教！」不料其他人亦紛紛發出同樣之邀戰書，葉桐剛在興頭上，沒有甚麼感覺，杜一非及鳳千千却暗暗替他倆捏一把汗。孫大立喝一聲走，街頭上，霎時間走得乾乾淨淨。

青雲子抱拳道：「大少爺，此事透着蹊蹺，望你能與令尊到敝派一趟，免得貧道甚麼事也被瞞着，人家問起都不知道！」言畢又轉頭對葉桐等人道：「後會有期！」

金尚元向他們輕輕點了頭，拉着金尚孔的手，道：「大哥，咱們走吧！」他倆兄弟去後，羣豪發出一道歡呼。

畢駒道：「咱們找個地方好好慶祝一下，這些武林巨擘一走，其他之跳樑小醜便不足畏矣！」

衆人去古都酒樓，都興高采烈，只有白尚書悶悶不樂，葉桐有點奇怪，苦無良機問他。衆人要問畢駒，畢駒却道：「待俺喝幾杯酒後再說！」

衆人坐了滿滿的一席，葉桐和何小鳳有如出籠鳥一樣，笑個不停，酒過三巡，畢駒道：「小葉，這次你實在要敬白大夫幾杯才對！」

葉桐雖不知原委，但已料到必有原因，是以敬了白尚書三杯，白尚書酒到杯乾，半晌方道：「老畢你告訴他們吧！否則他們始終不會放過我！」

畢駒道：「老白有位情人叫韋娘，亦是郝力源所愛的人，為了小葉和小鳳，白大夫把情人讓給郝力源，韋娘了解白大夫之用意，毅然答應跟她不喜歡之郝力源去，但提出一個條件，要郝力源迫金尚孔放人！」

何鐵堅問道：「金尚孔肯乖乖放人麼？」

「斯時他正好跟郝力源在一起，金尚孔不答應亦不行，因為他掌握了金尚孔跟他勾結之事，一傳出來，不但他金尚孔為人齒冷，他金家亦名譽掃地，甚至可以說永無寧日，若非如此，他肯放人麼？他還打算在白道高手不行時，請郝力源出手鬥你們哩！」

鳳千千詫然道：「原來如此，你們一直還在洛陽？」

「不，咱們早已離開洛陽，無意中遇到韋娘，白大夫一直認為她已遭人殺害，其實只遭毀容。後來咱們聽見很多人去洛陽欲對小葉不利，於是重回洛陽，却於城內碰到郝力源，反正情況大致如此！」

衆人不知道詳情，但葉桐是知得清清楚楚的，聞言不由跪在他面前，道：「大夫，您恩比天高，請受愚夫婦一拜！」白尚書連忙將他扯住，死命不讓他跪下去。衆人都覺得白尚書及韋娘十分偉大，不由不折服，都忍不住敬白尚書。

白尚書來者不拒，終於喝至酩酊大醉，葉桐親自背他回客棧，一路上都見到武林人物在窺伺。杜一非道：「葉兄日後仍要小心！」

何小鳳道：「不管如何，咱們能夠結合，於願已足，日後就算滿途風雨，亦不在乎！」當夜，衆人不由分說便將葉桐推進何小鳳房中，何鐵堅呵呵笑道：「吾輩武林兒女，也不必太計較細節！」

（全文完）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玉辟邪

上文提要： 溫九姑聽取了丁天仁的描示，要制止溫如春調遣的援兵，故一路掩身潛行，躍上屋簷，凡來者均逃不出其清風散之迷毒，因此不論是大道教或武林聯盟兩方前來的高手都全被迷倒，悄悄地被人運走。而丁天仁與衆友在西莊內觀虎鬥，此時見兩方高人均被制服，便領衆人去找金贊臣，要他說出大道教教主究是何人，他又為何甘心為虎作倀，金贊臣至此才說出了內中的苦衷……

敵衆傾巢而出　西莊形勢危急

「為父……」金贊臣道：「為父被教主以神秘手法點了『腦戶穴』，每隔十日的子夜，頭痛若裂，無法忍受，只有教主的止痛丹可以止痛，教主答應為父，正式就職副教主之日，才能替為父解去此項禁制……」

「哈哈！」窗外有人大笑一聲道：「你早說了，早就沒事了。」

人隨聲入，從門口走入一個灰衣道人，伸手朝丁天仁道：「任總管，你把這顆藥丸給金道兄吞下了，貧道保他從此不會再頭痛了。」他掌心果然托着一顆梧桐子大小的硃紅藥丸。

金贊臣道：「石道兄，是你……」

這灰衣道人正是石破衣。

丁天仁伸手取過，望着金贊臣道：「院主，石老哥哥說的不會有錯，你老把這顆藥丸吞了吧。」

金蘭喜形於色道：「爹，你老人家有救了！」

金贊臣原先並不相信石破衣送來這顆藥丸，能夠根治自己頭痛，原因是石破衣外號江湖清客，並不是甚麼高人，但他畢竟是多年老江湖，看出這個假扮任貴的人，似是和大道教作對的主要人物，加上女兒看到石破衣，就喜形於色，似是對他有着十分信心，心中一動，果然伸手從丁天仁手中取過藥丸，一口吞下，接着說道：「這位少俠假扮任貴，如今總該和老夫說清楚了吧？」

丁天仁只得把自己此行經過，簡略的說了一遍。

金贊臣聽得呵呵笑道：「原來是丁老弟，那麼這位石老哥呢？」

他始終認為石破衣只是一個江湖清客，眼前的石破衣一定是那一位前輩高人所喬裝的。

石破衣哈哈一笑道：「假道士一直是假道士，那會有甚麼人喬裝？」

接着口氣一頓，又道：「今晚咱們雖是大獲全勝，不費一兵一卒，把兩撥高手都廢了武功驅逐出境，但也激怒了他們的頭子，這一兩天之內，只怕會有大軍壓境，金老哥幾位最好去和第一進的多位老哥好好商量商量，共商應付大計，才是武林之福。」

金贊臣奇道：「第一進住着些甚麼人？」

丁天仁就把巫山神女宮主和巢湖蒙叟等人都已住進西莊之事，說了出來。

金贊臣大喜道：「有散花仙子和蒙叟等多人在此，咱們論實力已足夠應付任何一方了，封道兄諸位，咱們快到第一進去。」

這一天，是西莊最熱鬧的一天，老一輩和小一輩的人，大家都心情愉快的談論着昨晚的事。大家也決議西莊仍由金贊臣擔任莊主，其餘的人也各自分配了職務，把人手分為日夜兩班。

金贊臣自從服下石破衣的那顆藥丸，頭痛症完全好了。他既然決心反

正，獲得大家諒解，依然擔任西莊莊主，任貴也獲得丁天仁的解藥，依然擔任西莊總管。

丁天仁却暫時還不能恢復本來面目，所以他扮演的還是王紹三。

第二天，草木不驚，安然渡過了。

這是第三天傍晚時分，第一進大廳上，筵開八席，老少羣俠，正是晚餐時候。

只見從門外匆匆走進一個人來，人還未到，口中呵呵笑道：「來了，來了，這回眞的來了！」

這人正是三天前忽然不別而去的石破衣！

金贊臣慌忙站起身，拱拱手道：「石道兄……」

所有的人也跟着紛紛站起身來。

石破衣連連搖手道：「諸位道兄不用客氣，快請坐下，大家把肚子塡飽了，我有最重要的消息奉告。」

散花仙子秦楚雲嬌聲道：「石老哥哥既有重要消息，不如先說出來了，免得大家食不下嚥。」

易雲英接口道：「是啊，石老哥哥，你快說呀！」

石破衣笑道：「就是要我說，大家也請先坐下來了，才聽得清。」

大家依言各自坐下。

石破衣說道：「大道教的教主爺和武林聯盟總護法一怒之下，親率大軍，殺奔而來，大概今晚三更時分可以抵達，這一場龍爭虎鬥，雖是他們的事，但咱們這裡，也不能掉以輕心，大家最好合計合計，調配人手，才不致臨時亂了步驟。」

丁天仁問道：「醉老哥哥呢？」

石破衣笑道：「這些消息，都是他打聽來的，今晚當然少不了他，好了，你們快用飯吧，我還有事去。」

說完，身形一轉，沒人看他飛身而起，但却失去了他的踪影。

大家聽說今晚有事，自然很快就吃好晚餐，莊丁送上茶來。經過一番斟酌之後，才把廳上衆俠編成五組：

以西莊莊主金贊臣爲主，五位老護法封雲山、金長生、白雲生、歸耕雲、景雲子、張述古爲輔，編爲一組。

長江盟巢湖蒙叟、荆門山主季傳賢、潛龍于千里、笑面屠夫東大成、陰世秀才文中秀、黑手神赫連天、排教總舵主羅長發等人爲一組。

巫山神女宮宮主散花仙子秦楚雲、白素素、葉青青、護轎四煞、二十四名宮女自成一組。

溫九姑、徒弟紅兒、桂花庵主和她六名女徒爲一組。

丁天仁、金少泉、白少雲、王小七(王紹三)、金蘭、易雲英、宋青雯、宓無雙、紀效祖，和崆峒五矮，苦竹二女合爲一組。

葉青青和大師姐吵着要和金蘭、易雲英在一起，於是丁天仁這一組又加了一個葉青青，這是五組中人數多的一組。

紅兒眼看大家都和丁大哥在一起，她也很想加入丁大哥一組，却又不敢和師父說。

* * *

二更以後，西莊燈火全熄，夜色之下，看去只是黑幢幢一座莊院。

三里外的觀音閣，也全然沒有燈火，和尚們早就去夢見我佛如來。

現在正有一行人足不揚塵的朝觀音閣而來。

一行只有八個人，走在最前面的是一個身材高大的錦袍老者，紫臉蒼髯，濃眉鷂目，看去極爲威武，他正是武林聯盟的總護法。

其次是一身黑袍的副總護法歐陽生。稍後四人，也都是年在六七十以上的老者，只要看他們和總護法同行，一定是護法堂的護法了，另外兩個是四十來歲的勁裝漢子，一看就知是從人而已！

武林聯盟的護法中，已有青竹神向問天，九爪蒼虬余滄海、葫蘆叟、妻子賢等四人遭到廢去武功，這六個人，已經是傾堂盡出矣。

人雖然只有六個，(兩個從人不算)但如果你知道這位領頭的總護法是誰，保管你會直着脖子點頭，只要他一個人，就有足夠的能耐，把少林寺和武當八宮都掀翻過來，其餘五人，只不過是陪襯陪襯的。但你也莫小看這五個陪襯，他們每一位的名頭，也絕不在九爪蒼虬余滄海、青竹神向問天等人之下。

當他們一脚跨進觀音閣山門，就看到兩個穿着破舊灰布道袍的長髮老兒，懷抱長柄掃帚，靠着門後席地而坐，正在打盹；這兩人自然是觀音閣的打雜的道人了。

總護法(錦袍老者)沉聲道：「你們兩個起來，老夫有話問你們。」

左首一個個子稍高的睡得迷迷糊糊的道：「莫吵，天還沒亮哩！」

右首一個道：「這人好像不是小和尚。」

左首一個連頭也沒抬，說道：「那就更不用管他了。」

錦袍老者喝道：「你們給我起來。」

這一聲聲若洪鐘，震得山門灰塵漱漱下落！

兩個老道驚得跳了起來，慌忙站起身，兩雙灰白無光的眼睛望着眼前八人。

右首一個惶惑的道：「你們是甚麼人？」

左首一個歪着頭用手指撳撳耳朵，說道：「我耳朵還在嗡嗡响呢！」

錦袍老者道：「你們去叫簡帳房出來。」

簡子興本來是大道教的人，後來經王紹三(丁天仁)給他服了「迷信丹」，就變成武林聯盟的人了，這是丁天仁

要紀效祖以飛鴿傳書這樣呈報上去的，所以總護法錦袍老者一到觀音閣就要找簡子興了。

左首老道搖搖頭道：「簡帳房今晚不在這裡。」

錦袍老者道：「他去了那裡？」

右首老道道：「他到西莊去了。」

錦袍老者道：「那麼這裡的住持呢？」

左首老道道：「當家、副當家也不在。」

錦袍老者道：「他們也去了西莊嗎？」

右首老道嘻嘻笑道：「你老說對了。」

錦袍老者道：「那麼觀音閣還有甚麼人？」

左首老道看了右首老道一眼，說道：「就是咱們兩個……」

右首老道聳着肩笑道：「聽說這兩天司馬懿大軍要來，總管只留下咱們兩個，就是設的空城計。」

錦袍老者沒好氣的哼了一聲，問道：「你們總管是誰？」

左首一個道：「從前是任總管，現在好像換了一個姓王的，好像叫王三……三甚麼的。」

錦袍老者道：「王紹三。」

「對、對。」右首老道聳着肩搶着道：「還有一個副總管是女的，姓宓。」

錦袍老者道：「宓無雙？」

左道老道連連點頭，湊上一步，阿諛的笑道：「你老說對了，副總管就叫宓無雙，你老認識他們？」

錦袍老者也聽得暗暗點頭，說道：「你們快去叫王紹三、宓無雙來見我。」

「啊！」左首老者連連搖手道：「咱們兩個小老兒是見不到總管的。」

右首老者連忙補充道：「事情是這樣，咱們兩個小老兒是觀音閣的打雜道人，去到西莊，先要門上大爺進去通報何管事，請何管事去找簡帳房，等簡帳房出來，咱們才能稟報他，再由簡帳房去找接待賓客的李管事進去通報，他也只能見到總管那裡值班的小香姑娘，小香姑娘才能見到總管，這樣一層層的轉上去，等總管知道你老來了，大概已快是卯時時光了，所以……你老諸位不如先到大殿上去休息一回，小老兒兩個這就去。」

錦袍老者不耐的道：「那有這麼嚕嗦？」

左首老者雙手一攤，聳聳肩道：「沒辦法，這是莊裡的規距，小老兒兩個人輕職卑，不能越級呈報。」

錦袍老者嘿了一聲，抬手道：「走，咱們到西莊去。」

左首老道慌忙雙手一攔，說道：「你老不能走。」

錦袍老者已經舉步跨出，却被兩個老道人攔在面前，他眞要朝前走去，大概兩萬個老道人也攔不住他，因他看出這兩個老道人不是會武的人，只得停住，問道：「爲甚麼？」

右首老道連忙躬着身，陪笑道：「因爲你老既然到了這裡，就得由咱們通報上去，如果你老自己去了西莊，那麼咱們兩個小老兒豈不是不盡職守？不盡職守，就得遭到開除，咱們兩個一大把年紀，一旦被開除了，到那裡去找工作？沒有工作，小老兒兩個豈不要餓死了，所以西莊你老是萬萬去不得的。」

「是，是。」左首老道連連點頭，一面抬着手道：「你老和諸位不如請到大殿上奉茶，坐下來歇息一回。」

一面回頭朝右首老道道：「老三，你快去升個火，汲桶水來烹茶，我去莊上通報，快些的話，有半個時辰也可以回來了。」

三里來路，他要去半個時辰，在練武的人來說，似乎走得太慢了，但對一個老年人來說，也差不多要這些時光。

他話聲一落，正待舉步往外走去！

「站住！」

這喝聲是一身黑衣的副總護法歐陽生所發，他一雙在黑夜中閃着縷縷冷芒的眼神盯注着兩個灰衣老道，沉聲道：「光棍眼裡不揉沙子，你們兩個究竟是受何人指使來的？」

右首老道陪笑道：「你……你老明明知道咱們是奉西莊總管之命，在這裡扮演空城計兩個老卒的，你老不是多此一問嗎？」

歐陽生被他頂得不由一楞，還沒開口！

左首老道搔搔頭皮，埋怨道：「小老兒方才要是走了，至少可以把口信捎到西莊，也好讓總管知道你們諸位已經到了觀音閣，現在小老兒要走也走不了啦！」

歐陽生道：「你說甚麼？」

右首老道嘻的笑道：「你老眞的沒有看到？」

歐陽生道：「看到甚麼？」

左首老道伸手朝山門外一指，說道：「他們不是來了？」

這話不僅聽得歐陽生一怔，連錦袍老者也微微一怔，問道：「你說的他們是甚麼人？」

山門外根本甚麼人也沒有。

「不知道。」

右首老道却扳着指頭數道：「一個，二個，三個……哦，人數比你們幾乎多出一倍，一共好像有十六七個……」

左首老道搶着道：「你說錯了，一共是十五個人。」

右首老道道：「他們走近了，你自然數得較準，我說的時候，你也未必數得清楚。」

錦袍老者和歐陽生聽得更是驚奇，憑自己二人的目力，依然連人影也沒瞧到半個，這兩個老道人居然還說

他們走近了，數得較爲清楚，這兩個老兒雙眼昏花無光，自己二人看不到的，他們那會看得到？眞是鬼話連篇！

歐陽生怒目斜視，正待叱喝，突聽總護法以「傳音入密」說道：「歐陽兄，眞的有人來了！」

歐陽生凝目遠視，依然沒看到甚麼，忍不住以「傳音入密」問道：「總護法是否看到了？是不是十五個人？」

錦袍老者以「傳音入密」道：「還看不清，這兩個老道人大有可疑，趁對方未到之前，先把他們拏下了。」

話聲甫落，突聽耳邊有人細聲道：「不疑，不疑，咱們兩個只是扮演空城計來的小卒而已！」

歐陽生聽了總護法的話，倏地轉過身，那知就在這一瞬間，方才還站在邊上說話的兩個灰衣老道，竟然沒了他們踪影，同時耳邊也响起一縷極細的聲音，說道：「小子，待會放機伶點，就可沒事。」

歐陽生不覺咦道：「他們……」

他口中的「他們」，自然是指兩個灰衣老道了。

錦袍老者沒待他說下去，哼道：「他們果然來了！」

他說的「他們」，指的則是來人了！

山門前，果然有一行人漸漸行近！

現在，還在二三十丈以外，但錦袍老者和歐陽生都已可看清楚了，這一行人影，果然一共是十五個人。

錦袍老者心頭暗暗震驚，但此時已無暇顧及兩個失踪的灰衣老道，目光只是一瞬不瞬的盯着漸漸接近的十五個人影！

這十五個人，走在最前面是一輛由四名身穿半截道裝漢子手推的敞篷車，車上端坐一個白髮白髯紫袍老道。

車後緊跟着三手眞人谷非凡和兩名道裝青年，稍後又有七個高矮不等老道人。

這一行人，一看就知是大道教的人，那個端坐在車上的紫袍老道，很可能是他們教主了。

就在他們離觀音閣約有十來丈遠近，本來這裡地勢開闊，四周都是農田，黑夜之間渺無人迹，但在錦袍老者和歐陽生兩人目光緊盯着對方一行人之際，忽然感到眼睛一花，在對方手推敞篷車前面，根本沒有看清楚從那裡冒出去的，竟然多出兩個人來！

這兩人正是方才無故失踪的兩個灰衣老道人！

錦袍老者怒嘿道：「他們果然是大道教的奸細！」

歐陽生道：「總座，看情形似乎不像！」

原來這兩個灰衣老道人忽然在敞篷車前面出現，連坐在車上的教主都沒看清楚他們是如何冒出來的？事前居然一無朕兆！

這下自然使得紫袍老道教主暗暗一驚，口中發出一聲龍吟般大笑，右手輕輕一抬，說道：「二位大概是武林聯盟的高手了？」

他話聲清朗，自可傳出老遠，錦袍老者和歐陽生自然也聽到了。

敞篷車在他抬手之際，就忽然停住。

兩個灰衣老道每人脅下都挾着一把長柄掃帚，左首一個個子較高，但弓着腰，活像一隻大馬猴。右首一個中等身材，兩人都留着山羊鬍子，神情有些滑稽！

這時左首老道連連搖手道：「道兄說得不對，咱們兩個並不是武林甚麼盟的人，也不是甚麼高手，只是兩個卒子而已！」

紫袍老道含笑問道：「二位是甚麼卒子？」

右首老道聳着肩陪笑道：「咱們兩個是空城計裡掃城門的卒子。」

三手眞人谷非凡走上幾步，喝道：「教主面前，你們敢胡說八道？」

紫袍老者擺了下手，說道：「非凡，先聽聽他們說些甚麼。」

一面含笑道：「二位方才露了一手天遁身法，着實高明，不知兩位道號如何稱呼？」

左首老道嘻的笑出聲來，聳着肩說道：「道兄過獎，說穿了一點也不高明，咱們兩個方才伏在水溝裡，等你車子到了才站起身來的。」

他們胸前一片道袍，果然沾着泥漿，還濕淋淋的。

紫袍老道臉上神色微變，問道：「你們不是武林聯盟的人，那是甚麼人派你們來的？」

右首老道搶着道：「回道兄的話，咱們是奉西莊任總管之命，在觀音閣看更的，任總管因風聞武林甚麼盟的人會殺過來，所以把觀音閣和尚都撤走了，要小老兒兩個留守，這不是設下空城計嗎，咱們兩個就成了空城計裡掃城門的兩個卒子了。」

紫袍老道目光烱烱，眼看兩個灰衣老道，目光散渙，說起話來又口沬橫飛，分明不會武功，自己却把他們當作絕世高人，這要傳出江湖，豈不讓人笑掉大牙？口中沉嘿一聲，右手抬處，袍袖乍然朝前揚起！

他袍袖才揚，站在車前的兩個灰衣老道連吭也沒有吭出，兩個人就像生了翅膀，雙雙飛起，一東一西，手舞足蹈的直飛出去十數丈外，一下沒入黑暗之中！

「好一記『掀天袖功』！」

錦袍老者隨着話聲，當先跨出山門，接着歐陽生和四名護法，兩名隨從也魚貫從山門走出。

紫袍老道目射奇光，直注錦袍老者，沉聲道：「閣下何人，恕老道眼拙。」

錦袍老者嘿然道：「你只要知道老夫是武林聯盟總護法就好。你呢？你就是大道教的教主了？」

「不錯！」紫袍老道沉笑道：「老道手創大道教，你說是不是教主？」

錦袍老者突然仰首向天，發出一聲龍吟般長笑，說道：「好極了，老夫今晚正是找你們大道教教主來的，你們來得正是時候，咱們兩家恩怨，今晚總得算個清楚。」

大道教主沉笑道：「你要找本教算帳？你們有沒有弄錯？這幾個月來，在江湖上處處和本教作對的，是你們武林聯盟，三天前把本教三位供奉和老道門下大弟子陸寒風等四人一律廢去武功，還擒去老道門下二弟子文如春，要向你們討回公道的，應該是本教才對。」

這話聽得錦袍老者和歐陽生同時驀地一怔，三天前晚上，大道教三位供奉和他們門下大弟子，也都被廢去了武功，這會是甚麼人使的手脚呢？試想三天前晚上合武林聯盟和大道教，光是超級高手，就有十二三位之多，怎麼可能同時被人廢去武功？

錦袍老者怒聲道：「難道本盟四位護法向問天、余滄海、婁子賢、葫蘆叟和盟主門下大弟子冷靖、紅穗堂主紀效忠等人，全被廢去武功，不是你們大道教幹的？」

話聲甫落，突覺一股力道奇猛的無形暗勁從對面直撞過來。

等錦袍老者發覺，暗勁如山已快要撞到身前，一時無暇多說，急忙舉手揮出大袖，同時拍出一掌。

他不愧是武林聯盟總護法，發覺雖遲，但這大袖一揮，已把撞來的一道暗勁兜住，隨後一記掌風推送暗勁，朝大道教主反擊過去。

這一下不僅把對方撞來暗勁原璧奉還，隨後又加了一掌，聲勢自然更爲壯觀！

大道教主剛聽錦袍老者說出武林聯盟有四位護法，和盟主門下大弟子，及一名堂主遭大道教廢去武功，心頭方自一怔，試想大道教三位供奉全被廢去武功，還有甚麼人把武林聯盟的人也廢去武功？

就在這微一怔神之際，對方竟然一聲不作舉掌拍來，心頭大怒，口中沉嘿一聲，右手疾發，竪掌推出。

只覺對方這一掌力道奇猛，自己推出掌勢，堪堪接住，後面又有一道奇寒無比的掌力，相繼撞到，心頭又是一怔，暗道：「會是『寒冰掌』！」

急切之間，右掌微挫，退後寸許，再次發掌擊出。

他這掌勢微收再發，就把撞到身前的一股强大暗勁和一記「寒冰掌」，悉數回敬過去。

這一下勢道，比錦袍老者推出的力道不知兇猛了多少倍，錦袍老者沒想到對方使出「借花獻佛」，會把全部力道反擊過來，而且來勢之猛，已非自己所能抗衡，急急向横裡移開八尺來遠。

照說自己朝横裡移出，這股力道應該朝自己身旁湧過，一瀉而出，那知在這一瞬間，本來朝自己撞來的掌風，忽然一個急旋，回頭朝大道教主撞了過去。

這下直把錦袍老者看得大奇，暗想：「大概是他掌風落空，才收了回去。」

功力到了像大道教主這樣的人，能發自然能收，這也不足爲奇！

哦，不對，大道教主竟然也和自己一樣，不敢硬接，急急向旁閃出。

這就奇了，這股掌力怎會自己回頭的呢？

錦袍老者心念還未轉完，陡覺那股强大力道被大道教主閃開之後，竟然又回頭朝自己席捲撞來。

這回撞來的力道，比方才又增强了不知多少，有如狂濤席捲，天下武林，只怕沒有人能把它接得下來！

錦袍老者又驚又怒，而且已非横閃所能閃避，只得雙脚一頓，一道人影向右首飛射出兩丈多遠，定睛看去。

果然，掌風落空之後，又回過頭朝大道教主撞了過去。大道教主同樣被逼得頓脚朝横裡飛出。

錦袍老者這回心中有了準備，掌風沒撞上大道教主，勢必回頭又朝自己撞來，那知這回强大掌風沒撞上大道教主，竟然無聲無息的突然消失！

歐陽生就站在總護法身後不遠，這番情形自然全看到了，心中不禁大感驚駭，忍不住叫道：「總護法……」

大道教主已被逗得白髮飛揚，滿臉厲色，怪笑一聲道：「好，好，看來咱們毋須多說，還是各憑所學，分個高下，大道教勝了，江湖上就沒有你們武林聯盟……」

錦袍老者沒待他說完，沉聲接道：「武林聯盟勝了，江湖上就沒有你們大道教。」

大道教主厲笑道：「好，你是武林聯盟總護法，那就先接本教主幾掌試試……」

話聲一落正待發掌，突聽遙遠天空傳來了一個人的聲音，這人似在大聲疾呼：「大家不可動手！」

只聽另一個人嘻的笑道：「他們想較量較量，就讓他們去較量好了，你急甚麼？」

另外又有一人接口道：「幾根老骨頭活動活動也好。」

先前那個喝道：「你們是甚麼人？」

另一個人嘻嘻笑道：「你聽到我們說話就夠了。」

另外一個接口道：「告訴他也沒要緊，你是司馬懿的話，咱們兩個就是守空城的卒子了。」

這三個人的聲音就像在遙遠的地方說話。

現在大家都聽清楚了，那兩個人

竟然就是自稱空城計裡守城門卒子的兩個灰衣老道人！

他們方才被大道教主摔出去了，居然沒被摔死，現在又跟趕來觀音閣的人纏夾上了。

現在南首一條大路上，已經出現了一行人影，因爲有人高舉氣死風燈前導，一行明亮的風燈，迅速朝廟前奔行而來。

相距大概還有半里光景，大家已可清晰的看到，這一行人排場不小！

前面是十六名青布勁裝漢子，腰跨扑刀，手持氣死風燈，分兩行並肩而行。稍後是一輛白玉輦車，由四名白衣青年推着前行。

車後是一匹純白天山名駒，坐着一個青布長袍老者。這匹白馬後面，還有八匹毛色不同的名駒，坐着八個老者，有瘦有胖，但個個眼神充足，開闔如電，太陽穴賁得高高的，一看就知他們是內外兼修的高手。

最後又是十六名青布勁裝漢子，也同樣腰跨扑刀，手持氣死風燈。

這一行人江湖上誰都認得，坐在白玉輦車上的是一個皓首濃眉、虬髯垂胸的白袍老者，他，正是雪山派掌門人，人稱通天教主的隗通天。

騎在白馬上的青袍老者則是隗通天的師弟鄧榮。

另外八位老者，乃是雪山派的長老。前後各有十六名青衣漢子，則是雪山派第三代弟子。

前後三十二盞氣死風燈，照耀之下，白玉輦車更顯得晶瑩奪目，華貴極倫！

輦車正在行進之際，前面十六名青衣漢子堪堪過去，輦車前面忽然多出兩個人來。

白玉輦車由四名白衣童子推着前行，此時驟覩車前有人，已經來不及剎住，通天教主的白玉輦車所經之處，沒有掌門人的手勢，從不剎車的。

這回事出突然，當然沒有掌門人要剎車的手勢，四名白衣童子也沒有剎車的準備，但白玉輦車却突然停了下來，四名白衣童子用出吃奶的力氣，也推不動輦車前進半步。

給雪山派掌門人推車的當然不是普通童子，他們推不動了，別人誰也休想推得動。

這一情形端坐在車上的通天教主隗通天馬上就發覺了，微微一笑道：「徒兒停車。」

其實白玉輦車早就停了，有他這句話，四個白衣童子就可以鬆手了。

隗通天望着二個灰衣老道含笑問道：「二位道兄如何稱呼？阻擋隗某去路，不知有何見教？」

左首老道聳着肩笑道：「咱們已經說過，咱們兩個小老兒是空城計裡守城門的兩個小卒，空城計裡可沒有說出兩個小卒的名字來，咱們怎麼說呢？」

右首老道接口道：「至於問咱們有甚麼見教，咱們那有甚麼見教？」

隗通天嘿然道：「那麼二位擋我去路又是爲了何事。」

左首老道道：「咱們純是一番好意，再過去……這條路不大好走……」

隗通天道：「隗某走遍天下，還沒有不好走的路。」

右首老道道：「但這條路不同。」

左首老道道：「因爲這條路再過去，就叫不歸路……」

右首老道也聳着肩道：「咱們總算和冷老邪是朋友，他好不容易調教出來的徒弟要走上不歸路，咱們那能不來勸阻？」

冷老邪，正是雪山派第六代掌門人冷青雲的外號，也是隗通天的師父。因爲冷青雲生性冷僻，每每獨行其是，大家才叫他老邪，這已是四五十年前的事了。

隗通天那還忍耐得住，口中大喝一聲，右手袍袖一展，「寒極神功」一團比寒冰還冷的無形內勁，朝外潮湧而出。

兩個灰衣老道口中同時「啊」了一聲，兩個人影隨着袖風騰空飛起，一左一右手舞足蹈的朝十數丈外飛摔出去。

這一情形和方才被大道教主摔出去一模一樣。

擋着的人已飛摔出去，白玉輦車自然又緩緩輾動，朝觀音閣而來。

大道教主坐在敞篷車上，看到白玉輦車漸漸接近，不覺站起身，打了個稽首道：「隗道兄怎麼也親自趕來了？」

隗通天連忙站起還禮道：「兄弟聽說道兄和敝師叔都已趕來此地，自然非來不可，大道教和武林聯盟，如一家人一樣，不可有甚麼誤會，來，兄弟給道兄介紹，這位是武林聯盟的總護法，也就是兄弟師叔聞人博。」

一面朝錦袍老者拱拱手道：「師叔，大道教和武林聯盟，都是本派支持成立的，當時決定武林聯盟由我出任盟主，大道教則由本派最高護法百變道兄出任教主，這項決定十分機密，又因你們二位都戴了面具，所以彼此互不認識了。」

他這番話，已經說得很清楚，這本是雪山派十分機密的事，聞人博論輩份雖是他師叔，但並沒有參加密勿的資格(參加雪山派最高機密的只有三個人，那就是雪山三傑隗通天和兩個師弟鄧榮、司達。)

武林聯盟盟主是隗通天，大道教是雪山派支持成立的，那麼幕後眞正主腦就是隗通天了。

大道教教主竟是昔年名震武林各大門派的百變道人，他在江湖上只是曇花一現，就杳無影踪，原來竟被雪山派羅致去了。

這些消息傳出江湖，一定會掀翻了天！

大道教主百變道人伸手從臉上取

下一張薄如蟬翼的面具，朝錦袍老者呵呵一笑，稽首道：「聞人道兄久違了，咱們眞是大水衝倒龍王廟，一家人都不認識了。」

他這一取下面具，本來童顏鶴髮和顏悅色的老仙長，一下就變得雙顴突出，下巴尖削，一臉陰隼之色。

錦袍老者聞人博也在同時取下面具，他依然是一個臉色深沉，喜怒不形於色的老者，一面連連拱手道：「教主好說，差幸掌門人及時趕到，否則眞是中了人家反間之計，還不知道呢！」

接着臉含愠色回頭道：「歐陽兄，當日情形，你未向盟主報告吧！」

無敵陰手歐陽生並不知武林聯盟盟主竟然會是雪山派掌門人隗通天。他只知道總護法是一位在武林中輩份極高的人，並不知道他的眞正來歷，當然不知道大道教教主會是百變道人，更不知武林聯盟和大道教的幕後主使人，就是隗通天。

正感自己身爲副總護法，恰如被蒙在鼓裡一般，聞言不覺驚「噢」一聲，連忙欠身道：「啓稟盟主，當日屬下在觀音閣前遇上谷道兄，雙方正在評理之際，有人趕來向谷道兄低聲說了幾句，谷道兄就匆匆離去，屬下回到觀音閣，發現咱們一行人全躺在大天井中，悉數被人廢去武功，據他們說，在動手之際，鼻中聞到一陣異香，就失去知覺，以後的事，全不知道了。」

百變道人道：「非凡，現在該你說了。」

三手眞人谷非凡應了聲「是」，說道：「弟子遇上的情形和歐陽副總護法完全一樣，當時有一名教下弟子趕來報告，說東首一片樹林外，發現咱們的人全負了傷，弟子聞訊趕去，所有的人全被廢去武功，還被點了睡穴，據他們說，是在動手之際，聞到一陣異香，就失去知覺……」

隗通天怒聲道：「好個一石二鳥之計，果然有人和咱們作對！」

聞人博沉吟道：「會是溫九姑？」

歐陽生道：「她是本盟護法，應該不會……」

百變道人道：「目前西莊到底是誰在管理？」

谷非凡道：「啓稟師尊，西莊是由金贊臣擔任院主。」

歐陽生道：「目前西莊是由盟主門下的王紹三和宓無雙師姐弟擔任正副總管。」

隗通天嘿然道：「只怕全不對了，否則武林聯盟和大道教兩批人怎麼會全被廢去武功？」

聞人博深沉的道：「這個容易，盟主暫請在觀音閣駐驛，由老夫和百變道兄兩撥人分頭行事，武林聯盟找王紹三、宓無雙，大道教找金贊臣，出其不意，把他們拏下，事情就解決了。」

隗通天頷首道：「師叔此計倒是可行，把他們拏下了，就可以問出是甚麼人和咱們作對了。」

事情就這樣決定，隗通天乘坐白玉輦車，和師弟鄧榮率同八位長老，三十二名弟子，進入觀音閣，先事休息。

由總護法聞人博、副總護法歐陽生和四名護法，兩名隨從，當先朝西莊奔行而來！

就在這一行人堪堪奔近，就見從四扇大門右側一扇門中閃出兩個勁裝莊丁，抱拳道：「來者何人，請先報名。」

聞人博嘿然道：「你快去叫你們總管、副總管來見老夫。」

左首一個遲疑的道：「你老……」

歐陽生沉聲道：「你就說總護法來了，叫他們趕快出來迎接。」

「啊，啊！」左首一個道：「諸位請進，小的立即進去稟報。」

說完，匆匆往裡行去。

右首一個莊丁連連躬身道：「你老……諸位……請到大廳奉茶。」

西莊一片漆黑，他回身從門內取出一盞燈籠，陪笑道：「總管吩咐，今晚可能有强敵上門，入晚之後就不准點燈，小的替諸位領路。」

聞人博沒有作聲，一行人由莊丁領着進入大門，剛跨進二門，就見總管任貴、宓無雙、溫九姑三人在前，身後還跟着八九個人，一路急行而來。

丁天仁走在最前面，躬身說道：「弟子王紹三參見總護法、副總護法、各位護法。」

宓無雙也跟着上前一一施禮。

溫九姑呷呷笑道：「總護法、副總護法大駕蒞臨，總算好了，不然，咱們這幾個人今晚只怕頂不住呢！」

聞人博依然沒有作聲，和歐陽生二人當先進入大廳，在上首落坐，四位護法和溫九姑也一起坐下。

丁天仁就命身後跟來迎接的人，一一上前見過總護法、副總護法和四位護法。這些人是——西莊接待管事李長發(金少泉)、管理莊丁管事何祥生(金蘭)、財務管事田進財(宋青雯)、觀音閣帳房簡子輿(白少雲。)

另外還有站在兩邊的四名莊丁，他當然不會引見，但這四名莊丁可是王小七、易雲英、葉青青、紅兒四人改扮的。

原來總護法聞人博要來西莊的消息，是石破衣趕來報訊的。要丁天仁一組人改扮了出來接待聞人博，也是石破衣的主意。

聞人博一雙深沉如電的目光，緊盯着丁天仁，徐徐說道：「王紹三，現在大家都擺明了，用不着再改扮任貴了，你把面具取下來。」

丁天仁應了聲「是」，伸手從臉上揭下一張面具，那是王紹三的本來面目了。

上文提要：龍翔三小來到許昌，見到龍虎七兄弟齊來相告說許昌城內危機四伏、鳳城、霸城以及黑白兩道均有要人四散潛蔽，自己人在候機支援、敵者想趁機作梗。六月三日，龍翔三小來到漢獻帝陵寢墓園，首先遇到雌雄雙使來到，說白骨令主即將駕臨，事先要清場搜查、幸好隱身三人未被發現。頃間隱隱出現一個頭額鑲有五顆金星的女人，她就是白骨令主萬惡之首的白雲飄，一場惡鬥便要開始……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龍的傳人

墓內險象環生　龍翔深入追踪

女白骨使者道：「本使者的親身體驗倒不覺得，姓龍的不但功力仍在，寶刀未老，腦袋瓜子似乎還蠻靈光的，與活人一般無二。」

白雲飄將聲音提高了一些，一字一句的道：「少城主，不論你是向人要，或是向鬼拿，甚至到秘密所在去取，只要在三天之內將金劍交給本令主，就可以饒你們三個娃兒不死。」

龍傳人冷道：「假如本公子不答應又當如何？」

白骨令主厲聲道：「那就只有一條死路，到九泉之下去陪你老爹老娘！」

莫愁冷哼一聲，道：「哼，誰死誰生尚在未定之天，女老魔休得口出狂言。」

小丁幫腔道：「是嘛，買通內應，暗中下毒，算甚麼英雄好漢，下三濫的貨色天理難容，絕對成不了氣候。」

男白骨使者虎吼一聲，道：「黃口小兒，休逞口舌之利，事實就在眼前。」

「甚麼狗屁事實？」

「老酒鬼、野和尚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我家令主叫他們三更死，決不留命到五更，這事三位是親眼看到的，絕非虛語。」

女白骨使者也隨聲威脅道：「病丐瘋六的情形更特殊，這個老滑頭爲了活命，躲進洛陽大牢去吃鹽水飯，結果還是逃不出本門的手掌心，做了刀下之鬼。」

一想到瘋六、赫九與野和尚的死，阿翔就血脈賁張，急怒攻心，跺一下脚跟，恨聲道：「對了，白雲飄，本公子想知道，爲何對他們下此毒手？難道說三個遊戲人間的小人物也會對你一統江湖、稱霸武林的陰謀構成威脅？」

骷髏門主語冷如冰的道：「殺他們自有道理。」

「道理安在？」

「一是爲了滅口。」

「他們所知有限，你其心可誅。」

「二是爲了立威。」

「立威？你好大的野心。」

「已經收到預期的效果，本門主言出必踐，令出必行，現在江湖上的朋友都把白骨令當作是死神的化身，談令色變，聞之喪膽。」

莫愁氣忿忿的道：「你眞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分明做盡了傷天害理之事，還沾沾自喜，老天絕對不會饒你的。」

白雲飄格格嬌笑道：「女娃兒廢話少說，少城主還沒有給本令主回話呢！」

龍傳人欲語未語，白雲飄却突然向一尊石翁仲走去。

龍傳人睹狀大驚，料定她必是有所發現，看出了七兄弟藏身之處的破綻。

登時，情勢緊張起來，三小暗運功力，待機而動。

聞人博精光炯炯的眼神依然盯在丁天仁的臉上，嘿然道：「王紹三，你敢欺騙老夫？」

丁天仁機伶一顫，欠身道：「弟子不敢。」

聞人博喝道：「你把面具取下來。」

丁天仁應了聲「是」，果然又伸手從臉上揭下一張面具來，他本來是王紹三的面貌，現在依然是王紹三。

聞人博看得又氣又怒，喝道：「你臉上還有面具？」

丁天仁躬身道：「是。」

聞人博厲聲道：「你還不給我取下來？」

丁天仁應了聲「是」，果然又揭下一張面具。

聞人博目光如炬，右手凝足功力，緩緩擧起，喝道：「你戴了多少張面具？統通給老夫取下來。」

丁天仁道：「總護法怎不早說？弟子爲了應付各式各樣的敵人，少說也準備了十二三張之多。」

口中說着，雙手從耳頰緩緩揭起一張面具，這回他又從王紹三變回了任貴，但雙手絲毫沒停，再揭起一張面具，又從任貴變回王紹三。

他依然沒有停止，從臉上揭了一張又是一張，一回是任貴，一回是王紹三，這樣一共揭下了八九張之多。

這下連宓無雙、易雲英等人都看得暗暗驚奇不止。

聞人博目光盯注着丁天仁喝道：「你還有一張怎麼不揭下來？」

丁天仁道：「揭下來依然還是弟子。」

他果然又揭下一張面具，緩緩說道：「回總護法，現在眞的沒有了。」

聞人博目光如刀，仔細看他臉上現在果然沒有了，不覺嘿然道：「王紹三，你不是會『天絕指』嗎？就拿老夫試試。」

丁天仁心想：「石老哥哥算得眞準，他果然要試我天絕指了。」一面惶恐的道：「弟子不敢。」

聞人博森然道：「老夫要你試，你就只管出手好了。」

丁天仁面有難色，望望歐陽生，遲疑的道：「這個……弟子……」

歐陽生道：「總護法要看看你的天絕指，你就只管出手好了。」

丁天仁道：「副座是知道的……萬一……萬一……」

他雖沒說出來，「天絕指」出必傷人，非死即殘，但聞人博、歐陽生自然聽得出來。

聞人博沉笑一聲道：「憑你這點火候，還傷不了老夫，你只管出手好了。」

丁天仁神色恭敬，拘謹的道：「弟子那就……就出手了。」

聞人博不耐煩的道：「老夫叫你出手，你還猶豫甚麼……」

丁天仁其實早已運起「先天氣功」，就等他開口說話，這時那還遲疑，口中應了聲「是」，右腕一振，一縷無形指勁，閃電朝聞人博左肋凌空點去。

這是石破衣以「傳音入密」告訴他的：「聞人博生性多疑，等他發現你指風不對，必然會吸氣後退，這時你只要使力下偏，即可擊中他『血阻穴』，然後再全力點出，襲擊『斬命穴』，可破去聞人老兒五成功力，就不足爲患了。」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聞人博話聲未落，陡覺一縷堅銳勁風已朝自己[illegible]電射而來，他做夢也想不到王紹[illegible]仁）發出的「天絕指」，竟然會有八九成火候，「天絕指」不同於一般指功，如被擊中，以自己的功力，縱無大礙，也非負傷不可，一時之間，急忙吸了口氣，身形離地三寸，原式不動，往後移退三尺。

要知練武的人，遇上外來襲擊，你屏住一口氣，可以抵禦外力，吸氣則把外力吸入，最易受傷，這是一般常理。

聞人博因爲說出大話，不好在許多人面前失了身份，才原式不動，吸氣後退的，那知這一點早就落在石破衣的預料中，他才吸氣後退，丁天仁指風突然加快，使出全力下移，但聽「篤」的一聲，不偏不倚擊中他「血阻穴」。

聞人博口中沉哼一聲，登登的後退了兩步，丁天仁一擊得手，立即催動內勁，指功再發，一下又擊中他「斬命穴」。

聞人博還未站穩，又是一個觔斗翻了出去！

這下看得歐陽生等人大驚失色！

丁天仁故意驚「啊」一聲，顫聲道：「總護法，你老怎……」

他「麼了」二字還未出口，聞人博倏地站起，厲聲喝道：「小畜生，老夫劈了你！」

身形如風，朝丁天仁撲來。

丁天仁駭然道：「總護法，是你要弟子發指的，你老怎好認眞？」

口中說着，人已迅快的朝歐陽生身後躲去，急叫道：「副總護法救救弟子。」

歐陽生剛說了句：「總座……」

聞人博大聲喝道：「你讓開，這小畜生不是王紹三。」

歐陽生聽得一呆，說道：「他……」

丁天仁大聲道：「誰說我不是王紹三？是你叫我發指的，我一再說不敢，天絕指出必傷人，你還一定非要我試不可，你是總護法，我不敢出手，你會說我不是王紹三，我出手了，你就翻臉又說我不是王紹三，你不用在晚輩面前擺總護法架子，以大欺小，算得甚麼？有本領找大道教去……」

歐陽生聽得大駭，急忙攔道：「紹三，你不准胡說。」（未完・廿八）

白雲飄已至石翁仲前，止步審視。

默察片刻後，便轉身離開。

眞是一隻成了精的老狐狸，任誰也沒有想到，白雲飄忽又折轉回來，呼呼，連攻兩掌。

掌掌猛銳無匹，掌掌威力十足，丈八高的石翁仲立告攔腰斷裂，向後滚落。

奇怪的事情發生了，下半身竟也有了動靜，而且速度奇快，猛撞白雲飄。

石頭當然不可能自己動，是李四豹挖空了石翁仲下半身藏在裡面，見時機業已成熟，馬上展開反擊。

反擊的人可不止他一個，二虎、三獅、五彪、六狼、七猴、八燕也從石獸腹內、樹身裡面、樹上、地下等處一湧而出，從四面八方攻向白雲飄與雌雄雙使。

「殺！」

此時不動手更待何時，喝聲中，阿翔、莫愁、小丁亦如猛虎出柙般疾衝而出，決心要白骨令主等三人血染黃沙，血債血還。

禍起倉卒，變生肘腋，猝然無防之下，白雲飄再厲害也嚇破了半個膽，三十六計，走爲上策，當機立斷，喊了一聲：「撤！」立與雌雄雙使朝陵墓方向退走。

「媽的，把命留下來！」

「欠債還錢！」

「殺人償命！」

「另外還要加利息。」

「叫你們死無葬身之地。」

一時，刀劍並進，暗器齊飛，辛辣的招式像雨點子似的罩向前面三人。

禍不單行，許是白雲飄今日霉運當頭，狂奔十丈，鳳嘯天帶領着五名鳳城高手從斜刺裡竄出來，橫立路中，擋住去路。

「鳳嘯天，你找死！」

「白雲飄，今天就是你的末日。」

鳳城主以爲白雲飄必定會跟他拚命，孰料，却中了白骨令主聲東擊西之計，虛晃一招，集中全力，攻向鳳城高手，舉手投足之間便斃了一人。

與此同時，雌雄雙使也大發虎威，一人放倒了一名鳳城高手。

白雲飄的確不是省油的燈，提起死者的脚，全力一投，擲向鳳嘯天、七兄弟等人。

雙使有樣學樣，如法炮製，頓使羣豪的攻勢爲之一滯，待避過三名死者，放步再追時，白雲飄他們已遠遠的超前許多。

追不上也要追，明知其不可爲而爲之，大家卯足了勁，發足猛追。

後面還緊跟着一撥子人。

霸城的人追來了。

黑面俠追來了。

庥八等人也追來了。

然而，誰也沒有追上白雲飄，進入墓園之後便消失不見。

鳳嘯天呆立在巨大的墓碑之前，道：「奇怪，骷髏人逃竄至此便不見了，莫非另有秘密通道？」

八燕燕青身輕如燕，速度最快，已繞到狀如小山的墳堆一側，大聲嚷嚷道：「這兒有一個洞，白雲飄那個婆娘說不定就窩在裡面。」

羣雄聞言精神大振，蜂擁而至，果見草叢之中有一洞穴，裡面黑忽忽的景物難辨，也不知有多深多長？

毀家滅門之仇不共戴天，好不容易眞相大白，與白雲飄狹路相逢，雖然七兄弟圍殺無功，被她兔脫，阿翔復仇之心益熾，決心要與白骨令主週旋到底，不將她碎屍萬段誓不甘休，當下不遑多想，領先一頭鑽進去。

英雄所見略同，莫愁、小丁緊隨在後。

接着，鳳嘯天、七兄弟等人也相繼跨步而入。

＊　＊　＊

有人點燃火把。

有人點亮燈籠。

視綫尚稱良好。

然而，地形却十分複雜，前行數丈後馬上發現，眼前的通道縱橫交錯，星羅棋佈，彷若一張蜘蛛網，好似進入迷魂陣。

摸不清東南西北。

亦未見敵影魔踪。

左轉右折的又轉了幾個彎兒，仍未見到半個骷髏人。

却發覺地道頗爲清爽乾淨，每隔數丈壁上還掛有風燈，顯然這墓穴之中大有名堂，可能有人居住。

阿翔吆喝道：「白雲飄，你在那裡？休玩捉迷藏的遊戲。」

莫愁朗聲道：「有種的就出來見個眞章，別藏頭露尾。」

小丁的聲音更大更粗：「臭婆娘，你的威風何在，有膽就滾出來，別做縮頭烏龜！」

白搭，這話好似泥牛入海，全無反應。

鳳嘯天忽然驚叫一聲，道：「糟了！」

狀元莊主趙虎道：「甚麼糟了？」

鳳城主道：「咱們可能中了白雲飄的毒計，這兒是個陷阱，女魔頭故意引咱們上當入彀。」

此話一出，全場皆驚，趙虎處事明快，立對六弟郎人傑、七弟侯上樹、八弟燕青道：「快去守住入口，無論如何不能讓白雲飄將退路封死。」

六狼、七猴、八燕齊聲應是，正待依命行事，白骨令主白雲飄的聲音及時傳入耳中：「鳳城主眞不愧爲一代尊師的身份，料事如神，不錯，這是一個陷阱，也是一個現成的萬人塚，本令主故意詐敗，就是要將各位引誘來此。」

聲音飄忽不定，隱隱約約，像是來自頭頂，又似傳自地下，弄不懂白雲飄究竟身在何處。

龍傳人虎吼一聲，道：「惡魔，你……」

話說一半，便聽白骨令主截口道：「趙莊主也不賴，不愧爲龍城主的接班人，保住退路便無後顧之憂。可惜入口已經封閉，六狼、七猴，八燕不必白費力氣了。」

羣豪聞言大譁，個個面露驚容。

龍傳人破口大罵：「惡婆娘，你在那裡？」

小丁吼聲如雷：「臭婊子，滾出來說話！」

白雲飄沒再答腔。

男白骨使者的聲音道：「換句話說，各位已經陷身絕地，必死無疑。」

女白骨使者的聲音繼道：「從今以後，天下武林唯我骷髏門獨尊，偌大的江湖唯我骷髏門獨行。」

「不是被打死。」

「就是被餓死。」

「沒有奇蹟。」

「沒有支援。」

「沒有希望。」

「沒有明天。」

「最好是自行了斷，這樣還可以留個全屍。」

「牆上就有棺木，可以任君選擇。」

「與皇帝同葬一穴，是各位前世修來的福。」

環目四顧，可不是嗎，通道的牆壁上挖了不少長方形的洞，每一個洞內都擺着一口棺材。

都是上好的黑漆新棺木，顯係骷髏門購置之物。

燕青在龍虎八兄中排名老八，年紀最輕，火氣也最大，乍然亮出一把鬼頭刀來，照準前面的一口棺木砍下去。

此人力大如牛，一刀砍下入木五寸，砍到棺材裏去了。

詎料，出刀容易拔刀難，任憑八燕使盡全力，始終未能將鬼頭刀拔出來。

他清清楚楚的感覺到，並非被棺材板夾住，而是似乎被鐵器鎖住。

有機關？

還是有人？

風嘯天警覺有異，呼！地一聲，劈出一掌。

呼！趙二虎的動作也不慢，與鳳城主同時出招。

二人力猛如山，棺木應聲而碎，鬼頭刀失去阻力，燕青在用力過猛的情形下當場跌倒，栽了個屁股朝天。

大家有目共睹，棺木的下方出現一個僅可容一人出入的洞，洞口留有一條鐵鍊，必係適才鎖刀之物。

是一個黑洞，不知有多深，也不知通往何方？

不管三七二十一，七猴搬來一塊石頭扔進去。

奇哉怪也，石頭入洞未聞落地之聲。

莫非有人接住？

或者是一個無底洞？

燕青不甘受人戲弄，越衆而前，將頭伸入洞內，欲一看究竟。

吳三獅怕他有失，忙道：「八弟小心，別……」

言猶未盡，禍事已生，洞裡伸出一隻怪手，八燕閃避不及，被人挖去一隻眼珠子，變成了獨眼燕。

痛得他冷汗直冒，倒地打滚。

刷！六狼一劍刺出。

刷！七猴再加一劍。

晚了，洞穴下方已被封住，噹！的一聲，刺中鐵板，濺起了無數火星。

龍城主死後由趙莊主領導，趙虎責無旁貸的下令道：「此處必定有人，咱們分頭去尋，棺木必須破壞，障礙必須清除，今天就算將地皮翻過來也一定要找到白雲飄，叫她血濺當場！」

＊　＊　＊

大家都是老江湖，用不到細加分配，便三兩成羣的散開去。

阿翔、莫愁、小丁是死黨，自然走在一起。

通道的確錯綜複雜，三丈一轉，五丈一彎，三轉兩轉便再也沒見到其他的人。

却見前面拐角處有一口棺材。

三小悶不吭聲，眼波流轉，已取得協議，躡手躡足的欺至切近，霍地三掌齊出，發招猛攻。

怪，招出一半，力道未及棺木，棺蓋倏地飛了起來，照準三小劈頭蓋面的砸下來。

棺蓋不會自己飛，是被人當作武器來用，這人正是庥八。

庥八好大的力氣，棺蓋又重，好似泰山壓頂，三小眼看就要吃大虧，危急間發掌吐力，將棺蓋及時震碎，逃過一劫。

小丁臭罵道：「王八羔子，你果然是白雲飄一夥的。」

庥八矢口否認：「娃兒休得胡言，本大爺跟骷髏門搭不上邊。」

阿翔臉一沉，道：「胡說，既非女魔徒衆，爲何藏身棺中？」

庥八還是老詞：「睡覺。」

「鬼話，沒有人會在棺材裡睡大覺。」

「庥八爺就喜歡睡棺材。」

「本公子不信。」

「信不信由你！」

小丁道：「庥八，你到底是幹甚麼的？」

庥八道：「殺猪的呀。」

「一個屠夫不可能身懷絕技。」

「身懷絕技的人不見得個個都是成名的大人物。」

「說，你站那邊？」

「甚麼站那邊？」

「是幫白雲飄作惡？還是幫我們除害？」

「龐大爺站中間，誰也不幫。」

莫愁冷眼旁觀，發覺龐八的臉死死板板的，彷彿戴有面具，道：「你眞的叫龐八！」

「如假包換，有臉上的龐子爲憑。」

「不是龍城的總管林淸風？」

「一個屠夫不配當總管。」

「本姑娘認爲你戴有人皮面具。」

「沒有的事。」

「剝下來瞧瞧。」

「沒有面具妳要龐大爺剝人皮！」

小丁接口道：「剝人皮也未嘗不可。」

龐八眼一瞪，道：「剝皮多痛苦，龐大爺不幹。」

「你下不了手小爺可以代勞。」

「你敢！」

「天下沒有我小丁不敢的事。」

「不妨試試看。」

「媽的，試就試，誰怕誰呀。」

莫愁一則怕小丁年幼有失，再則自己所在的位置甚佳，在龐八一側，不待阿狗行動，便搶先出手，一把抓向龐八的面門。

事情大出意外，龐八不進反退，道：「雞不跟狗鬥，男不跟女鬥，再見，失陪了！」

眞的掉頭就走。

三小不禁爲之一怔，不料，猛可間龐八又驀然一個大迴旋，屠刀挽起片寒芒，一招「橫掃千軍」，以電閃雷奔之勢捲過來。

又是一隻老狐狸，快！準！狠！兼而有之，無以復加，三小措手不及，處境大險，危在旦夕。

「住手！」

嬌叱聲起，人來如風，鳳凰一閃而至，呼！呼！呼！連攻三掌，硬生生的將龐八逼退開去。

「看打！」

龐八見勢不妙，拔腿就走，鳳姑娘喝聲中連發三支袖箭，欲取他性命。

大龐子眞不含糊，頭未回，屠刀三揮，噹！噹！噹！三聲響，將三枚袖箭悉數掃落在地，人也跟着逃之夭夭。

四人毫不遲疑，彈身猛追，奈何通道縱橫交錯，易逃難尋，那裡還能追得到。

莫愁拉着鳳凰的玉手道：「鳳姐，謝謝妳，若非鳳姐及時援手，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鳳凰瞄了阿翔一眼，道：「莫妹妹快別這樣說，些許小事，不足掛齒，倒是此處殺機四伏，步步驚魂，務必要格外當心才是。」

龍傳人道：「怎麼只有妳一個人？」

鳳凰道：「他們也來了。」

「人呢？」

「就在這附近。」

「來對付骷髏門？」

「尋寶的成份居多。」

「怎麼？寶藏在墓中？」

「這是最新消息。」

小丁道：「不會吧，這是白雲飄的地盤，如有寶藏早就被這個惡婆娘得去了，那會輪到別人。」

鳳凰道：「也許女魔頭尚未找到。」

「大小姐可知藏寶的地方在那兒？」

「目前還不清楚。」

「霸城其他的人知道吧？」

「可能仍在摸索階段。」

莫愁道：「鳳姐，古墓已被女魔封閉，大家身陷絕地，霸城可有甚麼打算？」

鳳凰幽幽一歎，道：「可能仍以尋寶爲先，暫未慮及其他。」

小丁痛加批判道：「哼，霸城胡家兄弟滿腦子的發財夢，財迷心竅，衝昏了頭腦，告訴姓胡的，大敵當前，理當萬衆一心，共同對付骷髏門，殺不掉白骨令主，就算找到金山也搬不走。」

鳳凰苦笑道：「阿狗所言固是，自會俟機進言，但效果可能不大，霸城對鳳城、龍城一直心存芥蒂，不肯推誠相見。」

莫愁愕然道：「霸城、鳳城已結爲兒女親家，還不能消除成見，互助合作？」

鳳凰唉聲歎氣道：「這一樁婚姻本來就是一筆交易，嚴格來說，姐姐我只是霸城的一項戰利品，對二城的關係非但毫無助益，而且更加深了彼此的矛盾。」

阿翔聽在耳中，痛在心中，拉着鳳凰的小手自責道：「都是我不好，害了鳳妹。」

鳳凰依舊情意綿綿，目注龍翔，無限哀怨的道：「這是命，也是運，小妹無怨無悔，龍哥切勿自責。」

「鳳妹妹，妳瘦了。」

「胡小狂對妳怎樣？」

「度日如年。」

「日子過得好嗎？」

「近來常常失眠。」

「馬馬虎虎。」

「將來作何打算？」

「小妹已經沒有將來。」

「鳳妹妹，別自暴自棄，應該設法改變胡小狂。」

「牛改不了拉車，狗改不了吃屎，小妹不敢抱任何希望。」

小丁義憤塡膺的道：「甚麼？姓胡的還在拈花惹草，到處留情？當初在鳳城已有言在先，乾脆跟他離婚算了，別拖死狗。」

鳳凰歎息道：「風聲雖然不斷，奈何查無實據，眼前還拿他沒辦法。」

小丁道：「對，捉姦要捉雙的，這事交給我了，阿狗願做大小姐的私家偵探，一旦捉到他的小辮子事情就好辦了。」

「臭小子，別撈過了界，霸城胡家的事還輪不到你來管！」

胡小狂應聲而現，雙目暴睜，怒視着衆人。

不看僧面看佛面，胡小狂畢竟是鳳凰的丈夫，龍傳人强作笑臉道：「少俠久違。」

馬屁拍在馬腿上，胡小狂可不領情，白眼一翻，冷言冷語的道：「少拍馬屁，嘴巴再甜也難掩你拐誘他人妻室的惡名。」

阿翔聽得一呆，道：「拐誘你的妻室？言重了，這是從何說起嘛！」

胡小狂上前三步，抓住二人握在一起的手，理直氣壯的道：「這就是証據，人『贜』俱獲，你他媽的還有甚麼話說？」

用力一拉，强行將二人緊握着的手拉開。

小丁挑眉瞪眼的道：「只是拉拉手，有甚麼了不起，何必大驚小怪，又沒有上……」

本想說又沒有「上床睡覺」，但話到口邊，覺得不雅，會傷到大小姐，忙又嚥回去。

胡小狂可不這樣想，搬出了大道理：「男女授受不親，拉手也不可以。」

對別人兇，對自己的老婆倒是挺體貼，胡小狂輕聲細語的對鳳大小姐道：「咱們走吧，此處危機四伏，我要妳留在身邊，永不分離！」

鳳凰面籠寒霜，大發嬌嗔道：「慢着，姑奶奶還有話說。」

胡小狂彷若小丑般低聲下氣的道：「請娘子示下。」

「想要我跟你走可以，但對我的朋友不得無禮。」

「那要看他們的表現而定，我愛妳至深，不能忍受別人把妳拐走。」

「沒有人要拐誘我。」

「卿卿我我也不可以。」

「我們也不曾卿卿我我，是你自己在疑心生暗鬼，想入非非。」

「拉手就是親暱的表示，我會吃醋的。」

「哼，醋罐子。」

「娘子，答應我，別再跟姓龍的拉手。」

「可以，但你也得答應我，從今以後不再在外面亂七八糟。」

「寃枉，寃枉，我胡小狂已經變乖了，守身如玉，久已不涉花叢。」

「哼，鬼話，鬼才相信。」

「我說的是眞的，可以對天發誓。」

「但願如此，否則……」

「否則怎樣？」

「馬上離婚。」

鳳凰被胡小狂拉走了，三小的心情却格外沉重。

尤其是龍傳人，衷心希望意中人能得到幸福，但回想一下胡小狂的那一副醜惡嘴臉，却又未敢過份樂觀。

他心在痛，痛如刀絞。

淚在流，流在心裏頭。

恨他自己，不小心遭了別人暗算，累及伊人。

更恨白骨令主白雲飄，她是罪魁禍首。

想到白雲飄，阿翔就恨得牙癢癢的，扯開嗓門嚷嚷道：「女魔鬼，妳在那裡，滚出來，馬上給我滚出來，別再躲躲藏藏，咱們刀對刀，劍對劍，一個對一個，決一死戰，我要抽妳的筋，剝妳的皮，喝妳的血，碎屍萬段，屍體無存！」

白費力氣，龍傳人吼得震天價響，四下寂然，骷髏門主並無半點回音。

驀然，有一聲殺猪也似的慘叫劃空而來。

這慘叫悽厲已極，聽得三小心驚肉跳，阿翔道：「一定出事了，咱們快去瞧瞧。」

循聲辨向，健步如飛，接連拐了好幾個彎兒，很快便找到地頭。

果然出事了，鬧出了人命，六狠郎人傑畢直的立在牆邊，心口上插着一把刀，是從身後穿透過來，血流如注，氣若游絲。

狀元莊主趙二虎已先一步趕到，緊按着郎人傑的雙肩直喊：「六弟，六弟！」

喊來喊去就這兩個字，一時心亂如麻，也不知該說些甚麼才好。

郎人傑拚足了最後的力氣，道：「二哥爲我報仇！」

趙二虎急急道：「六弟振作，振作一點。」

一刀穿心那能振作起來，說完了最後一句話，郎人傑也嚥下了最後一口氣，魂歸西天。

「六弟！六弟！」

「六叔！六叔！」

龍傳人也衝了上去，抱住六狠的屍體，痛哭失聲。

鳳嘯天、吳三獅等已及時趕到，一齊攏上來。

霸城的人也聞聲而至，在胡百威的帶領下遠站着，作壁上觀。

還是鳳城主最冷靜，處事明快，道：「趙兄，阿翔，此時傷心無益，追殺兇手要緊。」

一語提醒夢中人，趙虎忙不迭的將六狠的屍體移開。

立刻發現牆壁上有一個拳頭大小的洞，那把至今仍留在郎人傑體內的殺人的刀，顯然正是由此刺出。

前車可鑑，趙二虎可不敢學八燕的樣兒湊近去看，兀自一聲不吭，拔出六狠的劍，刷！的一聲刺進去。

沒有慘嚎，未聞驚叫，亦未受到任何阻力，好似刺入烏有之鄉。

趙二虎心裡納罕，乾脆連劍擲進去，仍未得到任何迴響，與先前一樣，像是一個無底洞，或者是被人接住。

七猴侯上樹腦中靈光一閃，計上心來，道：「奶奶的，用劍無效咱們用火來燒，燒死這一羣王八兔崽子。」

這個主意不錯，隨處都有碎棺材，正是上好的燃料，只要將木料丟進洞去，再點上一把火就會燒起來。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連一片棺材板也還沒丟進去，洞口已被鐵板堵死。

而且，趙二虎一直守在洞口附近，全神貫注，疏於防範，猛覺腰部一陣急痛，也遭了歹人的毒手。

原來趙莊主身後也有一個洞，洞內刺出來一把劍，正中腰眼。好一個趙二虎，臨危不亂，探手抓住了劍，猛力向外拉。

用力夠猛，力道夠大，不僅拉出了一把劍，也拉出來一隻手。

吳三獅，李四豹也急忙上前幫忙拉，原想藉此逼問出女魔頭的巢穴來，誰知裡面的人骨頭好硬，已及時齊腕斬斷，僅僅拉出來一隻血淋淋的斷手。

同時，洞口也迅即關閉，羣豪空有一肚子的怒火却無從報復。

「該死的骷髏人，出來！」

「該死的鬼使者，出來！」

「該死的女魔王，出來！」

「殺人償命！」

「血債血還！」

吼聲中，三獅、四豹、七猴、阿翔、莫愁、小丁等人拳打脚踢，掌劍交揮的猛打那一面牆。

怎奈牆乃花崗岩所砌，堅硬如鐵，砍也砍不壞，推也推不倒，只好作罷。

趙二虎的傷勢不輕，深達寸許，雖然劍已拔出，張彪給他上藥包紮好，但行動不甚方便，功力也大打折扣。

沉思片刻後，趙二虎一本正經的道：「羣龍不可無首，本莊主劍傷不輕，恐難再擔當重任，敢請鳳城主領袖羣倫，統理一切，凡我龍虎兄弟務必言聽計從，全力以赴，不得有誤！」

這是命令，誰也不敢反對。

不！有人反對，是鳳嘯天本人，望了胡百威一眼，抱拳道：「嘯天德薄才淺，深恐有負衆望，竊意以爲由胡城主來統率羣豪才爲最佳人選，不知胡兄意下如何？」

眞不知胡百威打的是甚麼算盤，這麼好的機會竟然拒而不受，沉聲道：「對不起，令鳳城主失望，胡某不想指揮任何人，霸城也不接受別人的指揮！」

話一說完，隨即領着霸城的人轉往別處。

「哼，不識抬舉！」

「哼，自命不凡！」

「哼，甚麼玩意兒！」

「看來姓胡的越來越像是白雲飄的同路人！」

場中議論紛紛，對霸城的敵意又加深了一層。

黃袍加身，鳳嘯天無可推卸，立命羣豪散開，繼續搜尋，直至尋獲魔窟，將白雲飄置之死地而後已。

* * *

行行復行行。

尋尋復尋尋。

不知道過了多久。

也不知道又轉了多少彎兒。

總之，白雲飄仍然魔踪杳杳，遍尋無着。

霍地，有步履聲傳入耳中，三小神色爲之一緊。

聽音辨向，循聲疾行，在一拐角處停下來，認定來人就在附近。

果不出其然，步履聲近，三小暗運功力，準備出擊。

結果白緊張一場，來人非敵是友，乃是雷家兄妹。

小丁吐了一口大氣，道：「好險啊，差點跟兩位動上手，兵戎相見。」

妙書生雷峯笑道：「還好沒幹上，不然我們兄妹準會吃大虧。」

莫愁笑瞇瞇的道：「不見得，兩位身懷絕技，鹿死誰手尚在未定之數。」

阿翔道：「此乃古墓，兩位是否想在此安營紮寨？」

玉觀音雷蕾揚眉道：「這個鬼地方，只能住鬼，不適住人，我們不可能在此住宿。」

「那兩位來此幹甚麼？」

「老實說是爲追隨少城主而來。」

「謝謝，眞的，小弟銘感五衷，兩位實在不該來。」

「爲甚麼？」

「此乃險地，恐怕兇多吉少。」

「少城主乃人中龍鳳，必有貴人相助，定可逢兇化吉。」

莫愁道：「這兒的地形萬分複雜，好像一個迷魂陣，兩位可曾覺察到？」

雷峯頷首道：「本來就是一個迷魂陣，白雲飄可能又修整過，將伏兵設在暗中，令人防不勝防。」

小丁道：「我覺得牆壁好像都是空的，裡面另有通道，彼此可以相互呼應。」

雷蕾道：「小兄弟所料不差，事實可能正是如此。」

龍傳人皺着眉頭道：「眞是怪事，漢獻帝的墳墓裡弄一個迷魂陣做甚麼？」

雷峯想了想，道：「許是怕人盜墓，皇帝嘛，免不了會有許多金銀財寶陪葬。」

莫愁恍然大悟道：「江湖上傳說的寶藏可能就是指此。」

雷蕾道：「就算確有其事，也早就被骷髏門盜去了，輪不到他人。」

小丁自以爲是的道：「是啊，白雲飄一定發了一筆大財，不然那來大把的銀子去收買林清風，幸好咱們不是爲發財而來，否則，不失望透頂才怪。」

龍翔道：「兩位可懂得五行圖陣之

學？」

雷峯道：「稍有涉獵，但不精深。」

「能否走出這個迷魂陣？」

「應該不成問題。」

「依雷兄之見，女魔會在那裡？」

「聽聲音，應在陣外。」

「那就麻煩兩位帶路，先離開迷魂陣，再作定奪。」

「請！」

「請！」

* * *

雷峯沒有說大話，的確學有專精，識得路徑，不一時便出得迷魂陣，來到古墓的中心地帶。

不遠處有一個拱門，上面還吊着兩個大燈籠，隱約可以看到門內有不少建築物。

小丁奇道：「邪門，墳墓裡面還有房舍亭台。」

雷蕾道：「帝王之尊自然與衆不同，死後的排場不可免。」

莫愁道：「那皇帝老子的棺材放那裡？」

雷峯道：「想必是在宮殿建築的後方。」

「女魔頭又會藏在何處？」

「在門內的可能性極大。」

龍傳人道：「嗯，咱家亦有此同感，咱們……」

話未完，脚未動，被人捷足先登，搶在前面。

一位是霸城胡家的胡小瘋。

一位是鳳城鳳家的一名高手。

胡百威，鳳嘯天等人緊隨在後。

「小心！」

「注意！」

「別着了別人的道兒！」

儘管風嘯天，胡百威、胡百勝出言示警，胡小瘋與鳳城高手還是在劫難逃，甫至狹窄的拱門下，便發生意外。

從拱門兩側刺出來六把劍，把兩人像羊肉串似的串起來。

足下也有四把劍，穿透脚面。

頭上的兩把劍最歹毒，貫頂而下。

血如泉湧，腦漿四溢，連一聲慘叫的機會都沒有，僅僅哼了半聲，便急匆匆的踏上黃泉路，嗚呼哀哉。

「小瘋，小瘋，我的孩子！」

胡百勝痛不欲生，發瘋似的撲向愛子胡小瘋。

霸城城主胡百威展露了一手驚人絕技「彈指神功」，只見他屈指連彈，刺入胡小瘋體內的六把劍全部應勢而斷。

胡百勝將愛子的屍體放倒，伏屍痛哭不已，胡小痴、胡小狂、胡小蘭也一擁而上，淚流滿面。

三城主胡百成雖未落淚，但眼圈已紅，一臉哀傷。

只有神州一霸胡百威最沉着，幾乎面不改色，頗有霸主的身段，下令道：「別哭，英雄有淚不輕彈，把這堵牆給我拆掉，把兇手揪出來，非要白雲飄付出十倍以上的代價不可。」

這法子很笨，却不失爲是最佳的選擇。

顯而易見，牆內、地下別有文章，另有通道，只要將牆壁拆掉，或將地下挖開，找到這個秘密孔道，就不難逮獲兇手，活捉白雲飄。

風嘯天耳聞目見，亦心有戚戚焉，猛地鐵掌頻揮，震斷長劍，將屬下高手放下，也發號施令，要求大家合力刨牆根。

這一來，事情更加撲朔迷離，阿翔也更加糊塗了。

一度，龍翔曾認爲龍城毀滅，鳳嘯天是得利者。

一度，也曾懷疑霸城對龍城的毀滅難脫干係。

尤其前不久胡百威公開表示，霸城不想指揮任何人，也不接受任何人的指揮，一副拒人於千里之外，獨立特行的架勢，益增其爲白雲飄之同路人的可能性。

然而，曾幾何時，僅一瞬之隔，事情便有了變化，胡小瘋死了，胡百威展開反擊，霸城胡家與白骨令主似乎又毫無瓜葛。

鳳嘯天更無與女魔掛鈎的可能，別的不談，就憑爲了救龍傳人一命，肯犧牲愛女一生的幸福，改嫁胡小狂這一件事便可說明一切。

誰是白骨令主的同路人？

白雲飄與白骨魔尊有無關係？

鳳凰的母親風仙花眞的沒有死嗎？生在何方？爲何不肯重返鳳城？

古墓之中眞的有寶藏嗎？何人所藏？藏在何處？

蔴八眞的不是林清風？

黑面俠又是哪個？

斷腸夫人是誰？

天殘老人是誰？

雷家兄妹是何來歷？

雌雄雙使是何面貌？

爲甚麼雷蕾的相貌會與鳳凰的相似？

爲甚麼龍雲的鬼魂總是出現在天殘老人一人身上？

莫非了凡確是寒梅，乃莫愁親生之母，也是胡家的一份子？

難道……

龍傳人思潮起伏，雜亂如蔴，剪不斷，理還亂，百思難得一解，整個人傻呼呼的好似入定老僧。

小丁覺得很奇怪，碰了他一下，道：「二少爺，你怎麼了？」

阿翔如夢初醒的道：「我在想心事。」

「想甚麼心事？」

「很多，很多。」

「可會理出頭緒來？」

「沒有！」

妙書生雷峯笑道：「少城主眞是一位雅人，大敵當前還有工夫想心事，

咱們也該採取行動了。」

莫愁道：「雷朋友的意思是，咱們也去刨牆根，挖石頭？」

玉觀音雷蕾道：「石頭太大太硬，搬不動，也敲不碎，可能還沒有找到秘道便已饑渴而亡。」

小丁道：「依雷姑娘之見該當如何！」

雷蕾胸有成竹的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白骨令主設下天羅地網，欲置天下英雄於死地，咱們斷不可坐以待斃，宜採取主動，繼續前進，找到她的巢穴，把白雲飄揪出來，方可脫險出困。」

阿翔不假思索，立道：「雷姑娘所言甚是，就這麼辦！」

當即一馬當先的衝出去，順利的通過拱門，進入內院。

* * *

內院的景象與外面截然不同，藉着微弱的燈光望過去，觸目皆是數不清的殿宇亭台，彷若皇宮大內一般。

當然不是眞正的皇宮大內，建物甚是矮小，大約只有一人來高。

而且早已腐朽破舊，有的地方甚至牆倒屋塌，只餘斷垣殘壁。

有一點則是相同的，建物位置的安排極其巧妙，也是一個惱人的迷魂陣。

深入不久，三轉兩轉便轉得暈頭轉向，迷失了方向，連來路也找不到了。

所幸有雷家兄妹相伴，懂得五行圖陣之學，三小心下甚安。

「白雲飄，妳在那裡？」

「雌雄雙使，快滾出來。」

「是英雄就挺身而出。」

「是人物就別躲躲藏藏。」

三小罵得興起，幾乎將罵人的詞兒都搬出來了。

雷峯、雷蕾也不甘寂寞，跟着他們罵起來。

總算沒有白罵，有了反應，白雲飄的聲音冷森森的道：「別急，已經近了，咱們很快就會見面，本門主備有大餐！爲諸位餞行，保証會親手送你們踏上黃泉路，通過奈何橋！」

話至此處，戛然而止，再無下文。任憑三小再如何叫罵，白雲飄始終沒再出聲。

不過，力氣並未白費，聽音辨向，有一點可以肯定，白雲飄所言非虛，就在附近不遠。

不由的精神爲之一振，脚底抹油，猛往前衝。

正行間，陡覺金風貫耳，似有暗器襲來。

「小心！」

這話等於白說，實際上話甫出口，暗器已到，躲也躲不開，閃也閃不過，好在五人均身懷絕技，將暗器接在手中，或掃落在地。

清一色都是薄而鋒利的竹葉飛刀。

飛刀是從側後射來，阿翔迅速轉身，定目一看，果見矮屋之內有人影在動，急如星火的道：「有人，捉活的，快……」

快字還是熱的，人已箭射而出，「龍飛九天」變「倦鳥歸巢」，嘩嘩的一聲響，破窗而入。

莫愁、小丁如影隨形，緊跟在阿翔的身後衝進去。

雷峯、雷蕾的反應同樣快速、敏捷，縱身雙飛，撞破另一個窗戶，落在室內。

快是夠快，可惜還是慢了半拍，兩名骷髏人已分從左右兩門拔足逃走。

「那裡逃！」

「那裡跑！」

阿翔、莫愁、小丁往左邊追。

雷峯、雷蕾兄妹則往右邊追。

追出矮屋時還可以看到骷髏人的一點影子，轉了兩個彎兒便告消失不見。

同時，三小也跟雷家兄妹失去連絡，不知他們身在何處。

失去了嚮導，只好盲人騎瞎馬亂闖一通。

走了不少彎彎曲曲的路。

經過不少高高矮矮的房。

沒見到白骨令主。

沒見到雌雄雙使。

沒見到雷家兄妹。

沒有遭到襲擊。

也沒再見到半個骷髏人。

好像置身幽冥鬼域，充滿了神秘、恐怖而又不可知的詭異氣氛。

三小無懼無悔，繼續前行，不達目的誓不休。

* * *

這時，已無路可走，一棟大樓橫亘眼前。

是很大很高，與外面的建築一模一樣。

也很新，還有新漆過的油漆味。

裡面黑忽忽的一片漆黑，却甚麼也看不見。

小丁皺鼻子嗅一嗅，道：「我好像聞到了肉香。」

龍傳人斥責道：「鬼話，這裡那會有肉，你大概是餓了昏頭。」

莫愁道：「不論如何，裡面定有蹊蹺，應該搜一搜。」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可不敢貿然闖入，從別處拆下一根木柱來，敲打了半天，見無異狀，這才倏的一閃而入。

實在太黑了，伸手不見五指，三小耳聽八方，眼觀四路，手拉着手一步一步的向前摸索。

愈是向前走，肉香的味道愈明顯。

龍傳人莫愁姑娘也聞到了。

還有酒香，以及其他菜餚的味道。

阿翔猛地煞住身子，道：「這裡有

問題，咱們退！」

退字出口，脚尚未動，猛覺眼前一亮，一下子亮起了十幾盞琉璃燈，照耀得如同白晝一般。

面前不遠，當眞擺着一桌極爲豐盛的酒席。

酒席後方是一個平台，平台中央擺着一張太師椅，骷髏門主白雲飄就端端正正，高高在上的坐在那裡。

男白骨使者居左。

女白骨使者在右。

兩旁雁翅也似的立着十幾二十名骷髏人。

白雲飄的話很冷，好似雪山上吹來的風：「少城主既然來了，幹嘛要急着走，不是一直在尋找本門主嗎？」

仇人見面，分外眼紅，龍傳人牙一咬，眼一瞪，聲色俱厲的道：「不錯，本公子正在找你，下來，咱們決一死戰！」

白骨令主紋風未動，格格嬌笑道：「想死也別急在一時，好歹也得吃頓飯，酒菜業已齊備，本令主爲三位餞行。」

小丁怒衝衝的道：「我們又不出遠門，餞甚麼行？」

男白骨使者道：「我說三位將要遠行，很遠，很遠。」

「去那兒！」

「陰曹地府。」

「媽的，放狗臭屁，你……」

女白骨使者截口道：「娃兒別罵人，坐下來吃吧，不要辜負了我家門主的一片善意。」

莫愁鐵青着臉龐斷然道：「我們不餓。」

「喝杯酒如何！」

「不想！」

「喝口湯也成。」

「不喝！」

「吃口菜怎樣？」

「不要！」

「意思意思也可以。」

「不必！」

「不吃不喝，甚麼都不要！三位究竟想幹甚麼？」

阿翔意氣風發的道：「想向你們三個人借一樣東西。」

白雲飄道：「借甚麼東西？」

「項上的人頭。」

「哈哈哈，本令主一向喜歡找人借人頭，自己的腦袋却恕不借人。」

「哼，妳非借不可。」

上前數步，端起一隻碗來，擲向白雲飄。

可不是空碗，裡面還有熱騰騰的湯，阿翔出身名門，功力深厚，出力運勁，恰到好處，湯碗點滴不漏，原封不動的送到白骨令主面前。

白雲飄又豈是省油的燈，身未移，手未動，僅用衣袖輕輕一拂，湯碗便又倒轉回來。

巧啊，妙啊，準阿，不偏不倚，到達三小頭頂時便靜止不動了。

突聞彭！的一聲，碗兒碎了，湯菜四溢，傾洒而下。

幸虧三小躲得快，若是反應稍慢，怕不弄得油頭油臉，當場出醜才怪。

骷髏門主白雲飄笑道：「少城主身手不凡，怪不得江湖上的人都說你是少年英雄中的佼佼者，第一把交椅非你莫屬，果然名不虛傳。」

話是幾句好話，事實大家有目共睹，白雲飄的表現略勝一籌，捧龍傳人等於是抬高她自己。

男白骨使者馬上就挑明了說：「跟我家門主相較量還差一大截。」

女白骨使者的話更刺耳：「奉勸三位最好舉手投降，別作困獸之鬥。」

龍傳人報以一聲冷笑，道：「龍家只有斷頭的英雄，沒有磕頭的毛蟲，廢話少說，咱們該動手了。」

白雲飄依然高坐太師椅上未動，並無立刻動手的意思，道：「別忙，鳳嘯天，胡百威沒來，龍虎兄弟未到，待他們到齊之後再幹不遲，這樣才省時省事，免得本令主多費手脚。」

小丁吼道：「女魔別急，他們隨時可到，此刻說不定已經到了妳座椅的下方，咱們先幹一場再說。」

白雲飄不經意的往座椅下面瞄一眼，道：「最低限度也該等你們的朋友到了以後。」

莫愁反問道：「我們的朋友？誰？」

女白骨使者道：「妙書生雷峯。」

男白骨使者道：「還有玉觀音雷蕾。」

小丁道：「哼，你們知道的事還眞不少。」

女使者傲道：「本門無所不知。」

阿翔朗聲道：「沒有這個必要，本少城主無意連累朋友，更不想雷家兄妹捲入是非之中。」

白骨令主白雲飄格格一笑，道：「好，夠義氣，夠朋友，難怪鳳丫頭嫁給了胡小狂，還心向你龍傳人，不過……」

「不過怎樣？」

「本令主還想問少城主一句話。」

「說！」

「金劍在何人手中？」

「不知道。」

「藏放何處？」

「只有先父一人知曉。」

「難道龍老兒沒告訴你？」

「無可奉告。」

「這樣說少城主是決心尋死？」

「哼，鹿死誰手尚在未定之天，少吹牛。」

「娃兒陷身絕地，已是本令主掌中之物，縱然有一百條命也活不了。」

小丁吼道：「媽的，別光說不練，滾下來幹呀！」

莫愁亦道：「是啊，別光耍嘴皮子，虛張聲勢！」

「上！」

（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方中天與江大姐駕船太湖上，他望着火紅的朝陽便想起了狂野的阿紅，驀然間精神振作、信心倍添，江大姐想出妙計，買了五條大鱸魚，寫上大紅紙賀詞，方中天手捧五條大鱸魚，步進輝煌的壽堂中，龍幫幫主向長江正坐中間，方中天向他獻禮，送上鮮蹦活跳的鱸魚，便在賀聲中一刀結束了白長江的生命，血在滴流，人們尚未及發現，方中天却早已躍離了壽堂已無踪跡……

俠情輕鬆技擊連載／辛棄疾・文　可飛・圖

慾海五壯士

奉命遊滬開眼界　結夥搭救江大姐

方中天却精神大了。

方中天立刻全身一震。

他立刻變了，變得宛似一頭花豹，口中發出低吼聲，他也回咬，咬向阿紅的手背。

阿紅手背是細膩的，幾乎似無骨般柔，咬在方中天的口中，令他有如啃棉花糖的味道。

於是……

方中天用力的抱緊了阿紅，他就像抱了一頭發情又發狠的大花貓似的往內室中走去。

只是這幾步路，但阿紅却是又咬又打、又抓又踢，口中還低呼小叫，那光景宛似女子拒絕男人對她非禮般，看得會使人大吃一驚。

當然這時候沒人吃驚，因爲這時候只有他們兩個人，兩個慾火正往上升的男女。

＊　＊　＊

方中天走得很快，快得比他從龍幫大廳上退走時候還快許多。

就在他的那張床邊，方中天用力的把阿紅拋在床上，他的臉上在轉變，變得冷酷了。

方中天拋出阿紅之後，身上的大毛巾便也落在地上了，他似發怒的逼視着床上的阿紅。

這時候阿紅似乎稍稍平靜了些，但她的雙手上擧，十指尖尖的對着方中天，那模樣就如同一頭野貓。

方中天看得舌頭也伸出來，他用舌頭舐着嘴唇，有一種似虐待的心情又出現在他的臉上。

「妳，眞像火樣的太陽，能把男人化掉！」

「你怕了嗎？還找我呀，你沒種了？怕了？」

「我不是沒種，我更不怕你，因爲我比妳狂多了！」

「我一定會叫你棄甲投降的。」

「那要許多時辰之後才知道。」

「何用多久，你馬上就明白！」

「你這可惡的臭女人，妳看不起我呀？」

「妳這臭男人，我不會在你面前溫柔的。」

「哈，妳也會溫柔，那就只有天黑了，因爲天黑以後沒太陽！」

「嘻……」

「哈……」

兩個人對笑着，兩個人也忽然變臉色了。

方中天咬牙道：「我要吃了妳這賤貨。」

阿紅道：「小心老娘反把你吃了。」

「你休想！」

「妳試試呀。」

「你……可惡……」

「我把妳看成惡婆娘了。」

「我也看你是個惡漢。」

阿紅忽然哈的一聲笑了。

「妳笑我？」

阿紅道：「咱們這樣子能是好人嗎？」

方中天也笑了。

只不過他笑了一聲，忽然往阿紅撲過去，他伸手如撕扯破布似的把阿紅身上的薄衫抓碎拋在一邊。

阿紅被抓扯得低聲呼叱。

「粗魯，可惡，你敢對我動粗……你……」

方中天咬牙，道：「你呀，生受了吧。」

說着，他全身已壓上去了。

於是，大床發出的不是吱呀聲，而是「呼通通」怪聲，那聲音聽起來絕不是兩情相悅，兩情相悅不會那麼驚天動地呼喝暴吼的。

這就是怪，怪毛病。

這世上有許多千奇百怪的事情，如果認清這一點，也就看得十分平淡了。

方中天的這怪毛病早被汪玉人知道了，汪玉人就在她的十二金釵中選中了阿紅。

果然，這二人還眞的天成一對地長一雙似的，兩個人只到了床上，便是一陣叫罵，這也算是陣前叫罵了。

阿紅的動作十分野，却也滿足了方中天的怪毛病，兩個人已至忘我了。

＊　＊　＊

方中天忘了累，因爲他自從大清早便準備刺殺白長江的事，直到他下手成功長途的奔回來，他一點休息也沒有，如今又同阿紅在床上一番瘋狂折騰，若是看看天色算時辰，大概快四更天了。

方中天並不是不知累，這世上沒有銅鑄鐵打成的人，他當然要休息，因爲休息是爲了走更長的路。

只不過方中天却也明白，他只能同阿紅在一起三天，三天之後他便又孤單了。

方中天要把握這愉快的三天，所以他苦撐着不休息，他要把握每一分鐘同身邊的阿紅奔向快樂。

阿紅却不一樣了，也許阿紅眞的累了。

她用力把方中天推向一邊，立刻一副溫柔的樣子。

她在方中天的耳邊，道：「我的中天，你累了。」

「我不累。」

「我累了也。」

「妳這野女人，妳會累？」

阿紅却不回口了，她落淚了。

「你……罵我……中天……你……罵我……」

方中天怔了一下，他也哆嗦了一下。

阿紅却雙手在方中天的身上溫柔的捏揉着，而且還不住口的道：「中天，中天，我給你鬆筋活血推拿，我侍候你好生的睡一覺。」

方中天道：「妳……就這樣……變了？」

阿紅却似柔情似水的道：「中天……」

她爲方中天揉捏着全身，宛似一頭小綿羊，她也爲方中天取酒喝，侍候得好細心。

方中天果然變了。

他一聲大喘氣，歪着身子往一邊倒，一副不太高興的樣子。

他就是不喜歡溫柔。

方中天喜歡在床上同女人對咬對抓對口相罵，然後便是虐待性的交媾，那對他是一種享受。

當然，對阿紅也一樣是一種享受，這世上就有許多像他們這樣的男女，如果明白他們這是尋歡，那就也不足以爲怪了。

如今，阿紅變得溫柔了。

方中天却不愉快，他有些討厭溫柔。

但阿紅心中明白，如果她不自我控制，如果她再對方中天撕抓亂咬，如果她一付發瘋似的樣子，那會立刻使得方中天再一次慾火高漲，便也沒完沒了的折磨下去。

此刻，阿紅越發的溫柔了。

她不但爲方中天一杯杯的斟酒，而且雙手十指在方中天的雙肩上推拿，於是……

於是方中天閉上眼睛了。

方中天眞的睡了，他發出了鼾聲，四肢平伸，那正應了一句話，舒坦要倒着，方中天已進入夢鄉了。

阿紅坐在方中天身邊，她面上有笑意，但笑意中也有冷酷的表情。

阿紅走下床，她在室中四下看看，自言自語的道：「中天完成任務了，幫主好高興，這東西用不到了。」

只見她取過堆放在床頭邊的衣衫，又取過一支銀簪，阿紅把銀簪旋動着，然後自簪中傾出一隻烏黑的細針。

銀簪原來是中空的，而裡面却藏了一隻烏黑毒針，這是任誰也想不到的事。

阿紅看看烏毒針，笑吃吃的又把毒針放入簪內，回過頭看看床上正熟睡的方中天。

阿紅只是微微一笑，突然揮出一掌，桌上的燈立刻便熄滅了。

於是，阿紅拋去衣衫，順勢便在方中天的身邊躺下去，她愉快而又滿足的睡了。

＊　＊　＊

方中天不去山坡看日出的了。

他身邊有了阿紅，那比日光美多了，方中天看日出就是在想他的阿紅，如今阿紅正睡在他身邊，他才不會一大早頂風冒霜的去山坡上

看日出了。

他醒了。

他是被陣陣髮香沁心而弄醒的，這時候門外怕是快正午了。

阿紅仍然沉睡着，她的睡姿也是粗野的。

她四肢撐開袒胸而仰睡着。

女人很少如此睡姿，女人總是帶着幾分羞怯的味道睡在男人身邊的。

但阿紅不是，她只求自己睡得舒坦，睡得愉快，就甚麼也不顧忌了。

方中天却也最喜歡阿紅的這種睡姿。

他慢慢的坐直上身，然後從阿紅的頭髮看到脚趾，尤其當他看到阿紅的酥胸時候，他忽然揚起右掌，光景是要打向阿紅的尖峯了。

方中天的右掌停在中途未打下，他怎麼會在這時候打阿紅？

他突然微微笑了，便也把他有力的右掌溫柔的摸在阿紅的酥胸上。

「別動……我……再叫……我睡下嘛。」

方中天收回右掌，他緊緊的挨着阿紅睡下，他却也在阿紅的耳邊小聲的道：「阿紅。」

「嗯。」

「妳不會爲睡覺才來我這裡吧。」

「嗯，不是。」

「妳亦該明白，這三天對我多重要呀，那比一刻千金還多幾倍呀。」

「再叫我睡一會兒吧。」

「可是……阿紅呀，我們都應該吃東西了吧！」

阿紅似是無奈的坐起來了。

她雙手揉着眼睛，然後看看身邊的方中天。

阿紅吃一驚，她尖叫，道：「你……」

方中天却哈哈笑，道：「我怎麼了？我很好呀？」

阿紅伸手摸着方中天身上那青一塊紫一塊的傷痕，道：「我把你弄成這樣，眞對不起呀，中天。」

方中天一笑，道：「我高興呀，如果沒有這些愛的傷痕，我就不愉快了。」

阿紅吃吃笑了。

方中天却摸着阿紅身上的紅腫地方，道：「還痛嗎？我的阿紅。」

阿紅搖搖頭，道：「好美唷，中天，我們眞的是天生一對呀！」

方中天道：「不錯，很難得湊在一起的恩愛情人，阿紅，妳眞的給了我最大的快樂了。」

阿紅吃吃笑，一頭鑽進方中天的懷中了。

這二人初時文靜，但漸漸的又啃咬着對方了。

方中天似已體無完膚了……

阿紅也是滿身瘀痕，就好像她挨了方中天揍似的。

這世上有許多女人被男人打得鼻青臉腫，却也有不少這樣的女子仍然嘻嘻哈哈的愛得她丈夫死脫，無他，喜歡被男人虐待也。

如果兩個男女都喜歡這調調，上了床便熱鬧了。

方中天與阿紅就是這類型的人物。

他們在一起又過了三天，當然這三天是他們雙方都認爲十分愉快的日子。

一大早阿紅便起來了。

方中天沒有起來，他不是沒起來，而是不起來，因爲他還想留阿紅再住一天。

阿紅不是不想住下來。

阿紅甚至想永遠與方中天住在一起，只不過她是身不由己的，她無奈。

一個身不由己的人，這人是帶着悲哀的。

一個無奈的人，他不但悲哀也痛苦。

阿紅身不由己，而方中天也無奈，所以他仍然躺在床上不起來。

阿紅已收拾妥當了，她看上去就如同初昇的日頭，她很會爲自己打扮，當方中天看到她那婀娜的身子火紅的倩影，飄飄然的在室內移動着，方中天的眼睛便也跟着在移動，他的臉上是一片孤單的樣子！

阿紅在替方中天整理着東西……

她每一次離去的時候總是會爲方中天把內外兩間屋內打掃擦拭一番，更爲方中天的髒衣洗好晾起來。

方中天不想阿紅爲他做這些事，但阿紅做的時候他又不阻攔，因爲他在幻想着阿紅就是他的妻子，一位很能幹的妻子。

不久之後，阿紅走到床邊來了。

她爲方中天把棉被拉整蓋好，一邊還笑着。

「天涼了，小心受寒，別起來，我不要你愁眉苦臉的看我離去！」

方中天黯然神傷似的道：「殘忍吶。」

笑笑，阿紅自袋中取出一張銀票，她在方中天的面上揚了一下，道：「這是給你的，白銀一千兩。」

「幫主叫妳給我的？」

「你知道我一文不取！」

「我需要嗎？」

「幫主交代，上海新開埠，有許多新奇的東西你一定沒見過，去見識見識，半個月不會找你的！」

方中天並不高興，他淡淡的道：「你……阿紅，妳以爲我高興嗎？」

阿紅道：「幫主的意思要你高興。」

方中天道：「沒有你在，我永遠也高興不起來！」

阿紅吃的一笑，道：「我們如果天天在一起，那會叫人膩的呀！」

方中天道：「我永遠也不會膩，妳不相信？」

阿紅道：「我會膩，中天，我們在一起愉快極了，但那終究不能當飯吃，是嗎？咱們還有許多事要去幹呀！」

方中天嘆了一口氣，道：「在這方面，妳似乎比我理智多了。」

阿紅把銀票放在方中天的枕頭邊，她又重重的吻上去，而且……

「嗚……唷……」

方中天一聲大叫，阿紅却笑了。

方中天的嘴唇在流血，那當然是被阿紅咬的，阿紅咬得方中天唇破血流，她却立刻奔向小屋外面，那銀鈴似的歡笑聲也越聽越遠了。

方中天一把未拉住阿紅，他挺着赤裸的上身未下床，他不是不下床，而是要穿好衣褲去追趕，但阿紅早已不知奔去多遠了。

方中天忽然一聲大笑：「哈哈……」

他這笑只一聽便知道他是愉快的笑，他的手在嘴巴上抹了許多鮮血。

被阿紅咬，那是很過癮的事，如果阿紅輕輕吻他，他就不會笑了。

＊　＊　＊

轉過頭，低頭看，一千兩銀票在身邊，方中天嘴角一噘，一聲苦笑。

他眞的視銀子似水，他如果爲銀子，那太容易了。

此刻，他又躺下來，他不去取銀票，甚至也不再多看，他只想着這三天的快活日子，他想到阿紅的那股子騷勁，便不由得越想越衝動。

他摸摸破了的嘴巴，眞恨不得摟緊了阿紅把她的奶子咬掉下來！

只不過當他想到太湖龍幫的時候，他的雙目一亮，因爲他想到了江大姐。

他曾答應爲江青找到她女兒的，江小青離開江青已三年多了，她會去甚麼地方呢？

方中天忽然精神來了，他一挺而起，匆匆的穿戴整齊，他如今變得十分體面，誰也看不出他曾扮演太湖水上的打漁郎，如果他現在再去太湖，只怕沒有人會認識他！

方中天本來就倜儻風流，他只需稍作打扮，收了那一千兩銀票便出門去了。

＊　＊　＊

黃浦灘有那麼一長段沒碼頭，黃泥沙岸倒有一里多那麼長，雖然這兒沒碼頭，可也最熱鬧，只要過了徐家滙，沒多久便是永安客棧。

汪玉人把客棧設在這附近，那是因爲這兒水路陸上最熱鬧，三教九流之地當然也是臥虎藏龍之所。

永安客棧在這附近，再走不久還有個先施賭坊，那也是汪玉人的一個堂口。

汪玉人不常來，每個月一次而已，因爲她很放心她用的人，她的人是不會雜碎的。

方中天並未去永安客棧，也未去先施賭場，他在黃浦灘那長長的沙岸邊來回的走動，他是在找江大姐。

就在方中天失望的準備離去的時候，身後面有個中年漢子開口了。

「朋友，我記得你曾經同江大姐在小舟上……」

話未說完，方中天立刻轉過身來，他看看那人，知道是上海本地人，不由點點頭，道：「不錯，朋友好記性！」

那人嘆了一口氣，道：「朋友，你又來找江大姐？」

「不錯，她人呢？」

那人搖搖頭，道：「三天前，有條快船自太湖方向匆匆的駛向海上去，那快船的後面繫了一條小舟，我在岸上看得清，那小舟就是江大姐的，可是舟在人不見了，如今却又看到你。」

他上下看看方中天，又道：「朋友，你是江大姐甚麼人，我沒有聽江大姐提起過你……」

方中天楞然的不開口，他立刻想到曾在太湖遇上的快船，那是杭州灣三光門的快船，那麼……

方中天不敢再想下去，他拍拍那人，點點頭，道：「我與江大姐是自己人，我小時候受過她的照顧，今天是來找她謝她的，眞不巧……」

那人道：「自從上一回是你坐在江大姐小舟上有講有笑的搖往太湖，我就明白你是江大姐朋友，可是爲甚麼她的小舟被人拖往大海上？」

方中天道：「朋友，你與江大姐甚麼關係？」

那人指着黃浦灘，道：「咱們這兒不少人受過江大姐的恩惠。」

方中天道：「朋友，你能爲我僱一條快船嗎？多少銀子由我出。」

那人問道：「去那裡？」

「杭州灣。」

「好，你等着，我這就去爲你僱船。」

方中天見那人匆忙的去僱船，

他不由低聲的呼叫了。

「千萬別出事呀，江大姐，妳千萬要活着，我這就馬上去救妳了！」

方中天的腦海中出現了一個場面……

江大姐搖舟回上海，中途遇上三光門的那條快船，她被三光門的人認出來了，於是，也許有一場搏殺。

也許江大姐被他們殺死在太湖上了。

也許江大姐受了傷跳入大湖中逃了。

也許三光幫的人把江大姐捉去了。

也許三光幫的人發覺江大姐是刺殺大龍幫幫主白長江的幫凶，他們活捉了江大姐，準備向龍幫說明他們只是前去鬧場而並不想殺人，更加沒有刺殺白長江。

也許江大姐爲了幫助自己而自殺在太湖了。

也許，眞的太多也許了，而每一個也許就是一個情況，方中天怔怔的在思忖着。

他不知站了多久，忽見一條快船向他這邊靠過來了。

快船不能靠岸，只在附近停住了，船上面也見那人已對方中天招手了。

「喂！上船了。」

方中天一看，見船離岸還有三丈遠，這個距離難不住他，他撩起衣襬騰身起，「呼嚕」一聲便落到快船上了。

掌舵的船老大笑着過來了。

「朋友，聽說你是江大姐朋友，要去杭州灣呀！」

「不錯。」

「船錢減半，只收你十兩銀子！」

「我送各位白銀一百兩，越快越好。」

船上一共五位大叔，聞得方中天的話，一個個齊瞪眼，船老大哈哈笑道：「開甚麼玩笑，我們只憑江大姐的朋友，誰會收你一百兩銀子？」

方中天自懷中取出那張千兩銀票，他交在船老大的手上，道：「快去趕辦些酒菜糧食，完了盡快放船。」

船老大怔怔的道：「朋友，你多金吶？」

方中天道：「我是因爲各位如此尊敬江大姐，我才甘願送各位一百兩銀子的。」

船上的人哈哈笑了。

幫方中天找船的人也笑道：「朋友，你看在下是塊材料嗎？」

方中天道：「江大姐的朋友都是好樣的人物！」

那人一拍巴掌笑道：「好，我今也跟你去找江大姐，你不會拒絕吧！」

方中天道：「也許免不了動刀子，朋友，我不想拖你下水。」

忽然，那人雙手分別揚起，便聽得「颼颼」兩聲響，緊接着傳來「突突」之聲，兩把小飛尖刀正中船上的桅杆上。

方中天微微笑了。

「朋友，原來你曾經在江大姐身邊做事呀？」

「一共做了十二年。」

方中天道：「貴姓大名？」

那人道：「丁八，有人叫我飛刀丁八！」

方中天道：「好，我歡迎你去。」

丁八走到方中天面前，道：「那麼，朋友，你如何稱呼？」

「方中天！」

「好名字，方爺，你怎知那船是杭州灣的？」

方中天道：「而且我也知道是三光門的船。」

丁八咬咬牙，道：「三光門不少人幹過海盜呀！」

* * *

船老大派人去辦東西了，當然得先把那張千兩的銀票換開來。千兩銀票是大數目，船老大一共派出三個人去辦事，只不過半個時辰，三個人哈哈笑着回來了，吃的用的全辦妥，才不過用了十幾兩銀子。

方中天果然把一百兩銀子硬塞在船老大的手中，又把五十兩銀子送給了丁八。

大伙已是推心置腹了，便也不再客氣的收下了方中天送給的銀子。

於是快船開了，主桅上的帆只一升起來，快船便往吳淞方向駛去。

快船就快到海上了，方中天抬頭看天色，日頭正往西天下沉着，他不由想起阿紅了。

方中天是不看日落的，因爲日落的陽光太短暫，日出才夠味道！

方中天在小屋的時候只在日出時候看日頭，他直看到日升中天才滿足的走回小屋！

此刻，方中天一聲嘆息便往船艙中走去，因爲他不想看日落。

「飛刀」丁八與方中天同睡在一個艙內，丁八見方中天突然不言不語的回到艙內，他也跟進來了。

丁八指着艙外，道：「方爺，如是順風順流，咱們明天過午就會到杭州灣。」

方中天點點頭。

丁八又道：「其實如果咱們走運河，從太湖到杭州，水路會更快。」

方中天道：「不急在半日，丁

兄，我在想，要怎麼才能找到三光門總堂口，丁兄知道嗎？」

丁八道：「只聽人說，三光門的人大都在船上，至於他們的總堂口很少有人知道。」

方中天道：「丁兄，我們不能每一條船去問吧！」

丁八道：「方爺，如果我出主意，咱們應先找江大姐的那條小舟，你以爲如何？」

方中天道：「也是一個辦法，只怕杭州灣船多，一條小舟很不容易被發現。」

丁八道：「只要咱們用心找，一定可以找到！」

方中天歪着身子躺下了，他直到天黑，有人把吃的端進來，他才起來。

走出艙門，只見已是大海了。

快船沿着海岸駛向南，這時一輪明月照天空，海面上一片皎潔如洗，天空中更是萬里無雲，只不過初冬的天氣有些寒意罷了。

方中天吃了些酒，也吃了飯，他站在船頭看着天。

他很少在夜裡看天色的，尤其是月亮，他不喜歡。

方中天只喜歡看日出。

* * *

「八臂快刀」席人鳳最愛看月亮了，尤其是月圓之夜他更愛看。

天空中月亮似不太圓了，席人鳳仍然站在山坡上看着那美麗的月亮。

當一位美麗的姑娘站在他身後的時候，席人鳳還未發現有人來了。

「人鳳……」

席人鳳猛可裡一震，他不動，甚至不回頭。

殺手應該充滿警覺心的，席人鳳的刀已在袖中往他的手中滑落。

「人鳳，你聽不出是我呀！」

席人鳳猛然一個大旋身，雙手已抱緊了姑娘！

「是妳，唔，我的阿月來了，太好了。」

阿月，是的，那嬌柔得令人憐愛的阿月，小鳥依人般的投入在席人鳳的懷中了。

阿月努力的把美眸看向席人鳳，她的眸子就在皎潔月光的照射下更叫人無法抗拒。

更令席人鳳感到阿月可愛之處便是阿月的嬌與柔，女人如果柔順得宛如一頭馴猫，男人便感覺到有一股英雄般的快樂，只有眞正的英雄，才會對美麗的姑娘發出由衷的愛憐，也許這就是英雄難過美人關吧！

那阿月輕柔的撫摸着席人鳳的面頰，光滑的玉手令席人鳳不由的握在手中送到唇上吻着。

「人鳳，你又瘦了！」

「想妳呀！」

「我更想你，人鳳，唉，我……」

席人鳳道：「阿月，妳又美又柔，我大概只有在月光裡才會看到妳，哦……妳根本就是月裡嫦娥呀！」

阿月似是感動了。

她抱緊了席人鳳，道：「人鳳，我掃榻等你歸來，我不離開這裡，直到你回來，我要好好侍候你三天三夜，我一定盡到一個比眞正妻子還盡職的女人！」

席人鳳雙目一厲。

「哦，我忘了，妳是來傳達命令的，是嗎？」

阿月道：「殺三光門門主錢唐！」

席人鳳似痳木的道：「杭州灣三光門門主錢唐？」

「不錯。」

阿月似乎變得冷酷的樣子……她變得眞快。

她推開席人鳳，又道：「期間是半個月。」

席人鳳不開口了。

她轉身就走，而且走得不回頭。

席人鳳甚至也不回他住的屋子裡，就那麼看似瀟洒却又無奈的樣子走了。

席人鳳當然是去刺殺三光門門主錢唐的，他走得毫不遲疑，因爲他出刀，實際上是爲了阿月！

阿月，那個溫柔得令人幾乎不忍用手去要撫摸、而又更不忍不去擁抱她的美人兒，在席人鳳的心目中，她聖潔得宛如晴空月亮。

席人鳳以爲天下有這麼美的溫柔女子，那一定是上天爲他而生的！席人鳳當然會聽阿月的話。

* * *

席人鳳沒有乘船去杭州灣，他走道，兩天之後他便到了杭州，於是他找了一家客棧住下來。

那家客棧在運河邊，出了運河口便是杭州灣，這地方不但住着外地來的貨商，也住了不少在船上工作的人。

當然，最重要的乃是三光門總堂口就在附近。

席人鳳不是來杭州遊山玩水的，他甚至連遊湖的打算也沒有，那麼多美麗的船孃，一個也引不起他的興趣。

席人鳳只對阿月愛得發瘋。

席人鳳站在客棧的二樓小窗前，席人鳳看着水上來往往的帆船，更不時的注意着偏東的一片宅子，因爲那大片的房舍正是三光門總堂口。

三光門只有不斷進進出出的人，有三艘三桅大船停靠在河岸邊，船桅上三道旗子隨風飄，船板上幾十個大漢在搬運東西，席人鳳只一

看便知道那是包的傢伙。

於是席人鳳匆匆的走到街上，他像個閒人般往那船邊走過去。

他剛在岸邊站定，忽有個大漢走過來！

「看甚麼？」

席人鳳冲着那人吃的一笑。

「走開！」

席人鳳搖頭，但他還是轉身走去。

他走到大宅子的大門外，七輛大車順序的停在那裡，好像準備運甚麼東西了。

有十幾個大漢自大門內走出來，有個大漢站在門樓下，他看看四週，又道：「集中兄弟們，大概不出幾日，他們就會來了。」

另一人道：「大護法，他們必是在辦喪事，喪事完了才會來，咱們派出的人就快回來了。」

說這話的不是別人，正是三光門七煞之一的于在山……

中間大漢却是三光門大護法古月靈。

這些人自太湖回來以後，立刻調度人馬，加强戒備，三光門門主錢唐正等着敵人找上門一拚了。

錢唐的主意打定了，也可以說是他的如意算盤，如果太湖龍幫找上門，他必殺他們片甲不留，然後趁機奪取太湖航路霸權。

錢唐這一企圖已有年了。

* * *

遠遠的，席人鳳抬頭看過去，只見大門樓兩邊還掛着兩塊金字對聯，那對聯也寫得妙。

天地人光明正大，

忠孝義肝膽相照。」

橫眉上三個字：三光門。

席人鳳心中冷笑，海盜變成仁義人了，眞難得。

就在這時候，忽聞門樓下面有人對古月靈報告。

「大護法，那老太婆咬牙不說話，又過去了。」

古月靈咬咬牙，道：「眞沒用，就不信一個女人她能熬過我的錯骨分筋。」

古月靈轉身往大門樓內走，但他只走了幾步又回頭。

古月靈指着附近三條大船對身邊的人吩咐。

「你們分頭去瞧瞧，兵器人員分派好，別在動刀子的時候慌了手脚。」

只見于在山幾乎也不多言，立刻往三條大船走去。

岸上的人在忙，船上的人更忙，就是不見錢唐的人，席人鳳準備回客棧了。

如果此刻錢唐出現，席人鳳就愉快了。

* * *

席人鳳又站到窗前了。

他只要吃過飯或者起床，必定會站在窗前，而且站定了不動身，兩個時辰不嫌累。

席人鳳不是賞看甚麼古景，其實他心裡急壞了，他是在等一個人，那個人便是錢唐。

他不相信錢唐不出來，當然，席人鳳不打算夜探三光門，因爲他不想打草驚蛇，他要一擊而中，就像方中天一樣，殺手的行動是乾淨俐落的。

席人鳳有「八臂快刀」之稱，他出刀就好像他身上長了八條手臂，快叉了。

* * *

突然，有一條快船從海口那個方向駛過來了，這條快船眞夠快，「噗通」一聲頂到石岸，震得快船上的人身子一偏，可也匆忙的跳下兩個人。

席人鳳的雙目一亮，心中帶些吃驚的自言自語，「怎麼，小方也來了，他……爲甚麼？」

席人鳳當然不知道，方中天是爲了江大姐。

席人鳳也不知道有江大姐這個人。

匆忙的一看，席人鳳更是吃一驚，因爲他發覺方中天站在三光門前不走了。

有個壯漢便站在方中天的一邊，還雙手叉腰，這光景一看就知道來者不善。

* * *

是的，方中天他們來了。

方中天的身邊站着「飛刀」丁八。

原來方中天這條船過午之後才轉向杭州灣，也眞巧，方中天在快船頭上觀看岸邊，那船老大一眼便看到遠處岸邊的三條大帆船。

「方爺，吺，你看，那正是三光門的大船！」

方中天道：「過去看看。」

船老大掌舵往右偏，口中低聲吩咐：「落帆。」

快船上的兩個大漢立刻把大帆鬆落，便在這時候，方中天已指着三條大船之尾，道：「你們看，那正是江大姐的小舟，我一看就知道。」

快船上的人立刻精神大了。

「飛刀」丁八更是磨拳擦掌，道：「操那娘，江大姐果然被這一批混蛋抓去了。」

方中天咬牙咯咯响，他心中升起一股無名火，如果江大姐被害，他要殺光三光門。

方中天心中冷笑，三光三光，我要你們死光。

快船就在小舟附近頂上岸，方中天抬頭看，正有不少人自三條大船往一座大宅子走，不用猜那必定就是三光門的總堂口。

於是方中天金剛怒目的來到三光門前站定了。

「喂，出來個人。」

這是罵人，而且罵人不帶髒字，裡面當然全是人，不出來的便不是人了。

這當然是「飛刀」丁八呼吼的，方中天早已氣得等着殺人了。

不用從裡面出來人，方中天的身後就來了一個人，這個人一出現，方中天便冷冷笑了。

這人不是別人，曾經挨過方中天刀，殺得他雙臂流血的于在山。

于在山站在方中天與丁八二人前面，他眞是有眼不識泰山，把注意力投在丁八的身上了。

丁八的架式足，又比方中天年紀大，那一付欲噬人的架式，很容易叫人以爲他是主要人物。

而方中天如今那身打扮與他在在太湖水上的打漁郎完全變了樣，那時候方中天的臉上也塗了泥，如今于在山當然不認識方中天了。

「你們幹甚麼？」

「幹甚麼？這話問得多鮮呀！」于在山聽了丁八的話，雙眉一挑，道：「怎麼，就你們兩個呀，大龍幫的人馬死光了？」

丁八一怔，方中天却開口了。

「你姓于是吧，我認得你！」

于在山吃驚的上下看看方中天，道：「媽的！你怎麼知道我姓于，你是誰？」

方中天冷冷道：「我姓閻！閻老五就是我。」

「閻老五……你……閻王爺呀！」

「你猜得太準了，不錯，閻王爺來了。」

于在山忽的一聲笑，道：「娘的，我看你不是閻王爺，是瘋子差不多。」

丁八指着河岸邊，道：「我問你，小舟上的人呢？」

于在山一聽便笑了。

「噢，你原來是要問那小舟上的人呀，那麼，我問你，你們又是誰？」

丁八指着自己鼻尖，道：「小地方，上海來的。」

于在山嘿嘿一笑，道：「果然那老太婆一夥的，你們眞神通，找上門來了。」

他此話甫出，方中天伸手疾抓，于在山想躲也躲不過，被方中天抓個正着。

「老小子，你把你家方爺忘了嗎？」

只這麼一抓，于在山就知道這人厲害，他再那麼仔細一看，不由得全身一震！

「你……變了！」

方中天叱道：「我的刀沒變！」

于在山道：「你鬆手。」

方中天道：「那得看你的回答了。」

于在山道：「你要問甚麼？那個老太婆嗎？」

方中天道：「人呢？」

突然間，大宅後面傳來一聲凄厲的呼叫聲，聽得人起鷄皮疙瘩。

「是江大姐……」

丁八對方中天這麼一說，方中天一掌打得于在天往牆上撞去。

「唷！」方中天打得于在山牙齒吐出三顆來。

三光門的人圍上來了，三光門的七煞有三個從大船上聞風而來。

郭永、文浩大與巴洪太每人手上持着刀，見方中天一掌打得于在山一聲狂叫，他三人火大了。

郭永戟指方中天與丁八二人問于在山，道：「媽的，他們是甚麼人，敢在咱們大門口撒野？」

于在山不說話却直搖手，搖手是叫三人不要出手，因爲他知道方中天的厲害！

方中天還刺殺過太湖龍幫的白長江，而他們却爲了証明給龍幫的人知道，刺殺白長江的不是他們三光門的人，這才把江大姐弄來，目的是要逼江大姐說出方中天是甚麼人物，但江大姐死也不鬆口。

江大姐的罪受大了，她原來見方中天得手，知道方中天不會把亂子染到她身上，她才愉快的搖船回黃浦江，却萬萬想不到中途遇上三光門的人……

三光門的快船駛得快，但却也認出小舟上的江大姐！三光門由大護法古月靈率領，江大姐雙拳難敵四手，生生地被三光門的人抓回杭州灣來了。

這兩天江大姐被三光門的人揍得脫了皮變了形，她還身子受過傷，但江大姐就是人物，死也不說出方中天的人是誰。

其實江大姐還眞的不知道方中天是給甚麼人辦事，她只知道方中天的武功高絕而已。

* * *

三光門外鬧哄哄，早已傳入三光門總堂內，正在折磨江大姐的古月靈，聞得兄弟們報告，立刻提着他的蝎尾刀奔出來了。

「甚麼人在此咆哮？」

古月靈走地有聲，吼着到了大門口，于在山已迎上去，道：「大護法，就是這傢伙刺殺白長江的！」

古月靈上下看看方中天，沉聲道：「眞看不出你的膽識還眞不小呢！」

方中天道：「不要與我囉嗦，放出江大姐我走人。」

古月靈道：「好，我放人，只不過那得勞駕閣下出面作個証明。」

方中天冷冷道：「我說過！少囉嗦，快放人。」

一邊的「飛刀」丁八吼道：「你們剛才把江大姐怎麼了，爲甚麼那一聲尖叫？」

嘿嘿一笑，古月靈道：「老太婆太頑固，我給了她一點生活吃，她昏死過去了。」

方中天咬牙，道：「畜牲啊。」

古月靈冷叱，道：「找死！」

方中天道：「如果你不放人，找死的便是你。」

古月靈突然出刀了。

只見他蝎尾刀由下往上斜劈如電閃一般，直往方中天的肚皮上切去。

他的蝎尾刀十分霸道，如果刀尖處劃上身，立刻就是大開膛，只不過他遇上了無影殺手方中天，就不靈光了。

方中天一聲冷哼，上身微晃間人已越過古月靈，誰也沒看到他的刀，但古月靈却往外衝去，肩頭上落下巴掌大一片皮肉還連在一片衣服上。

痛得古月靈口中「呱呱」叫，他大手一揮。

「兄弟們，圍緊了殺……」

眞是海盜作風，倚多爲勝了！

「殺！」

三光門早就圍了不少人，有一大半是從船上奔下來的，這些人早就忍耐夠了，聞得古月靈的吼叫，立刻往方中天與丁八二人圍上來了。

方中天大吼一聲如虎，道：「不知死活的東西！」

只見他展開身法迎上去，身上帶着溜溜冷芒閃爍，便也聽得幾聲「哎呀」厲叫。

那「飛刀」丁八旋身間，四把飛刀打出手，有三把扎在敵人的身上，打得三個大漢往一邊倒。

有個怒漢攔住丁八，狠狠的一刀切，丁八不及閃躲，大腿上被刀刃插中，立刻褲破血標。

只不過丁八不叫，他又是四把飛刀打出手。

不料半空中人影眨現，四把飛刀盡被那人打落在地上，丁八却看得吃一驚。

只見那高大的身軀落在地，緊接着便是一聲雷吼。

「都住手！」

這一聲果見效，三光門的人退後了。

方中天正要痛下殺手，這一聲叫便也把他叫得轉身看來人。

只見這人身高六尺多，一身黑色袍衣，腰間紮着巴掌寬的牛皮帶，金剛怒目，虬髯及胸，一對門牙黃澄澄是金子作的，他足踩鹿皮快靴，雙手各掌一把寬刃短刀。

這個人開口先是罵：「他娘的，這是幹甚麼來的呀，怎麼在自家門口殺起來了？」

古月靈指着方中天，道：「門主，就是這小子幹掉了白長江，咱們不背黑鍋，非他才能有理上太湖！」

那大漢正是三光門門主錢唐。

錢唐看看方中天，仰天哈哈一笑，道：「殺甚麼呀，眞正說起來，你兄弟還是咱們一條綫上的，我錢某人早就想白長江短壽了。」

方中天冷然，道：「快把江大姐放出來。」

錢唐一笑，道：「人，當然放了，只不過那要看兄弟你的合作程度了。」

方中天道：「怎麼說？」

錢唐道：「兄弟，你刺殺白長江，太湖龍幫却以爲是咱們三光門幹的，你說麼，我三光門寃不寃呀！」

方中天道：「那是你的事。」

錢唐目露凶芒，他暗中咬咬牙。

「兄弟，一人做事一人當，江湖一把刀，誰強誰是王，你有本事殺了白長江，敢不敢拍胸脯去擔綱？」

方中天冷冷道：「那是你說的，姓錢的，我今來只要把江大姐帶走，我不打算對三光門出刀，但如果你們逼人太甚，那就別怪我刀不留情了。」

錢唐看看四週，自己方面已有七八人歪在地上，更有人把受傷的往院子裡抬着，而對方，只有一個人受了傷。

他再看向方中天，道：「兄弟，你果然有幾手，已經傷了我不少好兄弟了。」

方中天道：「我說過，我不打算出刀，但我也不算慈悲，如果你把江大姐放出來，我們立刻走人。」

錢唐哈哈一笑，道：「如果照你兄弟這麼說，那又把我錢某人看成甚麼人呀！」

方中天道：「你說的也是，除了出刀，似乎很難兩全其美了。」

錢唐的雙刀分左右，他一步一個足印的往方中天逼去，道：「兄弟，你說對了，咱們不在刀藝上比劃幾手，事情確實難辦。」

方中天不動，他冷冷的逼視着走上來的錢唐，道：「錢門主，我有話提示你。」

一怔，錢唐站住了。

「說！」

方中天道：「我的提示也是善意的，你一定要仔細的聽清楚。」

錢唐已按捺不住忿怒，他出氣已有聲。

他氣浮神躁的在咬牙，這，正是交手時候的大忌。

方中天就是要知道錢唐的定力。

高手過招，定力往往可以決定勝負，方中天已泛泛的假笑了，因爲他已看出錢唐不過爾爾。

於是，方中天道：「錢門主，我是要誠心的提醒你，一但出刀，希望你全力以赴，盡出絕學，否則……」

「否則又怎樣？」

吃吃一聲冷笑，道：「否則你會血頭血臉……」

錢唐大怒，舉起雙刀要殺，一邊的于在山大聲，道：「門主，他說的是眞話，你老要多加留心吶！」

錢唐忿怒的看看于在山，道：「可惡也可耻！」

于在山道：「門主，你看到他的刀嗎？」

「刀？」

「是呀，他的刀神鬼莫測，出刀見血呀！」

錢唐再看方中天，只見方中天依然瀟洒的站在那裡，一副從容不迫的架式。

「你的刀……」

方中天道：「我的刀太醜惡了，見不得人！」

「怎麼說？」

「直接了當的說吧，它喝了不少人的鮮血！」

他微微一頓，又道：「你是知道的，他也曾喝過白長江身上的血。」

錢唐大怒，道：「那是白長江，不是我，而且也是在你偷襲之下才得手，我却不會給你那樣的機會！」

方中天道：「你怕是心中已膽怯了。」

錢唐怒叱道：「你放屁！」

方中天道：「那麼，你還等甚麼？」

錢唐動了，只不過他不直接的撲擊。

他側身移動，地面上發出沙沙聲，而且帶些刺耳，三光門的人個個瞪大了眼睛看，看他們門主對方中天如何的出刀了。

方中天却在這時對丁八道：「丁兄，你一邊包紮去吧，這裡你已爲江大姐仁至義盡了……」

丁八道：「別管我，方爺，小心姓錢的出刀了。」

方中天却淡淡的道：「去船上，叫船老大爲你治傷，要他們把酒備好，我知道江大姐也喜歡喝幾杯。」

丁八不動，也不開口，他手中仍然扣了兩把飛刀。

便在這時候錢唐發動了。

「殺了你這可惡的狗東西！」

好凌厲的兩把寬刀已到了方中天的頭頂了。

方中天似乎仍然未看見般淡淡的站在那裡。

他這樣，眞的是目無餘子了。

三光門的人都知道他們門主的武功高不可測，如今但見錢唐人在半空，駁着兩團光焰到了敵人的頭上三尺之地，便不由得睁大了眼睛等着要看方中天的人頭落地了。

就在這電光火石的刹那間，只見方中天突然旋動雙臂，他斜着上身只一半，空中响起「叮噹」之聲不絕於耳，宛如正月花炮。

但就在二人交叉狂殺三十二刀中，方中天暴出一腿直把錢唐踢得往三丈外滾去。

「哦！」

錢唐這聲厲嗥甫落，忽見一團青影宛如平沙落雁一般直往錢唐跌落之地掠去。

好像聽得一聲切肉聲，那團人影便往河岸邊躍落而去，他的這種身法令所有的人大吃一驚。

方中天不吃驚。

方中天只不過感到奇怪，他爲甚麼來了？

他只不過思忖之間，立刻便知道發生甚麼事了。

方中天不再遲疑，立刻騰空而起，他穿過人羣越過門樓，直往三光門的後院奔去。

方中天越過三道院子，他大叫了。

「江大姐，江大姐……」

沒有回聲，但有兩個大漢手提皮鞭出來了，方中天已站在二人面前。

有個大漢道：「你是誰？」

方中天道：「錢門主的朋友，我問你，江大姐呢？」

另一大漢道：「誰是江大姐。」

就在這時候，大門外亂成一片了，只聽得有人狂喊着：「不好了，門主死了！」

「門主死了！」

方中天也聽到了，他出手如電疾點兩個大漢，當兩個大漢往地上倒下的時候，方中天已衝進這間廂房中了。

方中天只一看，不由咬牙，道：「畜牲啊！」

只見江大姐被人整得慘，兩張長凳子把江大姐夾在正中間，板凳兩端繩索綑得緊，雙手分別綁在板凳腿上面，江大姐的頭不能動，這光景如果有人在板凳上踢一腿，江大姐就會痛得一聲叫！（未完・四）



上文提要： 小余、梁雖然追到燕翎，見她和一男的相摟親熱，小余掉頭就走，小梁勸說也不聽了。燕翎和那小白臉反而追踪小余，原來男的是秦純純，說服燕翎試小余，其實秦是耍兩面離間計，使小余愛上她，在小余跟前說燕和東海少幫主戀上，以除情敵，見神偷姜文和小余賭酒，神偷目的志在偸走小余身上藏的指甲，得手後離去，秦純純却扒了神偷身上一綹女人頭髮，送給小余作交換條件……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亡命怪俠

神偷奉送珍品　純純難圓美夢

「應該不是。」

「還有甚麼最重要的東西？」

「那一包指甲算不算最重要的東西？」

「當然算。」

小余伸手入袋，面色不由一變，那包指甲不見了。

「余大俠，怎麼哩？」

「小梁，你可以猜到的……」

「莫非他已經向余大俠下手了？」

「那包指甲已經不見了！」

小梁道：「余大俠，會不會放在其他口袋內？」

小余道：「我這口袋是專門放那袋指甲的。永遠是放在此袋中，小梁，『神偷』果然厲害。」

「不妨，余大俠，玩這一套，我也不是弱者。」

「對對，我忘了你那空空妙手了！」

「余大俠，我試試看！」

小梁已經離開了他。

這叫着先下手為强，小余相信，蓋文必是在那酒樓上就下手了，那時下手佔便宜，絕不會提防他。

甚至，在他還沒有提出「賽偷」的情況下就得手的。

那時任何人也不會注意他。

以蓋文這個老偷兒的技倆，在無人提防之下還不是手到擒來？

小余忽然想到了一點，蓋文為甚麼要偷那指甲？

他偷指甲有沒有特別用意？

如果是有所為而來，或者就是為那東西而來，目的何在？

小余邊走邊想，一時入神，也未注意身邊有個女郎，只聞她低聲道：「余大哥……」

小余一驚，發現是滿面春風的秦純純。

在目前，他仍然對她敬而遠之。

燕翎即是為了她而出走，使他放心不下，他道：「是秦姑娘，有沒有看到燕翎？」

「看到過，但不久又失去了他們的踪影。」

「他們？還有一個是誰？」

「我也不知道是誰，只發現是個小白臉，年約二十左右。」

「秦姑娘在何處看到他們的？」

「就在五六十里以外的鎮上。」

「秦姑娘想不出那人是甚麼來路？」

「那人很像『東海幫』少幫主朱廉。」

「『東海幫』少幫主？他們怎麼會認識的？」

「『東海幫』少幫主朱廉可是個調情能手，一般的少女見了他，幾乎都逃不過他的桃花瘴！」

「妳以為他們的情感……」

「這話我可不敢說，只是發現他們似乎住在一間屋中，至於是否同床，沒見過不便亂說。」

小余咬咬牙道：「秦姑娘，我一直不知你的來歷。」

秦純純道：「我當然有點來歷的。」

「不能說嗎？」

「在適當時候，小妹可以告訴你的，而且不管我是甚麼來歷，總會一心向着你，絕不會與你為敵。」

「謝謝妳！妳有沒看到他們二人去了那個方向？」

「就是這個方向，說不定他們就在這個鎮上。」

「我這就去找。不過我和蓋文打賭……」

「關於這件事，余大哥不必發愁！」

「妳說的是甚麼事？」

「不就是大哥和蓋文打賭的事嗎？」

「妳也知道此事？」

「我只不過是適逢其會，正好聽到你和小梁交談而已。」

「他說我勝了他會告訴我一個大秘密。」

「不要聽他胡蓋，他知道甚麼秘密？」

「老頭綽號『神偷』，在這方面我的確望塵莫及。」

「未必！他就栽在我的手中。」

「妳？」

「是啊！他偷去你一包指甲對不？」

「對對，那是很重要的東西。」

「只不過，我也在他身上摸了一件東西。」

「妳也能在他身上摸東西？」

對，在蓋文來說，等於陰溝裡翻船。」

「妳摸他一件甚麼東西？」

「反正比那一包指甲重要。」

「噢！那是甚麼東西？」

「一綹女人的頭髮。」

「是誰的頭髮？」

「昔年他迷戀而未能如願的女人。」

「妳知道那女人是誰？」

「知道，而且太熟了。」

「一定是一位絕色美人？」

「絕色我不敢說，大美人是當之無愧的。」

「到底這位大美人是誰？」

「我娘！」

小余大為震動，這眞是少有的事，秦純純居然如此坦白。不過這種事，也沒有甚麼不可對人說的。

「令堂的大名是？」

「余大哥，我對你說的已經夠多。」

「也許。」

「至少任何人都不知道的事我都對你說了。」

「謝謝妳！」

「沒有說的，以後會說，或者以後你會自動知道的。」

小余道：「妳是說他視這綹頭髮十分珍貴？」

「是的，幾乎比他的生命還貴重。」

「秦姑娘，妳知不知道他為何要偷那包指甲？」

「一定有其用心。」

「甚麼用心？」

「很可能是受人之託！」

小余又是一震道：「受何人之託？」

「余大哥，你想一想就知道了，甚麼人最希望自你手中取去那包指甲，使你失去這包証物？」

小余大為震驚，道：「莫非妳是指『青苗幫』的太上幫主遲先生？」

秦純純道：「大哥，你不必指名道姓，說出太上幫主我就明白了，我不敢說確實是他，但有十之八九。」

小余道：「但還有一包在另一人身上。」

「大哥是指鄺海嗎？」

「是啊！妳知道的事可眞不少。」

「大哥，我知道這些事，全是為了你！」

「多謝！」

「鄺海是不是被白雲生擒差點死掉？」

「對對，幸他命大，被『白骨居士』所救。」

「可是『白骨居士』救了他的命，却不能為他取回那一包指甲。」

小余道：「是白雲自他身上取去的？」

「當然，只怕早已到了太上幫主手中了。」

「所以，太上幫主要再設法弄回這一包指甲，昔年逼死師兄的罪名不能成立，因為証物不見了。」

小余道：「果然有此可能，由此看來，蓋文可能已投靠『青苗幫』了，近來有很多高手，被『青苗幫』所屈服，為他們效命，蓋文也未能例外。」

她把一個荷包交給小余。

這荷包中當然就是那綹頭髮了。

「這綹青絲，交給余大哥。」

「既為令堂之物，理應交還令堂。」

「如果交給我娘，她會十分惱火。」

「為甚麼？」

「因為這綹青絲是自我娘頭上剪去的。」

「令堂是武林高手吧？一位高手的青絲被剪，自己會不知道？」

「余大哥忘了蓋文是『神偷』了。」

「噢！是的，姑娘怎麼也會剪綹之術？」

「我在外面鬼混，學好的不靈，學壞的却很聰明。」秦純純道：「余大哥以這綹青絲把指甲換回來。」

「對對！這的確是一個好辦法，虧妳想得這麼週到。不過……」

「其實甚麼事我都能為大哥設想。」

只怕大哥排斥我，你自管交換，小妹自有安排。」

「不是排斥，而是怕燕翎多心誤會。」

「燕姑娘卻已經和朱少幫主很熱乎了，她……」

「不要再提這件事了。」

「怎麼？余大哥不信？」

小余不能不信，他和小梁親眼看到那小子在飯館中捏燕翎的臉，挾菜放入她的口中，而那夜又睡在同一床上。

甚至二人還摟在一起。

這一切都是千眞萬確的，不信又如何？

小余那裡知道那個朱少幫主就是眼前的秦純純？

燕翔已經算是鬼精靈了，那知她更詭更詐。

爲了爭取心儀的人，她不擇手段。

至于「神偸」蓋文身上的東西會被一個嫩手得逞，這當然是一時大意，以爲無人敢動他的念頭。

托大的想法，往往能使人一敗塗地。

現在，小余來到這客棧後院三間小屋門外。敲敲門道：「蓋大俠回來了嗎？」

「請進來吧。」

小余一推門，寒芒一歘閃電戳到。

一來是施襲，二來蓋文也是一流高手，很難倖免。

一種本能的應變舉措，瞬間形成。

他以空手入白刃的方式，施出「白骨居士」一招劍法。

堪堪扣住蓋文的脈門，他急忙收招。

他收得極快，但衣袖被小余指尖勾破。

蓋文心頭一凜，雖然比飲已領敎過他的厲害，但動手過招，更能進一步地掂出對方的實力來。

名噪一時的人物，果然不是浪得虛名。

「老弟請坐！」

小余坐下來，老偸兒連杯茶也不敬，道：「老弟是不是放棄了和老夫的賭約？」

「何以見得在下會放棄？」

「老弟如不放棄，這樣明目張膽地前來，莫非要硬搶不成？」

「蓋大俠以爲余某會那麼差勁？」

「按理說不會！」

小余道：「蓋大俠已經得手了是不是？」

「當然，老夫不賭則已，只要賭就會贏。」

「這一次可能會有例外。」

「甚麼例外？」

「贏輸未免言之過早。」

蓋文捻鬚而笑，道：「老弟眞有自信？」

「爲人處世怎可沒有信心。」

「那麼老弟得手了沒有？」

「得手了！」

蓋文微怔道：「得手的是甚麼東西？」

「是蓋大俠身上一個荷包……」

蓋文似乎大大地一震，立刻伸手入懷。

他的手觸摸到袋內那荷包上時，突然縱聲大笑。

因爲他不能不笑小余的幼稚。

他——「神偸」身上的重要東西會被摸去？

這簡直是大笑話。

也正因爲如此，他立刻全神戒備。

毫無疑問，小余想來詐他，然後動武硬搶。

只不過小余一直坐着未動，甚至狀甚悠閑。

「蓋大俠笑甚麼？」

「笑你老弟太嫩！」

「和蓋大俠比起來，那當然是很嫩的了！」

「我眞不明白，老弟不趕緊來偸，爲何明訪？」

小余笑笑道：「在下是來交換東西的。」

「交……交換甚麼東西？」

「以一綹名貴的青絲交換那包指甲……」

蓋文陡然一震，站了起來，目注小余。

剛才他還摸到袋內的荷包，這小子卻說來交換，豈不是瞪眼說瞎話！

但是，小余的篤定之色，卻又使他狐疑不定。

因爲余懷芝成就不凡，也不是初出茅廬的小毛頭，應該不會如此幼稚膚淺，他伸手掏出了那個荷包。

他手托荷包道：「老弟，若以剪綹之術而論，老夫天下無倆，當然，你如要硬搶，老夫也可能不敵。」

「東西都已經到手了！我又何必再搶？」

「到手了？哈哈。這是甚麼？」

「那是個荷包，蓋大俠何不仔細看看那荷包……」

蓋文這才收回目光，望着荷包。

荷包這是一樣的，只是繡工和新舊不同。

他的荷包在身上放了幾十年自然陳舊的了。

只不過手掌上托的荷包卻很新。

蓋文的臉上血色突然消失了。

他對「偸」是一向自負的，難道還有比他更高明的？

正因爲他是「神偸」，受了威名之累，時時托大。

他以爲天下沒有任何一個傻瓜會在他的身上摸東西。

這種想法就會使他栽觔斗。

「小子……這裡面難道不是一綹青

絲了？」

「當然已經不是了！」

「那……那是甚麼？空的？」

「當然也不會是空的，既然要使這荷包以假亂眞，裡面當然要藏點東西！」

「甚麼東西？」

「馬尾！」

蓋文的手有點顫抖，這就是陰溝裡翻船吧？

他突然打開了荷包，捏着一綹毛提起來打量。

說它是馬尾也好，說是豬鬃也行。

反正不是人類的頭髮，因爲人類的頭髮不會這麼粗硬。

蓋文不但手在抖，幾乎無一處不抖。

大概抖得最厲害的是他的自尊吧？

「你……你是何時下手的？」

「不能說，這是職業秘密！」

「你也學過此術，跟誰學的？」

「那是一位眞正的此行高手，但他藉藉無名。」

「誰？」

「人家不要虛名，所以恕難奉告。」

「你要以青絲換指甲？」

「正是。」

「眞的青絲呢？」

「在這兒……」小余掌心托着一個舊荷包。

蓋文好像臉上被踢了一腳。

這「神偸」之名眞的要摘下來了。

小余道：「蓋大俠盜取指甲，必有重大原因。」

「有甚麼原因？」

「一定有，是不是奉某人之命盜取的。」

「奉誰之命？」

「蓋大俠心照不宣！」

「沒有那回事。我這人一生自由慣了，任何人也不能驅使我！」

小余笑笑，道：「在目前，最好不要把話說得太滿。」

「這話怎麼說？」

「『青苗幫』要是看上了蓋大俠，只怕就不便說『任何人也不能驅使我』這句話了吧？」

蓋文道：「好吧，咱們交換。」

二人各自遞過荷包，也各自打開。

兩人都不由哼了一聲。

小余交出的荷包中，仍然不是頭髮，又是馬尾。

因爲那綹眞的青絲理應交還秦純純之母。

蓋文交出的荷包沒錯，裡面的指甲卻不對，那是一些牛角片，所以隔着荷包去捏去摸，不會覺察是假的。

蓋文道：「年紀輕輕地，你好詐！」

小余臉色一沉，道：「我以爲你的首徒百里光還不錯，至少他是個有正義的人，而你卻白混了！」

「小子，你敢侮辱老夫？」

「你這人浪得虛名，甘心作『青苗幫』太上幫主的走狗，就一文不值，現在我勸你交出指甲！」

「小子，除非你能制服老夫！」

「姓蓋的，我本來尊敬你，想不到你變了！」

「老夫變不變關你屁事？老夫不怕你！」

「那就好，免得人家說我以小欺大！」

這工夫蓋文一歘掃到，小余閃開。

他知道，此人的小巧工夫必然不凡，絕不能讓他近身。

因此，才折騰七、八招，就施展了「玄牛一炁功」。

另外自然要加上一招「白骨居士」的劍招。

牛吽一出，小屋震動，屋頂上颯颯落塵。

螺旋罡勁在屋中流動，只見老偸兒的身子像狂飆中的小樹，狂搖猛擺，衣扣斷裂，衣衫敞開。

他的人連連踉蹌後退，竟退到院中。

當他發現小余失踪時，知道要糟，「刷」地一聲，背後衣衫被抓裂，且被撕下一塊。

迴轉身來，發現小余拿着一塊衣衫布片站在五步以外。那布片中有個紙包，紙包中即指甲。

小余打開查看沒錯，道：「姓蓋的，你請吧！」

蓋文可以說栽到家了，他冷冷地道：「余懷芝，老夫和你沒有完！」

小余道：「我看咱們之間已經完了！」

老賊跺跺腳，越墻而去。

這工夫秦純純出現了，拍着手道：「余大哥好痛快！」

「的確蓋文變了！」

「余大哥，這話我不便苟同。」

「妳是說他沒有變？」

「應該說，他的本性就是如此的，過去沒有遇上足以考驗本性的事情，當然不知他的爲人，有很多人本性不善，卻得到善名，也就是他這種情況。」

小余道：「妳這話很有見地，世上名至實歸的人很多，而善於僞裝的人更多，秦姑娘，他栽得很慘。」

「活該！」

這工夫忽然聽到屋內有聲音，小余道：「是甚麼人？」

「是我，余大俠，說來慚愧，這老賊還是厲害。」

只見小梁走了出來，頭臉上有些蛛網灰塵。

小余道：「小梁，是怎麼回事？」

「老賊已有提防，我一進屋就被他發現，原來他藏在門後，當然我這兩

套，自不是他的對手。

「這不能怪你，在他提防之下，自然不免。」

「他制住我的穴道把我丟在床下，我剛剛自解了穴道。」

小余道：「他說要告訴我一個有關遲先生的大秘密，也沒有說出來就走了！」

秦純純道：「他的話不能信。」

小余道：「『神偷』過去的風評不錯呀！」

「這就叫着名實不符。」秦純純道：「要看穿一個人眞是太難了，有人說夫妻相處一輩子，往往也無法完全瞭解。」

小余和小梁也不能不信這說法。

秦純純這幾句話，不由使小余想到了燕翎。

他們可以說是交非泛泛了！想不到燕翎在一次誤會之下一氣出走，馬上就和朱廉在一起了。

如果男女間的情感如此脆弱，還談甚麼白頭偕老？

* * *

外面大雨傾盆，所以這家茶樓的生意特別好。

反正不喝茶的人也會來到歇歇腳避避雨。

這是此鎮最大的三家茶樓之一，這樓下就能容納七八十人。此刻滿座，很多人正在高談闊論。

這工夫有個華服年輕人站起來道：「在下藍豪！」

剛才有人談到藍豪的事，所以這少年人竟自我介紹。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藍豪身上。

有人羡慕，也有人妬忌。這麼年輕，不過十六七歲，就有兩個女人爲他尋死尋活，不可開交。

有人大聲道：「藍大俠，聽說你左摟右抱，有很多女人自動送上門，可否談談訣竅？」

小藍道：「沒有甚麼訣竅，不是有一句『烈女怕纏』的名言嗎？」

「對對，這的確是至理名言！」；

另外有人道：「藍大俠，聽說在你的女人之中有兩個截然不同的。一個只有十二歲半，另一個是三十多的老處女。」

小藍攤攤手道：「不錯，是有這麼兩個。」

那人輕薄的道：「可不可以談談十二歲半的是甚麼滋味，三十多的又是甚麼滋味？」

這種葷話在這種場面上是最受歡迎的了。

因爲道學先生畢竟佔極少數。

一陣鼓噪和大笑之後立刻靜下來。

因爲小藍雙手按了一下，表示他要談這問題。

七八十人立刻鴉雀無聲。

小藍道：「十二歲半的那個，雖然很嫩，甚至一般人以爲她還是個毛孩子，但她發育成熟和十七八歲的沒有甚麼分別。」

那漢子大聲道：「一定有不同之處。」

小藍道：「我找不出不同之處來。」

「有！」那人道：「少俠想想看，一定有不同之處。」

小藍道：「我一時也想不出來，不管是她的談吐和她的身體，都和成熟的女人一樣。」

這漢子拿下流當有趣，他摸摸身邊友伴的鬍子，道：「難道十二歲半的女人有這個嗎？」

衆人哄堂大笑。

小藍道：「原來你指這箇，當然還沒有！」

這漢子見大家都愛聽這種葷話，更是得意忘形。於是他大聲道：「藍大俠可否談談那位三十多歲的……」

「當然，當然。」小藍道：「其實三十多和十來歲的沒有多大的分別，除了肌膚不太細嫩之外，那可能是比較含蓄些。」

這漢子道：「一定還有不同之處吧？比喻說這部位。」指指胸部。

這工夫角落處有兩人站起來，似要離去。

這兩人正是司徒聖和姜雪紅。

他們兩人幾乎氣炸了肺。本來司徒聖要教訓那小子，因爲那小子並不是小藍，却似乎對小藍的事知道的不少。

姜雪紅當然更恨極，但是，她阻止了司徒聖。

他以爲，只要一出頭，那就更丟人。

人家立刻就會弄清她的身份——那個三十多的女人。

「外面還下着大雨……」那漢子道：「兩位急甚麼？還有更好聽的在後面呢！」

兩人不理，就要出門。

幾乎同時，至少有十一二個迎門攔住。

爲首的一個居然是身份極高的「丐仙」桑十三。

其餘的人物，有的出名，有的是陌生面孔。

剛剛出鋒頭說葷話的那個也在其中，但可以看出，他不是這些人當中有份量有地位的人物。

桑十三道：「兩位急甚麼？外面的雨又沒有停。」

司徒聖道：「走不走是我們的自由！」

出鋒頭那漢子道：「司徒聖，你拾人的牙慧，你不以爲窩囊嗎？」

司徒聖忍無可忍，向那人撲上。

雖然有三個迎上，接下司徒兩掌，三人仍被震退。

桑十三道：「好掌力，你接老化子一掌。」

人隨聲至，向司徒疾砸一掌。

司徒聖自然不會輕敵，但却硬接。

「蓬」地一聲，「丐仙」桑十三未沾到便宜。

當然，司徒聖也沒有嚐到甜頭，二人不由暗驚。

「丐仙」不服，連出三掌，司徒聖也力接三掌。

第三掌時暗加一成半內力，把「丐仙」震退一步。

衆人一上，姜雪紅立刻出了手。

她恨那出鋒頭的漢子和冒充小藍的年輕人。所以她立刻就施出了「玄冰罡」，注入掌中拍出。

那小子想到她一出手就是殺着，閃避不及，慘嘷着飛出，姜雪紅又撲向那漢子。

那漢子一看她的眼神就知道她動了殺機，一味地只好閃避，而此刻已有很多人夾擊她，司徒聖更危急，圍攻他的人不少於五六個，其中還有桑十三。

俗語說：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架不住人多。

這當然是不錯的，像司徒聖和姜兩人聯手，這實在眞是非同小可，但對方的人太多，而且又不乏一流高手。

姜雪紅也想靠近司徒兩人背貼背迎敵，對方看出他們的心意，就盡量不讓他們接近。

七八十招之後，兩人都開始失招挨打了。

要是沒有奇蹟出現，兩人在百招左右就要倒下。

就在這時突然有兩個人殺入重圍。

由於這兩人來得太突然，立刻就傷了三四個。

這兩人劍劍不離要害，所向披靡。

有人大叫着：「這才是小藍和紅豆！」

的確，這兩人正是小藍和紅豆。

經最後一次撮合，他們總算和好了。

兩人在此遇上司徒和姜兩人，也算是巧合，他們也是來此避雨的。本來紅豆還抱着女娃兒。暫請別人抱着，兩人立刻出了手。

只不過加上兩個人，還是不能扭轉頹勢。

因爲桑十三等高手，不是容易調理的。

漸漸地，加上兩人也支持不住了。

因爲小藍的左肘被司徒聖弄斷過。

儘管好了，左肘總是沒有右肘靈活。

此刻司徒聖和姜雪紅挨了不少的拳脚，但未中刀劍。

可見對方只想懾服他們而不想殺死他們。

小藍和紅豆却不同，兵刃狠狠地招呼，似乎死活均可。

這工夫樓梯一半處有人厲喝一聲「住手」。

有些人才立刻停止打鬥望去。

樓梯上站着一個年輕人，二十五六，衣衫不整，頗有幾分粗獷之氣，道：「這麼多的人欺負四個人，你們要不要臉？」

桑十三道：「小子何人門下？你管得了這件事嗎？」

「我是何人門下，說出來，只怕你會小腿抽筋！」

桑十三冷笑道：「小崽子，你的口氣可不小。」

年輕人道：「你似乎不信這份邪？」

「老夫當然不信！」

「我勸你們還是趁早收手走路吧！」

「你不說出來歷，能唬住老夫嗎？」

「你眞要知道？」

「當然！」

「我是『閃電飛虹』余懷芝的師弟……」

衆人不由一凛。

近來「玄牛一炁功」震動江湖，余懷芝的同門出現幾次，施展「玄牛一炁功」，無不當者披靡。

衆人打量這小子，可眞不像一個高手。

像桑十三這等人物，就算他相信這小子確是余懷芝的師弟，也不可能被他嚇走的。

桑十三道：「你和余懷芝同門？」

「不錯。」

「你知道余懷芝的師門是誰？」

「哈！笑話，連師兄的師門都不知道？」小伙子道：「跟齊天洪齊師父學藝，我和他同門，以後他又跟遲先生學藝，就不是同門哩！」

這小子說得沒有錯。

只不過橫看豎看，這小子就是不像塊料子。

桑十三道：「好，老夫久聞『玄牛一炁功』功參造化，天下無雙。老夫就不自量力接你一招。」

年輕人道：「桑老頭你今年多大了？」

「六十有五。」

「雖然現在死了也不算夭壽，但看你的身胚，活到八十不成問題，那又何必？那些死傷在『玄牛一炁功』之下的人，都因不信而以血肉之軀相試。」

桑十三道：「就算老夫不知好歹，自尋敗亡好了！」

年輕人道：「附近有沒有棺材店？」

桑十三道：「小子，這箇不須你操心，出手吧！」

「好！」年輕人雙腿一弓，以跨虎式站好。

除了桑十三，衆人都退了下去。

桑十三雖不信，却也不敢大意。

年輕人雙臂微抱，吸了三四口氣，然後牛吽了一聲，也同時雙掌往外一翻一推。

本來是沒有甚麼動靜的。

桑十三剛剛噙着一抹哂意要上前教訓這個小子，突然大吃一驚，一股螺旋暗勁湧到。

他本想以雙掌往外推開暗勁，想不到不推還好，一推之下，那勁道旋得更厲害。

桑十三可算是經驗豐富，見聞廣博的人物了，立刻運功卸勁，而且倒踩七星急退，仍然狠狽不堪地被震退七八步。

要不是牆壁擋住，八成要倒下。鮮血自他的口角滲了出來。

由他那森厲、驚恐的表情看來，他的內傷不輕，而且所受的壓力必然是平生僅見的。

這正是所謂殺雞儆猴。

衆人大驚失色，因爲樓梯上的年輕人楞了一下，還回頭向樓上張望了一會，這才緩緩走下樓梯。

司徒聖、姜雪紅、小藍及紅豆都十分驚異。

他們知道，小余沒有這麼一個師弟。

只不過剛才這手「玄牛一炁功」絕不是假的。

桑十三全力接下，也受了內傷。要是庸手接這一招，必然立斃當場。

剛才動手的人見這小子緩緩走下樓梯，立刻掉頭竄出茶館大門，也不管外面大雨未停。

不一會，只剩下了桑十三和司徒聖等五個人了。

當然，百姓茶客也有的跑了，也有人沒有走。

年輕人走到桑十三面前，道：「桑老頭，你這老傢伙眞笨，非吃吃苦頭才舒服，現在信了吧？」

桑十三道：「這是老夫有眼不識泰山……」

說着也冒雨離去。

這工夫雨由大變小，終於停了。

那小子大步走出茶館，司徒等人也跟了出來，有紅豆在身邊，小藍也不敢和姜雪紅打招呼。

姜雪紅看穿了小藍，就故意和司徒聖表示接近，這工夫司徒聖追上年輕人抱拳道：「少俠貴姓？剛才幸虧少俠解圍。」

年輕人道：「我叫胡來。」

「胡來？少俠是余大俠的師弟？」

「那不過是唬他們。」

「少俠是何人門下？」

「家師『大力神』鄺海……」

「原來是名家門下。」司徒聖低聲道：「剛才少俠施展的『玄牛一炁功』是何人所傳？」

「這……」胡來吶吶道：「是余大俠傳的……」

說完就大步而去。

余懷芝會把這門玄功傳給這小子嗎？

他們雖懷疑，却又不便動問。

這工夫紅豆拉着小藍改道而行。

小藍雖想和姜姐談幾句話，又扭不過紅豆。

司徒聖道：「雪紅，妳信嗎？」

姜雪紅道：「據我所知，余懷芝和鄺海走得很近，但是否會將這曠世絕學傳給他的徒弟，很難說！」

「妳認識余懷芝？」

「僅是認識而已。由於羅雅堂和小余交厚，羅還交代過，如小余有困難，請我助之。」

「原來如此，我總感覺這小子不像是……」

「我也有此同感。大概正是所謂：人不可貌相吧？」

「雪紅，小藍似想和妳交談，但怕紅豆多心。」

「我早就看出，我對他已經倒了胃口。」

「雪紅，妳有未看出，剛才在茶館由那件事似乎幕後有人操縱，故意醜化我們……」

「不是我們，而是醜化小藍和我，以及紅豆！」

「醜化妳還不等於醜化我嗎？」

「當然，桑十三似乎已投靠了『青苗幫』。」

「其餘人物中也不乏高手。」

「那都是『青苗幫』中的一級一、二品人物。」

此刻胡來在雨後淸新的原野上大步而行，這工夫林中閃出兩人，正是剛才在茶館中打鬥者之一。

其實也正是「青苗幫」的一級二品。

一個一級二品就夠胡來調理的了。

這兩人在路中央一站，胡來不認識這兩人，因爲在茶館中圍困姜雪紅及司徒聖等人的人很多，沒有太注意。

胡來道：「你們要幹甚麼？」

「我們不知死活，要再試試你的『玄牛一炁功』。」

胡來心頭一震，居然被他們看出破綻來了。

當時他在樓梯上施展，出現意想不到的場面，他曾回頭張望，這兩人就看出事有蹊蹺。

後來出了茶館，司徒聖問他的話，他有點支吾，這兩人更相信這小子是假貨，八成當時有人暗中相助。

當然，暗中相助的人必是高手。

只不過那高手也不一定是余懷芝。

因爲那深厚的功力也未必就是「玄牛一炁功」。

除非小余在場看到，要不，誰也不知「玄牛一炁功」是甚麼樣子？以及如何運氣使勁等等。

胡來是個楞頭楞腦的年輕人。

這作風還眞和他的師父差不多，有其師父必有其徒。

胡來大剌剌地道：「你們兩個成嗎？」

「他娘的！你少吹！」

「我是說，估計錯誤，吃了虧可不要怨天尤人。」

「小雜種！只怕倒楣的是你自己。」

胡來道：「師兄常常叮囑我不可炫露……」

「你別吹哩！」

「每次幾乎都是這樣，讓之再讓，反而使對方以爲我怯戰！」

「你不過是虛張聲勢而已，相信剛才是暗中有人相助。」

「好吧！」胡來攤攤手道：「你們不弄得灰頭土臉，似乎永不罷休。嗨！這眞是沒有辦法的事……」

於是他又拉開了在茶館中的架式，開了門戶。

兩個高手也不敢大意。

他們不過是猜想，胡來是個銀樣蠟槍頭。背後有一高手暗暗支助，這只是自他的表情上看出來的。

兩個高手一左一右攻上，不再是正面進攻。

他們以爲，如果胡來背後有人暗暗支助發掌，他們一左一右攻上，就不可能傷到他們，這想法很對。

二人不出手則已，一旦出手就不想留他的活口。

因爲胡來使他們出過一次洋相。

絕對未想到，左右兩邊的人，照樣被兩股暗勁擊中。

這兩股力道自然沒有在茶館中的力道大，却也使二人心頭一寒。無論如何，這小子的確身懷絕技。

兩人被震退三大步，正在張望，胡來再次作勢欲攻。

二人知道看走了眼，鼠竄而去。

胡來心道：「差點穿了梆，這兩次到底是何人相助？」

就在這時，林邊有個人向他招手。

胡來入林，不由心頭一震。

一個披頭散髮，臉上粘有樹葉的怪人站在對面。

胡來道：「你是甚麼人？叫我何事？」

怪人道：「你看不出我是誰？」

胡來心頭大震，吶吶道：「你的口音像恩師，可是……」

「我正是你師父……」

「可是師父怎麼會是這樣子？」

「一言難盡。」

「莫非在茶樓上也是師父暗中相助？」

「不是爲師相助，會是哪一個？」

此人正是鄺海，胡來未聽說鄺海被殘的事，自然不認識了。

鄺海說了被害的經過。

胡來跪在地上，悲聲道：「徒兒不孝，未能在恩師身邊照料，徒兒該死！」

「這怎麼能怪你？你要是在我身邊，還不是多賠上一命？」

「徒兒見他們幾十人對付幾個人，心有不甘，才抱打不平。」

「以後少管這些閑事，你的斤兩還不夠。」

「可是徒兒忍不住。」

鄺海道：「師父弄到這般田地，還不是爲了管閑事？」

胡來道：「師父眞會『玄牛一炁功』？」

「不會，爲師是『白骨居士』所救，他治好了爲師的病，教了爲師一些功夫，但爲師的火候不如余懷芝。」

「這就難怪，要不，在茶館中就沒有那麼大的威力。」

「你可知剛才爲何威力不太大？」

「不知道。」

「剛才爲師沒有用『白骨居士』傳的功夫，是用本門的內功和掌力。」

胡來道：「師父何不弄個人皮面罩戴上？總比粘些樹葉好些。」

鄺海道：「今後我會這麼作的。」

「師父，『青苗幫』的勢力很大嗎？」

「當然，武林任何幫派，都遠非其敵。」

「那不是永遠無人制服他們了？」

「那當然不會。」鄺海道：「邪永遠不能勝正，『青苗幫』毀滅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 * *

小余和秦純純同行，秦純純似乎很小心，不敢開放而使小余提防她。

人是情感動物，秦純純連番助他，自然感激。

只不過燕翎還是使他牽腸掛肚。

此刻，二人在對酌。

這是一家客棧，這院落頗具庭院設計之勝。

塘中荷葉搖曳，皓月初昇。

這是初更左右時刻。

此刻二人的心情是完全不同的。一個是全心全意地想得到他，一個却在想另一個人。

「余大哥，你這麼能喝，是不是永遠不醉？」

「那也不見得。」

「三十斤燒刀子都不醉呀！」

「那又是一回事，和酒量無關。」

「我們就縱情暢飲一次如何？」

小余點點頭，他正要藉酒澆愁。

兩人杯來盞去，喝的又是北京的蓮花白名酒，力道很大，不弄鬼，不洩耗，自然就不同了。

一罎蓮花白剩下半罎，二人都有七八分酒意。

「哥……還要喝嗎？」

「怎麼？妳醉了？」

「我沒醉，只怕大哥醉了！」

「笑……笑話！我會不如妳？」

喝醉的人永遠不承認自己醉了，

而說自己醉了的人，大概還沒有醉。

秦純純道：「大哥，你差不多了！可以了！」

「誰……誰差不多了？妳……妳才差不多了！」

於是二人再喝，一罎蓮花白全喝光了。

二人不知是如何上了床的。

似乎也都不記得一罎蓮花白是如何喝乾的。

第二天快到午時，小余才醒來。

梁七昨夜外出逛街，也可以說是去找燕翎的。

他沒有找到燕翎，回來時，二人已上了床。

梁七並未發現二人在同一張床上，因爲每人一間房子，他也想不到會發生這種事情。

宿醉初醒，矇矓很久才算完全清醒。

他嗅到陣陣脂粉氣味和肉香。

突然，小余心頭一震，昨夜的事立刻映現腦際。

他想到昨夜二人喝了一罎蓮花白。

立刻就會想到，身邊的人會不會是秦純純？

這想法當然是很合理的。

他以爲秦純純可能作出這種事來。

他側身一看，竟是燕翎。

小余先是一驚，繼而一喜。

朝思暮想的人兒，終於回到身邊來了。

「燕翎……燕翎……」他抱着她的胴體。

雖然燕翎穿了內衣，薄薄的內衣還是和外衣不同。

「你是不是發現身邊的人不是秦純純很失望？」

「不……不！發現是妳才高興。」

「你可知我爲何要這麼作？」

「燕翎，妳還是不會忘了我呀！」

「這只是理由之一。」燕翎道：「這女人太壞，她害過我！」

「她害過妳嗎？」

「你是不是以爲我和東海幫少幫主朱廉在一起？」

「是……是的。」

「你親眼看到過是不是？」

「是的。」

「你眞以爲我會那麼下流善變？」

「我也以爲不會，只不過我和小梁親眼所見……」

「那個小白臉就是秦純純易容化裝的。」

「這……怎麼會這樣？」

「說起來也怪我。認識她且受她幫助之後，在她的花言巧語之下，就信了她的話，和她合作試你。沒想到，她是以計賺我，破壞我們的情感！」

「當然，那的確會破壞我們的情感。」

「只可惜我被她的花言巧語所愚弄，使你拂袖而去。當我找到了你們，暗中看了一兩天，才知道這是一頭狐狸！」

「原來如此！」

「所以我不怪你，你也是被她玩弄了。」

「秦純純呢？」

「她也在這家客棧之中，我發現這女人的身份很可疑。」

「妳是說……」

「她可能和『青苗幫』有關連。」

「這不會吧！我發現她時時和『青苗幫』作對。」

「那可能是表面上的。」

「怎見得她和『青苗幫』有關係？」

「我曾發現『青苗幫』幫主見了她也很尊敬。」

「這……這怎麼可能？」

「怎麼不可能？」

「『青苗幫』除了遲先生就是幫主白雲。沒有比白雲高的人物了，白雲怎麼會對秦純純十分恭敬？」

「我親眼看到的，本來我也納悶。」

「妳說她還在這家客棧之中？」

「對，她會出個洋相，這叫着禮尚往來。」

就在這時，忽然聽到小梁大聲嚷嚷。

小余道：「是怎麼回事？」

「不必躭心，只是他床上多了個人而已。」

「多……多了個人？」

「不錯，那女人昨夜似想和你造成事實，被我制住穴道放在小梁床上，希望撮合他們……」

「燕翎，這一事不大好吧？」

「怎麼樣才好？你希望和她既成事實？」

「當然不……」他匆匆整衣下床，來到廂房中，小梁在廂房門口，道：「余大俠，我……我敢發重誓，我絕對清白，沒有和她，而且也不知道她爲何會在我的床上？」

小余笑笑，道：「小梁，我信任你，你別躭心……」

「余大俠，你是安慰我，我是眞的不知道！」

小余來到內間床前。

秦純純躺在床上，一臉羞怒之色。

小余解了她的穴道，道：「秦姑娘，妳大概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了吧？」

「我……我知道甚麼？」

「妳不是那位朱少堡主朱廉嗎？」

秦純純知道西洋鏡被拆穿，此刻要對付燕翎也不成，因爲有余懷芝在一邊是辦不到的。

她一言不發，出屋而去。

小梁道：「余大俠，這是怎麼回事？」

「不關你的事。」

「可是我差點背了黑鍋。」

（未完・二十）